

水
評



85
08
3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熬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

話說這清風山離青州不遠，只隔得百來里路。這清風寨却在青州三岔路口，地名清風鎮。因為這三岔路上通三處惡山，因此，特設這清風寨在這青風鎮上。那裏也有三五千人家，却離這清風山只有一站多路。

當日三位頭領自上山去了。只說宋公明獨自一個，背着些包裹，迤邐來到清風鎮上，便借問花知寨住處。那鎮上人答道：『這清風寨衙門在鎮市中間。南

邊有個小寨，是文官劉知寨住宅；北邊那個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

宋江聽罷，謝了那人，便投北寨來。到得門首，見有幾個把門軍漢，問了姓

名，入去通報。只見寨裏走出那個少年的軍官來，拖住宋江，喝叫軍漢接了包裹

朴刀腰刀，扶到正廳上後，請宋江當中涼牀上坐了，納頭便拜四拜，起身道：「自

從別了兄長之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常常念想。聽得兄長殺了一個潑烟花，官

司行文書各處追捕。小弟聞得，如坐針氈，連連寫了十數封書去貴莊問信，不知

會到也不？今日天賜，幸得哥哥到此，相見一面，大慰平生！」說罷，又拜。

宋江扶住道：「賢弟，休只顧講禮。請坐了，聽在下告訴。」

花榮斜坐着。宋江把殺閻婆惜一事和投奔柴大官人並孔太公莊上遇見武松，

清風山上被捉遇燕順……等事，細細地都說了一遍。

花榮聽罷，答道：「兄長如此多難，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數年，却又理

會。」宋江道：「若非兄弟宋清寄書來孔太公莊上時，在下也特地要來賢弟這裏

走一遭。」

花榮便請宋江去後堂裏坐，喚出渾家崔氏來拜伯伯。拜罷，花榮又叫妹子出來拜了哥哥，便請宋江更換衣裳鞋襪，香湯沐浴，在後堂安排筵席洗塵。

當日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劉知寨恭人的事備細對花榮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皺了雙眉，說道：「兄長，沒來繇救那婦人做甚麼。正好教滅這廝的口。」宋江道：「却又作怪！我聽得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賢弟同僚面上，特地不願王矮虎相怪，一力要救他下山。你却如何恁的說？」花榮道：「兄長不知。不是小弟說口，這清風寨是青州緊要去處，若還是小弟獨自在這裏守把時，遠近強人怎敢把青州攪得粉碎！近日除將這個窮酸餓醋來做個正知寨，這廝又是文官，又不識字，自從到任，只把鄉間些少上戶詐騙，朝廷法度，無所不壞。小弟是個武官副知寨，每每被這廝嘔氣，恨不得殺了這濫污禽獸。兄長却如何救了這廝的婦人！打緊這婆娘極不賢，只是調撥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

賄賂。正好叫那賤人受些玷辱。兄長錯救了這等不才的人。」

宋江聽了，便勸道：「賢弟差矣。自古道：「冤讎可解不可結。」他和你是同僚官，雖有些過失，你可隱惡而揚善。賢弟休如此淺見。」花榮道：「兄長見得極明。來日公廨內見劉知寨時，與他說過救了他老小之事。」宋江道：「賢弟若如此，也顯你的好處。」

花榮夫妻幾口兒朝暮臻臻至至獻酒供食，伏侍宋江。當晚安排牀帳在後堂軒下請宋江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筵宴款待。

話休絮煩。宋江自到花榮寨裏，喫了四五日酒。花榮手下有幾個梯己人，一日換一個，撥些碎銀子在他身邊，每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風鎮街上觀看市井諠譁；村落宮觀寺院，閒走樂情。自那日爲始，這梯己人相陪着閒走，邀宋江去市井上閒玩。那清風鎮上也有幾座小勾欄並茶坊酒肆，自不必說得。

當日宋江與這梯己人在小勾欄裏開看了一回，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宮觀遊賞一回，請去市鎮上酒肆中飲酒。臨起身時，那梯己人取銀兩還酒錢。宋江那裏肯要他還錢，却自取碎銀還了。宋江回來又不對花榮說。那個同去的人歡喜：又落得銀子，又得身閒。自此每日撥一個相陪，和宋江去閒走。每日又只是宋江使錢。自從到寨裏，無一個不敬愛他的。宋江在花榮寨裏住了將及一月有餘，看看臘盡春回，又早屆元宵節近。

且說這清風寨鎮上居民商量放燈事，準備慶賞元宵；科斂錢物，去土地大王廟前紮縛起一座小鰲山，上面結綵懸花，張掛五七百碗花燈；土地大王廟內，造賽諸般社火；家家門前紮起燈棚，賽懸燈火。市鎮上，諸行百藝都有。雖然比不得京師，只此也是人間天上。

當下宋江在寨裏和花榮飲酒，正值元宵。是日，晴明得好。花榮到已牌前

後，上馬去公廨內點起數百個軍士，教晚間去市鎮上彈壓；又點差許多軍漢，分頭去四下裏守把柵門；未牌時分回寨來邀宋江喫點心。宋江對花榮說道：「聽得此間市鎮上今晚點放花燈，我欲去看看。」花榮答道：「小弟本欲陪侍兄長，奈緣我職役在身，不能散閒步同往。今夜兄長自與家間二三人去看燈，早早的便回。小弟在家專待家宴三杯，以慶佳節。」宋江道：「最好。」

却早天色向晚，東邊推出那輪明月。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梯己人兩三個跟隨着緩步徐行。到這清風鎮上看燈時，只見家家門前搭起燈棚，懸掛花燈，燈上畫着許多故事，也有剪綵飛白牡丹花燈並芙蓉荷花異樣燈火。四五個人手厮挽着，來到大王廟前，在鰲山前看了一回，迤邐投南走。不過五七百步，只見前面燈燭熒煌，一夥人圍住在一個大牆院門首熱鬧。鑼聲響處，衆人喝采。

宋江看時，却是一夥舞「鮑老」的。宋江矮矬，人背後看不見。那相陪的梯己人却認的社火隊裏，便教分開衆人，讓宋江看。那跳「鮑老」的，身軀扭得

村村勢勢的。

宋江看了，呵呵大笑。只見這牆院裏面却是劉知寨夫妻兩口兒和幾個婆娘在裏面看。聽得宋江笑聲，那劉知寨的老婆於燈下却認的宋江，便指與丈夫，道：『兀！那個笑的黑矮漢子便是前日清風山搶擄下我的賊頭！』

劉知寨聽了，喫一驚，便喚親隨六七人，叫捉那個笑的黑矮漢子。宋江聽得，回身便走。走不過十餘家，衆軍漢趕上，把宋江捉住，拿到寨裏，用四條麻索綁了，押至廳前。那三個梯己人見捉了宋江去，自跑回來報與花榮知道。

且說劉知寨坐在廳上，叫解過那厮來。衆人把宋江簇擁在廳前跪下。劉知寨喝道：『你這厮是清風山打劫強賊，如何敢擅自來看燈！今被擒獲，有何理說？』宋江告道：『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張三，與花知寨是故友，來此間多日了，從不會在清風山打劫。』

劉知寨老婆却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喝道：「你這厮兀自賴哩！你記得教我叫你做『大王』時？」宋江告道：「恭人差矣。那時小人不對恭人說來：『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亦被擄掠在此間，不能彀下山去？』」劉知寨道：「你既是客人被擄劫在那裏，今日如何能彀下山來，却到我這裏看燈？」那婦人便說道：「你這厮在山上時，大刺刺的坐在中間交椅上，繇我叫大王，那裏係人！」宋江道：「恭人全不記我一力救你下山，如何今日到把我強扭做賊？」

那婦人聽了大怒，指着宋江，罵道：「這等賴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劉知寨道：「說得是。」喝叫取過批頭來打那厮。一連打了兩料，打得宋江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叫把鐵鎖鎖了，明日合個囚車，把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裏去。

却說相陪宋江的梯己人慌忙奔回來報知花榮。花榮聽罷，大驚，連忙寫書一封，差兩個能幹親隨人去劉知寨處取。親隨人齎了書，急忙到劉知寨門前。把

門軍漢入去報覆道：『花知寨差人在門前下書。』劉高叫喚至當廳。那親隨人將書呈上。劉高拆開封皮，讀道：

『花榮拜上僚兄相公座前：所有薄親劉丈，近日從濟州來，因看燈火，悞犯尊威，萬乞情恕放免，自當造謝。草字不恭，煩乞照察不宣。』

劉高看了大怒，把書扯的粉碎，大罵道：『花榮這厮無禮！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却與強人通同，也來瞞我！這賊已招是鄆城縣張三，你却如何寫濟州劉丈！俺須不是你侮弄的；你寫他姓劉，是和我同姓，恁的我便放了他！』喝令左右把下書人推將出去。

那親隨人被趕出寨門，急急歸來，稟覆花榮知道。花榮聽了，只叫得『苦了哥哥！快備我的馬來！』花榮披掛，拴束了弓箭，綽鎗上馬，帶了三五十名軍漢，都拖鎗拽棒，直奔至劉高寨裏來。把門軍漢見了，那裏敢攔當；見花榮頭勢不好，盡皆喫驚，都四散走了。花榮搶到廳前，下了馬，手中拿着鎗。那三五

十人都攔在廳前。花榮口裏叫道：『請劉知寨說話！』

劉高聽得，驚得魂飛魄散；懼怕花榮是個武官，那裏敢出來相見。花榮見劉高不出來，立了一回，喝叫左右去兩邊耳房裏搜人。那三五十軍漢一齊去搜時，早從廊下耳房裏尋見宋江，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又使鐵索鎖着，兩腿打得肉綻。幾個軍漢便把繩索割斷，鐵鎖打開，救出宋江。花榮便叫軍士先送他家裏去。

花榮上了馬，綽鎗在手，口裏發話道：『劉知寨！你便是個正知寨，待怎的奈何了花榮！誰家沒個親眷！你却甚麼意思，我的一個表兄，直拿在家裏，強扭做賊！好欺負人！明日和你說話！』花榮帶了衆人自回到寨裏來看視宋江。

却說劉知寨見花榮救了人去，急忙點起一二百人，也叫來花榮寨奪人。那二三百人內新有兩個教頭。爲首的教頭雖然得了些鎗刀，終不及花榮武藝；不敢不

從劉高，只得引了衆人奔花榮寨裏來。把門軍士入去報知花榮。此時天色未甚明亮，那二百來人擁在門首，誰敢先入去，都懼怕花榮了得。

看看天大明了，却見兩扇大門不關，只見花知寨在正廳上坐着，左手拿着弓，右手挽着箭。衆人都擁在門前。花榮豎起弓，大喝道：『你這軍士們！不知「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劉高差你來，休要替他出色。你那兩個新參教頭還未見花知寨的武藝。今日先教你衆人看花知寨弓箭，然後你那厮們，要替劉高出色，不怕的入來！看我先射大門左邊門神的骨朵頭！』搭上箭，拽滿弓，只一箭，喝聲『着』，正射中門神骨朵頭。二百人都喫一驚。花榮又取第二枝箭，大叫道：『你們衆人再看，我第二枝箭要射右邊門神的這頭盔上朱纓！』颯的又一箭，不偏不斜，正中纓頭上。——那兩枝箭却射定在兩扇門上。花榮再取第三枝箭，喝道：『你衆人看我第三枝箭，要射你那隊裏穿白的教頭心窩！』那人叫聲『哎呀』，便轉身先走。衆人發聲喊，一齊都走了。

花榮且教閉上寨門，却來後堂看覩宋江。花榮說道：『小弟誤了哥哥，受此之苦。』宋江答道：『我却不妨，只恐劉高那厮不肯和你干休。我們也要計較個長便。』花榮道：『小弟捨着棄了這道官誥，和那厮理會。』宋江道：『不想那婦人將恩作怨，教丈夫打我這一頓。我本待自說出真名姓來，却又怕閻婆惜事發；因此只說鄆城客人張三。』巨耐劉高無禮，要把我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去，合個囚車盛我。要做清風山賊首時，頃刻便是一刀一剮！不得賢弟自來搭救，便有銅唇鐵舌，也和他分辯不得！』花榮道：『小弟尋思，只想他是讀書人，須念同姓之親，因此寫了劉丈；不想他直恁沒些人情！如今既已救了來家，且却又理會。』宋江道：『賢弟差矣。』既然仗你豪勢，救了人來，凡事要三思。自古道：『喫飯防噎，行路防跌。』他被你公然奪了人來，急使人來搶，又被你一嚇，盡都散了；我想他如何肯干罷，必然要和你動文書。今晚我先走上清風山去躲避，你明日却好和他白賴，終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毆的官司。我若再被他拿出去

時，你便和他分說不過。」花榮道：「小弟只是一勇之夫，却無兄長的高明遠見。只恐兄長傷重了走不動？」宋江道：「不妨。事急難以擔閣，我自捱到山下便了。」當日敷貼了膏藥，喫了些酒肉，把包裹都寄在花榮處。黃昏時分便使兩個軍漢送出柵外去了。宋江自連夜捱去，不在話下。

再說劉知寨見軍士一個個都散回寨裏來說道：「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誰敢去近前，當他弓箭！」兩個教頭道：「着他一箭時，射個透明窟窿！却是都去不得！」

劉高終是個文官，有些算計。當下尋思起來：「想他這一奪去，必然連夜放他上清風山去了，明日却來和我白賴，便爭競到上司，也只是文武不和鬪毆之事。我却如何奈何得他？我今夜差二三十軍漢去五里路頭等候。倘若天幸捉着時，將來悄悄的關在家裏，却暗地使人連夜去州裏報知軍官下來取，就和花榮一發拿

了，都害了他性命。那時我獨自霸着這清風寨，省得受那厮們的氣！」當晚點了二十餘人，各執鎗棒，就夜去了。

約莫有二更時候，去的軍漢背剪綁得宋江到來。劉知寨見了大喜道：「不出吾之所料！且與我囚在後院裏，休教一個人得知！」連夜便寫了一封申狀，差兩個心腹之人星夜來青州府飛報。

次日，花榮只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坐視在家，心裏只道：「我且看他怎的！」竟不來保看。劉高也只做不知。兩下都不說着。

且說這青州府知府正值陸廳公座。那知府覆姓慕容，雙名彥達，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欺罔僚友，無所不爲。正欲回衙早飯，只見左右公人接上劉知寨申狀，飛報賊情公事。知府接來看了劉高的文書，喫了一驚，便道：「花榮是個功臣之子，如何結連清風山強

賊？這罪犯非小！未審虛實？……」便教喚那本州兵馬都監來到廳上，分付他去。

原來那個都監，姓黃，名信。爲他本身武藝高強，威鎮青州，因此稱他爲鎮三山。那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惡山：第一便是清風山，第二便是二龍山，第三便是桃花山。這三處都是強人草寇出沒的去處。黃信却自誇要捉盡三山人馬，因此喚做『鎮三山』。

這兵馬都監黃信上廳來領了知府的言語，出來點起五十個壯健軍漢，披掛了衣甲，馬上擎着那口喪門劍，連夜便下清風寨來，逕到劉高寨前下馬。劉知寨出來接着，請到後堂，叙禮罷，一面安排酒食款待，一面犒賞軍士；後面取出宋江來，教黃信看了。黃信道：『這個不必問了。連夜做個囚車，把這廝盛在裏面！』頭上帶了紅絹，插一個紙旂，上寫着『清風山賊首鄆城虎張三』。宋江那裏敢分辯，只得繇他們安排。

黃信再問劉高道：『你拿得張三時，花榮知也不知？』劉高道：『小官夜來二更拿了他，悄悄的藏在家裏，花榮只道去了，安坐在家。』黃信道：『既是恁的却容易。明早安排一副羊酒去大寨裏公廳上擺着，却教四下裏埋伏下三五十人預備着。我却自去花榮家請得他來，只說道：「慕容知府聽得你文武不和，因此特差我來置酒勸諭。」賺到公廳，只看我擲盞爲號，就下手拿住了，一同解上州裏去。此計如何？』劉高喝采道：『還是相公高見！此計却似「甕中捉鼈，手到拿來！」』

當夜定了計策。次日天曉，先去大寨左右兩邊帳幕裏預先埋伏了軍士，廳上虛設着酒食筵宴。早飯前後，黃信上了馬，只帶三兩個從人，來到花榮寨前。軍人入去傳報。花榮問道：『來做甚麼？』軍漢答道：『只聽得教報道黃都監特來相探。』

花榮聽罷，便出來迎接。黃信下馬，花榮請至廳上叙禮罷，便問道：『都監

相公，有何公幹到此？」黃信道：「下官蒙知府呼喚，發落道：爲是你清風寨內文武官僚不和，未知爲甚緣絲。知府誠恐二位因私讎而誤公事，特差黃某齎到羊酒，前來與你二位講和。已安排在大寨公廳上，便請足下上馬同往。」花榮笑道：「花榮如何敢欺罔劉高？他又是一個正知寨。只是他累累要尋花榮的過失。不想驚動知府，有勞都監下臨草寨，花榮將何以報！」黃信附耳低言道：「知府只爲足下一人。倘有些刀兵動時，他是文官，做得何用？你只依着我行。」

花榮道：「深謝都監過愛。」

黃信便邀花榮同出門首上馬。花榮道：「且請都監少叙三杯了去。」黃信

道：「待說開了，暢飲何妨？」花榮只得叫備馬。

當時兩個並馬而行，直來到大寨下了馬。黃信攜着花榮的手，同上公廳來。只見劉高已自先在公廳上。三個人都相見了，黃信叫取酒來。從人已自先把花榮的馬牽將出去，閉了寨門。花榮不知是計，只想黃信是一般武官，必無歹意。

黃信擎一盞酒來，先勸劉高道：『知府爲因聽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好生憂心；今日特委黃信到來與你二公陪話。煩望只以報答朝廷爲重，再後有事，和同商議。』劉高答道：『量劉高不才，頗識些理法；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掛心。我

二人也無甚言語爭執，此是外人妄傳。』黃信大笑道：『妙哉！』

劉高飲過酒，黃信又斟第二杯酒來勸花榮道：『雖然是劉知寨如此說了，想必是閒人妄傳，故是如此。且請飲一杯。』花榮接過酒喫了。劉高拿副盞，斟一盞酒回勸黃信，道：『動勞都監相公降臨敝地，滿飲此杯。』

黃信接過酒來，拿在手裏，把眼四下一看，有十數個軍漢簇上廳來。黃信把酒盞望地下一擲，只聽得後堂一聲喊起，兩邊帳幕裏走出三五十個健壯軍漢，一發上，把花榮拿倒在廳前。黃信喝道：『綁了！』花榮一片聲叫道：『我得何罪？』黃信大笑，喝道：『你兀自敢叫哩！你結連清風山強賊，一同背反朝廷，當得何罪？我念你往日面皮，不去驚動拿你家老小！』花榮叫道：『也須

有個證見。』黃信道：『還你一個證見！教你看真賊真賊，我不屈你。——左右！與我推將來！』

無移時，一輛囚車，一個紙旗兒，一條紅抹絹，從外面推將入來。花榮看

時，却是宋江；目睜口呆，面面厮覷，做聲不得。黃信喝道：『這須不干我事，

見有告人劉高在此。』花榮道：『不妨！不妨！這是我的親眷。他自是鄆

城縣人。你要強扭他做賊，到上司自有分辯處！』黃信道：『你既然如此說

時，我只解你上州裏，你自去分辯。』便叫劉知寨點起一百寨兵防送。

花榮便對黃信說道：『都監賺我來，雖然捉了我，便到朝廷，和他還有分辯。

可看我和都監一般武職官面，休去我衣服，容我坐在囚車裏。』黃信道：『這一件容易，便依着你。就叫劉知寨一同去州裏折辯明白，休要枉害人性命。』

當時黃信與劉高都上了馬，監押着兩輛囚車，並帶三五十軍士，一百寨兵，簇擁着車子，取路奔青州府來。有分教：火燄堆裏，送數百間屋宇人家；刀斧叢

中，送一二千殘生性命。正是：

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

畢竟宋江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

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話說那黃信上馬，手中橫着這口喪門劍；劉知寨也騎着馬，身上披掛些戎衣，手中拿一把叉；又一百四五十軍漢寨兵，各執着纓鎗棍棒，腰下都帶短刀利劍；兩下鼓，一聲鑼，解宋江和花榮望青州來。衆人都離了清風寨。

行不過三四十里路頭，前面見一座大林子。正來到那山嘴邊，前頭寨兵指道：『林子裏有人窺望！』都立住了脚。黃信在馬上問道：『爲甚不行？』軍漢答道：『前面林子裏有人窺看。』黃信喝道：『休保他！只顧走！』

看看漸近林子前，只聽得噹噹的二三十面大鑼一齊響起來。那寨兵人等都慌了手脚，只待要走。黃信喝道：『且住！都與我擺開！』叫道：『劉知寨，你壓着囚車。』

劉高在馬上死應不得，只口裏念：『救苦救難天尊！哎呀呀！十萬卷經！三十壇醮！救一救！』驚得臉如成精東瓜，青一回，黃一回。

這黃信是個武官，終有些膽量，便拍馬向前，看時，只見林子四邊齊齊的分過三五百個小嘍囉來，一個個身長力壯，都是面惡眼凶，頭裹紅巾，身穿袖襖，腰懸利劍，手執長鎗，早把一行人圍住。林子中跳出三個好漢來，一個穿青，一個穿綠，一個穿紅，都戴着一頂銷金萬字頭巾，各跨一口腰刀，又使一把朴刀，當住去路。中間是錦毛虎燕順，上首是矮脚虎王英，下首是白面郎君鄭天壽。

三個好漢大喝道：『來往的到此當住脚，留下三千兩買路黃金，任從過去！』黃信在馬上大喝道：『你那厮們不得無禮！鎮三山在此！』三個好漢睜着眼，

大喝道：『你便是「鎮萬山」，也要三千兩買路黃金！沒時不任你過去！』黃信說道：『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監，有甚麼買路錢與你！』那三個好漢笑道：『莫說你是上司一個都監！便是趙官家駕過，也要三千貫買路錢！若是沒有，且把公事人當在這裏，待你取錢來贖！』

黃信大怒，罵道：『強賊！怎敢如此無禮！』喝叫左右擂鼓鳴鑼。黃信拍馬舞劍，直奔燕順。三個好漢一齊挺起朴刀來戰黃信。黃信見三個好漢都來併他，奮力在馬上鬪了十合，怎地當得他三個住。亦且劉高已自抖着，向前不得，見了這般頭勢，只待要走。黃信怕喫他三個拿了，壞了名聲，只得一騎馬，撲喇喇跑回舊路。三個頭領挺着朴刀趕將來。黃信那裏顧得衆人，獨自飛馬奔回清風鎮去了。

衆軍見黃信回馬時，已自發聲喊，撇了囚車，都四散走了。只剩得劉高，見頭勢不好，慌忙勒轉馬頭，連打三鞭。那馬正待跑時，被那小嘍囉拽起絆馬索，

早把劉高的馬掀翻，倒撞下來。衆小嘍囉一發向前，拿了劉高，搶了囚車，打開車輛。花榮已把自己囚車掀開了，便跳出來，將這縛索都掙斷了；却打碎那個囚車，救出宋江來。自有那幾個小嘍囉已自反剪了劉高，又向前去搶得他騎的馬，亦有三匹駕車的馬。却剝了劉高的衣服，與宋江穿了，把馬先送上山去。這三個好漢一同花榮並小嘍囉把劉高赤條條的綁了押回山寨來。

原來這三位好漢爲因不知宋江消息，差幾個能幹的小嘍囉下山，直來清風鎮上探聽，聞人說道：『都監黃信擲盞爲號，拿了花知寨並宋江，陷車囚了，解投青州來。』因此報與三個好漢得知，帶了人馬，大寬轉兜出大路來，預先截住去路；小路裏亦差人伺候；因此救了兩個，拿得劉高，都回山寨裏來。

當晚上得山時，已是二更時分，都到聚義廳上相會。請宋江花榮當中坐定，三個好漢對席相陪，一面且備酒食管待。燕順分付，叫：『孩兒們，各自都去喫酒。』花榮在廳上稱謝三個好漢，說道：『花榮與哥哥皆得三個壯士救了性命，

報了冤讎，此恩難報！只是花榮還有妻小妹子在清風寨中，必然被黃信擒捉，却是怎生救得？」燕順道：「知寨放心，料應黃信不敢便拿恭人；若拿時，也須從這條路裏經過。我明日弟兄三個下山去取恭人和令妹還知寨。」便差小喽囉下山先去探聽。花榮謝道：「深感壯士大恩！」

宋江便道：「且與我拿過劉高那厮來！」燕順便道：「把他綁在將軍柱上，剖腹取心，與哥哥慶喜。」花榮道：「我親自下手割這厮！」宋江罵道：「你這厮，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讎，你如何聽信那不賢的婦人害我？今日擒來，有何理說？」花榮道：「哥哥問他則甚！」把刀去劉高心窩裏只一剜，那顆心獻在宋江面前。小喽囉自把屍首拖在一邊。

宋江道：「今日雖殺了這厮，濫污匹夫，只有那個淫婦不曾殺得，未出那口怨氣。」王矮虎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婦人，今番還我受用。」衆皆大笑。

當夜飲酒罷，各自歇息。次日起來，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燕順道：『昨日孩兒們走得辛苦了，今日歇他一日，明日早下山去也未遲。』宋江道：『也見得是。正要將息人強馬壯，不在促忙。』

不說山寨整點軍馬起程。且說都監黃信一騎馬奔回清風鎮上大寨內，便點寨兵人馬緊守四邊柵門。黃信寫了申狀，叫兩個教軍頭目飛馬報與慕容知府。知府聽得飛報軍情緊急公務，連夜陞廳；看了黃信申狀：『反了花榮，結連清風山強盜，時刻清風寨不保！事在告急，早遣良將，保守地方！』

知府看了大驚，便差人去請青州指揮司總管本州兵馬秦統制，急來商議軍情重事。那人原是山後開州人氏；姓秦，諱個明字；因他性格急躁，聲若雷霆，以此人都呼他做霹靂火秦明；祖是軍官出身；使一條狼牙棒，有萬夫不當之勇。

那人聽得知府請喚，逕到府裏來見知府。各施禮罷，那慕容知府將出那黃信

的飛申狀來，教秦統制看了。秦明大怒道：『紅頭子敢如此無禮！不須公祖憂心，不才便起軍馬。不拿這賊，誓不再見公祖！』慕容知府道：『將軍若是遲慢，恐這厮們去打清風寨。』秦明答道：『此事如何敢遲慢！只今連夜便點起人馬，來日早行。』

知府大喜，忙叫安排酒肉乾糧，先去城外等候賞軍。秦明見說反了花榮，怒忿忿地上馬，奔到指揮司裏，便點起一百馬軍，四百步卒，先叫出城去取齊，擺布了起身。

却說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裏蒸下饅頭，擺了大碗，盪下酒，每一個人，三碗酒，兩個饅頭，一斤熟肉。方纔備辦得了，却望見軍馬出城，引軍紅旗上大書：『兵馬總管秦統制』。

慕容知府望見秦明全副披掛了出城來，果是英雄無比。秦明在馬上，見慕容

知府在城外賞軍，慌忙叫軍漢接了軍器，下馬來和知府相見。施禮罷，知府把了盞，將些言語囑付總管，道：「善觀方便，早奏凱歌。」

賞軍已罷，放起信砲，秦明辭了知府，飛身上馬，擺開隊伍，催攢軍兵，大刀闊斧，逕奔清風寨來。原來這清風鎮却在青州東南上，從正南取清風山較近，可早到山北小路。

却說清風山寨裏這班嘍囉們探知備細，報上山來。山寨裏衆好漢正待要打清風寨去，只聽的報道：「秦明引兵馬來來！」都面面厮覷，俱各駭然。

花榮便道：「你衆位都不要慌！自古「兵臨告急，必須死敵！」教小嘍囉飽吃了酒飯，只依着我行：先須力敵，後用智取。如此如此……好麼？」宋江道：「好計！正是如此行！」

當日宋江花榮先定了計策，便叫小嘍囉各自去準備。花榮自選了一騎好馬，

一副衣甲，弓箭鐵鎗都收拾了等候。

再說秦明領兵來到清風山下，離山十里下了寨柵；次日五更造飯，軍士吃罷，放起一個信砲，直奔清風山來，揀空闊去處，擺開人馬，發起擂鼓。只聽得山上鑼聲震天響，飛下一彪人馬出來。秦明勒住馬，橫着狼牙棒，睜着眼看時，却見衆嘍囉簇擁着小李廣花榮下山來。到得山坡前，一聲鑼響，列成陣勢。花榮在馬上擎着鐵鎗，朝秦明聲個喏。

秦明大喝過：『花榮！你祖代是將門之子，朝廷命官！教你做個知寨，掌握一境地方，食祿於國，有何虧你處？却去結連賊寇，反背朝廷！我今特來捉你！會事的下馬受縛，免得腥手污脚！』花榮陪着笑，道：『總管聽稟：量花榮如何肯反背朝廷？實被劉高這厮無中生有，官報私讎，逼迫得花榮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權且躲避在此。望總管詳察救解。』秦明道：『你兀自不下馬受

縛，更待何時？剗地花言巧語，煽惑軍心！」喝叫左右兩邊播鼓。

秦明輪動狼牙棒，直奔花榮。花榮大笑道：「秦明！你這厮原來不識好人饒讓！我念你是個上司官，你道俺真個怕你！」便縱馬挺鎗，來戰秦明。

兩個交手，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花榮連鬪了許多合，賣個破綻，撥回馬望山下小路便走。秦明大怒，趕將來。花榮把鎗去「了事環」上帶住，把馬勒個定，左手拈起弓，右手拔箭；拽滿弓，紐過身軀，望秦明盔頂上只一箭，正中盔上，射落斗來大那顆紅纓，却似報個信與他。

秦明喫了一驚，不敢向前追趕，霍地撥回馬，恰要趕殺衆人，却早一閃地都上山去了。花榮自從別路，也轉上山寨去了。

秦明見他都走散了，心中越怒道：「叵耐這草寇無禮！」喝叫鳴鑼播鼓，取路上山。衆軍齊聲吶喊，步軍先上山來。轉過三兩個山頭，只見上面擂木，砲石，灰瓶，金汁，從峻峻處打將下來，向前的退後不迭，早打倒三五十個，只得再

退下山來。

秦明怒極，帶領軍馬繞下山來，尋路上山。尋到午牌時分，只見西山邊鑼響，樹林叢中閃出一對紅旗軍來。秦明引了人馬趕將去時，鑼也不響，紅旗都不見了。秦明看那路時，又沒正路，都只是幾條砍柴的小路；却把亂樹折木交叉當了路口，又不能上去得。

正待差軍漢開路，只見軍漢來報道：『東山邊鑼響，一陣紅旗軍出來。』秦明引了人馬，飛也似奔過東山邊來看時，鑼也不鳴，紅旗也不見了。秦明縱馬去四下裏尋路時，都是亂樹折木塞斷了砍柴的路徑。只見探事的又來報道：『西邊山上鑼又響，紅旗軍又出來了。』秦明拍馬再奔來西山邊看時，又不見一個人，紅旗也沒了。秦明怒壞，恨不得把牙齒都咬碎了。

正在西山邊氣忿忿的，又聽得東山邊鑼聲震地價響。急帶了人馬又趕過來東山邊看時，又不見有一個賊漢，紅旗都不見了。秦明怒挺胸脯，又要趕軍漢上山

尋路，只聽得西山邊又發起喊來。秦明怒氣衝天，大驅兵馬投西山邊來，山上山下看時，並不見一個人。秦明喝叫軍漢兩邊尋路上山。數內有一個軍人稟說道：『這裏都不是正路；只除非東南上有一條大路，可以上去。若是只在這裏尋路上去時，惟恐有失。』

秦明聽了，便道：『既有那條大路時，連夜趕將去！』便驅一行軍馬，奔東南角上來。看看天色晚了，又走得人困馬乏；巴得到那山下時，正欲下寨造飯，只見山上火把亂起，鑼聲亂鳴。秦明轉怒，引領四五十馬軍，跑上山來。只見山上樹林內，亂箭射將下來，又射傷了些軍士。秦明只得回馬下山，且教軍士只顧造飯。恰纔舉得火着，只見山上有八九十火把光呼風唳哨下來。秦明急待引軍趕時，火把一齊都滅了。

當夜雖有月光，亦被陰雲籠罩，不甚明朗。秦明怒不可當，便叫軍士點起火把，燒那樹木。只聽得山嘴上鼓笛之聲。秦明縱馬上來看時，見山頂上點着十

餘個火把，焰見花榮陪着宋江在上面飲酒。秦明看了，心中沒出氣處，勒住馬在山下大罵。花榮笑答道：『秦統制，你不必焦躁。且回去將息着，我明日和你併個你死我活的輸贏便罷。』秦明怒喊道：『反賊！你便下來！我如今和你併個三百合，却再作理會！』花榮笑道：『秦總管，你今日勞困了，我便贏得你也不爲強。你且回去，明日却來。』秦明越怒，只管在山下罵。本待尋路上山，却又怕花榮的弓箭，因此只在山坡下罵。

正叫罵之間，只聽得本部下軍馬發起喊來。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時，只見這邊山上，火炮，火箭，一齊燒將下來；背後二三十個小嘍囉做一羣，把弓箭在黑影裏射人；衆軍馬發喊，一齊都擁過那邊山側深坑裏去躲。

此時已有三更時分，衆軍馬正躲得弓箭時，只叫得苦：上溜頭滾下水來，一行人馬却都在溪裏，各自掙扎性命。爬得上岸的，盡被小嘍囉撓鈎搭住，活捉上山去了；爬不上岸的，盡淹死在溪裏。

且說秦明此時怒得腦門都粉碎了，却見一條小路在側邊。秦明把馬一撥，搶上山來；行不到三五十步，和人連馬擲下陷坑裏去。兩邊埋伏下五十個撓鉤手，把秦明搭將起來，剝了渾身衣甲，頭盔，軍器，拿條繩索綁了，把馬也救起來，都解上清風山來。

原來這般圈套都是花榮的計策：先使小喽囉，或在東，或在西，引誘得秦明人困馬乏，策立不定；預先又把這土布袋填住兩溪的水，等候夜深，却把人馬逼趕溪裏去，上面却放下水來，那急流的水都結果了軍馬。你道秦明帶出的五百人馬，一大半淹在水中，都送了性命；生擒活捉有一百五七十人。奪了七八十匹好馬，不會逃得一個回去。次後陷馬坑裏活捉了秦明。

當下一行小喽囉捉秦明到山寨裏，早是天明時候。五位好漢坐在聚義廳上。小喽囉縛綁秦明，解在廳前。花榮見了，連忙跳離交椅，接下廳來，親自解了繩

索，扶上廳來，納頭拜在地下。秦明慌忙答禮，便道：「我是被擒之人，繇你們碎屍而死，何故却來拜我？」花榮跪下道：「小嘍囉不識尊卑，誤有冒瀆，切乞恕罪！」隨取錦緞衣服與秦明穿了。

秦明問花榮道：「這位爲頭的好漢却是甚人？」花榮道：「這位是花榮的哥哥，鄆城縣宋押司，諱江的便是。這三位是山寨之主：燕順，王英，鄭天壽。」秦明道：「這三位我自曉得；這宋押司莫不是喚做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忙答道：「小人便是。」秦明連忙下拜道：「聞名久矣，不想今日得會義士！」宋江慌忙答禮不迭。

秦明見宋江腿脚不便，問道：「兄長如何貴足不便？」宋江却把自離鄆城縣起頭，直至劉知寨拷打的事，從頭對秦明說了一遍。秦明只把頭來搖道：「若聽一面之詞，誤了多少緣故！」容秦明回州去對慕容知府說知此事。」

燕順相留，且住數日，隨即便殺羊宰馬，安排筵席飲宴。拿上山的軍漢都藏

在山後房裏，也與他酒食管待。秦明喫了數杯，起身道：「衆位壯士，既是你們的好情分，不殺秦明，還了我盔甲，馬匹，軍器，回州去。」燕順道：「總管差矣。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馬都沒了，如何回得州去？慕容知府如何不見你罪責？不如權在荒山草寨住幾時。本不堪歇馬，權就此間落草，論秤分金銀，整套穿衣服，不強似受那大頭巾的氣？」

秦明聽罷，便下廳道：「秦明生是大宋人，死爲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馬總管，兼受統制使官職，又不曾虧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强人，背反朝廷？你們衆位要殺時便殺了我！」花榮趕下廳來拖住，道：「兄長息怒，聽小弟一言：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無可奈何，被逼得如此！總管既是不肯落草，如何相逼得你隨順？只請少坐，席終了時，小弟討衣甲，頭盔，鞍馬，軍器，還兄長去。」

秦明那裏肯坐。花榮又勸道：「總管夜來勞神費力了一日一夜，人也尙自當不得，那匹馬如何不喂得他飽了去？」秦明聽了，肚內尋思：「也說得是。」

再上廳來，坐了飲酒。那五位好漢輪番把盞，陪話勸酒。秦明一則軟困，二爲衆好漢勸不過，開懷喫得醉了，扶入帳房睡了。這裏衆人自去行事，不在話下。

且說秦明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跳將起來，洗漱罷，便要下山。衆好漢都來相留，道：『總管，且喫早飯動身，送下山去。』秦明急性人，便要下山。衆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取出頭盔，衣甲，與秦明披掛了，牽過那匹馬來，并狼牙棒，先叫人在山下伺候。五位好漢都送秦明下山來，相別了，交還馬匹，軍器。

秦明上了馬，拿着狼牙棒，趁天色大明，離了清風山，取路飛奔青州來。到得十里路頭，恰好已牌前後，遠遠地望見烟塵亂起，並無一個人來往。秦明見了，心中自有八分疑忌，到得城外看時，原來舊有數百人家，却都被火燒做白地；一片瓦礫場上，橫七豎八，燒死的男子，婦人，不記其數。

秦明看了大驚，打那匹馬在瓦礫場上跑到城邊，大叫開門時，只見城邊吊橋高拽起了，都擺列着軍士，旌旗，擂木，砲石。秦明勒着馬，大叫：『城上放下吊橋，度我入城！』

城上早有人看見是秦明，便擂起鼓來，吶着喊。秦明叫道：『我是秦總管，如何不放入城？』只見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牆邊大喝道：『反賊！你如何不識羞恥！昨夜引人馬來攻城子，把許多好百姓殺了，又把許多房屋燒了，今日兀自又來賺哄城門！朝廷須不會虧負了你，你這厮倒如何行此不仁！已自差人奏聞朝廷去了！早晚拿你時，把你這厮碎屍萬段！』

秦明大叫道：『公祖差矣；秦明因折了人馬，又被這厮們捉了上山去，方纔得脫，昨夜何曾來攻城子？』知府喝道：『我如何不認得你這厮的馬匹，衣甲，軍器，頭盔！城上衆人明明地見你指撥紅頭子殺人放火，你如何賴得過？——便做你輸了被擒，如何五百軍人沒一個逃得回來報信？你如今指望賺開城門取老小？』

你的妻子今早已都殺了！你若不信，與你頭看！」

軍士把鎗將秦明妻子首級挑起在鎗上教秦明看。秦明是個性急的人，看了渾家首級，氣破胸脯，分說不得，只叫得苦屈。城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下來。秦明只得回避，看見遍野火燄，尙兀自未滅。

秦明回馬在瓦礫場上，恨不得尋個死處。肚裏尋思了半晌，縱馬再回舊路。行不得十來里，只見林子裏轉出一夥人馬來。當先五匹馬上，五個好漢，不是別人：宋江，花榮，燕順，王英，鄭天壽。隨從一二百小嘍囉。宋江在馬上欠身道：「總管何不回青州？獨自一騎，投何處去？」

秦明見問，怒氣道：「不知是那個天不蓋地不載該剛的賊裝做我去打了城子，壞了百姓人家房屋，殺害良民，到結果了我一家老小！閃得我如今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若尋見那人時，直打碎這條狼牙棒便罷！」宋江便道：「總管息怒。小人有個見識，這裏難說，且請到山寨裏告稟。總管可以便往。」

秦明只得隨順，再回清風山來。於路無話，早到山亭前下馬。衆人一齊都進山寨內。小喽囉已安排酒菜肴饌在聚義廳上。五個好漢邀請秦明上廳，都讓他中間坐定。五個好漢齊齊跪下。秦明連忙答禮，也跪在地。

宋江開話道：『總管休怪。昨日因留總管在山，堅意不肯，却又是宋江定出這條計來：叫小卒，似總管模樣的，却穿了總管的衣甲頭盔，騎着那馬，橫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點撥紅頭子殺人；燕順王矮虎帶領五十餘人助戰；只做總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殺人放火，先絕了總管歸路的念頭。今日衆人特地請罪！』

秦明見說了，怒氣攢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厮併，却又自肚裏尋思：一則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們軟困以禮待之，三則又怕鬪他們不過。因此，只得納了這口氣，便說道：『你們弟兄雖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個，斷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答道：『不恁地時，兄長如何肯死心塌地？若是沒了嫂嫂夫人，花知寨自說有一令妹，甚是賢慧；他情願賠出，立辦裝奩，與總管爲室，如

何？」

秦明見衆人如此相敬相愛，方纔放心歸順。花榮仍請宋江在居中坐了。秦

明道：『好。』秦明花榮及三位好漢依次都坐，大吹大擂，飲酒商議打清風寨一事。

秦明道：『這事容易，不須衆弟兄費心。黃信那人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

他的武藝；三乃和我過的最好：明日我先去叫開柵門，一席話，說他入夥投降，就取了花知寨寶眷，拿了劉高的潑婦，與仁兄報讎雪恨，作進見之禮，如何？」宋江大喜道：『若得總管如此慨然相許，却是多幸，多幸！』

當日筵席散了，各自歇息。次日早起來，喫了早飯，都各各披掛了。秦明上馬，先下山來，拿了狼牙棒，飛奔清風鎮來。

却說黃信自到清風鎮上，發放鎮上軍民，點起寨兵曉夜提防，牢守柵門，又不

敢出戰；累累使人探聽，不見青州調兵策應。當日只聽得報道：『柵外有秦統制獨自一騎馬到來，叫開柵門。』

黃信聽了，便上馬飛奔門邊看時，果是一人一騎，又無伴當。黃信便叫開柵門，放下吊橋，迎接秦總管入來，直到大寨公廳前下馬。請上廳來叙禮罷，黃信便問道：『總管緣何單騎到此？』

秦明當下先說了損折軍馬等情，後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疎財仗義，結識天下好漢，誰不欽敬他？如今見在清風山上，我今次也在山中入了夥。你又無老少，何不聽我言語，也去山寨入夥，免受那文官的氣？』黃信答道：『既然恩官在彼，黃信安敢不從？只是不曾聽得說有宋公明在山上，今次却說及時雨宋公明，自何而來？』秦明笑道：『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鄆城虎張三便是。他怕說出真名姓，惹起自己的官司，以此只認說是張三。』

黃信聽了，跌脚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時，路上也自放了他！一時見

不到處，只聽了劉高一面之詞，險不壞了他性命！」

秦明和黃信兩個正在公廨內商量起身。只見寨兵報道：『有兩路軍馬，鳴鑼搥鼓，殺奔鎮上來！』秦明黃信聽得，都上了馬，前來迎敵。軍馬到得柵門邊望時，只見塵土蔽日，殺氣遮天，兩路軍兵投鎮上，四條好漢下山來。

畢竟秦明黃信怎地迎敵，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
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二四

第三十四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鴈

當下秦明和黃信兩個到柵門外看時，望見兩路來的軍馬却好都到，一路是宋江花榮，一路是燕順王矮虎，各帶一百五十餘人。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大開寨門，迎接兩路人馬都到鎮上。宋江早傳下號令：休要害一個百姓，休傷一個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劉高一家老少盡都殺了。王矮虎自先奪了那個婦人。小嘍囉盡把應有家私——金銀財物寶貨之資——都裝上車子；再有馬匹牛羊，盡數牽了。花榮自到家中將應有的財物等項裝載上車，搬取妻小妹子。內有清風鎮上人數，

都發還了。

衆多好漢收拾已了，一行人馬離了清風鎮，都回到山寨裏來。車輛人馬都到

山寨。

鄭天壽迎接向聚義廳上相會。

黃信與衆好漢講禮罷，坐於花榮肩下。

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嘍囉。王矮虎拿得那婦人，將去藏在自己房內。燕順便問道：『劉高的妻今在何處？』王矮虎答道：

『今番須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燕順道：『與却與你，且喚他出來，我有一句話說。』宋江便道：『我正要問他。』

王矮虎便喚到廳前。那婆娘哭着告饒。宋江喝道：『你這潑婦！我好意

救你下山，念你是個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將冤報？今日擒來，有何理說？』

燕順跳起身來便道：『這等淫婦，問他則甚！』拔出腰刀，一刀揮爲兩段。

王矮虎見砍了這婦人，心中大怒，奮過一把朴刀，便要和燕順交併。宋江等起身來勸住。宋江便道：『燕順殺了這婦人也是。兄弟，你看我這等一力救了

他下山，教他夫妻團圓完聚，尙兀自轉過臉來叫丈夫害我。賢弟，你留在身邊，久後有損無益。宋江日後別娶一個好的，教賢弟滿意。」燕順道：「兄弟便是這等尋思：不殺他，久後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衆人勸了，默默無言。燕順喝叫打掃過屍首血跡，且排筵席慶賀。

次日，花榮請宋江黃信主婚，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做媒執伐，把妹子嫁與秦明。一應禮物都是花榮出備。喫了三五日筵席。五七日後，小喽囉探得事情，上山來報道：「青州慕容知府申將文書去中書省，奏說反了花榮秦明黃信，要起大軍來征勦。」

衆人聽罷，商量道：「此間小寨不是久戀之地；倘或大軍到來，四面圍住，如何迎敵？」宋江道：「小可有一計，不知中得諸位心否？」衆好漢都道：「願聞良策。」宋江道：「自這南方有個去處，地名喚做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宛子城蓼兒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軍馬，把住着水泊，官兵捕盜，不敢正眼

觀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去那裏入夥？」

秦明道：「既然有這個去處，却是十分好。只是沒人引進，他如何肯便納我們？」宋江大笑，却把這打劫『生辰綱』——金銀——一事，直說到劉唐寄書，有金子謝我，因此上殺了閻婆惜，逃去在江湖上。

秦明聽了，大喜道：「恁地，兄長正是他那裏大恩人。事不宜遲，可以收拾快去。」只就當日商量定了，便打併起十數輛車子，把老小并金銀，財物，衣服，行李，……等件，都裝在車子上，共有三二百匹好馬。小嘍囉們，有不願去的，齎發他些銀兩，任從他下山去投別處；有願去的，編入隊裏，就和秦明帶來的軍漢，通有三五百人。

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軍。山上都收拾得停當，裝上車子，放起火來，把山寨燒作光地，分爲三隊下山：宋江便與花榮引着四五十人，三五十騎馬，簇擁着五七輛車子，老小隊仗先行；秦明黃信引領八九十四馬和這應

用車子，作第二起；後面便是燕順王矮虎鄭天壽三個引着四五十匹馬，一二百人。離了清風山，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中見了這許多軍馬，旗號上又明明寫着『收捕草寇官軍』，因此無人敢來阻當。在路行五七日，離得青州遠了。

且說宋江花榮兩個騎馬在前頭，背後車輛載着老小，與後面人馬，只隔着二十來里遠近。前面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對影山，兩邊兩座高山，一般形勢，中間却是一條大闊驛路。

兩個在馬上正行之間，只聽得前山裏鑼鳴鼓響。花榮便道：『前面必有強人！』把鎗帶住，取弓箭來，整頓得端正，再插放飛魚袋內；一面叫騎馬的軍士催攢後面兩起車馬上來，且把車輛人馬扎住了。

宋江和花榮兩個引了二十餘騎軍馬向前探路。至前面半里多路，早見一簇人馬，約有一百餘人，盡是紅衣紅甲，擁着一個穿紅少年壯士，橫戟立馬在山坡前大

叫道：『今日我和你比試，分個勝敗，見個輸贏！』只見對過山岡子背後早擁出一隊人馬來，也有百十餘人，都是白衣白甲，也擁着一個穿白少年壯士，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戟。這邊都是素白旗號，那壁都是絳紅旗號。只見兩邊紅白旗搖，震地花腔鼓播，那兩個壯士更不打話，各人挺手中戟，縱坐下馬。兩個就中間大闊路上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

花榮與宋江兩個在馬上看了喝采。花榮一步步趨馬向前看時，只見那兩個壯士鬪到深湖裏。這兩枝戟上，一枝是金錢豹子尾，一枝是金錢五色旛，却攪做一團，上面絨絲結住了，那裏分拆得開。花榮在馬上看了，便把馬帶住；左手去飛魚袋內取弓，右手向走獸壺中拔箭；搭上箭，拽滿弓，覷着豹尾絨絲較親處，颼的一箭，恰好正把絨絲射斷。只見兩枝畫戟分開做兩下。那二百餘人一齊喝聲采。

那兩個壯士便不鬪，都縱馬跑來。直到宋江花榮馬前，就馬上欠身聲喏，都

道：『願求神箭將軍大名？』花榮在馬上答道：『我這個義兄乃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我便是清風鎮知寨小李廣花榮。』

那兩個壯士聽罷，扎住了戟，便下馬，推金山，倒玉柱，都拜道：『聞名久矣！』宋江花榮慌忙下馬扶起那兩位壯士，道：『且請問二位壯士高姓大名？』那個穿紅的說道：『小人姓呂，名方，祖貫潭州人氏。平昔愛學呂布爲人，因此習學這枝方天畫戟。人都喚小人做小溫侯呂方。因販生藥到山東，消折了本錢，不能殼還鄉，權且占住這對影山，打家劫舍。近日走這個壯士來，要奪呂方的山寨，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肯；因此，每日下山廝殺。不想原來緣法注定，今日得遇尊顏。』

宋江又問這穿白的壯士高姓。那人答道：『小人姓郭，名盛，祖貫四川嘉陵人氏。差販水銀貨賣，黃河裏遭風翻了船，回鄉不得。原在嘉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戟；向後使得精熟，人都稱小人做賽仁貴郭盛。江湖上聽得說對影

山有個使戟的占住了山頭，打家劫舍；因此一逕來比並戟法。連連戰了十數日，不分勝敗。不期今日得遇二公，天與之幸！」

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訴了，便道：「既幸相遇，就與二公勸和，如何？」兩個壯士大喜，都依允了。後隊人馬已都到齊，一個個都引着相見了。呂方先請上山，殺牛宰馬筵會。

次日，却是郭盛置酒設席筵宴。宋江就說他兩個撞籌入夥，輾隊上梁山泊去投奔晁蓋聚義。歡天喜地，都依允了，便將兩山人馬點起，收拾了財物。待要起身，宋江便道：「且住！非是如此去。假如我這裏有三五百人馬投梁山泊去，他那裏亦有探細的人在四下裏探聽；倘或只道我們真是來收捕他，不是裏處。等我和燕順先去報知了，你們隨後却來。」花榮秦明道：「兄長高見。正是如此計較，陸續進程。兄長先行半日，我等催督人馬，隨後起身來。」

且說對影山人馬陸續登程。只說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帶領隨行十數人，先投梁山泊來。在路上行了兩日，當日行到晌午時分，正走之間，只見官道旁邊一個大酒店。宋江看了道：『孩兒們走得困乏，都叫買些酒喫了過去。』當時宋江和燕順下了馬，入酒店裏來；叫孩兒們鬆了馬肚帶，都入酒店裏來。

宋江和燕順先入店裏來看時，只有三副大座頭，小座頭不多幾副。只見一副大座頭上先有一個在那裏占了。宋江看那人時，裹一頂豬嘴頭巾，腦後兩個大原府金不換紐絲銅鑲；上穿一領皂綢衫，腰繫一條白搭膊；下面腿絳護膝，八搭麻鞋；桌子邊倚着短棒；橫頭上放着個衣包；生得八尺來長，淡黃骨查臉，一雙鮮眼，沒根髭鬚。宋江便叫酒保過來，說道：『我的伴當多，我兩個借你裏面坐一坐。你叫那個客人移換那副大座頭與我伴當們坐地喫些酒。』酒保應道：『小入理會得。』

宋江與燕順裏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來，『大碗先與伴當一人三碗。有肉便買來。先與他衆人喫，回來我這裏斟酒。』酒保又見伴當們都立滿在爐邊，酒保却去看着那個公人模樣的客人道：『有勞上下挪借這副大座頭與裏面兩個官人的伴當坐一坐。』那漢嗔怪呼他做『上下』，便焦躁道：『也有個先來後到！甚麼官人的伴當要換座頭！老爺不換！』

燕順聽了，對宋江道：『你看他無禮麼？』宋江道：『繇他便了，你也和他一般見識。』却把燕順按住了。只見那漢轉頭看了宋江燕順冷笑。酒保又陪小心道：『上下，周全小人的買賣，換一換有何妨？』那漢大怒，拍着桌子，道：『你這鳥男女好不識人！欺負老爺獨自一個！要換座頭，便是趙官家，老爺也警鳥不換！高則聲，大頸子拳不認得你！』酒保道：『小人又不曾說甚麼。』那漢喝道：『量你這厮敢說甚麼！』

燕順聽了，那裏忍耐得住，便說道：『兀那漢子，你也鳥強！不換便罷，沒

可得鳥嚇他！」那漢便跳起來，綽了短棒在手裏，便應道：「我自罵他，要你多管！老爺天下只讓得兩個人，其餘的都把來做腳底下的泥！」

燕順焦躁，便提起板凳，却待要打將去。

宋江因見那人出語不俗，橫身在裏

面勸解：「且都不要鬧；我且請問你，你天下只讓得那兩個人？」那漢道：「我說與你，驚得你呆了！」

宋江道：「願聞那兩個好漢大名？」那漢道：「一個

是滄州橫海郡柴世宗的子孫，喚做小旋風柴進柴大官人。」宋江暗暗地點頭；又

問：「那一個是誰？」

那漢道：「這一個又奢遮！」

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

呼保義宋公明！」宋江看了燕順暗笑，燕順早把板凳放下了。——「老爺只除了這兩個，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

宋江道：「你且住。我問你：你既說起這兩個人，我却都認得；你在那裏與

他兩個廝會？」那漢道：「你既認得，我不說謊。三年前，在柴大官人莊上住

了四個月有餘，只不會見得宋公明！」宋江道：「你便要認黑三郎麼？」那漢

道：『我如今正要去尋他。』宋江問道：『誰教你尋他？』那漢道：『他的親兄弟鐵扇子宋清教我寄家書去尋他。』

宋江聽了大喜，向前拖住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漢相了一面，便拜道：『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爭些兒錯過，空去孔太公那裏走一遭！』

宋江便把那漢拖入裏面，問道：『家中近日沒甚事？』那漢道：『哥哥聽稟：小人姓石名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常只靠放賭爲生。本鄉起小人一個異名，喚做石將軍。爲因賭博上，一拳打死了個人，逃走在柴大官人莊上。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哥哥大名，因此特去鄆城縣投奔哥哥。却又聽得說道爲事出外，因見四郎。聽得小人說起柴大官人來，却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因小弟要拜識哥哥，四郎特寫這封家書與小人寄來孔太公莊上。』如尋見哥哥時，可叫兄長作急回來。』

宋江見說，心中疑惑，便問道：『你到我莊上住了幾日？曾見我父親麼？』

石勇道：『小人在彼只住得一夜便來了，不曾得見太公。』

宋江把上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道：『小人自離了柴大官人莊上，

江湖上只聞得哥哥大名，疎財仗義，濟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裏入夥，是必攜帶。』宋江道：『這不必你說。何爭你一個人？且來和燕順廝見。』叫：

『酒保，且來這裏斟酒。』

三杯酒罷，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慌忙遞與宋江。宋江接來看時，封皮

逆封着，又沒『平安』二字。宋江心內越是疑惑，連忙扯開封皮，從頭讀至一

半，後面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見今停喪在家，專等哥哥來家遷葬。千萬！千萬！切不可誤！弟清泣血奉書。』

宋江讀罷，叫聲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將起來，自罵道：『不孝逆子，做下非爲！老父身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生何異！』自把頭去壁上磕撞，大哭

起來。燕順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纔甦來。

燕順石勇兩個勸道：『哥哥，且省煩惱。』宋江便分付燕順道：『不是我寡情薄意，其實只有這個先父記掛；今已沒了，只是星夜趕歸去。教兄弟們自上山則個。』燕順勸道：『哥哥，太公既已沒了，便到家時，也不得見了。天下無不死的父母，且請寬心，引我們弟兄去了，那時小弟却陪侍哥哥歸去奔喪，未爲晚了。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若無仁兄去時，他那裏如何肯收留我們？』宋江道：『若等我送你們上山去時，誤了我多少日期，却是使不得。我只寫一封備細書札，都說在內，就帶了石勇一發入夥，等他們一處上山。我如今不知便罷，既是天教我知了，正是度日如年，燒眉之急！我馬也不要，從人也不帶，一個連夜自趕回家！』

燕順石勇那裏留得住。宋江問酒保借筆硯，討了一幅紙，一頭哭着，一面寫書；再三叮嚀，在上面寫了，封皮不黏，交與燕順收了；脫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上，

取了些銀兩藏在身邊，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勇的短棒，酒食都不肯沾唇，便出門要走。

燕順道：『哥哥，也等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可爲我上覆衆兄弟們，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休怪則個。』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飛也似獨自一個去了。

且說燕順同石勇只就那店裏喫了些酒食點心，還了酒錢，却教石勇騎了宋江的馬，帶了從人，只離酒店三五里路，尋個大客店，歇了等候。次日，辰牌時分，全夥都到。燕順石勇接着，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衆人都埋怨燕順，道：『你如何不留他一留！』石勇分說道：『他聞得父親沒了，恨不得自也尋死，如何肯停腳，巴不得飛到家裏。寫了一封備細書札在此，教我們只顧去，他那裏看』

了書，並無阻滯。」

花榮與秦明看了書，與衆人商議道：「事在途中，進退兩難；回又不得，散了又不成。只顧且去。還把書來封了，都到山上；看那裏不容，却別作道理。」

九個好漢併作一夥，帶了三五百人馬，漸近梁山泊來，尋大路上山。一行人馬正在蘆葦中過，只見水面上鑼鼓振響。衆人看時，漫山遍野都是雜彩旗旛。

水泊中掉出兩隻快船來：當先一隻船上擺着三五十個小喽囉，船頭上中間坐着一個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背後那隻哨船上也是三五十個小喽囉，船頭上也坐着一個頭領，乃是赤髮鬼劉唐。

前面林冲在船上喝問道：「汝等是甚麼人？那裏的官軍？敢來收捕我們！教你人人皆死，個個不留！你也須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榮秦明等都下馬立岸邊，答應道：「我等衆人非是官軍；有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哥哥書札在此，特來相投大寨入夥。」

林冲聽了道：「既有宋公明兄長的書札，且請過前面，到朱貴酒店裏，先請書來看了，却來相請厮會。」船上把青旗只一招，蘆葦裏棹出一隻小船，內有三個漁人，一個看船，兩個上岸來說道：「你們衆位將軍都跟我來。」水面上那兩隻哨船，一隻船上把白旗招動。銅鑼響處，兩隻哨船一齊去了。一行衆人看了，都驚呆了，說道：「端的此處官軍誰敢侵傍！我等山寨如何及得！」

衆人跟着兩個漁人，從大寬轉，直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說了，迎接衆人都相見了，便叫放翻兩頭黃牛，散了分例酒食；討書札看了，先向水亭上放一枝響箭，射過對岸蘆葦中。早搖過一隻快船來。朱貴便喚小嘍囉分付罷，叫把書先齎上山去報知；一面店裏殺宰豬羊，管待九個好漢。把軍馬屯住，在四散歇了。

第二日，辰牌時分，只見軍師吳學究自來朱貴酒店裏迎接衆人。一個個都相見了。叙禮罷，動問備細，然後二三十隻大白棹船來接。吳用朱貴邀請九位好

漢下船，——老小車輛人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前望金沙灘來。——上得岸，松樹徑裏，衆多好漢，隨着晁頭領，全副鼓樂來接。晁蓋爲頭，與九個好漢相見了，迎上關來，各自乘馬坐轎，直到聚義廳上。——一對對講禮罷，——左邊一帶交椅上却是晁蓋，吳用，公孫勝，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那時白日鼠白勝，數月之前，已從濟州大牢裏越獄，逃走到山上入夥；皆是吳學究使人去用度，救他脫身。）右邊一帶交椅上却是花榮，秦明，黃信，燕順，王英，鄭天壽，呂方，郭盛，石勇——列兩行坐下。中間焚起一爐香來，各設了誓。

當日大吹大擂，殺牛宰馬筵宴。一面叫新到火伴，廳下參拜了，自和小頭目管待筵席。收拾了後山房舍，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頓了。秦明花榮在席上稱讚宋公明許多好處。清風山報冤相殺一事，衆頭領聽了大喜。後說呂方郭盛兩個比試戟法，花榮一箭射斷絨絛，分開畫戟。晁蓋聽罷，意思不信，口裏含糊應道：

「直如此射得親切？改日却看比箭。」

當日酒至半酣，食供數品，衆頭領都道：「且去山前閒翫一回，再來赴席。」當下衆頭領相謙相讓，下階閒步樂情，觀看山景。行至寨前第三關上，只聽得空中數行賓鴻嘹唳。花榮尋思道：「晁蓋却纔意思不信我射斷絨縑。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教他們衆人看，日後敬伏我？」把眼一觀，隨行人伴數內却有帶弓箭的。花榮便問他討過一張弓來，在手看時，却是一張泥金鵲畫細弓，正中花榮意；急取過一枝好箭，便對晁蓋道：「恰纔兄長見說花榮射斷絨縑，衆頭領似有不信之意。遠遠的有一行鴈來，花榮未敢誇口，這枝箭要射鴈行內第三隻鴈的頭上。射不中時，衆頭領休笑。」

花榮搭上箭，拽滿弓，覷得親切，望空中只一箭射去，果然正中鴈行內第三隻，直墜落山坡下。急叫軍士取來看時，那枝箭正穿在鴈頭上。晁蓋和衆頭領看了，盡皆駭然，都稱花榮做「神臂將軍」。吳學究稱讚道：「休言將軍比小李

廣，便是養由基也不及神手！真乃是山寨有幸！』自此，梁山泊無一個不欽敬花榮。衆頭領再回廳上筵會，到晚各自歇息。

次日，山寨中再備筵席，議定坐次。本是秦明纔及花榮，因爲花榮是秦明大舅，衆人推讓，花榮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秦明坐第六位；劉唐坐第七位；黃信坐第八位；三阮之下，便是燕順，王矮虎，呂方，郭盛，鄭天壽，石勇，杜遷，宋萬，朱貴，白勝：一行共是二十一個頭領坐定。慶賀筵宴已畢，山寨中添造大船屋宇，車輛什物；打造鎗刀軍器，鎧甲頭盔；整頓旌旗袍襖，弓弩箭矢；推備抵敵官軍，不在話下。

却說宋江自離了村店，連夜趕歸；當日申牌時候，奔到本鄉村口張社長酒店裏暫歇一歇。那張社長却和宋江家來往得好。張社長見了宋江容顏不樂，眼淚暗流。張社長動問道：『押司有年半來不到家中，今日且喜歸來，如何尊顏有些煩

惱，心中爲甚不樂？且喜官事已遇赦了，必是減罪了。」

宋江答道：「老叔自說得是。家中官事且靠後。只爲一個生身老父歿了，如何不煩惱？」張社長大笑道：「押司真個也是作耍！令尊太公却纔在我這裏喫酒了回去，只有半個時辰來去，如何却說這話？」宋江道：「老叔休要取笑小姪。」——便取出家書教張社長看了。——「兄弟宋清明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歿了，專等我歸來奔喪。」張社長看罷，說道：「呸！那得這般事！只午時前後，和東村王太公在我這裏喫酒了去，我如何肯說謊！」

宋江聽了，心中疑影，沒做道理處；尋思了半晌，只等天晚，別了社長，便奔歸家；入得莊門，看時，沒些動靜。莊客見了宋江，都來參拜。宋江便問道：「我父親和四郎有麼？」莊客道：「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今得歸來，却是歡喜。只纔和東村裏王社長在村口張社長店裏喫酒了回來，睡在裏面房內。」

宋江聽了大驚，撇了短棒，逕入草堂上來。只見宋清迎着哥哥便拜。宋江

見他果然不戴孝，心中十分大怒，便指着宋清，罵道：『你這忤逆畜生，是何道理！父親見今在堂，如何却寫書來戲弄我！教我兩三遍自尋死處，一哭一個昏迷！你做這等不孝之子！』

宋清却待分說，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宋太公來，叫道：『我兒，不要焦躁。這一個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見你一面，因此教四郎只寫道我死了，你便歸來得快。我又聽得人說，白虎山地面多有強人，又怕你一時被人攔掇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爲此，急急寄書去喚你歸家。又得柴大官人那裏來的石勇寄書去與你。這件事盡都是我主意，不干四郎之事。你休埋怨他。我却纔在張社長店裏回來，睡在房裏，聽得是你歸來了。』

宋江聽罷，納頭便拜太公，憂喜相半。宋江又問父親道：『不知近日官事如何？已經赦宥，必然減罪。適間張社長也這般說了。』宋太公道：『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時，多得朱全雷橫的氣力。向後只動了一個海捕文書，再也不會來勾

擾。我如今爲何喚你歸來？近聞朝廷冊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俱已行開各處施行。——便是發露到官，也只該個徒流之罪，不到得害了性命。且繇他，却又別作道理。」

宋江又問道：『朱雷二都頭曾來莊上麼？』宋清說道：『我前日聽得說來，這兩個都差出去了；朱全差往東京去，雷橫不知差到那裏去了。如今縣裏却是新添兩個姓趙的勾攝公事。』宋太公道：『我兒遠路風塵，且去房裏將息幾時。』合家歡喜，不在話下。

天色看看將晚，玉兔東生。約有一更時分，莊上人都睡了，只聽得前後門發喊起來。看時，四下裏都是火把，團團圍住宋家莊，一片聲叫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聽了，連聲叫苦。不因此起，有分教：大江岸上，聚集好漢英雄；鬧市叢中，來顯忠肝義膽。

第三十四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鴈

畢竟宋公明在莊上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話說當時宋太公掇個梯子上牆來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百餘人。當頭兩個便是鄆城縣新參的都頭。却是弟兄兩個：一個叫做趙能，一個叫做趙得。兩個便叫道：『宋太公！你若是曉事的，便把兒子宋江送將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不教他出官時，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幾時回來？』趙能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裏喫了酒歸來。亦有人跟到這裏。你如何賴得過？』

宋江在梯子邊說道：『父親和他論甚口？』

孩兒便挺身出官也不妨：縣裏府上

都有相識；况已經赦宥的事了，必當減罪。求告這廝們做甚麼？

趙家那廝是個

刁徒；如今暴得做個都頭，知道甚麼義理？

他又和孩兒沒人情，空自求他。』

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兒！』

宋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倒

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裏，如何能覓見父親面？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須有程限，日後歸來，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

宋太公道：『既是孩兒恁的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個好去處。』

宋江便上梯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我的罪犯今已赦宥，定是不死。且

請二位都頭進敝莊少叙三杯，明日一同見官。』

趙能道：『你休使見識賺我入

來！』宋江道：『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你們只願進家裏來。』

宋江便下梯子來，開了莊門，請兩個都頭到莊裏堂上坐下；連夜殺雞宰鵝，置酒相待。那一百士兵人等，都與酒食管待，送些錢物之類；取二十兩花銀，把來

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

當夜兩個都頭就在莊上歇了。次早五更，同到縣前；等待天明，解到縣裏來時，知縣纔出陞堂。只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文彬見了大喜，責令宋江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贖到閻婆借爲妾。爲因不良，一時恃酒，爭論鬪毆，致被誤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

知縣看罷，且叫收禁牢裏監候。滿縣人見說拿得宋江，誰不愛惜他，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備說宋江平日的好處。知縣自心裏也有八分開豁他，當時依准了供狀，免上長枷手杻，只散禁在牢裏。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使用錢帛。那時閻婆已自身放了半年，沒了苦主；這張三又沒了粉頭，不來做甚冤家。縣裏疊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斷。

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繇，赦前恩宥之事，已成減罪，把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

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更兼他又有錢帛使用，名喚做斷杖刺配，又無苦主執證，衆人維持下來，都不甚深重。當廳帶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無非是張千李萬。

當下兩個公人領了公文，監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裏等候；置酒管待兩個公人，齎發了些銀兩。教宋江換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了麻鞋。

宋太公喚宋江到僻靜處，叮囑道：「我知江州是個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裏去。你可寬心守耐。我自使四郎來望你。盤纏，有使人常常寄來。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夥，切不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一節牢記於心。孩兒，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憐見，早得回來，父子團圓，兄弟完聚！」

宋江灑淚拜辭了父親。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臨別時，囑付兄弟道：

『我此去不要你們憂心；只有父親年紀高大，我又累被官司纏擾，背井離鄉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要爲我到江州來，棄擲父親，無人看顧。我自江湖上相識多，見的那一個不相助，盤纏自有對付處。天若見憐，有一日歸來也。』宋清灑淚拜辭了，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宋太公，不在話下。

只說宋江和兩個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已得了宋江銀兩，又因他是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三個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火做些飯喫，又買些酒肉請兩個公人。宋江對他說道：『實不瞞你兩個說：我們今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山寨上有幾個好漢，聞我的名字，怕他下山來奪我，枉驚了你們。我和你兩個明日早起些，只揀小路裏過去，甯可多走幾里不妨。』兩個公人道：『押司，你不說，俺們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過去，定不得撞着他們。』

當夜計議定了，次日，起個五更來打火。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路裏走。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

宋江看了，只叫得苦。來的不是別人，爲頭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將領着

三五十人，便來殺那兩個公人。這張千李萬說做一堆兒跪在地下。宋江叫道：

『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哥哥，不殺了這兩個男女，等甚麼！』宋

江道：『不要你污了手，把刀來我殺便了。』兩個人只叫得苦。劉唐把刀遞與

宋江。

宋江接過，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說道：『奉山上哥哥將令，

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喫官司，直要來鄆城縣劫牢，却不知道哥哥不曾在牢裏，不曾受苦。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了路頭，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便請上山。這兩個公人不殺了如何？』

宋江道：『這個不是你們兄弟擡舉宋江，倒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

此來挾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劉唐慌忙攀住臆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了刀。

宋江道：「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却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這話，小弟不敢主張。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在那裏專等迎迓哥哥，容小弟着小校請來商議。」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絲你們怎地商量。」

小嘍囉去報，不多時，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在前，後面數十騎馬跟着，飛到面前。下馬叙禮罷，花榮便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宋江道：「賢弟，是甚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吳學究笑道：「我知兄長的意思了。這個容易，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晁頭領多時不會得與仁兄相會，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略請到山寨少叙片時，便送登程。」

宋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扶起兩個公人來。宋江道：

『要他兩個放心；甯可我死，不可害他。』兩個公人道：『全靠押司救命！』

一行人都離了大路，來到蘆葦岸邊，已有船隻在彼。當時載過山前大路，却把山橋教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上歇了，叫小嘍囉四下裏去請衆頭領都來聚會。迎接上山，到聚義廳上相見。晁蓋謝道：『自從鄆城救了性命，兄弟們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光輝草寨，思報無門！』宋江答道：『小可自從別後，殺死淫婦，逃在江湖上，去了年半。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面，偶然村店裏遇得石勇，捎寄家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却是父親恐怕宋江隨衆好漢入夥去了，因此寫書來喚我回家。雖然明喫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覷，不會重傷。今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我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只此告辭。』晁蓋道：『直如此忙！且請少坐。』

兩個中間坐了。宋江便叫兩個公人只在交椅後坐，與他寸步不離。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分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先是晁蓋把盞了；向

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起至白勝把盞下來。

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兄弟們相愛之情！宋江是個犯罪囚人，

不敢久停，就此告辭。』晁蓋道：『仁兄直如此見怪？雖然仁兄不肯要壞兩個

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在梁山泊搶擄了去，不到得治罪於他。』

宋江道：『兄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擡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

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衆

位來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裏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個緣故，情

願教小可明喫了官司；及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

爲快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惶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

順了，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不肯放

宋江下山，情願只就衆位手裏乞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

晁蓋與公孫勝一齊扶起。衆人道：『既是哥哥堅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請寬

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裏喫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只和兩個公人同起同坐。當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

吳學究道：「兄長聽稟：吳用有個至愛相識，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爲戴院長。爲他有道術，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疎財。夜來小生修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本人做個相識。但有甚事，可教衆兄弟知道。」

衆頭領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將二十兩銀子送與兩個公人；就與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個個都作別了。吳學究和花榮直送過渡，到大路二十里外，衆頭領回上山去。

只說宋江自和兩個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來。那個公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馬，

衆頭領一個個都拜宋江，又得他那裏若干銀兩，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

三個人在路約行了半月之上，早來到一個去處，望見前面一座高嶺。兩個公人說道：『好了！過得這條揭陽嶺，便是潯陽江。到江州却是水路，相去不

遠。』宋江道：『天色墮暖，趁早走過嶺去，尋個宿頭。』公人道：『押司說得是。』

三個人趑趄着，奔過嶺來。行了半日，巴過嶺頭，早看見嶺腳邊一個酒店，背靠巔崖，門臨怪樹，前後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個酒旆兒來。宋江見了，心中歡喜，便與公人道：『我們肚裏正飢渴哩，原來這嶺上有個酒店，我們且買碗酒喫再走。』

三個人入酒店來，兩個公人把行李歇了，將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讓他兩個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個時辰，不見一個人出來。宋江叫道：『怎地不見有主人家？』只聽得裏面應道：『來也！來也！』側首屋下走出

一個大漢來，赤色虬鬚，紅絲虎眼；頭上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布背心，露着兩臂，下面圍一條布手巾；看着宋江三個人，唱個喏，道：『客人，打多少酒？』宋江道：『我們走得肚飢，你這裏有甚麼肉賣？』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渾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來，打一角酒來。』那人道：『客人，休怪說。我這裏嶺上賣酒，只是先交了錢，方纔喫酒。』宋江道：『倒是先還了錢喫酒，我也喜歡。等我先取銀子與你。』

宋江便去打開包裹，取出些碎銀子。那人立在側邊，偷眼睨着，見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心內自有八分歡喜；接了宋江的銀子，便去裏面舀一桶酒，切一盤牛肉出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筯，一面篩酒。

三個人一頭喫，一面口裏說道：『如今江湖上歹人多，有萬千好漢着了道兒的：酒肉裏下了蒙汗藥，麻翻了，劫了財物，人肉把來做饅頭餡子，我只是不信。那裏有這話？』那賣酒的人笑道：『你三個說了，不要喫我這酒和肉！裏面都

有了麻藥！」宋江笑道：「這個大哥瞧見我們說着麻藥，便來取笑。」兩個公人道：「大哥，熱喫一碗也好。」那人道：「你們要熱喫，我便將去燙來。」

那人燙熱了，將來篩做三碗。正是飢渴之中，酒肉到口，如何不喫？三人各喫了一碗下去。只見兩個公人瞪了雙眼，口角邊流下涎水來，你揪我扯，望後便倒。宋江跳起來道：「你兩個怎地喫得一碗便恁醉了？」向前來扶他，不覺自家也頭暈眼花，撲地倒了。光着眼，都面面厮覷；麻木了，動彈不得。

酒店裏那人道：「慙愧！好幾日沒買賣！今日天送這三頭行貨來與我！」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巖邊人肉作房裏，放在剝人凳上；又來把這兩個公人也拖了入去。那人再來，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後屋內，打開看時，都是金銀。那人道：「我開了許多年酒店，不曾見着這等一個囚徒！量這等一個罪人，怎地有許多財物，却不是從天降下賜與我的！」

那人看罷包裹，却再包了，且去門前望幾個火家歸來開剝。立在門前看了

一回，不見一個男女歸來。只見嶺下這邊三個人奔上嶺來。那人却認得，慌忙迎接道：『大哥那裏去來？』

那三個內一個大漢應道：『我們特地上嶺來接一個人，料道是來的程途日期了。我每日出來，只在嶺下等候，不見到，正不知在那裏耽擱了。』那人道：『大哥，却是等誰？』那大漢道：『等個奢遮的好男子。』那人問道：『甚麼奢遮的好男子？』那大漢答道：『你敢也聞他的大名？便是濟州鄆城縣宋押司宋江。』那人道：『莫不是江湖上的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那大漢道：『正是此人。』那人又問道：『他却因甚打這裏過？』

那大漢道：『我本不知。近日有個相識從濟州來，說道：『鄆城縣宋押司宋江，不知爲甚麼事發在濟州府，斷配江州牢城。』我料想他必從這裏過來，別處又無路。他在鄆城縣時，我尚且要去和他厮會；今次正從這裏經過，如何不結識他？因此，在嶺下連日等候；接了他四五日，並不見有一個囚徒過來。我今日

同這兩個兄弟信步躡上山嶺，來你這裏買碗酒喫，就望你一望。近日你店裏買賣如何？」

那人道：「不瞞大哥說，這幾個月裏好生沒買賣。今日謝天地，捉得三個行貨，又有些東西。」那大漢慌忙問道：「三個甚麼人？」那人道：「兩個公人和一個罪人。」那漢失驚道：「這囚徒莫非是黑矮肥胖的人？」那人應道：「真個不十分長大，面貌紫棠色。」那大漢連忙問道：「不會動手麼？」那人答道：「方纔拖進作房去，等火家未回，不曾開剝。」那大漢道：「等我認他一認！」

當下四個人進山巖邊人肉作房裏，只見剝人凳上挺着宋江和兩個公人，顛倒頭放在地下。那大漢看見宋江，却又不認得；相他臉上「金印」，又不分曉；沒可尋思處，猛想起道：「且取公人的包裹來，我看他公文便知。」那人道：「說得是。」便去房裏取過公人的包裹打開，見了一錠大銀，又有若干散碎銀兩。解

開文書袋來，看了差批，衆人只叫得『慚愧』。

那大漢便道：『天使令我今日上嶺來！早是不會動手！爭些兒誤了我哥哥

性命！』那大漢便叫那人：『快討解藥來，先救起我哥哥。』那人也慌了，連

忙調了解藥，便和那大漢去作房裏，先開了枷，扶將起來，把這解藥灌將下去。

四個人將宋江扛出前面客位裏，那大漢扶住着，漸漸醒來，光着眼，看了衆人

立在面前，又不認得。只見那大漢教兩個兄弟扶住了宋江，納頭便拜。宋江問

道：『是誰？我不是夢中麼？』只見賣酒的那人也拜。宋江道：『這裏正是

那裏？不敢動問兩位高姓？』那大漢道：『小弟姓李，名俊。祖貫廬州人

氏。專在揚子江中撐船梢公爲生，能識水性。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

這個賣酒的是此間揭陽嶺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盡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這兩

個兄弟是此間潯陽江邊人，專販私鹽來這裏賣，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大江中

伏得水，駕得船。是弟兄兩個：一個喚做出洞蛟童威，一個叫做翻江蜃童猛。』

兩個也拜了宋江四拜。

宋江問道：『却纔麻翻了宋江，如何却知我姓名？』李俊道：『兄弟有個相識，近日做買賣從濟州回來，說起哥哥大名，爲事發在江州牢城。李俊往常思念，只要去貴縣拜識哥哥，只爲緣分淺薄，不能彀去。今聞仁兄來江州，必從這裏經過。小弟連連在嶺下等接仁兄五七日了，不見來。今日無心，天幸佈令李俊同兩個弟兄上嶺來，就買杯酒喫，遇見李立說將起來；因此，小弟大驚，慌忙去作房裏看了，却又不認得哥哥；猛可思量起來，取討公文看了，纔知道是哥哥。不敢拜問仁兄，聞知在鄆城縣做押司，不知爲何事配來江州？』

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直至石叟村店寄書，回家事發，今次配來江州，備細說了一遍。四人稱歎不已。李立道：『哥哥，何不只在此間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宋江答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尙兀自不肯住，恐怕連累家中老父，此間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義士，必不肯胡行。你快救起那兩個公

人來。」

李立連忙叫了火家，已都歸來了，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裏來，把解藥灌將下去，救得兩個公人起來，面面厮覷，道：「我們想是行路辛苦，恁地容易得醉！」衆人聽了都笑。

當晚李立置酒管待衆人，在家裏過了一夜；次日，又安排酒食管待，送出包裹還了宋江并兩個公人。

當時相別了。宋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並兩個公人下嶺來，逕到李俊家歇下。置備酒食，慇懃相待，結拜宋江爲兄，留在家裏過了數日。宋江要行，李俊留不住，取些銀兩齎發兩個公人。宋江再帶了行枷，收拾了包裹行李，辭別李俊童威童猛，離了揭陽嶺下，取路望江州來。

三個人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時分。行到一個去處，只見人煙輳集，市井喧嘩。正來到市鎮上，只見那裏一夥人圍住着看。宋江分開人叢，挨入去看時，

却原來是一個使鎗棒賣膏藥的。宋江和兩個公人立住了脚，看他使了一回鎗棒。那教頭放下了手中鎗棒，又使了一回拳。宋江喝采道：『好鎗棒拳脚！』

那人却拿起一個盤子來，口裏開口道：『小人遠方來的人，投貴地特來就事。雖無驚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遠處誇稱，近方賣弄。如要筋骨膏藥，當下取贖；如不用膏藥，可煩賜些銀兩銅錢齋發，休教空過了。』那教頭把盤子掠了一遭，沒一個出錢與他。那漢又道：『看官，高擡貴手。』又掠了一遭，衆人都白着眼看，又沒一個出錢賞他。

宋江見他惶恐，掠了兩遭，沒人出錢，便叫公人取出五兩銀子來。宋江叫道：『教頭，我是個犯罪的人，沒甚與你；這五兩白銀權表薄意，休嫌輕微。』那漢子得了這五兩白銀，托在手裏，便收科道：『恁地一個有名的揭陽鎮上，沒一個曉事的好漢擡舉咱家！難得這位恩官，本身見自爲事在官，又是過往此間，顛倒齋發五兩白銀！』正是「當年却笑鄭元和：只向青樓買笑歌！」慣使不論家豪

富，風流不在着衣多。」這五兩銀子強似別的五十兩！咱家拜揖。願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人天下傳揚。」宋江答道：「教師，量這些東西值得幾多！不須致謝。」

正說之間，只見人叢裏一條大漢分開人衆，搶近前來，大喝道：「兀那厮！是甚麼鳥漢！那裏來的囚徒，敢來滅俺揭陽鎮上威風！」諾着雙拳來打宋江。不因此起相爭，有分教：

潯陽江上，聚數籌攪海蒼龍；梁山泊中，添一個爬山猛虎。

畢竟那漢爲甚麼要打宋江，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夜鬧潯陽江

話說當下宋江不合將五兩銀子齎發了那個教師。只見這揭陽鎮上衆人叢中，鑽過這條大漢，睜着眼，喝道：『這厮那裏學得這些烏鎗棒，來俺這揭陽鎮上逞強！我已分付了衆人休係他，你這厮如何賣弄有錢，把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上的威風！』宋江應道：『我自賞他銀兩，却干你甚事？』那大漢揪住宋江，喝道：『你這賊配軍！敢回我話！』宋江道：『做甚麼不敢回你話！』

那大漢提起雙拳，劈臉打來。宋江躲箇過。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宋江

却待要和他放對，只見那個使鎗棒的教頭，從人背後趕將來，一隻手揪住那大漢頭巾，一隻手提住腰膀，望那大漢肋骨上只一兜，踉蹌一交，顛翻在地。那大漢却待掙扎起來，又被這教頭只一脚踢翻了。兩個公人勸住教頭。那大漢從地下爬將起來，看了宋江和教頭，說道：『使得使不得，教你兩個不要慌！』一直望南去了。

宋江且請問：『教頭高姓？何處人氏？』教頭答道：『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姓薛，名永。祖父是老種經略相公帳前軍官，爲因惡了同僚，不得陞用，子孫靠使鎗棒賣藥度日。江湖上但呼小人病大蟲薛永。不敢拜問，恩官高姓大名？』宋江道：『小可姓宋，名江。祖貫鄆城縣人氏。』薛永道：『莫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道：『小可便是。』

薛永聽罷，便拜。宋江連忙扶住，道：『少叙三杯，如何？』薛永道：『好。正要拜識尊顏，却爲無門得遇兄長。』慌忙收拾起鎗棒和藥囊，同宋江

便往鄰近酒肆內去喫酒。只見酒家說道：『酒肉自有，只是不敢賣與你們喫。』
宋江問道：『緣何不賣與我們喫？』酒家道：『却纔和你們厮打的大漢已使人分付了：若是賣與你們喫時，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我這裏却是不敢惡他。這人是此間揭陽鎮上一霸，誰敢不聽他說。』宋江道：『既然恁地，我們去休；那厮必然要來尋鬧。』薛永道：『小人也去店裏算了房錢還他；一兩日間也來江州相會。兄長先行。』

宋江又取一二十兩銀子與了薛永，辭別了自去。宋江只得自和兩個公人也離了酒店，又自去一處喫酒。那店家說道：『小郎已自都分付了，我們如何敢賣與你們喫！你枉走！白白費力！不濟事！』宋江和兩個公人都做聲不得；連連走了幾家，都是一般說話。

三個來到市梢盡頭，見了幾家打火小客店，正待要去投宿，却被他那裏不肯相容。宋江問時，都道：『他已着小郎連連分付去了，不許安着你們三個。』

當下宋江見不是話頭，三個便拽開脚步，望大路上走。看看見一輪紅日低墜，天色昏暗，宋江和兩個公人心裏越慌。三個商量道：『沒來繇看使鎗棒，惡了這廝！如今閃得前不巴村，後不着店，却是投那裏去宿是好？』只見遠遠地小路，望見隔林深處射出燈光來。宋江見了道：『兀，那裏燈光明處必有人家。遮莫怎地陪個小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公人看了道：『這燈光處又不在正路上。』宋江道：『沒奈何！雖然不在正路上，明日多行三二里，却打甚麼要緊？』

三個人當時落路來。行不到二里多路，林子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來。宋江和兩個公人來到莊院前敲門。莊客聽得，出來開門，道：『你是甚人，黃昏夜半來敲門打戶？』宋江陪着小心，答道：『小人是個犯罪配送江州的人。今日錯過了宿頭，無處安歇，欲求貴莊借宿一宵，來早依例拜納房金。』莊客道：『既是恁地，你且在這裏少待；等我入去報知莊主太公，可容卽歇。』

莊客入去通報了，復翻身出來，說道：『太公相請。』宋江和兩個公人到裏面草堂去參見了莊主太公。太公分付教莊客領去門房裏安歇，就與他們些晚飯喫。莊客聽了，引去門首草房下，點起一碗燈，教三人歇定了；取三分飯食羹湯菜蔬，教他三個喫了。莊客收了碗碟，自入裏面去。

兩個公人道：『押司，這裏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枷，快樂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道：『說得是。』當時去了行枷，和兩個公人去房外淨手，看見星光滿天，又見打麥場邊屋後是一條村僻小路，宋江看在眼裏。三個淨了手，入進房裏，關上門去睡。宋江和兩個公人說道：『也難得這個莊主太公留俺們歇這一夜。』

正說間，聽得裏面有人點火把來打麥場上一到處炤看。宋江在門縫裏張時，見是太公引着三個莊客，把火把到處炤看。宋江對公人道：『這太公和我父親一般：件件定要自來炤管，這早晚也不肯去睡，瑣瑣地親自點看。』

正說間，只聽得外面有人叫開莊門。莊客連忙來開了門，放入五七個人來。爲頭的手裏拿着朴刀，背後的都拿着稻叉棍棒。火把光下，宋江張看時，那個提朴刀的正是在揭陽鎮上要打我們的那漢。

宋江又聽得那太公問道：『小郎，你那裏去來？和甚人厮打，日晚了，拖鎗拽棒？』那大漢道：『阿爹不知。哥哥在家裏麼？』太公道：『你哥哥喫得醉了，去睡在後面亭子上。』那漢道：『我自去叫他起來。我和他趕人。』太公道：『你又和誰合口？』叫起哥哥來時，他却不肯干休。你且對我說這緣故。』那漢道：『阿爹，你不知，今日鎮上一個使鎗棒賣藥的漢子，巨耐那厮不先來見我弟兄兩個，便去鎮上撒科賣藥，教使鎗棒；被我都分付了鎮上的人分文不要與他賞錢。不知那裏走一個囚徒來，那厮做好漢出尖，把五兩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我正要打那厮，却恨那賣藥的腦揪翻我，打了一頓，又踢了我一脚，至今腰裏還疼。我已教人四下裏分付了酒店客店：不許着這厮們喫酒安歇。』

先教那厮三個今夜沒存身處。隨後喫我叫了賭房裏一夥人，趕將去客店裏，拿得那賣藥的來儘氣力打了一頓；如今把來吊在都頭家裏，明日送去江邊，細做一塊拋在江裏，出那口鳥氣！却只趕這兩個公人押的囚徒不着。前面又沒客店，竟不知投那裏去宿了。我如今叫起哥哥來分投趕去捉拿這厮！」太公道：「我兒，你恁地短命相！他自有銀子賞那賣藥的，却干你甚事？你去打他做甚麼？可知道着他打了也不會傷重。快依我口便罷，休教哥哥得知。你喫人打了，他肯干罷？又是去害人性命！你依我說，且去房裏睡了。半夜三更，莫去敲門打戶，激惱村坊，你也積些陰德。」那漢不顧太公說，掣着朴刀，逕入莊內去了。太公隨後也趕入去。

宋江聽罷，對公人說道：「這般不巧的事！怎生是好？却又撞在他家投宿！我們只宜走了好。倘或這厮得知，必然喫他害了性命。便是太公不說，莊客如何敢瞞？」兩個公人都道：「說得是。事不宜遲，及早快走！」宋江

道：『我們休從門前出去，撥開屋後一堵壁子出去罷。』

兩個公人挑了包裹，宋江自提了行枷，便從房裏挖開屋後一堵壁子。三個人便趁星光之下望林木深處小路上只顧走。正是『慌不擇路』，走了一個更次，望見前面滿目蘆花，一派大江，滔滔滾滾，正來到潯陽江邊。只聽得背後喊叫，火把亂明，吹風唿哨趕將來。宋江只叫得苦，道：『上蒼救一救則個！』

三人躲在蘆葦叢中，望後面時，那火把漸近。三人心裏越慌，脚高步低，在蘆葦裏撞。前面一看，『不到天盡頭，早到地盡處』，一帶大江攔截，側邊又是一條闊港。宋江仰天歎道：『早知如此的苦，從直住在梁山泊也罷！誰想直斷送在這裏！』

宋江正在危急之際，只見蘆葦叢中悄悄地忽然搖出一隻船來。宋江見了，便叫：『梢公！且把船來救我們三個！俺與你幾兩銀子！』那梢公在船上問道：『你三個是甚麼人，却走在這裏來？』宋江道：『背後有強人打劫我們，一

呖地撞在這裏。你快把船來渡我們！我多與你些銀兩！」

那梢公早把船放得攏來。三個連忙跳上船去。一個公人便把包裹丟下艙裏；一個公人便將水火棍換開了船。

那梢公一頭搭上櫓，一面聽着包裹落艙有些好響聲，心中暗喜；把櫓一搖，那隻小船早蕩在江心裏去。岸上那夥趕來的人早趕到灘頭，有十餘個火把，爲頭兩個大漢各挺着一條朴刀；約從有二十餘人，各執鎗棒。口裏叫道：「你那梢公快搖船攏來！」宋江和兩個公人做一塊兒伏在船艙裏，說道：「梢公！却是不要攏船！我們自多謝你些銀子！」

那梢公點頭，只不應岸上的人，把船望上水咿咿啞啞的搖將去。那岸上這夥人大喝道：「你那梢公不搖攏船來，教你都死！」那梢公冷笑幾聲，也不應。岸上那夥人又叫道：「你是那個梢公，直恁大胆不搖攏來？」那梢公冷笑應道：「老爺叫做張梢公！你不要咬我鳥！」岸上火把叢中那個長漢說道：「原來是

張大哥！你見我弟兄兩個麼？」那梢公應道：「我又不瞎，做甚麼不見你！」那長漢道：「你既見我時，且搖攏來和你說話。」那梢公道：「有話明朝來說，趁船的要去得緊。」那長漢道：「我弟兄兩個正要捉這趁船的三個人！」那梢公道：「趁船的三個都是我家親眷，衣食父母，請他歸去喫碗「板刀麵」了來！」那長漢道：「你且搖攏來，和你商量。」那梢公道：「我的衣飯，倒搖攏來把與你，倒樂意！」那長漢道：「張大哥！不是這般說！我弟兄只要捉這囚徒。你且攏來！」那梢公一頭搖櫓，一面說道：「我自好幾日接得這個主顧，却是不搖攏來，倒喫你接了去！你兩個只得休怪，改日相見！」

宋江呆了，不聽得他話裏藏機，在船艙裏悄悄的和兩個公人說：「也難得這個梢公！救了我們三個性命，又與他分說！不要忘了他恩德！却不是幸得這隻船來渡了我們！」

却說那梢公搖開船去，離得江岸遠了。三個人在艙裏望岸上時，火把也自去蘆葦中明亮。宋江道：『慚愧！正是好人相逢，惡人遠離，且得脫了這場災難！』只見那梢公搖着櫓，口裏唱起湖州歌來；唱道：——

『老爺生長在江邊，不愛交游只愛錢。

昨夜華光來趁我，臨行奪下一金磚！』

宋江和兩個公人聽了這首歌，都酥軟了。宋江又想道：『他是唱耍。』三個正在艙裏議論未了，只見那梢公放下櫓，說道：『你這個撮鳥！兩個公人平日最會詐害做私商的人，今日却撞在老爺手裏！你三個却是要喫「板刀麵」，却是喫「餛飩」？』宋江道：『家長，休要取笑。怎地喚做「板刀麵」？怎地是「餛飩」？』那梢公睜着眼，道：『老爺和你耍甚鳥！若還要喫「板刀麵」時，俺有一把潑風也似快刀在這艙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個，都剝你三個人下水去！你若耍喫「餛飩」時，你三個快脫了衣裳，都赤條條地跳下

江裏自死！」

宋江聽罷，扯定兩個公人，說道：「却是苦也！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單

行！」」那梢公喝道：「你三個好好商量，快回我話！」宋江答道：「梢公不

知，我們也是沒奈何，犯下了罪迭配江州的人。你如何可憐見，饒了我三個！」

那梢公喝道：「你說甚麼閒話！饒你三個？我半個也不饒你！——老爺喚作有

名的狗臉張爺爺！來也不認得爺，去也不認得娘！你便都閉了鳥嘴，快下水裏

去！」

宋江又求告道：「我們都把包裹內金銀財帛衣服等項，盡數與你。只饒了我

三人性命！」那梢公便去艙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來，大喝道：「你三個要

怎地？」宋江仰天歎道：「爲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責，連累了你兩

個！」那兩個公人也扯着宋江，道：「押司！罷！罷！我們三個一處死

休！」那梢公又喝道：「你三個好好快脫了衣裳，跳下江去！跳便跳！不跳

時，老爺便剝下水裏去！」

宋江和那兩個公人抱做一塊，望着江裏。只見江面上唧唧啞啞櫓聲響。梢公回頭看時，一隻快船，飛也似從上水頭急溜下來；船上有三個人：一條大漢手裏橫着托叉，立在船頭上；梢頭兩個後生搖着兩把快櫓。星光之下，早到面前。

那船頭上橫叉的大漢便喝道：『前面是甚麼梢公，敢在常港行事？』船裏貨

物，見者有分！」這船梢公回頭看了，慌忙應道：『原來却是李大哥！我只道

是誰來！大哥，又去做買賣？只是不曾帶挈兄弟。』大漢道：『張家兄弟，

你在這裏又弄這一手！船裏甚麼行貨？有些油水麼？』梢公答道：『教你得

知好笑：我這幾日沒道路，又賂輸了，沒一文；正在沙灘上悶坐，岸上一夥人趕着

三頭行貨來我船裏，却是兩個鳥公人，解一個黑矮囚徒，正不知是那裏人。他說

道，迭配江州來的，却又項上不帶行枷。趕來的岸上一夥人却是鎮上穆家哥兒兩

個，定要討他。我見有些油水喫，我不還他。』船上那大漢道：『咄！莫

不是我哥哥宋公明？」

宋江聽得聲音厮熟，便艙裏叫道：「船上好漢是誰？救宋江則個！」那大漢失驚道：「真個是我哥哥！早不做出來！」

宋江鑽出船上看時，星光明亮，那船頭上立的大漢正是混江龍李俊；背後船梢上兩個搖櫓的：一個是出洞蛟童威，一個翻江蜃童猛。

這李俊聽得是宋公明，便跳過船來，口裏叫苦道：「哥哥驚恐？若是小弟來得遲了些個，誤了仁兄性命！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棹船出來江裏趕些私鹽，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難！」

那梢公呆了半晌，做聲不得，方纔問道：「李大哥，這黑漢便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李俊道：「可知是哩！」那梢公便拜道：「我那爺！你何不早通個大名，省得着我做出歹事來，爭些兒傷了仁兄！」宋江問李俊道：「這個好漢是誰？請問高姓？」李俊道：「哥哥不知。這個好漢却是小弟結義的兄弟，

姓張，是小孤山下人氏，單名橫字，綽號船火兒，專在此潯陽江做這件穩善的道路。」

宋江和兩個公人都笑起來。當時兩隻船並着搖奔灘邊來，纜了船，艙裏扶宋江和兩個公人上岸。李俊又與張橫說道：「兄弟，我嘗和你說：天下義士，只除非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今日你可仔細認着。」張橫敲開火石，點起燈來，照着宋江，撲翻身又在沙灘上拜，道：「望哥哥恕兄弟罪過！」

張橫拜罷，問道：「義士哥哥，爲何事配來此間？」李俊把宋江犯罪的事說了，今來迭配江州。張橫聽了，說道：「好教哥哥得知，小弟一母所生的親弟兄兩個：長的便是小弟；我有個兄弟，却又了得：渾身雪練也似一身白肉，沒得四五十里水面，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水裏行一似一根白條，更兼一身好武藝，因此，人起他一個異名，喚做浪裏白條張順。當初我弟兄兩個只在揚子江邊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宋江道：「願聞則個。」張橫道：「我弟兄兩個，但賭輸了

時，我便先駕一隻船，渡在江邊靜處做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貪省貫白錢的，又要快，便來下我船。等船裏都坐滿了，却教兄弟張順，也扮做單身客人，背着一個大包，也來趁船。我把船搖到半江裏，歇了櫓，拋了錨，插一把板刀，却討船錢。本合五百足錢一個人，我便定要他三貫。却先問兄弟討起，教他假意不肯還我。我便把他來起手，一手揪住他頭，一手提定腰膀，撲通地攬下江裏，排頭兒定要三貫。一個個都驚得呆了，把出來不迭。都斂得足了，却送他到僻靜處上岸。我那兄弟自從水底下走過對岸，等沒了人，却與兄弟分錢去賭。那時我兩個只靠這道路過日。」宋江道：「可知江邊多有主顧來尋你私渡。」李俊等都笑起來。

張橫又道：「如今我弟兄兩個都改了業：我便只在這潯陽江裏做些私商；兄弟張順，他却如今自在江州做賣魚牙子。如今哥哥去時，小弟寄一封書去，——只是不識字，寫不得。」李俊道：「我們去村裏央個門館先生來寫。」留下童威

童猛看船。

三個人跟了李俊張橫，提了燈，投村裏來。走不過半里路，看見火把還在岸上明亮。張橫說道：『他弟兄兩個還未歸去！』李俊道：『你說兀誰弟兄兩個？』張橫道：『便是鎮上那穆家哥兒兩個。』李俊道：『一發叫他兩個來拜了哥哥。』宋江連忙說道：『使不得！他兩個趕着要捉我！』李俊道：『仁兄放心。他兄弟不知是哥哥。他亦是我們一路人。』

李俊用手一招，唵哨了一聲，只見火把人伴都飛奔將來。看見李俊張橫都恭奉着宋江做一處說話，那弟兄二人大驚道：『二位大哥如何與這三人厮熟？』李俊大笑道：『你道他是兀誰？』那二人道：『便是不認得。只見他在鎮上出銀兩賞那使鎗棒的，滅俺鎮上威風，正待要捉他！』李俊道：『他便是我日常和你們說的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公明哥哥！你兩個還不快拜！』

那弟兄兩個撇了朴刀，撲翻身便拜，道：『聞名久矣！不期今日方得相會！』

却纔甚是冒瀆，犯傷了哥哥，望乞憐憫恕罪！」宋江扶起二人，道：「壯士，願求大名？」李俊便道：「這弟兄兩個富戶是此間人。姓穆，名弘，綽號沒遮

攔。兄弟穆春，喚做小遮攔。是揭陽鎮上一霸。我這裏有「三霸」，哥哥不知，一發說與哥哥知道。揭陽嶺上嶺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揭陽鎮上是他弟兄兩個一霸；潯陽江邊做私商的却是張橫張順兩個一霸；以此謂之「三霸」。」

宋江答道：「我們如何省得！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望乞放還了薛永！」穆弘笑道：「便是使鎗棒的那厮？哥哥放心。」——隨即便教兄弟穆春——「去取來還哥哥。我們且請仁兄到敝莊伏禮請罪。」李俊說道：「最好，最好；便到你莊上去。」

穆弘叫莊客着兩個去看了船隻，就請童威童猛一同都到莊上去相會；一面又着人去莊上報知，置辦酒食，殺羊宰豬，整理筵宴。一行衆人等了童威童猛，一同取路投莊上來。却好五更天氣，都到莊裏，請出穆太公來相見了，就草堂上分賓

主坐下。宋江與穆太公對坐。說話未久，天色明朗，穆春已取到病大蟲薛永進來，一處相會了。穆弘安排筵席，管待宋江等衆位飲宴。至晚，都留在莊上歇宿。

次日，宋江要行，穆弘那裏肯放，把衆人都留莊上，陪侍宋江去鎮上閒蕪，觀看揭陽市村景致。又住了三日，宋江怕違了限次，堅意要行。穆弘并衆人苦留不住，當日做個送路筵席。次日早起來，宋江作別穆太公并衆位好漢；臨行，分付薛永：『且在穆弘處住幾時，却來江州，再得相會。』

穆弘道：『哥哥但請放心，我這裏自看顧他。』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齎發兩個公人些銀兩。臨動身，張橫在穆弘莊上央人修了一封家書，央宋江付與張順。當時宋江收放包裹內了。一行人都送到潯陽江邊。穆弘叫隻船來，取過先頭行李下船。衆人都在江邊，安排行枷，取酒食上船餞行。當下衆人灑淚而別。季俊，張橫，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一行人各自回家，不在話

下。

只說宋江自和兩個公人下船，投江州來。這梢公非比前番：使着一帆風篷，早送到江州上岸。宋江方纔帶上行枷。兩個公人取出文書，挑了行李，直至江州府前來，正值府尹陞廳。

原來那江州知府，姓蔡，雙名得章，是當朝蔡太師蔡京的第九個兒子；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那人爲官貪濫，作事驕奢。爲這江州是錢糧浩大的去處，抑且人廣物盈，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個知府。

當時兩個公人當廳下了公文，押宋江投廳下。蔡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便問道：『你爲何枷上沒了本州的封皮？』兩個公人告道：『於路上春雨淋漓，却被水濕壞了。』知府道：『快寫個帖來，便送下城外牢城營裏去。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

這兩個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營內交割。當時江州府公人齎了文帖，監押宋江并同公人出州衙前，來酒店裏買酒。宋江取三兩來饌子與了江州府公人，當討了收管，將宋江押送單身房裏聽候。那公人先去對管營差撥處替宋江說了方便，交割討了收管，自回江州府去了。這兩個公人也交還了宋江包裹，行李，千酬萬謝相辭了入城來。兩個自說道：『我們雖是喫了驚恐，却賺得許多銀兩。』自到州衙府裏伺候，討了回文，兩個取路往濟州去了。

話裏只說宋江又自央浼人請差撥到單身房裏，送了十兩銀子與他；管營處又自加倍送十兩并人事；營裏管事的人并使喚的軍健人等都送些銀兩與他們買茶喫；因此，無一個不歡喜宋江。少刻，引到點視廳前，除了行枷，參見管營。爲得了賄賂，在廳上說道：『這個新配到犯人宋江聽着：先朝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但凡新入流配的人須先打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捉去背起來！』宋江告道：

「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時症，至今未曾痊可。」管營道：「這漢端的像有病的；不見他面黃肌瘦，有些病症？且與他權寄下這頓棒。此人既是縣吏出身，着他本營抄事房做個抄事。」就時立了文案，便教發去抄事。

宋江謝了，去單身房取了行李，到抄事房安頓了。衆囚徒見宋江有面目，都買酒來慶賀。次日，宋江置備酒食與衆人回禮；不時間又請差撥牌頭遞杯，管營處常送禮物與他。宋江身邊有的是金銀財帛，單把來結識他們；住了半月之間，滿營裏沒一個不歡喜他。

自古道：『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宋江一日與差撥在抄事房喫酒，那差撥說與宋江道：『賢兄，我前日和你說的那個節級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今已一句之上上了。他明日下來時，須不好看。』宋江道：『這個不妨。那人要錢不與他；若是差撥哥哥，但要時，只顧問宋江取不妨。那節級要時，一文也沒！等他下來，宋江自有話說。』差撥道：『押司，那人好生利

害，更兼手脚了得！倘或有些言語高低，喫了他些羞辱，却道我不與你通知。」
宋江道：「兄長繇他。但請放心，小可自有措置。敢是送些與他，也不見得；他有個不敢要我的，也不見得。」

正恁的說未了，只見牌頭來報道：「節級下在這裏了。正在廳上大發作，罵道：『新到配軍如何不送常例錢與我！』」差撥道：「我說是麼？那人自來，連我們都怪。」
宋江笑道：「差撥哥哥休罪，不及陪侍，改日再得作杯。小可且去和他說話。」差撥也起身道：「我們不要見他。」

宋江別了差撥，離了抄事房，自來點視廳上，見這節級。不是宋江來和這人厮見，有分教：江州城裏，翻爲虎窟狼窩；十字街頭，變作屍山血海。直教：

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

畢竟宋江來與這個節級怎麼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沒遮欄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夜開潯陽江

第三十七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鬪浪裏白條

話說當時宋江別了差撥，出抄事房來，到點視廳上看時，見那節級掇條凳子坐在廳前，高聲喝道：「那個是新配到囚徒？」牌頭指着宋江道：「這個便是。」那節級便罵道：「你這黑矮殺才，倚仗誰的勢，要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願。」你如何逼取人財？好小哉相！」兩邊看的人聽了，倒捏兩把汗。那人大怒，喝罵：「賊配軍！安敢如此無禮，顛倒說我小哉！那兜馱的，與我背起來！且打這厮一百訊棍！」

兩邊營裏衆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見說要打他，一閃都走了，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那人見衆人都散了，肚裏越怒；拿起訊棒，便奔來打宋江。宋江說道：

「節級，你要打我，我得何罪？」那人大喝道：「你這賊配軍，是我手裏行貨！

輕咳嗽便是罪過！」宋江道：「你便尋我過失，也不到得該死。」那人怒道：

「你說不該死！我要結果你也不難，只似打殺一個蒼蠅！」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錢便該死時，結識梁山泊吳學究的却該怎地？」

那人聽了這話，慌忙丟了手中訊棍，便問道：「你說甚麼？」宋江道：「我自說那結識軍師吳學究的，你問我怎地？」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問道：「你正是誰？那裏得這話來？」宋江笑道：「小可便是山東鄆城縣宋江。」

那人聽了，大驚，連忙作揖，說道：「原來兄長正是及時雨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掛齒。」那人便道：「兄長，此間不是說話處，未敢下拜。同往城裏叙懷，請兄長便行。」宋江道：「好，節級少待，容宋江鎖了房門便來。」

宋江慌忙到房裏取了吳用的書，自帶了銀兩，出來鎖上房門，分付牌頭看管，便和那人離了牢城營裏，奔入江州城裏來，去一個臨街酒肆中樓上坐下。那人問道：『兄長何處見吳學究來？』

宋江懷中取出書來，遞與那人。那人拆開封皮，從頭讀了，藏在袖內，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適間言語衝撞，休怪，休怪。』那人

道：『小弟只聽得說：「有個姓宋的發下牢城營裏來。」往常時，但是發來的配軍，常例送銀五兩。今番已經十數日，不見送來。今日是個閒暇日頭，因此下來取討。不想却是仁兄。恰纔在營內，甚是言語冒瀆了哥哥，萬望恕罪！』

宋江道：『差撥亦會常對小可說起大名。宋江有心要拜識尊顏，却不知足下住處，又無因入城，特地只等尊兄下來，要與足下相會一面，以此耽誤日久。不是爲這五兩銀子不捨得送來；只想尊兄必是自來，故意延挨。今日幸得相見，以慰平生之願。』

說話的，那人是誰？便是吳學究所薦的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那時，故宋時，金陵一路節級都稱呼做『家長』；湖南一路節級都稱呼做『院長』。原來這戴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但出路時，齋書飛報緊急軍情事，把兩個甲馬拴在兩隻腿上，作起『神行法』來，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稱做神行太保戴宗。

當下戴院長與宋公明說罷了來情去意。戴宗宋江俱各大喜。兩個坐在閣子裏，叫那賣酒的過來，安排酒菓備饌菜蔬來，就酒樓上兩個飲酒。宋江訴說一路上遇見許多好漢，衆人相會的事務。戴宗也傾心吐膽，把和這吳學究相交來往的事告訴了一遍。

兩個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纔飲得兩三杯酒，只聽樓下喧鬧起來。過賣連忙走入閣子來對戴宗說道：『這個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沒奈何，煩院長去解拆則個。』戴宗問道：『在樓下作鬧的是誰？』過賣道：『便是時常同院長走

的那個喚做鐵牛李大哥，在底下尋主人家借錢。」戴宗笑道：「又是這厮在下面無禮。我只道是甚麼人。——兄長少坐，我去叫了這厮上來。」

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時，引着一個黑凜凜大漢上樓來。宋江看見，喫了一驚，便問道：「院長，這大哥是誰？」戴宗道：「這個是小弟身邊牢裏一個小牢子，姓李，名逵。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個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逵。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鐵牛。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還鄉。為他酒性不好，人多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又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裏勾當。」

李逵看着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戴宗對宋江笑道：「押司，你看這厮恁麼癡鹵！全不識些體面！」李逵道：「我問大哥，怎地是癡鹵？」戴宗道：「兄弟，你便請問「這位官人是誰」便好。你倒却說「這黑漢子是誰」，這不是癡鹵却是甚麼？我且與你說知：這位仁兄便是閒常你要去投奔

他的義士哥哥。」

李逵道：「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喚，全不識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幾時！」李逵道：「若真個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閒人，我却拜甚鳥！節級哥哥，不要賺我拜了，你却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東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爺！你何不早說些個，也教鐵牛歡喜！」撲翻身軀便拜。

宋江連忙答禮，說道：「壯士大哥請坐。」戴宗道：「兄弟，你便來我身邊坐了喫酒。」李逵道：「不耐煩小盞喫，換個大碗來篩！」

宋江便問道：「却纔大哥爲何在樓下發怒？」李逵道：「我有一錠大銀，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却問這主人家那借十兩銀子去贖那大銀出來便還他，自要些使用。」叵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却待要和那厮放對，打得他家粉碎，却被大哥叫了我上來。」宋江道：「只用十兩銀子去取？再要利錢麼？」李逵道：

『利錢已有在這裏了，只要十兩本錢去討。』

木江聽罷，便去身邊取出一個十兩銀子，把與李逵，說道：『大哥，你將去贖來用度。』戴宗要阻當時，宋江已把出來了。李逵接得銀子，便道：『却是好也！兩位哥哥只在這裏等我一等。贖了銀子，便來送還；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喫碗酒。』宋江道：『且坐一坐，喫幾碗了去。』李逵道：『我去了便來。』推開籬子，下樓去了。

戴宗道：『兄長，休借這銀與他便好。却纔小弟正欲要阻，兄長已把在他手裏了。』宋江道：『却是爲何？』戴宗道：『這厮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他却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兄長喫他賺漏了這個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贏得時，便有得送來還哥哥；若是輸了時，那討這十兩銀來還兄長？戴宗面上須不好看。』

宋江笑道：『尊兄何必見外。些須銀子，何足掛齒。』

繇他去賭輸了罷。

我看這人倒是個忠直漢子。」

戴宗道：「這厮本事自有，只是心膽大不好。」

在江州牢裏，但喫醉了時，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強的牢子。我也被他連累

得苦。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漢，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

宋江道：「俺們

再飲兩杯，却去城外閒翫一遭。」

戴宗道：「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長去看江景則

個。」

宋江道：「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如此最好。」

且不說兩個再飲酒。只說李逵得了這個銀子，尋思道：「難得！宋江哥哥

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兩銀子。果然仗義疎財，名不虛傳！如今來到這

裏，却恨我這幾日賭輸了，沒一文做好漢請他。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且將去賭

一賭。儻或贏得幾貫錢來，請他一請，也好看。……」

當時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張乙賭房裏來，便去場上，將這十兩銀子撒在地下，

叫道：「把頭錢過來我博！」

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直，便道：「大哥且歇。」

這一博下來便是你博。」李逵道：「我要先賭這一博！」小張乙道：「你便傍猜也好。」李逵道：「我不傍猜！只要博這一博！五兩銀子做一注！」

有那一般賭的却待一博，被李逵劈手奪過頭錢來，便叫道：「我博兀誰？」小張乙道：「便博我五兩銀子。」

李逵叫聲「快！」肫膈地博一個「叉」。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李逵叫道：「我的銀子是十兩！」小張乙道：「你再博我五兩；「快」，便還了你這錠銀子。」

李逵又拿起頭錢叫聲「快！」肫膈的又博個「叉」。小張乙笑道：「我教你休搶頭錢，且歇一博，不聽我口，如今一連博上兩個「叉」！」李逵道：「我這銀子是別人的！」小張乙道：「遮莫是誰的也不濟事了！你既輸了，却說甚麼？」李逵道：「沒奈何，且借我一借，明日便送來還你。」小張乙道：「說甚麼閒話！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你明明地輸了，如何倒來革爭？」

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口裏喝道：『你們還我也不還？』小張乙道：『李大哥，你開常最賭得直，今日如何恁麼沒出豁？』

李逵也不答應他，便就地下擄了銀子；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都擄在布衫兜裏，睜起雙眼，就道：『老爺開常賭直，今日權且不直一遍！』小張乙急待向前奪時，被李逵一指一交。十二三個賭博的一齊上，要奪那銀子，被李逵指東打西，指南打北。

李逵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便出到門前。把門的問道：『大哥，那裏去？』被李逵提在一邊，一脚踢開了門，便走。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都只在門前叫道：『李大哥！你恁地沒道理，都搶了我們衆人的銀子去！』只在門前叫喊，沒一個敢近前來討。

李逵正走之時，聽得背後一人趕上來，扳住肩臂，喝道：『你這厮如何却搶擄別人財物？』李逵口裏應道：『干你鳥事！』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戴宗，背後

立着宋江。李逵見了，惶恐滿面，便道：「哥哥休怪！鐵牛閒常只是賭直；今日不想輸了哥哥銀子，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喉急了，時下做出這些不直來。」宋江聽了，大笑道：「賢弟，但要銀子使用，只顧來問我討。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快把來還他。」

李逵只得從布衫兜裏取出來，都遞在宋江手裏。宋江便叫過小張乙前來，都

付與他。小張乙接過來，說道：「二位官人在上，小人只拿了自己的。這十兩

原銀雖是李大哥兩博輸與小人，如今小人情願不要他的，省得記了冤讎。」宋江

道：「你只顧將去，不要記懷。」小張乙那裏肯。宋江便道：「他不曾打傷了

你們麼？」小張乙道：「討頭的，拾錢的，和那把門的，都被他打倒在裏面。」

宋江道：「既是恁的，就與他衆人做將息錢。兄弟自不敢來了，我自着他去。」

小張乙收了銀子，拜謝了回去。宋江道：「我們和李大哥喫三杯去。」戴

宗道：「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館，是唐朝白樂天古跡。我們去亭上酌三杯，就

觀江景則個。」宋江道：「可於城中買些餽饌之物將去。」戴宗道：「不用；如今那亭上有人在裏面賣酒。」宋江道：「恁地時，却好。」

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到得亭子上看時，一邊靠着潯陽江，一邊是店主

人家房屋。琵琶亭上有十來副座頭。戴宗便揀一副乾淨座頭，讓宋江坐了頭

位，戴宗坐在對席，肩下便是李逵。三個坐定，便叫酒保鋪下菜蔬菓品海鮮按酒

之類。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開了泥頭。

李逵便道：「酒把大碗來篩，不耐煩小盞價喫！」戴宗喝道：「兄弟好村！你

不要做聲，只顧喫酒便了！」宋江分付酒保道：「我兩個面前放兩隻盞子。這

位大哥面前放個大碗。」

酒保應了下去，取隻碗來放在李逵面前；一面篩酒，一面鋪下餽饌。李逵笑

道：「真個好個宋哥哥！人說不差了！便知做兄弟的性格。結拜得這位哥哥

也不枉了！」

酒保斟酒，連篩了五七遍。宋江因見了這兩個人，心中歡喜，喫了幾杯，忽然心裏想要魚辣湯喫，便問戴宗道：「這裏有好鮮魚麼？」戴宗笑道：「兄長，你不見滿江都是漁船？此間正是魚米之鄉，如何沒有鮮魚。」宋江道：「得些辣魚湯醒酒最好。」

戴宗便喚酒保，教造二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頃刻造了湯來。宋江看見，道：「『美食不如美器』。雖是個酒肆之中，端的好整齊器皿！」拿起筯來，相勸戴宗李逵喫，自己也喫了些魚，呷幾口湯汁。李逵並不使筯，便把手去碗裏撈起魚來，和骨頭都嚼喫了。宋江一頭忍笑不住，呷了兩口汁，便放下筯不喫了。戴宗道：「兄長，一定這魚醜了，不中仁兄喫。」宋江道：「便是不才酒後只愛口鮮魚湯喫，這個魚真是不甚好。」戴宗應道：「便是小弟也喫不得；是醜的，不中喫。」李逵嚼了自碗裏魚便道：「兩位哥哥都不喫，我替你們喫了。」便伸手去宋江碗裏撈將過來喫了，又去戴宗碗裏也撈過來喫了，滴滴點點，淋一桌

子汁水。

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頭都嚼喫了，便叫酒保來，分付道：『我這大哥想是肚饑。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喫，少刻一發算錢還你。』酒保道：『小人這裏只賣羊肉，却沒牛肉。要肥羊儘有。』

李逵聽了，便把魚汁劈臉潑將去，淋那酒保一身。

戴宗喝道：『你又做甚

麼！』李逵應道：『叵耐這厮無禮，欺負我只喫牛肉，不賣羊肉與我喫！』酒

保道：『小人問一聲，也不多話。』宋江道：『你去只顧切來，我自還錢。』

酒保忍氣吞聲，去切了三斤羊肉，做一盤將來放桌子上。李逵見了，也不便

問，大把價擡來只顧喫；撚指間，把這三斤羊肉都喫了。宋江看了道：『壯哉！

真好漢也！』李逵道：『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喫肉不强似喫魚？』

戴宗叫酒保來問道：『却纔魚湯，家生甚是整齊，魚却醃了不中喫；別有甚好鮮魚時，另造些辣湯來，與我這位官人醒酒。』酒保笑道：『不敢瞞院長說，這

魚端的是昨晚的。今日的活魚還在船內，等魚牙主人不來，未曾敢賣動，因此未有好鮮魚。」李逵跳起來道：「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喫！」戴宗道：「你休去！只央酒保去回幾尾來便了。」李逵道：「船上打魚的不敢不與我。直得甚麼！」

戴宗攔當不住，李逵一直去了。戴宗對宋江說道：「兄長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全沒些個體面，羞辱殺人！」宋江道：「他生性是恁的，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實不假。」兩個自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樂。

却說李逵走到江邊看時，見那漁船一字排着，約有八九十隻，都纜繫在綠楊樹下；船上漁人，有斜枕着船梢睡的，有在船頭上結網的，也有在水裏洗浴的。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一輪紅日將及沉西，不見主人來開船賣魚。李逵走到船邊，喝一聲道：「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那漁人應道：「我們等不見漁牙

主人來，不敢開艙。你看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李逵道：「等甚麼鳥主人！先把兩尾魚來與我！」那漁人又答道：「紙也未會燒，如何敢開艙！那裏先拿魚與你？」

李逵見他衆人不肯拿魚，便跳上一隻船去。漁人那裏攔當得住。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只顧便把竹笆籠來拔。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李逵伸手去艙板底下一絞摸時，那裏有一個魚在裏面。原來那大江裏漁船，船尾開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養着活魚；却把竹笆籠攔住，以此船艙裏活水往來，養放活魚；因此，江州有好鮮魚。這李逵不省得，倒先把竹笆籠提起了，將那一艙活魚都走了。

李逵又跳過那邊船上去拔那竹籠。那七八十漁人都奔上船，把竹篙來打李逵。李逵大怒，焦躁起來，便脫下布衫，裏面單繫着一條碁子布手巾兒；見那亂竹篙打來，兩隻手一架，早搶了五六條在手裏，一似扭葱般都扭斷了。漁人看

見，盡喫一驚，却都去解了纜，把船撐開去了。李逵忿怒，赤條條地，拿了截折竹篙，上岸來趕打行販，都亂紛紛地挑了擔走。

正熱鬧裏，只見一個人從小路裏走出來。衆人看見，叫道：『主人來了！』

這黑大漢在此搶魚，都趕散了漁船！』那人道：『甚麼黑大漢，敢如此無禮？』衆人把手指道：『那厮兀自在岸邊尋人厮打！』那人搶將過去，喝道：『你這厮喫了豹子心，大蟲膽，也不敢來攪亂老爺的道路！』

李逵看那人時，六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紀，三柳掩口黑髯，頭上裹頂青紗萬字巾，掩映着穿心紅一點髻兒，上穿一領白布衫，腰繫一條絹搭膊，下面青白鼻脚多耳麻鞋，手裏提條行秤。

那人正來賣魚，見了李逵在那裏橫七豎八打人，便把秤遞與行販接了，趕上前來，大喝道：『你這厮要打誰！』李逵不回話，輪過竹篙，却望那人便打。那人搶入去，早奪了竹篙。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那人便奔他下三面，要跌

李逵，怎敵得李逵的牛般氣力，直搶將開去，不能設攔身。那人便望肋下擡得幾拳。李逵那裏着在意裏。那人又飛起腳來踢，被李逵直把頭按將下去，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去那人脊梁上擂鼓也似打。那人怎生掙扎。

李逵正打哩，一個人在背後劈腰抱住，一個人便來幫住手，喝道：『使不得！』李逵回頭看時，却是宋江戴宗。李逵便放了手。那人略得脫身，

一道煙走了。戴宗埋冤李逵道：『我教你休來討魚，又在這裏和人厮打！儻或

一拳打死了人，你不去償命坐牢？』李逵應道：『我怕我連累你？我自打死了

一個，我自去承當！』宋江便道：『兄弟，休要論口，拿了布衫，且去喫酒。』

李逵向那柳樹根頭拾起布衫，搭在胳膊上，跟了宋江戴宗便走。行不得十數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罵道：『黑殺才！今番要和你見個輸贏！』

李逵回轉頭來看時，便是那人脫得赤條條地，鬮扎起一條水棍兒，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頭上除了巾幘，顯出那個穿心一點紅俏鬚兒來；在江邊，獨自一個把

竹篙撐着一隻漁船，趕將來，口裏大罵道：『千刀萬剮的黑殺才！老爺怕你的不算好漢！走的不是好漢子！』

李逵聽了大怒，吼了一聲，撇了布衫，搶轉身來。那人便把船略攏來，在岸邊，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口裏大罵着。李逵也罵道：『好漢便上岸來！』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擗；撩撥得李逵火起，托地跳在船上。

說時遲，那時快；那人只要誘得李逵上船，便把竹篙望岸邊一點，雙脚一蹬，那隻漁船，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

李逵雖然也識得水，苦不甚高，當時慌了手脚。那人更不叫罵，撇了竹篙，叫聲『你來！今番和你定要見個輸贏！』便把李逵胳膊拿住，口裏說道：『且不和你厮打，先教你喫些水！』兩隻脚把船只一掙，船底朝天，英雄落水。兩個好漢撲通地都翻筋斗撞下江裏去。

宋江戴宗急趕至岸邊，那隻船已翻在江裏。兩個只在岸上叫苦。江岸邊早

擁上三五百人在柳陰底下看；都道：『這黑大漢今番却着道兒！便扎掙得性命，也喫了一肚皮水！』

宋江戴宗在岸邊看時，只見江面開處，那人把李逵提將起來，又湔將下去；兩個正在江心裏面，清波碧浪中間；一個顯渾身黑肉，一個露遍體霜膚；兩個打做一團，絞做一塊。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沒一個不喝采。

當時宋江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裏揪住，浸得眼白，又提起來，又納下去，老大喫虧，便叫戴宗央人去救。戴宗問衆人道：『這白大漢是誰？』有認得的說道：『這個好漢便是本處賣魚主人，喚做張順。』宋江聽得，猛省道：『莫不是綽號浪裏白條的張順？』衆人道：『正是，正是。』宋江對戴宗說道：『我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在營裏。』

戴宗聽了，便向岸邊高聲叫道：『張二哥！不要動手！有你令兄張橫家書在此！這黑大漢是俺們兄弟，你且饒了他，上岸來說話！』

張順在江心裏，見是戴宗叫他，却也時常認得，便放了李逵，趕到岸邊，爬上岸來，看着戴宗，唱個喏，道：「院長，休怪小人無禮。」戴宗道：「足下可看我面，且去救了我這兄弟上來，却教你相會一個人。」

張順再跳下水裏，赴將開去。李逵正在江裏探頭探腦，假掙扎赴水。張順早趕到分際，帶住了李逵一隻手，自把兩條腿踏着水浪，如行平地；那水浸不過他肚皮，滲着臍下；擺了一隻手，直托李逵上岸來。江邊的人個個喝采。宋江看得呆了半晌。

張順李逵都到岸上。李逵喘做一團，口裏只吐白水。戴宗道：「且都請你們到琵琶亭上說話。」

張順討了布衫穿着，李逵也穿了布衫。四個人再到琵琶亭上來。戴宗便對張順道：「二哥，你認得我麼？」張順道：「小人自識得院長，只是無緣，不曾拜會。」戴宗指着李逵問張順道：「足下日常會認得他麼？」今日倒衝撞了

你。」張順道：「小人如何不認得李大哥，只是不會交手。」李逵道：「你也

渰得我殺了！」張順道：「你也打得我好了！」戴宗道：「你兩個今番做個至

交的弟兄。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識。」李逵道：「你路上休撞着我！」

張順道：「我在水裏等你便了！」

四人都笑起來。大家唱個無禮喏。戴宗指着宋江對張順道：「二哥，你會

認得這位兄長麼？」張順看了道：「小人却不認得。這裏亦不曾見。」李逵

跳起身來道：「這哥哥便是黑宋江！」張順道：「莫非是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

司？」戴宗道：「正是公明哥哥。」張順點頭便拜道：「久聞大名，不想今日

得會！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清德，扶危濟困，仗義疎財。」

宋江答道：「量小可何足道哉。前日來時，揭陽嶺下混江龍李俊家裏住了幾

日；後在潯陽江，因穆弘相會，得遇令兄張橫，修了一封家書，寄來與足下，放在

營內，不曾帶得來。今日便和戴院長并李大哥來這裏琵琶亭喫三杯，就觀江景。

宋江偶然酒後思量些鮮魚湯醒酒，怎當得他定要來討魚。我兩個阻他不住，只聽得江邊發喊熱鬧；叫酒保看時，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廝打。我兩個急急走來勸解，不想却與壯士相會。今日宋江一朝得遇三位豪傑，豈非天幸！且請同坐，再酌三杯。』再喚酒保重整杯盤，再備備饌。

張順道：『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喫，兄弟去取幾尾來。』宋江道：『最好。』李逵道：『我和你去討。』戴宗喝道：『又來了！你還喫得水不快活？』張順笑將起來，縮了李逵手，說道：『我今番和你去討魚，看別人怎地。』

兩個下琵琶亭來。到得江邊，張順略哨一聲，只見江上漁船都撐攏來到岸邊。張順問道：『那個船裏有金色鯉魚？』只見這個應道：『我船上來！』那個應道：『我船裏有！』

一霎時，却轆攏十數尾金色鯉魚來。張順選了四尾大的，折柳條穿了，先教李逵將來亭上整理。張順自點了行販，分付了小牙子把秤賣魚；張順却自來琵琶

亭上陪侍宋江。宋江謝道：『何須許多？但賜一尾便殺了。』張順答道：『些小微物，何足掛齒。兄長食不了時，將回行館做下飯。』兩個序齒坐了。李逵道自家年長，坐了第三位。張順坐第四位。再叫酒保討兩樽『玉壺春』上色酒來，并些海鮮按酒菜之類。張順分付酒保把一尾魚做辣湯；用酒蒸一尾，叫酒保切鱠。

四人飲酒中間，各叙胸中之事。正說得入耳，只見一個姑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紗衣，來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個萬福，頓開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賣弄胸中許多豪傑事務，却被他唱起來一攪，三個且都聽唱，打斷了他的話頭。李逵怒從心起，跳起身來，把兩個指頭去那姑娘額上一點。那姑娘大叫一聲，驀然倒地。衆人近前看時，只見那姑娘桃腮似土，檀口無言。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住四人，要去經官告理。正是：憐香惜玉無情緒，羨鶴焚琴惹是非。

畢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裏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話說當下李逵把指頭捺倒了那女娘，酒店主人攔住說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主人心慌，便叫酒保過賣都向前來救他，就地下把水噴撲。看看甦醒，扶將起來看時，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因此那女子暈昏倒了。救得醒來，千好萬好。

他的爹娘聽得說是黑旋風，先自驚得呆了半晌，那裏敢說一言。看那女子，已自說得話了。娘母取個手帕，自與他包了頭，收拾了釵鑽。宋江問道：「你

姓甚麼？那裏人家？」那老婦人道：「不瞞官人說，老身夫妻兩口兒姓宋，原是京師人。只有這個女兒，小字玉蓮。他爹自教得他幾個曲兒，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爲他性急，不看頭勢，不管官人說話，只顧便唱，今日這哥哥失手傷了女兒些個，終不成經官動詞，連累官人？」

宋江見他說得本分，便道：「你着甚人跟我到營裏，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將息女兒。日後嫁個良人，免在這裏賣唱。」那夫妻兩口兒便拜謝道：「怎敢指望許多。」宋江道：「我說一句是一句，并不會說謊。你便叫你老兒自跟我去討與他。」那夫妻二人拜謝道：「深感官人救濟！」

戴宗埋怨李逵道：「你這厮要便與人合口，又教哥哥壞了許多銀子！」李逵道：「只指頭略擦得一擦，他自倒了。不會見這般烏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

宋江等衆人都笑起來。張順便叫酒保去說：「這席酒錢，我自還他。」酒

保聽得道：『不妨，不妨。只顧去。』宋江那裏肯，便道：『兄弟，我勸二位來喫酒，倒要你還錢。』張順苦死要還，說道：『難得哥哥會面。仁兄在山東時，小弟弟兒兩個也兀自要來投奔哥哥。今日天幸得識尊顏，權表薄意，非足爲禮。』戴宗勸道：『宋兄長，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只得曲允。』宋江道：『既然兄弟還了，改日却另置杯復禮。』

張順大喜，就將了兩尾鯉魚，和戴宗李逵，帶了這個宋老兒，都送宋江離了琵琶亭，來到營裏。五個人都進抄事房裏坐下。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兩——與了宋老兒。那老兒拜謝了去，不在話下。

天色已晚，張順送了魚，宋江取出張橫書付與張順，相別去了。宋江又取出五十兩一錠付與李逵，道：『兄弟，你將去使用。』戴宗也自作別，和李逵趕入城去了。

只說宋江把一尾魚送與管營，留一尾自喫。宋江因見魚鮮，貪愛爽口，多喫了些，至夜四更，肚裏絞腸刮肚價疼，天明時，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暈倒了，睡在房中。宋江爲人最好，營裏衆人都來煮粥燒湯，看覷服侍他。

次日，張順因見宋江愛魚喫，又將得好金色大鯉魚兩尾送來，就謝宋江寄書之義；却見宋江破腹瀉倒在牀，衆囚徒都在房裏看視。張順見了，要請醫人調治。宋江道：『自貪口腹，喫了些鮮魚，壞了肚腹，你只與我贖一貼止瀉六和湯來喫，便好了。』叫張順把這兩尾魚，一尾送與王管營，一尾送與趙差撥。張順送了魚，就贖了一貼六和湯藥來與宋江了，自回去，不在話下。營內自有衆人煎藥伏侍。

次日，戴宗備了酒肉，李逵也跟了，逕來抄事房看望宋江。只見宋江暴病纔可，喫不得酒肉。兩個自在房面前喫了，直至日晚，相別去了，亦不在話下。

只說宋江自在營中將息了五七日，覺得身體沒事，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中去尋戴宗。又過了一日，不見他一個來。次日早膳罷，辰牌前後，揣了些銀子，鎖了房門，離了營裏，信步出街來，逕走入城，去州衙前左邊尋問戴院長家。有人說道：『他又無老小，只在城隍廟圍壁觀音菴裏歇。』

宋江聽了，直尋訪到那裏，已自鎖了門出去了。却又來尋問黑旋風李逵時，多人說道：『他是個沒頭神，又無家室，只在牢裏安身；沒地裏的巡簡，東邊歇兩日，西邊歪幾時；正不知他那裏是住處。』宋江又尋問賣魚牙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他自在城外村裏住。便是賣魚時，也只在城外江邊。只除非討賒錢入城來。』

宋江聽罷，只得出城來，直要問到那裏，獨自一個，悶悶不已，信步再出城外來，看見那一派江景非常，觀之不足。

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仰面看時，傍邊豎着一根望竿，懸掛着一個青布酒旆

子，上寫道：『潯陽江正庫』。雕檐外一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鄆城縣時，只聽得說江州好座潯陽樓，原來却在這裏。我雖獨自一個在此，不可錯過。何不且上樓去，自己看玩一遭？』

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兩面白粉牌，各有五個大字，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宋江便上樓來，去靠江占一座閣子裏坐了；凭欄舉目，喝采不已。酒保上樓來問道：『官人，還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要待兩位客人，未見來。你且先取一尊好酒，果品肉食，只顧賣來，——魚便不要。』

酒保聽了，便下樓去。少時，一托盤托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菜蔬時新菜品按酒；列幾盤肥羊，嫩雞，釀鵝，精肉，盡使朱紅盤碟。

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肴饌，濟楚器皿，端的是好個江州！我雖是犯罪遠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我那裏雖有幾座名山古迹，却

無此等景致。」獨自一個，一杯兩盞，倚欄暢飲，不覺沈醉；猛然驀上心來，思想道：『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句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裏！我家鄉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見！』不覺酒湧上來，潸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詞，便喚酒保，索借筆硯來，起身觀玩，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宋江尋思道：『何不就書於此？倘若他日身榮，再來經過，重視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苦。』乘着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便寫道：——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

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報冤讎，血染滄陽江口！』

宋江寫罷，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飲了數杯酒，不覺歡喜，自狂蕩起來，手舞足蹈，又拏起筆來，去那西江月後再寫下四句詩，道是：——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

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宋江寫罷詩，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鄆城宋江作。』寫罷，擲筆在桌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飲數杯酒，不覺沈醉，力不勝酒；便喚酒保計算了，取些銀子算還，多的都賞了酒保，拂袖下樓來，踉踉跄跄，取路回營裏來。開了房門，便倒在牀上，一覺直睡到五更。酒醒時全然不記得昨日在潯陽江樓上題詩一節。當日害酒，自在房裏睡臥，不在話下。

且說這江州對岸另有個城子，喚做無爲軍，却是個野去處。因有個開住通判，姓黃，雙名文炳。這人雖讀經書，却是阿諛諂佞之徒，心地褊窄，只要嫉賢

妬能，一勝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一專在鄉里害人。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每來浸潤他；時常過江來請訪知府，指望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也是宋江命運合當受苦，撞了這個對頭！

當日這黃文炳在私家閒坐，無可消遣，帶了兩個僕人，買了些時新禮物，自家一隻快船，渡過江來，逕去府裏探問蔡九知府，恰恨撞着府裏公宴，不敢進去；却再回船，正好那隻船，僕人已纜在潯陽樓下。黃文炳因見天氣暄熱，且去樓上開玩一回；信步入酒庫裏來，看了一遭，轉到酒樓上憑欄消遣，觀見壁上題詠甚多，也有做得好的，亦有歪談亂道的。黃文炳看了冷笑，正看到宋江題西江月詞并所吟四句詩，大驚道：『這個不是反詩！誰寫在此！』後面却書道『鄆城宋江作』五個大字。

黃文炳再讀道：『「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冷笑道：『這人自負不淺！』又讀道：『「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側着頭道：

「那厮也是個不依本分的人！」又讀道：「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又笑道：「也不是個高尚其志的人，看來只是個配軍。」又讀道：「他年若得報冤讎，血染潯陽江口！」搖頭道：「這厮報讎兀誰，却要在此間生事？量你是個配軍，做得甚用！」又讀詩道：「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一點頭道：「這兩句兀自可恕。」又讀道：「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伸着舌，搖着頭，道：「這厮無禮！他却要賽過黃巢，不謀反待怎地！」再讀了「鄆城宋江作」，想道：「我也多會聞這個名字，那人多管是個小吏。」便喚酒保來問道：「這兩篇詩詞端的是何人題下在此？」酒保道：「夜來一個人獨自喫了一瓶酒，寫在這裏。」黃文炳道：「約莫甚麼樣人？」酒保道：「面頰上有兩行金印，多管是牢城營裏人。生得黑矮肥胖。」黃文炳道：「是了。」就借筆硯，取幅紙來，鈔了藏在身邊，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

黃文炳下樓，自去船中歇了一夜。次日，飯後，僕人挑了盒仗，一逕又到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使人入去報復。多樣時，蔡九知府遣人出來，邀請在後堂。蔡九知府却出來與黃文炳叙罷寒溫。已畢，送了禮物，分賓坐下。黃文炳稟說道：『文炳夜來渡江，到府拜望，聞知公宴，不敢擅入。今日重復拜見恩相。』蔡九知府道：『通判乃是心腹之交，逕入來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

左右執事人獻茶。茶罷，黃文炳道：『相公在上，不敢拜問。不知近日尊府太師恩相曾使人來否？』知府道：『前日纔有書來。』黃文炳道：『不敢動問，京師近日有何新聞？』知府道：『家尊寫來書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夜觀天象，罡星照臨吳楚，敢有作耗之人。隨事體察勦除。」更兼街市小兒謠言四句道：「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因此，囑付下官，緊守地方。』

黃炳文尋思了半晌，笑道：「恩相，事非偶然也！」黃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詩，呈與知府，道：「不想却在此處！」

蔡九知府看了，道：「這是個反詩！通判那裏得來？」黃文炳道：「小生

夜來不敢進府，回至江邊，無可消遣，却去潯陽樓上避熱閒玩，觀看閒人吟咏，只見白粉壁上題下這篇。」知府道：「却是何等樣人寫下？」黃文炳回道：「相

公，上面明題着姓名，道是「鄆城宋江作」。」知府道：「這宋江却是甚麼

人？」黃文炳道：「他分明寫着「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眼見得只是

個配軍，——牢城營犯罪的囚徒。」知府道：「量這個配軍做得甚麼！」黃文

炳道：「相公！不可小覷了他！恰纔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書說小兒謠言，正應

在本人身上。」知府道：「何以見得？」黃文炳道：「「耗國因家木」，耗散

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個「木」字，明明是個「宋」字。第二句，「刀兵

點水工」，興起刀兵之人，「水」邊着個「工」字，明是個「江」字。這個人姓

宋，名江，又作下反詩，明是天數，萬民有福！」

知府又問道：「何謂「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黃文炳答道：「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數。「播亂在山東」，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方。這四句謠言已都應了。」知府又道：「不知此間有這個人麼？」黃文炳又回道：「因夜來問那酒保時，說道這人是前日寫下了去。這個不難：只取牢城營文冊一查，便見有無。」知府道：「通判高見極明。」便喚從人於庫內取過牢城營文冊簿來看。

當時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蔡九知府親自簡看，見後面果有五月間新配到囚徒一名，鄆城縣宋江。黃文炳看了，道：「正是應謠言的人，非同小可！如是遲緩，誠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獲，下在牢裏，却作商議。」知府道：「言之極當。」隨卽陞廳，叫喚兩院押牢節級過來。

廳下戴宗聲諾。知府道：「你與我帶了做公的人，快下牢城營裏捉拿潯陽樓

吟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來，不可時刻違悞！」戴宗聽罷，喫了一驚，心裏只得「苦，苦」；隨即出府來，點了衆節級牢子，都教「各去家裏取了各人器械，來我下處間壁城隍廟裏取齊。」

戴宗分付了。衆人各自歸家去。戴宗却自作起「神行法」，先來到牢城營裏，逕入抄事房，推開門，看時，宋江正在房裏。見是戴宗入來，慌忙迎接，便道：「我前日入城來，那裏不尋遍；因賢弟不在，獨自無聊，自去潯陽樓上飲了一瓶酒。這兩日迷迷不好，正在這裏害酒。」戴宗道：「哥哥！你前日却寫下甚言語在樓上？」宋江道：「醉後狂言，誰個記得。」戴宗道：「却纔知府喚我當廳發落，叫多帶從人拏捉潯陽樓上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正身赴官。兄弟喫了一驚，先去穩住衆做公的在城隍廟等候；如今我特先報你知。哥哥！却是怎地好？如何解救？」

宋江聽罷，搔首不知撻處，只叫得苦，「我今番必是死也！」戴宗道：「我

教仁兄一着解手，未知如何？如今小弟不敢耽擱，回去便和人來捉你。你可披亂頭髮，把屎尿潑在地上，就倒在裏面，詐作瘋魔。我和衆人來時，你便口裏胡言亂語，只做失心瘋，我便好自去替你回復知府。」宋江道：「感謝賢弟指教！萬望維持則個！」

戴宗慌忙別了宋江，回到城裏，逕來城隍廟，喚了衆做公的，一直奔入牢城營裏來，假意喝問：「那個是新配來的宋江？」牌頭引衆人到抄事房裏。只見宋江披散頭髮，倒在屎坑裏滾，見了戴宗和做公的人來，便說道：「你們是甚麼鳥人！」

戴宗假意大喝一聲：「捉拿這廝！」宋江白着眼，却亂打將來；口裏亂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領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與我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殺你這般鳥人！」衆做公的道：「原來是個失心瘋的漢子！我們拿他去何用？」戴宗道：「說得是。」

我們且去回話。要拿時，再來。」

衆人跟了戴宗，回到州衙裏。蔡九知府在廳上專等回話。戴宗和衆做公的

在廳下回復知府道：『原來這宋江是個失心瘋的人，屎尿穢污全不顧，口裏胡言亂語，渾身臭糞不可當；因此不敢拿來。』

蔡九知府正待要問緣故時，黃文炳早在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對知府道：『休信這話。本人做的詩詞，寫的筆跡，不是有瘋症的人。其中有詐。好歹只顧拿來。——便走不動，扛也扛將來。』蔡九知府道：『通判說得是。』便發落戴宗：『你們不揀恁地，只與我拿得來。』

戴宗領了鈞旨，只叫得苦；再將帶了衆人下牢城營裏來，對宋江道：『仁兄，事不諧矣！兄長只得去走一遭。』便把一個大竹籬扛了宋江，直擡到江州府裏當廳歇下。知府道：『拿過這厮來！』衆做公的把宋江押在階下。宋江那裏肯跪，睜着眼，見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問我！我是玉皇大帝

的女婿！ 丈人教我引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 閻羅大王做先鋒！ 五道將軍做合後！ 有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 你也快躲了！ 不時我教你們都死！」

蔡九知府看了，沒做理會處。 黃文炳對知府道：『且喚本營差撥并牌頭來，問這人來時有瘋，近日却纔瘋。 若是來時瘋，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纔瘋，必是詐瘋。』 知府道：『言之極當。』 便差人喚到管營差撥。 問他兩個時，那裏敢隱瞞，只得直說道：『這人來時不見有瘋病，敢只是近日舉發此症。』

知府聽了大怒，喚過牢子獄卒，把宋江捆翻，一連打上五十下；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開肉綻，鮮血淋漓。 戴宗看了，只叫得苦，又沒做道理救他處。

宋江初時也胡言亂語；次後喫拷打不過，只得招道：『自不合一時酒後誤寫反詩。 別無主意。』 蔡九知府明取了招狀，將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推放大牢裏收禁。

宋江喫打得兩腿走不動，當廳釘了，直押赴死囚牢裏來。却得戴宗一力維持，分付了衆小牢子，都教好覩此人。戴宗自安排飯食供給宋江，不在話下。

再說蔡九知府退廳，邀請黃文炳到後堂，再謝道：『若非通判高明遠見，下官險些兒被這厮瞞過了。』黃文炳又道：『相公在上，此事也不宜遲；只好急急修一封書，便差人星夜上京師，報與尊府恩相知道，顯得相公幹了這件國家大事。就一發稟道：若要活的，便着一輛陷車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於本處斬首號令，以除大害。便是今上得知，必喜。』

蔡九知府道：『通判所言有理；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書上就薦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陞授富貴城池，去享榮華。』黃文炳稱謝道：『小生終身皆依托門下，自當銜環背鞍之報。』

黃文炳就攛掇蔡九知府寫了家書，印上圖書。

黃文炳問道：『相公，差那個

心腹人去？」知府道：『本州自有個兩院節級，喚做戴宗，會使「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只來早便差此人徑往京師。只消旬日，可以往回。』黃文炳道：『若得如此之快，最好，最好。』蔡九知府就後堂置酒管待了黃文炳。次日，相辭知府，自回無爲軍去了。

且說蔡九知府安排兩封信籠，打點了金珠寶貝玩好之物，上面都貼了封皮；次日早辰，喚過戴宗到後堂，囑付道：『我有這般禮物，一封家書，要送上東京太師府裏去，慶賀我父親六月十五日生辰。日期將近，只有你能幹去得。你休辭辛苦，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遭。討了回書便轉來。我自重重的賞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已料着你神行的日期，專等你回報。切不可沿途耽擱，有誤事情。』

戴宗聽了，不敢不依，只得領了家書信籠，便拜辭了知府，挑回下處安頓了；

却來牢裏對宋江說道：『哥哥放心。知府差我上京師去，只旬日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裏使些見識，解救哥哥的事。每日飯食，我自付在李逵身上，委着他安排送來，不教有缺。仁兄且寬心守耐幾日。』宋江道：『望煩賢弟救宋江一命則個！』

戴宗喚過李逵，當面分付道：『你哥哥誤題了反詩，在這裏喫官司，未知如何。我如今又喫差往東京去，早晚便回。哥哥飯食，朝暮全靠着你看覷他則個。』李逵應道：『吟了反詩打甚麼鳥緊！萬千謀反的倒做了大官！你自放心東京去，牢裏誰敢奈何他！好便好！不好，我使老大斧頭砍他娘！』

戴宗臨行，又囑付道：『兄弟小心，不要貪酒，失悞了哥哥飲食。休得出去噎醉了，餓着哥哥。』李逵道：『哥哥，你自放心去。若是這等疑忌時，兄弟從今日就斷了酒，待你回來却開！早晚只在牢裏服侍宋江哥哥，有何不可！』

戴宗聽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發心，堅意守看哥哥，更好。』當日

作別自去了。李逵真個不喫酒，早晚只在牢裏服侍宋江，寸步不離。

不說李逵自看覬宋江。且說戴宗回到下處，換了腿絀護膝，八搭麻鞋，穿上杏黃衫，整了胳膊，腰裏插了宣牌，換了巾幘，便袋裏藏了書信盤纏，挑上兩個信籠，出到城外，身邊取出四個甲馬，去兩隻腿上，每隻各拴兩個，口裏念起『神行法』咒語來，頃刻離了江州。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馬，取數陌金紙燒送了，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來，喫了酒食，離了客店，又拴上四個甲馬，挑起信籠，放開脚步便行。端的是耳邊風雨之聲，脚不點地。路上略喫些素飯素點心又走。

看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起個五更，趕早涼行；拴上甲馬，挑上信籠又走。約行過了二三百里，已是巳牌時分，不見一個乾淨酒店。此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蒸得汗雨淋漓，滿身蒸濕，又怕中了暑氣。

正飢渴之際，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肆。戴宗然指間走到跟

前，看時，乾乾淨淨，有二十副座頭，盡是紅油桌凳，一帶都是檻窗。戴宗挑着

信籠，入到裏面，揀一副穩便座頭，歇下信籠，解下腰裏胳膊，脫下杏黃衫，噴口

水，晾在牕欄上。戴宗坐下。只見個酒保來問道：『上下，打幾角酒？要甚

麼肉食下酒？或豬羊牛肉。』戴宗道：『酒便不要多，與我做口飯來喫。』

酒保又道：『我這裏賣酒賣飯；又有饅頭，粉湯。』戴宗道：『我却不要葷腥。

有甚素湯下飯？』酒保道：『加料麻辣熇豆腐，如何？』戴宗道：『最好，最

好。』

酒保去不多時，熇一碗豆腐，放兩碟菜蔬，連篩三大碗酒來。戴宗正飢，又

渴，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喫了。却待討飯喫，只見天旋地轉，頭暈眼花，就凳邊便

倒。酒保叫道：『倒了！』只見店裏走出一個人來，便是梁山泊旱地忽律朱

貴，說道：『且把信籠將入去，先搜那厮身邊有甚東西。』便有兩個火家去他身

上搜看。只見便袋裏搜出一個紙包，包着一封書，取過來遞與朱頭領。朱貴拆開，却是一封家書；見封皮上面寫道：『平安家信，百拜奉上父親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謹封。』朱貴便拆開，從頭看去，見上面寫道：『見今拿得應謠言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牢一節，聽候施行。……』

朱貴看罷，驚得呆了，半晌做聲不得。火家正把戴宗扛起來，背入殺人作房裏去開剝，只見堯頭邊溜下搭膊，上掛着硃紅綠漆宣牌。朱貴拿起來看時，上面雕着銀字，道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朱貴看了，道：『且不要動手！我常聽得軍師說，這江州有個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愛相識，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書去害宋江？這一段書却又天幸撞在我手裏！』叫：『火家，且與我把解藥救醒他來，問個虛實緣絲。』

當時火家把水調了解藥，扶起來灌將下去。須臾之間，只見戴宗舒眉展眼，便爬起來。却見朱貴拆開家書在手裏，戴宗便喝道：『你是甚人？好大膽，却

把蒙汗藥麻翻了我！如今又把太師府書信擅開，拆毀了封皮，却該甚罪？」朱貴笑道：「這封烏書，打甚麼要緊！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札，俺這裏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的！」

戴宗聽了大驚，便問道：「好漢，你却是誰？願求大名。」朱貴答道：

「俺是梁山泊好漢旱地忽律朱貴。」戴宗道：「既是梁山泊頭領時，定然認得吳

學究先生？」朱貴道：「吳學究是俺大寨裏軍師，執掌兵權。足下如何認得

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愛相識。」朱貴道：「兄長莫非是軍師常說的江

州神行太保戴院長麼？」戴宗道：「小可便是。」

朱貴又問道：「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經過山寨，吳軍師曾寄一封書與足下，如今却緣何倒去害宋三郎性命？」戴宗道：「宋公明和我又是至愛兄弟。

他如今爲吟了反詩，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師尋門路救他。如何肯害他性

命！」朱貴道：「你不信，請看蔡九知府的來書。」

戴宗看了，自喫一驚；却把吳學究初寄的書與宋公明相會的話并宋江在潯陽樓醉後誤題反詩一事，備細說了一遍。朱貴道：「既然如此，請院長親到山寨裏與衆頭領商議良策，可救宋公明性命。」

朱貴慌忙叫備分例酒食，管待了戴宗；便向水亭上，覷着對港，放了一枝號箭。響箭到處，早有小喽囉搖過船來。朱貴便同戴宗帶了信籠下船，到金沙灘上岸，引至大寨。

吳用見報，連忙下關迎接；見了戴宗，叙禮道：「間別久矣！今日甚風吹得到此？且請到大寨裏來。」與衆頭領相見了。朱貴說起戴宗來的緣故，「如今宋公明見監在彼。」晁蓋聽得，慌忙請戴院長坐地，備問宋三郎喫官司爲甚麼事起。戴宗却把宋江吟反詩的事一一說了。

晁蓋聽了大驚，便要起請衆頭領，點了人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吳用諫道：「哥哥，不可造次。」江州離此間路遠，軍馬去時，誠恐因而惹

禍。「打草驚蛇」，倒送宋公明性命。此一件事，不可力敵，只可智取。吳用不才，略施小計，只在戴院長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

晁蓋道：「願聞軍師妙計。」吳學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却差院長送書上東京去，討太師回報，只這封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教院長回去。書上只說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便須密切差的當人員，解赴東京，問了詳細，定行處決示衆，斷絕重謠。」等他解來此間經過，我這裏自差人下山奪了。此計如何？」

晁蓋道：「倘若不從這裏過時，却不誤了大事？」公孫勝便道：「這個何難！我們自着人去遠近探聽，遮莫從那裏過，務要等着，好歹奪了。——只怕不能殺他解來。」

晁蓋道：「好却是好，只是沒人會寫蔡京筆跡。」吳學究道：「吳用已思量心裏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體。——蘇

黃米蔡，宋朝四絕。小生曾和濟州城裏一個秀才相識。那人姓蕭，名讓；因他會寫諸家字體，人都喚他做聖手書生；又會使鎗，弄棒，舞劍，輪刀。吳用知他寫得蔡京筆迹。不若央及戴院長就到他家，賺道泰安州嶽廟裏要寫道碑文，先送五十兩銀子在此，作安家之資，便要他來。隨後却使人賺了他老小上山，就教本人入夥，如何？」

晁蓋道：「書有他寫便好了，也須要使個圖書印記。」吳學究又道：「小生再有個相識，亦思量在肚裏了。這人也是中原一絕，見在濟州城裏居住。本身姓金，雙名大堅，開得好石碑文，剔得好圖書玉石印記，亦會鎗棒厮打。因爲他雕得好玉石，人都稱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兩銀去，就賺他來鐫碑文。到半路上，却也如此行便了。這兩個人山寨裏亦有用他處。」

晁蓋道：「妙哉！」當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了。次日，早飯罷，煩請戴院長打扮做太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子，拴上甲馬便下山；把船渡過

金沙灘上岸，拽開脚步，奔到濟州來。沒兩個時辰，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人指道：『只在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

戴宗徑到門首，咳嗽一聲，問道：『蕭先生有麼？』只見一個秀才從裏面出來，見了戴宗，却不認得，便問道：『太保何處？有甚見教？』

戴宗施禮罷，說道：『小可是泰安州嶽廟裏打供太保；今爲本廟重修五嶽樓，本州上戶要刻道碑文，特地教小可齋白銀五十兩作安家之資，請秀才便移尊步回到廟裏作文則個。選定了日期，不可遲滯。』蕭讓道：『小生只會作文及書冊，別無甚用。如要立碑，還用刻字匠作。』戴宗道：『小可再有五十兩白銀，就要請玉臂匠金大堅刻石。揀定了好日。萬望指引，尋了同行。』

蕭讓得了五十兩銀子，便和戴宗同來尋請金大堅。正行過文廟，只見蕭讓把手指道：『前面那個來的便是玉臂匠金大堅。』當下蕭讓喚住金大堅，教與戴宗相見，具說泰安州嶽廟裏重修五嶽樓，衆上戶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這太保特地

各齋五十兩銀子，來請我和你兩個去。」

金大堅見了銀子，心中歡喜。兩個邀請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杯，置些蔬食管待了。戴宗就付與金大堅五十兩銀子，作安家之資；又說道：「陰陽人已揀定了日期，請二位今日便煩動身。」蕭讓道：「天氣暄熱，今日便動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趕不上宿頭。只是來日起個五更，挨門出去。」金大堅道：「正是如此說。」

兩個都約定了來早起身，各自歸家收拾動身。蕭讓留戴宗在家宿歇。次日五更，金大堅持了包裹行頭，來和蕭讓戴宗三人同行。離了濟州城裏，行不過十里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來，不敢催逼；小可先去報知衆上戶來接二位。」拽開步數，爭先去了。

這兩個背着了包裹，自慢慢而行。看看走到未牌時候，約莫也走過了七八十里路，只見前面一聲唢哨響，山城坡下跳出一夥好漢，約有四五十人。當頭一個

好漢正是那清風山王矮虎，大喝一聲道：『你兩個是甚麼人？那裏去？——孩兒們！拿這廝！取心來喫酒！』蕭讓告道：『小人兩個是上泰安州刻石鐫文的；又沒一分財賦，止有幾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財賦衣服，只要你兩個聰明人的心肝做下酒！』

蕭讓和金大堅焦躁，倚仗各人胸中本事，便挺桿棒，徑奔王矮虎。王矮虎也挺朴刀來鬪。

三人各使手中器械，約戰了五七合，王矮虎轉身便走。兩個却待去趕，聽得山上鑼聲又響。左邊走出雲裏金剛宋萬，右邊走出摸着天杜遷，背後却是白面郎

君鄭天壽，各帶三十餘人，一發上，把蕭讓金大堅橫拖倒拽，捉投林子裏來。

四籌好漢道：『你兩個放心。我們奉着晁天王的將令，特來請你二位上山入夥。』蕭讓道：『山寨裏要我們何用？我兩個手無縛雞之力，只好喫飯。』杜

遷道：『吳軍師一來與你相識，二乃知你兩個武藝本事，特使戴宗來宅上相請。』

蕭讓金大堅都面面厮覷，做聲不得。當時都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內，相待了分例酒食，連夜喚船，便送上山來。到得大寨，晁蓋吳用并頭領衆人都相見了，一面安排筵席相待；且說修蔡京回書一事，因請二位上山入夥，共聚大義。」

兩個聽了，都扯住吳學究道：「我們在此趨侍不妨，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明日官司知道，必然壞了！」

吳用道：「二位賢弟不必憂心。天明時便有分曉。」當夜只顧喫酒歇了。

次日天明，只見小喽囉報道：「都到了！」

吳學究道：「請二位賢弟親自去接寶眷。」

蕭讓金大堅聽得，半信半不信。兩個下至半山，只見數乘轎子，擡着兩家老小上山來。兩個驚得呆了，問其備細。

老小說道：「你昨日出門之後，只見這一行人將着轎子來說：『家長只在城外客店裏中了暑風，快叫取老小來看救。』」

出得城時，不容我們下轎，直擡到這裏。」

兩家都一般說。

蕭讓聽了，與金大堅兩個閉口無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夥。安頓了

兩家老小。吳學究却請出來與蕭讓商議寫蔡京字體回書去救宋公明。金大堅便

道：『從來雕得蔡京的諸樣圖書名諱字號。』

當時兩個動手完成，忙排了回書，備個筵席，快送戴宗起程，分付了備細書意。戴宗辭了衆頭領下山來時，小喽囉忙把船隻渡過金沙灘，送至朱貴酒店裏，連忙取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作別朱貴，拽開脚步，登程去了。

且說吳用送了戴宗過渡，自同衆頭領再回大寨筵席。正飲酒間，只是吳學究叫聲苦，不知高低。衆頭領問道：『軍師何故叫苦？』吳用便道：『你衆人不

知，是我這封書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

衆頭領大驚，連忙問道：『軍師書上却是怎地差錯？』吳學究道：『是我一

時只顧其前，不顧其後，書中有個老大脫卯！』蕭讓便道：『小生寫得字體和蔡

太師字體一般，語句又不曾差了，請問軍師，不知那一處脫卯？』金大堅又道：

「小生雕的圖書亦無纖毫差錯，怎地見得有脫卯處？」

吳學究疊兩個指頭，說出這個差錯脫卯處，有分教衆好漢：大鬧江州城，鼎沸白龍廟。直教：

弓弩叢中逃性命，刀鎗林裏救英雄。

畢竟軍師吳學究說出怎生脫卯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薄臉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話說當時晁蓋并衆人聽了，請問軍師道：『這封書如何有脫卯處？』吳用說道：『早間戴院長將去的回書，是我一時不仔細，見不到處！纔使的那個圖書不是玉筍篆文「翰林蔡京」四字？只是這個圖書便是教戴宗喫官司！』金大堅便道：『小弟每每見蔡太師書緘并他的文章都是這樣圖書。今次雕得無纖毫差錯，如何有破綻？』吳學究道：『你衆位不知。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師兒子，如何父寫書與兒子却使個諱字圖書？因此差了。是我見不到處！此人到江州

必被盤詰。問出實情，却是利害！」晁蓋道：「快使人去趕喚他回來別寫，如何？」吳學究道：「如何趕得上。他作起「神行法」來，這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只是事不宜遲，我們只得恁地，可救他兩個。」晁蓋道：「怎生去救？用何良策？」吳學究便向前與晁蓋耳邊說道：「這般這般。……如此如此。……主將便可暗傳下號令與衆人知道，只是如此動身，休要誤了日期。」衆多好漢得了將令，各各拴束行頭，連夜下山，望江州來，不在話下。

且說戴宗扣着日期，回到江州，當廳下了回書。蔡九知府見了戴宗如期回

來，好生歡喜；先取酒來賞了三鍾，親自接了回書，便道：「你會見我太師麼？」戴宗稟道：「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不曾見得恩相。」

知府拆開封皮，看見前面說：「信籠內許多物件，都收了。……」中間說：

「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令牢固陷車，盛載密切，差的當人員連夜解上京」

師。沿途休教走失。……」書尾說：「黃文炳早晚奏過天子，必然自有除授。」
蔡九知府看了，喜不自勝，叫取一錠二十五兩花銀賞了戴宗；一面分付教造陷車，商量差人解發起身。戴宗謝了，自回下處，買了些酒肉，來牢裏看覷宋江，不在話下。

且說蔡九知府催併合成陷車，過得一二日，正要起程，只見門子來報道：「無爲軍黃通判特來相探。」蔡九知府叫請至後堂相見。又送些禮物，時新酒菓。

知府謝道：「累承厚意，何以得當。」黃文炳道：「村野微物，何足掛齒。」

知府道：「恭喜早晚必有榮除之慶！」黃文炳道：「相公何以知之？」知府

道：「昨日下午書人已回。妖人宋江，教解京師。通判只在早晚奏過今上，陞擢

高任。家尊回書備說此事。」黃文炳道：「既是恁地，深感恩相主薦。那個

人下書，真乃神行人也！」知府道：「通判如不信時，就教觀看家書，顯得下官

不謬。」黃文炳道：「小生只恐家書，不敢擅看；如若相託，求借一觀。」知府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看有何妨。」便令從人取過家書遞與黃文炳看。

黃文炳接書在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捲過來看了封皮，只見圖書新鮮。黃文炳搖頭道：「這封書不是真的。」知府道：「通判錯矣；此是家尊親手筆迹，真正字體，如何不是真的？」黃文炳道：「相公容覆：往常家書來時，曾有這個圖書麼？」知府道：「往常來的家書却不會有這個圖書，只是隨手寫的。今番一定是圖書匣在手邊，就便印了這個圖書在封皮上。」

黃文炳道：「相公休怪小生多言。這封書被人瞞過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蘇黃米蔡四家字體，誰不習學得此？只是這個圖書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學士時使出來，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會見。如今陸轉太師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圖書使出來？更兼亦是父寄書與子，須不當用諱字圖書。令尊太師恩相是個識窮天下高明遠見的人，安肯造次錯用？相公不信小生之言，可細細盤問下書人，曾見府裏

誰來。若說不對，便是假書。休怪小生多說，因蒙錯愛至厚，方敢僭言。」

蔡九知府聽了說道：「這事不難；此人自來不會到東京，一盤問便顯虛實。」知府留住黃文炳在屏風背後坐地，隨即陞廳，叫喚戴宗，有委用的事。當下做公的領了鈞旨，四散去尋。

且說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裏見了宋江，附耳低言，將前事說了，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人請去酌杯。戴宗正在酒肆中喫酒，只見做公的四下來尋。當時把戴宗喚到廳上。蔡九知府問道：「前日有勞你走了一遭，真個辦事，未曾重賞你。」戴宗答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敢怠慢。」知府道：「我正連日事忙，未曾問得你個仔細。你前日與我去京師，那座門入去？」戴宗道：「小人到東京時，那日天色已晚，不知喚做甚麼門。」知府又道：「我家府裏門前，誰接着你？留你在那裏歇？」戴宗道：「小人到府前，尋見一個門

子，接了書入去。少刻，門子出來，交收了信籠，着小人自己去尋客店裏歇了。次日早五更去府門前伺候時，只見那門子回書出來。小人怕誤了日期，那裏敢再賤備細，慌忙一逕來了。』知府再問道：『你見我府裏那個門子却是多少年紀？或是黑瘦也白淨肥胖？長大也是矮小？有鬚的也是無鬚的？』戴宗道：『小人到府裏時，天色黑了；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仔細，只覺不恁麼長，中等身材。敢是有些鬚鬚。』

知府大怒，喝一聲『拿下廳去』！傍邊走過十數個獄卒牢子，將戴宗拖翻在當面。戴宗告道：『小人無罪！』知府喝道：『你這厮該死！我府裏老門子王公，已死了數年，如今只是個小王看門，如何却道他年紀大，有鬚鬚！况兼門子小王不能敲入府堂裏去，但有各處來的書信緘帖，必須經繇府堂裏張幹辦，方纔去見李都管，然後遞知裏面，纔收禮物！便要回書，也須得伺候三日！我這兩籠東西，如何沒個心腹的人出來問你個常便備細，就胡亂收了？我昨日一時間倉

卒，被你這厮瞞過了！你如今只好好招說，這封書那裏得來！」

戴宗道：「小人一時心慌，要趕程途，因此不曾看得分曉。」蔡九知府喝

道：「胡說！這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左右！與我加力打這厮！」獄卒

牢子情知不好，覷不得面皮，把戴宗細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戴宗捱不過拷打，只得招道：「端的這封書是假的！」知府道：「你這厮怎地得這封假書來？」

戴宗告道：「小人路經梁山泊過，走出那一夥強人來，把小人劫了，綁縛上山，要割腹剖心。去小人身上搜出書信看了，把信籠都奪了，却饒了小人。情知回鄉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裏却寫這封書，與小人回來脫身。一時怕見罪責，小人瞞了恩相。」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間還有些胡說！眼見得你和梁山泊賊人通同造意，謀了我信籠物件，却如何說這話！再打那厮！」

戴宗聽他拷訊，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訊了一回，語

言前後相同，說道：『不必問了！取具大枷枷了，下在牢裏！』却退廳來稱謝

黃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些兒誤了大事！』

黃文炳又道：『眼見得這人也結連梁山泊，通同造意，謀叛爲黨；若不早除，必爲後患。』知府道：『便把這兩個問成了招狀，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斬首，然後寫表申奏。』黃文炳道：『相公高見極明。似此，一者，朝廷見喜，知道相公幹這件大功；二者，免得梁山泊草寇來劫牢。』知府道：『通判高見甚遠，下官自當動文書，親自保舉通判。』當日管待了黃文炳，送出府門，自回無爲軍去了。

次日，蔡九知府陞廳，便喚當案孔目來分付道：『快教疊了文案，把這宋江戴宗的供狀招款粘連了；一面寫了犯繇牌，教來日押赴市曹斬首施行！自古「謀逆之人，決不待時。」斬了宋江戴宗，免致後患。』

當案却是黃孔目，本人與戴宗頗好，却無緣便救他，只替他叫得苦；當日裏

道：『明日是個國家忌日，後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節，——皆不可行刑；大後日亦是國家景命；直至五日後，方可施行。』原來黃孔目也別無良策，只圖與戴宗少延殘喘，亦是平日之心。

蔡九知府聽罷，依准黃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早晨，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掃了法場。飯後點起土兵和刀杖劊子，約有五百餘人，都在大牢門前伺候。已牌時候，獄官稟了知府，親自來做監斬官。黃孔目只得把犯繇牌呈堂，當廳判了兩個『斬』字，便將片蘆席貼起來。江州府衆多節級牢子雖然和戴宗宋江過得好，却沒做道理救得他，衆人只替他兩個叫苦。當時打扮已了，就大牢裏把宋江戴宗兩個捆扎起；又將膠水刷了頭髮，綑個鵝梨角兒，各插上一朶紅綾子紙花；驅至青面聖者神案前，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喫罷，辭了神案，漏轉身來，搭上利子。六七十個獄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後，推擁出牢門前來。

宋江和戴宗兩個面面相覷，各做聲不得。宋江只把脚來跌，戴宗低了頭只歎

氣。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壓肩疊背，何止一、二千人。押到市曹十字路口，團圍鎗棒圍住，把宋江面南背北，將戴宗面北背南，兩個納坐下，只等午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刀。那衆人仰面看那犯繇牌，上寫道：——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詩，妄造妖言，結連梁山泊強寇，通同造反，律斬。犯人一名戴宗，與宋江暗遞私書，勾結梁山泊強寇，通同

謀反，律斬。監斬官，江州府知府蔡某。』

那知府勒住馬，只等報來。只見法場東邊，一夥弄蛇的丐者，強要挨入法場裏看，衆士兵起打不退。正相鬧間，只見法場西邊，一夥使鎗棒賣藥的，也強挨將入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好不曉事！這是那裏，強挨入來要看！』那夥使鎗棒的說道：『你倒烏村！我們衝州撞府，那裏不會去！到處看出人！便是京師天子殺人，也放人看，你這小去處，砍得兩個人，鬧動了世界，我們便挨出來看一看，打甚麼烏緊！』正和士兵鬧將起來。監斬官喝道：『且趕過去，

休放過來！」

鬧猶未了，只見法場南邊，一夥挑擔的脚夫又要挨將入來。士兵喝道：「這裏出人，你挑那裏去！」那夥人說道：「我們挑東西送與知府相公去的，你們如何敢阻當我！」士兵道：「便是相公衙裏人，也只得去別處過一過！」那夥人就歇了擔子，都掣了匾擔，立在人叢裏看。只見法場北邊，一夥客商推兩輛車子過來，定要挨入法場上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那裏去！」客人應道：「我們要趕路程，可放我們過去。」士兵道：「這裏出人，如何肯放你！你要趕路程，從別路過去！」那夥客人笑道：「你倒說得好！俺們便是京師來的人，不認得你這裏鳥路，只是從這大路走。」士兵那裏肯放。那夥客人齊齊地挨定了不動。——四下裏吵鬧不住。這蔡九知府也禁治不得。又見這夥客人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

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個報，報道一聲「午時三刻」。監斬官便

道：『斬訖報來！』兩勢下刀棒削子便去開枷；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

說時遲，那夥客人在車子上聽得『斬』字，數內一個客人便向懷中取出一面小鑼兒，立在車子上，噹噹地敲得兩三聲，四下裏一齊動手；那時快，却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個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却似半天起個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手起斧落，早砍翻了兩個行刑的削子，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衆士兵急待把鎗去搨時，那裏攔當得住。衆人且簇擁蔡九知府逃命去了。

只見東邊那夥弄蛇的丐者，身邊都掣出尖刀，看着士兵便殺；西邊那夥使鎗棒的大發喊聲，只顧亂殺將來，一派殺倒士兵獄卒；南邊那夥挑擔的脚夫輪起匾擔，橫七豎八，都打翻了士兵和那看的人；北邊那夥客人都跳下車來，推過車子，攔住了人。兩個客商鑽將入來，一個背了宋江，一個背了戴宗。其餘的人，也有取出弓箭來射的，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也有取出標鎗來標的。

原來扮客商的這夥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那夥扮使鎗棒的便是燕順劉唐杜遷宋萬；扮挑擔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那夥扮丐者的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

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個頭領到來，帶領小嘍囉一百餘人，四下裏殺將起來。只見那人叢裏那個黑大漢，輪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晁蓋等却不認得，只見他第一個出力，殺人最多。晁蓋猛省起來，『戴宗曾說一個黑旋風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個莽撞之人。』晁蓋便叫道：『前面那好漢莫不是黑旋風？』那漢那裏肯應，火雜雜地掄着大斧只顧砍人。晁蓋便叫背宋江戴宗的兩個小嘍囉，只願跟着那黑大漢走。

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渠。推倒攔翻的，不計其數。衆頭領撇了車輛擔仗，一行人盡跟了黑大漢，直殺出城來。背後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張弓箭，飛蝗般望後射來。那江州軍民百姓誰敢近前。

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滿身，兀自在江邊殺人。晁蓋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那漢那裏來聽叫喚，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將去。

約莫離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見盡是滔滔一派大江，却無了旱路。晁蓋看見，只叫得苦。那黑大漢方纔叫道：『不要慌！且把哥哥背來廟裏！』衆人都到來看時，靠江邊一所大廟，兩扇門緊緊地閉着。黑大漢兩斧砍開，便搶入來。晁蓋衆人看時，兩邊都是老檜蒼松，林木遮映；前面牌額上，四個金書大字，寫道：『白龍神廟』。

小嘍囉把宋江戴宗背到廟裏歇下，宋江方纔敢開眼，見了晁蓋等衆人，哭道：『哥哥！莫不是夢中相會？』晁蓋便勸道：『恩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苦。這個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誰？』宋江道：『這個便是叫做黑旋風李逵；他幾番就要大牢裏放了我，却是我怕走不脫，不肯依他。』晁蓋道：『却是難得這個人！』

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斧箭矢！」花榮便叫：「且將衣服與俺二位兄長穿了。」

正相聚間，只見李逵提着雙斧，從廊下走出來。宋江便叫住道：「兄弟，那

裏去？」李逵應道：「尋那廟祝，一發殺了！巨耐那厮見神見鬼，白日把烏廟

門關上！我指望拿他來祭門，却尋那厮不見！」宋江道：「你且來，先和我哥

哥頭領相見。」

李逵聽了，丟了雙斧，望着晁蓋跪了一跪，說道：「大哥，休怪鐵牛麤鹵。」

與衆人都相見了，却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兩個大家歡喜。花榮便道：「哥哥，你

教衆人只顧跟着李大哥走，如今來到這裏，前面又是大江攔截住，斷頭路了！却

又沒有一隻船接應，倘或城中官軍趕殺出來，却怎生迎敵，將何接濟？」李逵便

道：「不要慌！我與你們再殺入城去，和那個烏蔡九知府，一發都砍了快活！」

戴宗此時方纔甦醒，便叫道：「兄弟！使不得莽性！城裏有五七千軍馬，若殺

入去，必然有失！」阮小七便道：「遠望隔江那裏有數隻船在岸邊，我兄弟三個

赴水過去奪那幾隻船過來載衆人，如何？」晁蓋道：「此計是最上着。」

當時阮家三弟兄都脫剝了衣服，各人插把尖刀，便鑽入水裏去。約莫赴開得半里之際，只見江面上溜頭流下三隻棹船，吹風唿哨飛也似搖將來。衆人看時，見那船上各有十數個人，都手裏拿着軍器，衆人却慌將起來。宋江聽得說了，便道：「我命裏這般合苦也！」奔出廟前看時，只見當頭那隻船上坐着一條大漢，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頭上挽個穿心紅一點髻兒，下面拽起條白絹水棍，口裏吹着唿哨。

宋江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張順。宋江連忙便招手，叫道：「兄弟救我！」張順等見是宋江，大叫道：「好了！」飛也似搖到岸邊。三阮看見，退赴過來。一行衆人都上岸來到廟前。

宋江看見張順自引十數個壯漢在那隻船頭上；張橫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帶十數個莊客，在一隻船上；第二隻船上，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也帶十數個賣鹽火

家，都各執鎗棒上岸來。

張順見了宋江，喜從天降，哭拜道：『自從哥哥喫官司，兄弟坐立不安，又無路可救！近日又聽得拿了戴院長，李大哥又不見面，我只得去尋了我哥哥，引到穆太公莊上，叫了許多相識；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救出，來到這裏。不敢拜問這夥豪傑，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天王麼？』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這個便是晁蓋哥哥。你等衆位都來廟裏叙禮則個。』

張順等九人，晁蓋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九人，都入白龍廟聚會。——這個喚做『白龍廟小聚會』。

當下二十九籌好漢各各講禮已罷，只見小喽囉慌慌忙忙入廟來報道：『江州城裏，鳴鑼擂鼓，整頓軍馬出城來追趕。遠遠望見旗旛蔽日，刀劍如麻，前面都是帶甲馬軍，後面盡是擊鎗兵將；大刀闊斧，殺奔白龍廟路上來！』

李逵聽了，大叫一聲『殺將去！』提了雙斧，便出廟門。晁蓋叫道：『一

不做，二不休！衆好漢相助着晁某，直殺盡江州軍馬，方纔回梁山泊去！衆英雄齊聲應道：『願依尊命！』一百四五十人一齊吶喊，殺奔江州岸上來。有分教：血染波紅，屍如山積。直教：

跳浪蒼龍噴毒火，爬山猛虎吼天風。

畢竟晁蓋等衆好漢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話說江州城外白龍廟中梁山泊好漢劫了法場，救得宋江戴宗，正是屍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劉唐燕順杜遷宋萬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共計一十七人，領帶着八九十個悍勇壯健小嘍囉。潯陽江上來接應的好漢，張順張橫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九籌好漢，也帶四十餘人，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撐駕三隻大船，前來接應；城裏黑旋風李逵引衆人殺至潯陽江邊；兩路救應。——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都在白龍廟裏聚義。只聽得小嘍囉報道：『江州

城裏軍兵，擂鼓搖旗，鳴鑼發喊，追趕到來。」

那黑旋風李逵聽得，大吼了一聲，提兩把板斧，先出廟門。衆好漢吶聲喊，

都挺手中軍器，齊出廟來迎敵。劉唐朱貴先把宋江戴宗護送上船。李俊同張順

三阮整頓船隻。就江邊看時，見城裏出來的官軍約有五七千，馬軍當先，都是頂

盔衣甲，全副弓箭，手裏都使長鎗，背後步軍簇擁，搖旗吶喊，殺奔前來。

這裏李逵當先輪着板斧，赤條條地飛奔砍將入去；背後便是花榮黃信呂方郭盛

四將擁護。花榮見前面的軍馬都托住了鎗，只怕李逵着傷，偷手取弓箭出來，搭

上箭，拽滿弓，望着爲頭領的一個馬軍，颺地一箭，只見翻筋斗射下馬去。那一

夥馬軍喫了一驚，各自奔命，撥轉馬頭便走，倒把步軍先衝倒了一半。

這裏衆多好漢們一齊衝突將去，殺得那官軍屍橫野爛，血染江紅，直殺到江州

城下。城上策應官軍早把擂木砲石打將下來。官軍慌忙入城，關上城門，好幾

日不敢出來。

衆多好漢拖轉黑旋風，回到白龍廟前下船。晁蓋整點衆人完備，都叫分頭下船，開江便走。却值順風，拽起風帆，三隻大船載了許多人馬頭領，却投穆太公莊上來。

一帆順風，早到岸邊埠頭。一行衆人都上岸來。穆弘邀請衆好漢到莊內堂上，穆太公出來迎接。宋江等衆人都相見了。太公道：「衆頭領連夜勞神，且請客房中安歇，將息貴體。」各人且去房裏暫歇將養，整理衣服器械。

當日穆弘叫莊客宰了一頭黃牛，殺了十數個豬羊雞鵝魚鴨，珍肴異饌，排下筵席，管待衆頭領。飲酒中間，說起許多情節。晁蓋道：「若非是二哥衆位把船相救，我等皆被陷於繯綫！」穆太公道：「你等如何却打從那條路上來？」李遠道：「我自只揀人多處殺將去。他們自要跟我來。我又不曾叫他。」衆人聽了都大笑。

宋江起身與衆人道：「小人宋江，若無衆好漢相救時，和戴院長皆死於非命。」

今日之恩，深於滄海，如何報答得衆位！只恨黃文炳那厮，搜根剔齒，幾番咬毒要害我們，這冤讎如何不報！怎地啓請衆位好漢，再做個天大人情，去打無爲軍，殺得黃文炳那厮，也與宋江消了這口無窮之恨，那時回去，如何？」晁蓋道：「我們衆人偷營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似此奸賊已有隄備，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隊人馬，一發和學究公孫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來報讎，也未爲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殺得來：一者山遙路遠；二乃江州必然申開明文，各處謹守，不要癡想。只是趁這個機會，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準備。」花榮道：「哥哥見得是。雖然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徑，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個人去那裏城中探聽虛實，也要看無爲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住處了，然後方好下手。」薛永起身說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處無爲軍最熟。我去探聽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當日別了衆人，自去了。

只說宋江自和衆頭領在穆弘莊上商議要打無爲軍一事，整頓軍器鎗刀，安排弓弩箭矢，打點大小船隻等項，隄備已了。只見薛永去了兩日，帶將一個人回到莊上來拜見宋江。宋江便問道：『兄弟，這位壯士是誰？』薛永答道：『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做得第一手裁縫，端的是飛針走線；更兼慣習鎗棒，曾拜薛永爲師。人見他黑瘦輕捷，因此喚他做通臂猿。見在這無爲軍城裏黃文炳家做生活。小弟因見了，就請在此。』

宋江大喜，便教同坐商議。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數，自然義氣相投。宋江便問江州消息，無爲軍路徑如何。薛永說道：『如今蔡九知府計點官軍百姓，被殺死有五百餘人，帶傷中箭者不計其數，見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城門口中後便關，出入的好生盤問得緊。原來哥哥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黃文炳那厮三回五次點撥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見劫了法場，城中甚慌，曉夜隄備。』

小弟又去無爲軍打聽，正撞見這個兄弟出來喫飯；因是得知備細。」

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

侯健道：「小人自幼只愛習學鎗棒，多得薛師

父指教，因此不敢忘恩。近日黃通判特取小人來他家做衣服，因出來遇見師父，

提起仁兄大名，說起此一節事來。小人要結識仁兄，特來報知備細。這黃文炳

有個嫡親哥哥，喚做黃文燁，與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這黃文燁平生只是行善

事，修橋補路，塑佛齋僧，扶危濟困，救拔貧苦，那無爲軍城中都叫他做黃面佛。

這黃文炳雖是罷開通判，心裏只要害人，慣行歹事，無爲軍都叫他做黃蜂刺。他

兄弟兩個分開做兩院住，只在一條巷內出入。靠着門裏便是他家。黃文炳貼着

城住，黃文燁近着大街。小人在那裏做生活，却聽得黃通判回家來說：「這件

事，蔡九知府已被瞞過了，却是我點撥他，教知府先斬了然後奏去。」黃文燁聽

得說時，只在背後罵，說道：「又做這等短命促掐的事！於你無干，何故定要害

他？倘或有天理之時，報應只在目前，却不是反招其禍？」這兩日聽得劫了法

場 好生喫驚。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與他計較，尙兀自未回來。」

宋江道：「黃文炳隔着他哥哥家有多少路？」侯健道：「原是一家分開，如

今只隔着中間一個菜園。」宋江道：「黃文炳家多少人口？有幾房頭？」侯

健道：「男子婦人通有四五十口。」宋江道：「天教我報讎，特地送這個人來！

雖是如此，全靠衆兄弟維持。」衆人齊聲應道：「當以死向前！正要驅除這等

贖濫奸惡之人與哥哥報讎雪恨！」

宋江又道：「只恨黃文炳那賊一個，却與無爲軍百姓無干。他兄既然仁德，

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罵我不仁。衆弟兄去時，不可分毫侵害百姓。今去那

裏，我有一計，只望衆人扶助扶助。」衆頭領齊聲道：「專聽哥哥指教。」

宋江道：「有煩穆太公對付八九十個布袋，又要百十束蘆柴，用着五隻大船，

兩隻小船；央及張順李俊駕兩隻小船；五隻大船上用着張橫三阮童威和識水的人護

船：此計方可。」穆弘道：「此間蘆葦，油柴，布袋，都有。我莊上的人都會

使水駕船。便請哥哥行事。」

宋江道：「却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勝先去無爲軍城中藏了；來日三更二點爲期，只聽門外放起帶鈴鶉鴿，便教白勝上城策應，先插一條白絹號帶，近黃文炳家，便是上城去處。」再又教石勇杜遷扮做丐者，去城門邊左近埋伏，只看火爲號，便要下手殺把門軍士。李俊張順只在江面上往來巡綽，等候策應。

宋江分撥已定。薛永白勝侯健先自去了。隨後再是石勇杜遷扮做丐者，身邊各藏了短刀暗器，也去了。這裏自一面扛擡沙土布袋和蘆葦油柴上船裝載。

衆好漢至期，各各拴束了身上，都准備了器械；船艙裏埋伏軍漢。衆頭領分撥下船：晁蓋宋江花榮在童威船上；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在張橫船上；戴宗劉唐黃信在阮小二船上；呂方郭盛李立在阮小五船上；穆弘穆春李逵在阮小七船上。只留下朱貴宋萬在穆太公莊上看理江州城裏消息；先使童猛棹一隻打魚快船前去探路。小喽囉并軍健都伏在艙裏。火家莊客水手撐駕船隻，當夜密地望無爲軍來。

此時正是七月盡天氣，夜涼風靜，月白江清；水影山光，上下一碧。約莫初更前後，大小船隻都到無爲江岸邊，揀那有蘆葦深處一字兒纜定了船隻。只見那童猛回船來報道：『城裏並無些動靜。』

宋江便叫手下衆人把這沙土布袋和蘆葦乾柴都搬上岸，望城邊來。聽那更鼓時，正打二更。宋江叫小嘍囉各各拖了沙土布袋并蘆葦柴就城邊堆垛了。衆好漢各挺手中軍器，只留張橫三阮兩童守船接應；其餘頭領都奔城邊來。望城上時，約離北門有半里之路，宋江便叫放起帶鈴鶉鴿。只見城上一條竹竿，縛着白號帶，風飄起來。

宋江見了，便叫軍士就這城邊堆起沙土布袋，分付軍漢一面挑擔蘆葦油柴上城。只見白勝已在那裏接應時候，把手指與衆軍漢，道：『只那條巷便是黃文炳住處。』宋江問白勝道：『薛永侯健在那裏？』白勝道：『他兩個潛入黃文炳家裏去了，只等哥哥到來。』宋江又問道：『你會見石勇杜遷麼？』白勝道：

「他兩個在城門邊左近伺候。」

宋江聽罷，引了衆好漢下城來，逕到黃文炳門前，只見侯健閃在房簷下。宋

江喚來，附耳低言道：「你去將菜園門開了，放他軍士把蘆葦油柴堆放裏面；可教

薛永尋把火來點着，却去敲黃文炳門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什物搬來

寄頓！」敲得門開，我自有擺布。」

宋江教衆好漢分幾個把住兩頭。侯健先去開了菜園門，軍漢把蘆柴搬來堆在

裏面。侯健就討了火種，遞與薛永，將來點着。侯健便閃出來，却去敲門，叫

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搬來寄頓。快開門則個！」

裏面聽得，便起來看時，望見隔壁火起，連忙開門出來。晁蓋宋江等吶聲喊

殺將入去。衆好漢亦各動手，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把黃文炳一門內外

大小四五十口盡皆殺了，不留一人，只不見了文炳一個。衆好漢把他從前酷害良

民積攢下許多家私金銀收拾俱盡，大哨一聲，衆多好漢都扛了箱籠家財，却奔城上

來。

且說石勇杜遷見火起，各掣出尖刀，便殺把門的軍人，却見前街鄰舍，拿了水桶梯子，都奔來救火。石勇杜遷大喝道：『你那百姓休得向前！我們是梁山泊好漢，數千在此，來殺黃文炳一門良賤，與宋江戴宗報讎！不干你百姓事！你們快回家躲避了，休得出來管閒事！』衆鄰舍有不信的，立住了脚看。只見黑旋風李逵輪起兩把板斧，着地捲將來，衆鄰舍方纔吶聲喊，擡了梯子，水桶，一閃都走了。

這邊後巷也有幾個守門軍漢，帶了些人，挖了麻搭火鈎，都奔來救火。早被花榮張起弓，當頭一箭，射翻了一個。李逵大喝道：『要死的便來救火！』那夥軍漢一齊都退去了。只見薛永拿着火把，便就黃文炳家裏，前後點着，亂亂雜雜火起。

當時李逵砍斷鐵鎖，大開城門。一半人從城上出去，一半人從城門下出去。只見三阮張童都來接應，合做一處，扛擡財物上船。無爲軍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漢劫了法場，殺死無數的人，如何敢出來追趕，只得迴避了。這宋江一行衆好漢只恨拿不着黃文炳，都上了船，搖開了，自投穆弘莊上來，不在話下。

却說江州城裏望見無爲軍火起，蒸天價紅，滿城中都講動，只得報知本府。這黃文炳正在府裏議事，聽得報說了，慌忙來稟知府，道：『敵鄉失火，急欲回家看覷！』蔡九知府聽得，忙叫開城門，差一隻官船相送。黃文炳謝了知府，隨即出來，帶了從人，慌速下船，搖開江面，望無爲軍來。看見火勢猛烈，映得江面上都紅，梢公說道：『這火只是北門裏火。』

黃文炳見說了，心裏越慌。看看搖到江心裏，只見一隻小船從江面上搖過去。了。少時，又是一隻小船搖將過來，却不徑過，望着官船直撞將來。從人喝

道：「甚麼船！敢如此直撞來！」只見那小船上，一條大漢跳起來，手裏拿着撓鈎，口裏應道：『去江州報失火的船！』黃文炳便鑽出來，問道：『那裏失火？』那大漢道：『北門黃通判家被梁山泊好漢殺了家人口，劫了家私，如今正燒着哩！』

黃文炳失口叫聲苦，不知高低。那漢聽了，一撓鈎搭住了船，便跳過來。黃文炳是個乖覺的人，早瞧了一分，便奔船梢後走，望江邊躡身便跳。只見當面前又一隻船，水底下早鑽過一個人，把黃文炳劈腰抱住，攔頭揪起，扯上船來。船上那個大漢早來接應，便把麻索綁了。

水底下活捉了黃文炳的便是浪裏白條張順。船上把撓鈎的便是混江龍李俊。兩個好漢立在船上。那搖官船的梢公只顧下拜。李俊說道：『我不殺你們，只顧捉黃文炳這廝！你們自回去，說與蔡九知府那賊驢知道：俺梁山泊好漢們權寄下他那顆驢頭，早晚便要來取！』梢公戰抖抖的道：『小人去說！』

李俊張順拿了黃文炳過自己的小船上，放那官船去了。兩個好漢棹了兩隻快船，逕奔穆弘莊上。早搖到岸邊。望見一行頭領都在岸上等候，搬運箱籠上岸。見說拿得黃文炳，宋江不勝之喜。衆好漢一齊心中大喜，說：『正要此人見面！』

李俊張順早把黃文炳帶上岸。衆人看了，監押着，離了江岸，到穆太公莊上來。朱貴宋萬接着衆人，入到莊裏草廳上坐了。

宋江把黃文炳剝了濕衣服，綁在柳樹上，請衆頭領團圍坐定。宋江叫取一壺酒來與衆人把盞。上自晁蓋，下至白勝，共是三十位好漢，都把遍了。宋江大罵：『黃文炳！你這厮，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讎，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殺我兩個！你既讀聖賢之書，如何要做這等毒害的事！我又

不與你有殺父之讎，你如何定要謀我！你哥哥黃文燁與你這厮一母所生，他怎恁般修善！久聞你那城中都稱他做黃面佛，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你這厮在鄉

中只是害人，——交結權勢，浸潤官長，欺壓良善，——我知道無爲軍人民都叫你做黃蜂刺！我今日且替你拔了這個「刺」！」黃文炳告道：「小人已知過失，只求早死！」屍蓋喝道：「你那賊驢！怕你不死！你這廝！早知今日，悔不當初！」

宋江便問道：「那個兄弟替我下手？」只見黑旋風李逵跳起身來，說道：「我與哥哥動手割這廝！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燒喫！」屍蓋道：「說得是。」教：「取把尖刀來，就討盆炭火來，細細地割這廝，燒來下酒，與我賢弟消這怨氣！」

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黃文炳，笑道：「你這廝在蔡九知府後堂且會說黃道黑，撥置害人，無中生有，撥攬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爺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李逵方纔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衆頭領做醒酒湯。

衆多好漢看割了黃文炳，都來草堂上與宋江賀喜。只見宋江先跪在地下。

衆頭領慌忙都跪下，齊道：『哥哥有甚事，但說不妨。兄弟們敢不聽？』宋江

便道：『小可不才，自小學吏。初世爲人，便要結識天下好漢。奈緣力薄才

疎，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願。自從刺配江州，多感晁頭領并衆豪傑苦苦相

留。宋江因守父親嚴訓，不曾肯住。正是天賜機會！於路直至潯陽江上，又

遭際許多豪傑。不想小可不才，一時間酒後狂言，險累了戴院長性命。感謝衆

位豪傑不避凶險，來虎穴龍潭，力救殘生；又蒙協助報了冤讎。如此犯下大罪，

鬧了兩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緣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衆

位意下若何？如是相從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願去的，一聽尊命。只恐事發

反遭……』

說言未絕，李逵先跳起來，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喫我一

鳥斧，砍做兩截便罷！』宋江道：『你這般癡鹵說話！』全在各弟兄們心肯意

肯，方可同去。」衆人議論道：「如今殺死了許多官軍人馬，鬧了兩處州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軍馬來擒獲。今若不隨哥哥去，同死同生，却投那裏去？」

宋江大喜，謝了衆人。當日先叫朱貴和宋萬前回山寨裏去報知，次後分作五起進程：頭一起便是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第二起便是劉唐杜遷石勇薛永侯健；第三起便是李俊李立呂方郭盛董威董猛；第四起便是黃信張順張橫阮家三弟兄；第五起便是穆弘穆春燕順王矮虎鄭天壽白勝。

五起二十八個頭領，帶了二千人等，將這所得黃文炳家財，各各分開，裝載上車子。穆弘帶了穆太公并家小人等，將應有家財金寶，裝載車上。莊客數內有不願去的，都齎發他些銀兩，自投別主去傭工；有願去的，一同便往。前四起陸續去了，已自行動。穆弘收拾莊內已了，放起十數個火把，燒了莊院，撇下了田地，自投梁山泊來。

且不說五起人馬登程，節次進發，只隔二十里而行。先說第一起，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五騎馬，帶着車仗人伴，在路行了三日，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做黃門山。宋江在馬上與晁蓋道：『這座山生得形勢怪惡，莫不有大夥在內？可着人催趲後面人馬上來，一同過去。』

說猶未了，只見前面山嘴上鑼鳴鼓響。宋江道：『我說麼！且不要走動，等後面人馬到來，好和他廝殺。』花榮便拈弓搭箭在手，晁蓋、戴宗各執朴刀，李逵拿着雙斧擁護着宋江，一齊攆馬向前，只見山坡邊閃出三五百個小嘍囉，當先簇擁出四籌好漢，各挺軍器在手，高聲喝道：『你等大鬧了江州，劫掠了無爲軍，殺害了許多官軍百姓，待回梁山泊去？我四個等候你多時！會事的只留下宋江，都饒了你們性命！』

宋江聽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說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無伸，

今得四方豪傑，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處觸犯了四位英雄，萬望高擡貴手，饒恕殘生！」

那四籌好漢見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滾鞍下馬，撇下軍器，飛奔前來，拜倒在地下，說道：「俺弟兄四個只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大名，想殺也不能個見面！俺聽知哥哥在江州爲事喫官司，我弟兄商議定了，正要來劫牢，只是不得個實信。前日使小嘍囉直到江州來打聽，回來說道：「已有多少好漢鬧了江州，劫了法場，救出往揭陽鎮去了。後又燒了無爲軍，劫掠黃通判家。」料想哥哥必從這裏來，節次使人路中來探望。猶恐未真，故反作此一番詰問。衝撞哥哥，萬勿見罪。今日幸見仁兄！小寨裏略備薄酒粗食，權當接風；請衆好漢回到敝寨，盤桓片時。」

宋江大喜，扶起四位好漢，逐一請問大名。爲頭的那人，姓歐，名鵬，祖貫黃州人氏；守把大江軍戶，因惡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熬出這個名字，

喚做摩雲金翅。第二個好漢，姓蔣，名敬，祖貫是湖南潭州人氏；原是落科舉子出身，科舉不第，棄文就武，頗有謀略，精通書算，積萬累千，纖毫不差；亦能刺鎗使棒，布陣排兵；因此人都喚他做神算子。第三個好漢，姓馬，名麟，祖貫是金陵建康人氏；原是小番子閒漢出身；吹得雙鐵笛，使得好大滾刀，百十人近他不得；因此人都喚做鐵笛仙。第四個好漢，姓陶，名宗旺，祖貫是光州人氏；莊家田戶出身；能使一把鐵鍬；有的氣力，亦能使鎗輪刀；因此人都喚做是九尾龜。怎見得四個好漢英雄？……

這四籌好漢接住宋江，小嘍囉早捧過菓盒，一大壺酒，兩大盤肉，托來把盞。先遞晁蓋宋江，次遞花榮戴宗李逵。與衆人都相見了，一面遞酒。沒兩個時辰，第二起頭領又到了，一個個盡都相見。把盞已遍，邀請衆位上山。兩起十位頭領，先來到黃門山寨內。那四籌好漢便叫椎牛宰馬管待；却教小嘍囉陸續下山接請後面那三起十八位頭領上山來筵宴。未及半日，三起好漢已都來到

了，盡在聚義廳上筵席相會。

宋江飲酒中間，在席上閒話道：『今次宋江投奔了哥哥晁天王上梁山泊去一同聚義。未知四位好漢肯棄了此處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四個好漢齊答道：『若蒙二位義士不棄貧賤，情願執鞭隨鐙。』宋江晁蓋大喜，便說道：『既是四位肯從大義，便請收拾起程。』

衆多頭領俱各歡喜，在山寨住了一日，過了一夜。次日，宋江晁蓋仍舊做頭一起，下山進發先去。次後依例而行，只隔着二十里遠近。四籌好漢收拾起財帛金銀等項，帶領了小嘍囉三五百人，便燒毀了寨柵，隨作第六起登程。

宋江又合得這四個好漢，心中甚喜；於路在馬上對晁蓋說道：『小弟來江湖上走了這幾遭，雖是受了些驚恐，却也結識得這許多好漢。今日同哥哥上山去，這回只得死心塌地與哥哥同死同生。』一路上說着閒話，不覺早來到朱貴酒店裏了。

且說四個守山寨的頭領——吳用、公孫勝、林冲、秦明——和兩個新來的——蕭讓、金大堅——已得朱貴、朱萬先回報知，每日差小頭目棹船出來酒店裏迎接。一起起都到金沙灘上岸。搥鼓吹笛，衆好漢們都乘馬轎，迎上寨來。到得關下，軍師吳學究等六人把了接風酒，都到聚義廳上，焚起一爐好香。晁蓋便請宋江爲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那裏肯，便道：『哥哥差矣。感蒙衆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讓不才？若要堅執，如此相讓，宋江情願就死。』晁蓋道：『賢弟，如何這般說？當初若不是賢弟擔那血海般干係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衆？你正該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誰坐？』宋江道：『仁兄，論年齒，兄長也大十歲。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再三推晁蓋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吳學究坐了第三位。公孫勝坐了第四位。宋江道：『休分功勞高下；梁山泊一行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坐，新到頭領去右

邊客位上坐。待日後出力多寡，那時另行定奪。」衆人齊道：「此言極當。」左邊一帶：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右邊一帶：（論年甲次序，互相推讓。）花榮秦明黃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燕順呂方郭盛蕭讓王矮虎薛永金大堅穆春李立歐鵬蔣敬童成童猛馬麟石勇侯健鄭天壽陶宗旺——共是四十位頭領坐下。大吹大擂，且喫慶喜筵席。

宋江說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謠言一事，說與衆頭領：「叵耐黃文炳那厮，事又不干他己，却在知府面前將那京師童謠解說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個「木」字，不是個「宋」字？「刀兵點水工」，興動刀兵之人必是三點水着個「工」字，不是個「江」字？這個正應宋江身上。那後兩句道：「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合主宋江造反在山東。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長又傳了假書，以此黃文炳那厮攬掇知府，只要先斬後奏。若非衆好漢救了，焉得到此！」李逵跳將起來道：「好！哥哥正應着天上的言語！雖然喫了他

此苦，黃文炳那賊也喫我割得快活！放着我們許多軍馬，便造反，怕恁地！晁蓋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吳先生做個丞相；公孫道士便做個國師；我們都做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裏快活，却不好！——不強似這個鳥水泊裏！」戴宗連忙喝道：「鐵牛！你這厮胡說！你今日既到這裏，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兒，須要聽兩位頭領哥哥的言語號令！亦不許你胡言亂語，多嘴多舌！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這顆頭來爲令，以警後人！」李逵道：「阿呀！若割了我這顆頭，幾時再長得一個出來！我只喫酒便了！」衆多好漢都笑。

宋江又題起拒敵官軍一事，說道：「那時小可初聞這個消息，好不驚恐；不期今日輪到宋江身上！」吳用道：「兄長當初若依了兄弟之言，只住山上快活，不到江州，不省了多少事？這都是天數註定如此！」宋江道：「黃安那厮如今在那裏？」晁蓋道：「那厮住不數兩三個月，便病死了。」宋江嗟歎不已。

當日飲酒，各各盡歡。晁蓋先叫安頓穆太公一家老小；叫取過黃文炳的家財賞勞了衆多出力的小嘍囉；取出原將來的信籠交還戴院長收用。戴宗那裏肯要，定教收放在庫內公支使用。晁蓋叫衆多小嘍囉參拜了新頭領李俊等，都參見了。連日山寨裏殺牛宰馬，作慶賀筵席，不在話下。

再說晁蓋教山前山後各撥定房屋居住；山寨裏再起造房舍，修理城垣。至第三日酒席上，宋江起身對衆頭領說道：『宋江還有一件大事，正要稟衆弟兄。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乞假數日，未知衆位肯否？』晁蓋便問道：『賢弟，今欲要往何處，幹甚麼大事？』

宋江不慌不忙，說出這個去處，有分教：鎗刀林裏，再逃一遍殘生；山嶺邊傍，傳授千年勳業。正是：

只因玄女書三卷，留得清風史數篇。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畢竟宋公明要往何處去走一遭，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話說當下宋江在筵上對衆好漢道：『小可宋江自蒙救護上山，到此連日飲宴，甚是快樂。不知老父在家正是何如。』即日江州申奏京師，必然行移濟州，着落鄆城縣追捉家屬，比捕正犯，恐老父存亡不保！宋江想念，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以絕掛念，不知衆弟兄還肯容否？』晁蓋道：『賢弟，這件是人倫中大事。不成我和你受用快樂，倒教家中老父喫苦？』如何不依賢弟！只是衆兄弟們連日辛苦，寨中人馬未定，再停兩日，點起山寨人馬，一逕去取了來。』宋江道：

「仁兄，再過幾日不妨，只恐江州行文到濟州，追捉家屬，以此事不宜遲。今也不須點多人去，只宋江潛地自去，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連夜上山來，那時鄉中神不知，鬼不覺；若還多帶了人伴去，必然驚嚇鄉里，反招不便。」晁蓋道：「賢弟路中倘有疎失，無人可救。」宋江道：「若爲父親，死而無怨。」當日苦留不住。宋江堅執要行，便取個氈笠帶了，提條短棒，腰帶利刀，便下山去。衆頭領送過金沙灘自回。

且說宋江過了渡，到朱貴酒店裏上岸，出大路投鄆城縣來；路上少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一日，奔宋家村晚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次日躡行，到宋家村時却早。且在林子裏伏了，等待到晚，却投莊上來敲後門。莊裏聽得，只見宋清出來開門；見了哥哥，喫那一驚，慌忙道：「哥哥，你回家來怎地？」宋江道：「我特來家取父親和你。」宋清道：「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

這裏都知道了。本縣差下這兩個都頭每日來勾取，管定了我們，不得轉動。只等江兩文書到來，便要捉我們父子二人下在牢裏監禁，聽候拿你。日裏夜間，一二百士兵巡綽。你不宜遲，快去梁山泊請下衆頭領來救父親並兄弟！』

宋江聽了，驚得一身冷汗；不敢進門，轉身便走，奔梁山泊路上來。是夜，月色朦朧，路不分明。宋江只顧揀僻靜小路去處走。約莫也走了一個更次，只聽得背後有人發喊起來。宋江回頭聽時，只隔一二里路，看見一簇火把焰亮，只聽得叫道：『宋江休走！』

宋江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不聽晁蓋之言，果有今日之禍！皇天可憐，垂救宋江則個！』遠遠望見一個去處，只顧走。少間，風掃薄雲，現出那個明月，宋江方纔認得仔細，叫聲苦，不知高低。看了那個去處，有名喚做還道村。原來團團都是高山峻嶺，山下一遭澗水，中間單單只一條路。入來這村，左來右去走，只是這條路，更沒第二條路。

宋江認得這個村口，欲待回身，却被背後趕來的人已把住了路口，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宋江只得奔入村裏來，尋路躲避；抹過一座林子，早看見一所古廟；雙手只得推開廟門，乘着月光，入進廟裏來，尋個躲避處；前殿後殿相了一回，安不得身，心裏越慌。只聽得外面有人道：『都管只走在這廟裏！』

宋江聽得是趙能聲音，急沒躲處；見這殿上一所神廚，宋江揭起帳幔，望裏面探身便鑽入神廚裏，安了短棒，做一堆兒伏在廚內，身體把不住簌簌地抖。只聽得外面拿着火把炤將入來。宋江在神廚裏一頭抖，一頭偷眼看時，趙能趙得引着四五十人，拿着火把，各到處炤。看看炤上殿來。宋江抖道：『我今番走了死路，望神明庇佑則個！……神明庇佑！……神明庇佑！……』

一個個都走過了，沒人看着神廚裏。宋江抖定道：『可憐天！』只見趙得將火把來神廚裏一炤，宋江抖得幾乎死去。趙得一隻手將朴刀捍挑起神帳，上下把火只一炤，火烟冲將起來，冲下一片黑塵來，正落在趙得眼裏，眯了眼；便將火

把丟在地下，一腳踏滅了，走出殿門外來，對士兵們道：『這廝不在廟裏，——別又無路，却走向那裏去了？』衆士兵道：『多應這廝走入村中山林裏去了。這裏不怕他走脫：這個村喚做還道村，只有這條路出入；裏面雖有高山林木，却無路上得去。都頭只把住村口，他便會插翅飛上天去也走不脫了！待天明，村裏去細細搜捉！』趙能趙得道：『也是。』引了士兵出殿去了。

宋江抖定道：『却不是神明庇佑；若還得了性命，必當重修廟宇，再塑……』只聽得有幾個士兵在廟門前叫道：『都頭，在這裏了！』趙能趙得和衆人又搶入來。宋江簌簌地又把不住抖。趙能到廟前問道：『在那裏？』士兵道：『都頭，你來看，廟門上兩個塵手跡！一定是卻纔推開廟門，閃在裏面去了！』趙能道：『說得是；再仔細搜一搜看！』

這夥人再入廟裏來搜時，宋江這一番抖真是幾乎休了。那夥人去殿前殿後搜遍，只不曾翻過磚來。衆人又搜了一回，火把看看焰上殿來。趙能道：『多是

只在神廚裏。却纔兄弟看不仔細，我自炤一炤看。」

一個士兵拿着火把，趙能便揭起帳幔，五七個人伸頭來看。不看萬事俱休，纔看一看，只見神廚裏捲起一陣惡風，將那火把都吹滅了，黑騰騰罩了廟宇，對面不見。趙能道：「却又作怪，平地裏捲起這陣惡風來！想是神明在裏面，定喚怪我們只管來炤，因此起這陣惡風顯應。我們且去罷。只守住村口，待天明再來尋。」趙能道：「只是神廚裏不曾看得仔細，再把鎗去擗一擗。」趙能道：「也是。」

兩個却待向前，只聽得殿前又捲起一陣怪風，吹得飛砂走石，滾將下來；搖得那殿宇岌岌地動；罩下一陣黑雲，布合了上下，冷氣侵人，毛髮豎起。趙能情知不好，叫了趙得道：「兄弟！快走！神明不樂！」衆人一闕都奔下殿來，望廟門外跑走。有幾個擗翻了的，也有閃腩腿的，爬得起來奔命，走出廟門，只聽得廟裏有人叫：「饒恕我們！」趙能再入來看時，兩三個士兵跌倒在龍墀裏，被

樹根鈎住了衣服，死也掙不脫，手裏丟了朴刀，扯着衣裳叫饒。

宋江在神廚裏聽了，又抖又笑。趙能把土兵衣服解脫了，領出廟門去。有

幾個在前面的土兵說道：『我說這神道最靈，你們只管在裏面纏障，引得小鬼發作起來！我們只去守住了村口等他，須不喫他飛了去！』

趙能趙得道：『說得是；只消村口四下裏守定。』衆人都望村口去了。

只說宋江在神廚裏，口稱慚愧，道：『雖不被這厮們拿了，却怎能殺出村口去？……』正在廚內尋思，百般無計，只聽得後面廊下有人出來。宋江又抖

道：『又是苦也！早是不鑽出去！』只見兩個青衣童子，逕到廚邊，舉口道：

『小童奉娘娘法旨，請星主說話。』宋江那裏敢做聲答應。外面童子又道：

『娘娘有請，星主可行。』宋江也不敢答應。外面童子又道：『宋星主，休得

遲疑，娘娘久等。』宋江聽得鶯聲燕語，不是男子之音，便從神椅底下鑽將出來

看時，却是兩個青衣女童侍立在牀邊。宋江喫了一驚，却是兩個泥神。只聽得外面又說道：『宋星主，娘娘有請。』

宋江分開帳幔，鑽將出來，只見是兩個青衣螺髻女童齊齊躬身，各打個稽首。

宋江問道：『二位仙童自何而來？』青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請星主赴宮。』

宋江道：『仙童差矣。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麼星主。』青衣道：『如何差

了！請星主便行，娘娘久等。』宋江道：『甚麼娘娘？亦不曾拜識，如何敢

去！』青衣道：『星主到彼便知，不必詢問。』宋江道：『娘娘在何處？』

青衣道：『只在後面宮中。』

青衣前引便行。宋江隨後跟下殿來。轉過後殿側首一座子牆角門，青衣

道：『宋星主，從此間進來。』宋江跟入角門來看時，星月滿天，香風拂拂，四

下裏都是茂林脩竹。宋江尋思道：『原來這廟後又有這個去處。早知如此，却

不來這裏躲避，不受那許多驚恐！』

宋江行時，覺得香塢兩行，夾種着大松樹，都是合抱不交的；中間平坦一條龜背大街。宋江看了，暗暗尋思道：『我到不想古廟後有這般好路徑！』跟着青衣，行不過一里來路，聽得潺潺的澗水響；看前面時，一座青石橋，兩邊都是朱欄杆；岸上栽種奇花異草，蒼松茂竹，翠柳天桃；橋下翻銀滾雪般的水，流從石洞裏去。過得橋基，看時，兩行奇樹，中間一座大朱紅櫺星門。

宋江入得櫺星門看時，擡頭見一所宮殿。宋江尋思道：『我生居鄆城縣，不曾聽得說有這個去處！』心中驚恐，不敢動脚。青衣催促，請星主行，一引引入門內，有個龍墀，兩廊下盡是朱紅亭柱，都掛着繡簾；正中一所大殿，殿上燈燭熒煌。青衣從龍墀內一步步引到月臺上，聽得殿上階前又有幾個青衣道：『娘娘有請，星主進來。』

宋江到大殿上，不覺肌膚戰慄，毛髮倒豎。下面都是龍鳳磚階。青衣入簾內奏道：『請至宋星主在階前。』宋江到簾前御階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

口稱：「臣乃下濁庶民，不識聖上，伏望天慈俯賜憐憫！」

御簾內傳旨，教請宋星主坐。宋江那裏敢擡頭。教四個青衣扶上錦墩坐。

宋江只得勉強坐下。殿上喝聲「捲簾」，數個青衣早把珠簾捲起，搭在金鈎上。

娘娘問道：「星主別來無恙？」宋江起身再拜道：「臣乃庶民，不敢面覲聖容。」

娘娘道：「星主，既然如此，不必多禮。」

宋江恰纔敢擡頭舒眼，看見殿上金碧交輝，點着龍燈鳳燭；兩邊都是青衣女童，持笏捧圭，執旌擎扇侍從；正中七寶九龍牀上坐着那個娘娘，身穿金縷絳綃之衣，手秉白玉圭璋之器，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口中說道：「請星主到此。」命童子獻酒。

兩下青衣女童執着蓮花寶瓶，捧酒過來，斟在杯內。一個爲首的女童執杯遞酒，來勸宋江。宋江起身，不敢推辭，接過杯，朝娘娘跪飲了一杯。宋江覺得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頂，甘露灑心。又是一個青衣捧過一盤仙棗來勸宋江。

宋江戰戰兢兢，怕失了體面，伸着指頭取了一枚，就而食之，懷核在手。青衣又斟過一杯酒來勸宋江，宋江又一飲而盡。娘娘法旨，教再勸一杯。青衣再斟一杯酒過來勸宋江，宋江又飲了。仙女托過仙棗，又食了兩枚。

共飲過三杯仙酒，三枚仙棗，宋江便覺有些微醺；又怕酒後，醉失體面，再拜道：『臣不勝酒量，望乞娘娘免賜。』殿上法旨道：『既是星主不能飲酒，可止。』教：『取那三卷「天書」賜與星主。』

青衣去屏風背後，青盤中托出黃羅襪子，包着三卷天書，遞與宋江。宋江看時，可長五寸，闊三寸；不敢開看，再拜祇受，藏於袖中。娘娘法旨道：『宋江主，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爲主全忠仗義，爲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勿忘勿泄。』宋江再拜謹受。娘娘法旨道：『玉帝因爲星主魔心未斷，道行未完，暫罰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日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書可以善觀熟視。只可與天機星同觀，其他皆不可見。』

之後，便可焚之，勿留於世。

所囑之言，汝當記取。

目今天凡相隔，難以久

留，汝當速回。』——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他日瓊樓金闕，再當重會。』

宋江便謝了娘娘，跟隨青衣女童，下得殿庭來。

出得櫺星門，送至石橋

邊，青衣道：『恰纔星主受驚，不是娘娘護祐，已被擒拿。天明時，自然脫離了

此難。——星主，看石橋下水裏二龍相戲！』

宋江凭欄看時，果見二龍戲水。

二青衣望下一推。宋江大叫一聲，却撞在神廚內，覺來乃是『南柯一夢』。

宋江爬將起來看時，月影正午，料是三更時分。

宋江把袖子裏摸時，手內棗

核三個，袖裏帕子包着天書；將出來看時，果是三卷天書；又只覺口裏酒香。

宋

江想道：『這一夢真乃奇異，似夢非夢；若把做夢來，如何有這天書在袖子裏，口

中又酒香，棗核在手裏，說與我的言語都記得，不曾忘了一句？……不把做夢來，

我自分明在神廚裏，一交攔將入來，有甚難見處？……想是此間神聖最靈，顯化如

此？……只是不知是何神明？』

揭起帳幔看時，九龍椅上坐着一位妙面娘娘，正

和方纔一般。

宋江尋思道：『這娘娘呼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等閒人也。這三卷天書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天言，不曾忘了。』青衣女童道：「天明時，自然脫離此村之厄。」如今天色漸明，我却出去。」便探手去廚裏摸了短棒，把衣服拂拭了，一步步走下殿來。從左廊下轉出廟前，仰面看時，舊牌額上刻着四個金字，道：『玄女之廟』。宋江以手加額稱謝道：『慚愧！原來是九天玄女娘娘傳受與我三卷天書，又救了我的性命！如若能穀再見天日之面，必當來此重修廟宇，再建殿庭。伏望聖慈俯垂護祐！』

稱謝已畢，只得望着村口悄悄出來；離廟未遠，只聽得前面遠遠地喊聲連天。宋江尋思道：『又不濟了！』——住了脚。——『且未可出去；若到他面前，定吃他拿了，不如且在這裏路傍樹背後躲一躲。』却纔閃得入樹背後去，只見數個士兵急急走得喘做一堆，把刀鎗拄着，一步步攔將入來，口裏聲聲都只叫道：『神聖救命

則個！」

宋江在樹背後看了，尋思道：「却又作怪！他們把着村口，等我出來拿我，却又怎地搶入來？」再看時，趙能也搶入來，口裏叫道：「神聖——神聖救命！」宋江道：「那厮如何恁地慌？」却見背後一條大漢追將入來。那個大漢，上半截不着一絲，露出鬼怪般肉，手裏拿着兩把夾鋼板斧，口裏喝道：「舍鳥休走！」

遠觀不觀，近看分明；正是黑旋風李逵。宋江想道：「莫非是夢裏麼？」

不敢走出去。那趙能正走到廟前，被松樹根只一絆，一交擱在地下。李逵趕上，就勢一脚踏住脊背，手起大斧，却待要砍，背後又是兩箇好漢趕上來，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各挺一條朴刀，上首的是歐鵬，下首的是陶宗旺。

李逵見他兩個趕來，恐怕爭功壞了義氣，就手把趙能一斧砍做兩半，連胸脯都砍開了，跳將起來，把士兵趕殺，四散走了。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來。背後只

見又趕上三等好漢，也殺將來：前面赤髮鬼劉唐，第二石將軍石勇，第三催命判官李立。

這六等好漢說道：『這廝們都殺散了，只尋不見哥哥，却怎生是好？』石勇叫道：『兀！那松樹背後一個人立在那裏！』宋江方纔敢挺身出來說道：『感謝衆兄弟們又來救我性命！將何以報大恩！』六等好漢見了宋江，大喜道：『哥哥有了！快去報與晁頭領得知！』石勇李立分頭去了。

宋江問劉唐道：『你們如何得知來這裏救我？』劉唐答道：『哥哥前脚下得山來，晁頭領與吳軍師放心不下，便叫戴院長隨卽下來探聽哥哥下落。晁頭領又自己放心不下，再着我等衆人前來接應，只恐哥哥有些疎失。半路裏撞見戴宗道兩個賊驢追趕捕捉哥哥，晁頭領大怒，分付戴宗去山寨，只教留下吳軍師公孫勝阮家三兄弟呂方郭盛朱貴白勝看守寨柵，其餘兄弟都教來此間尋覓哥哥。聽得人說道：『趕宋江入還道村口了！』村口守把的這廝們盡數殺了，不留一個，只有這

幾個奔進村裏來。隨即李大哥追來，我等都趕入來。不想哥哥在這裏！」

說猶未了，石勇引將晁蓋花榮秦明黃信薛永蔣敬馬麟到來；李立引將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穆春侯健蕭讓金大堅。一行衆多好漢都相見了。宋江作謝衆位頭領。

晁蓋道：「我叫賢弟不須親自下山，不聽愚兄之言，險些兒又做出來。」宋江

道：「小可兄弟只爲父親這一事懸腸掛肚，坐臥不安，不由宋江不來取。」晁蓋

道：「好教賢弟歡喜：令尊并令弟家眷，我先叫戴宗引杜遷宋萬王矮虎鄭天壽童威童猛送去，已到山寨中了。」宋江聽得大喜，拜謝晁蓋，道：「得仁兄如此施

恩，宋江死亦無怨！」

一時，衆頭領各各上馬，離了還道村口。宋江在馬上，以手加額，望空頂

禮，稱謝神明庇佑之力，容日專當拜還心願。一行人馬逕回梁山泊來。吳學究

領了守山頭領，直到金沙灘，都來迎接。前到得大寨聚義廳上，衆好漢都相見

了。宋江急問道：「老父何在？」晁蓋使叫請宋太公出來。

不多時，鐵扇子宋清策着一乘山轎，擡着宋太公到來。衆人扶策下轎，上廳來。宋江見了，喜從天降，笑逐顏開，再拜道：『老父驚恐。宋江做了不孝之子，負累了父親喫驚受怕！』宋太公道：『巨耐趙能那厮兄弟兩個每日撥人來守定了我們，只待江州公文到來，便要捉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聽得你在莊後敲門，此時已有八九個土兵在前面草廳上；續後不見了，不知怎地趕出去了。到三更時候，又有二百餘人把莊門開了，將我搭扶上轎擡了，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籠，放火燒了莊院。那時不絲我問個緣絲，逕來到這裏。』宋江道：『今日父子團圓相見，皆賴衆兄弟之力也！』叫兄弟宋清拜謝了衆頭領。

晁蓋衆人都來參拜宋太公，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作賀宋公明父子團圓。當日盡歡方散。次日又排筵席賀喜。大小頭領盡皆歡喜。

第三日，晁蓋又梯已備個筵席，慶賀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動公孫勝一個念頭：思憶老母在蘄州，離家日久了，未知如何。

衆人飲酒之時，只見公孫勝起身對衆頭領說道：「感蒙衆位豪傑相待貧道許多時，恩同骨肉；只是貧道自從跟着晁頭領到山，逐日宴樂，一向不曾還鄉看視老母；——亦恐我真人本師懸望。欲待回鄉省視一遭，暫別衆頭領三五個月，再回來相見，以滿貧道之願，免致老母望念懸望。」晁蓋道：「向日已聞先生所言：令堂在北方無人侍奉。今既如此說時，難以阻當；只是不忍分別。雖然要行，且待來日相送。」公孫勝謝了。當日盡醉方散，各自歸房安歇。次日早，就關下排了筵席，與公孫勝餞行。

且說公孫勝依舊做雲遊道人打扮了，腰裏腰包肚包，背上雌雄寶劍，肩膊上掛着棕笠，手中拿把鼈殼扇，便下山來。衆頭領接住，就關下筵席，各各把盞送別。饒行已遍，晁蓋道：「一清先生，此去難留，却不可失信。本是不容先生去，只是老尊堂在上，不敢阻當。百日之外，專望鶴駕降臨，切不可爽約。」

公孫勝道：『重蒙列位頭領看待許久，貧道豈敢失信；回家參過本師真人，安頓了老母，便回山寨。』

宋江道：『先生何不將帶幾個人去，一發就搬取老尊堂上山？早晚也得侍奉。』

公孫勝道：『老母平生只愛清幽，吃不得驚譟，因此不敢取來。家中自有田產山莊，老母自能料理。貧道只去省視一遭便來。再得聚義。』

宋江道：『既然如此，專聽尊命。只望早早降臨爲幸。』

晁蓋取出一盤黃白之資相送。

公孫勝道：『不消許多，但只穀盤纏足矣。』

晁蓋定教收了一半。打拴在腰包裏，打個稽首，別了衆人，過金沙灘便行，望蘄州去了。

衆頭領席散，却待上山，只見黑旋風李逵就闌下放聲大哭起來。

宋江連忙問道：『兄弟，你如何煩惱？』

李逵哭道：『干鳥氣麼！這個也去取爺，那個也去望娘，偏鐵牛是土掘坑裏鑽出來的！』

晁蓋便問道：『你如今待要怎地？』

李逵道：『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裏。我的哥哥又在別人家做長工，如何養得我娘快樂？我要去取他來，這裏快樂幾時也好。』

晁蓋道：『兄弟說得是；我差幾

個人同你去取了上來，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李家兄弟生性不好，回鄉去必然有失。若是教人和他去，亦是不好。況且他性如烈火，到路上必有衝撞。他又在江州殺了許多人，那個不認得他是黑旋風？這幾時官司如何不行移文書到那裏了？必然原籍追捕。——你又形貌兇惡，倘有疎失，路程遙遠，恐難得知。你且過幾時，打聽得平靜了，去取未遲。』李逵焦躁，叫道：『哥哥！你也是個不平心的人！你的爺便要取上山來快活，我的娘繇他在村裏受苦！兀的不是氣破了鐵牛肚子！』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躁。既是要去取娘，只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逵道：『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點兩個指頭，說出這三件事來，有分教李逵：

施爲撼地搖天手，出關爬山跳澗蟲。

畢竟宋江對李逵說出那三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徑劫單身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話說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第二件，因你性急，誰肯和你同去，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來。第三件，你使的那兩把板斧，休要帶去，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逵道：『這三件事有甚麼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便行。我也不住了。』當下李逵拽扎得爽利，只跨一口腰刀，提條朴刀，帶了一錠大銀，三五個小銀子，喫了幾杯酒，唱個大喏，別了衆人，便下山來，過金沙灘去

了。

晁蓋宋江與衆頭領送行已罷，回到大寨裏聚義廳上坐定。宋江放心不下，對

衆人說道：「李逵這個兄弟此去必然有失；不知衆兄弟們誰是他鄉中人，可與他那裏探聽個消息。」杜遷便道：「只有朱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與他是鄉里。」

宋江聽罷，說道：「我却忘了。前日在白龍廟聚會時，李逵已自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宋江便着人去請朱貴。

小喽囉飛奔下山來，直至店裏，請得朱貴到來。宋江道：「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鄉搬取老母，因他酒性不好，爲此不肯差人與他同去。誠恐路上有失，今知賢弟是他鄉中人，你可去他那裏探聽走一遭。」朱貴答道：「小弟是沂州沂水縣人。見有一個兄弟喚做朱富，在本縣西門外開着個酒店。這李逵，他是本縣百丈村董店東住；有個哥哥喚做李逵，專與人家做長工。這李逵自小兇頑，因打死人了，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曾回家。如今着小弟去那裏探聽也不妨，只怕店裏

無人看管。小弟也多時不曾還鄉，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宋江道：「這
個看店不必你憂心。我自教侯健石勇替你暫管幾時。」

朱貴領了這言語，相辭了衆頭領下山來，便走到店裏，收拾包裹，交割舖面與
石勇侯健，自奔沂州去了。這裏宋江與晁蓋在寨中每日筵席，飲酒快樂，與吳學
究看習天書，不在話下。

且說李逵獨自一個離了梁山泊，取路來到沂水縣界。於路李逵端的不喫酒，
因此不惹事，無有話說。

行至沂水縣西門外，見一簇人圍着榜看，李逵也立在人叢中，聽得讀榜上道：
「第一名，正賊宋江，係鄆城縣人。第二名，從賊戴宗，係江州兩院押獄。第
三名，從賊李逵，係沂州沂水縣人。……」

李逵在背後聽了，正待指手畫脚，沒做奈何處，只見一個人搶向前來，攔腰抱

住，叫道：『張大哥！你在這裏做甚麼？』李逵扭過身看時，認得是早叻忽律

朱貴。李逵問道：『你如何也來在這裏？』朱貴道：『你且跟我來說話。』

兩個一同來西門外近村一個酒店內，直入到後面一間靜房中坐了。朱貴指着

李逵，道：『你好大膽！那榜上明明寫着賞一萬貫錢捉宋江，五千貫捉戴宗，三

千貫捉李逵，你却如何立在那裏看榜？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如之奈何！

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不肯教人和你同來；又怕你到這裏做出怪來，續後特使我

趕來探聽你的消息。我遲下山來一日，又先到你一日，你如何今日纔到這裏？』

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喫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你如何認得這個

酒店裏？你是這裏人？家在那裏住？』朱貴道：『這個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

家裏。我原是此間人。因在江湖上做客，消折了本錢，就於梁山泊落草，今次

方回。』便叫兄弟朱富來與李逵相見了。

朱富置酒款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喫酒；今日我已到鄉里

了，便喫兩碗兒，打甚麼要緊！」朱貴不敢阻擋他，繇他喫。

當夜直喫到四更時分，安排些飯食，李逵喫了，趁五更曉星殘月，霞光明朗，便投村裏去。朱貴分付道：「休從小路去。只從大朴樹轉灣，投東大路，一直往百丈村去，便是董店東。快取了母親，和你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自從小路去，却不從大路走！誰耐煩！」朱貴道：「小路走，多大蟲；又有乘勢奪包裹的剪徑賊人。」李逵應道：「我却怕甚鳥！」戴上氈笠兒，提了朴刀，跨了腰刀，別了朱貴朱富，便出門投百丈村來。約行了十數里，天色漸漸微明，去那露草之中，趕出一隻白兔兒來，望前路去了。李逵趕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

正走之間，只見前面有五十來株大樹叢雜，時值新秋，葉兒正紅。李逵來到樹林邊廂，只見轉過一條大漢，喝道：「是會的留下買路錢，免得奪了包裹！」

李逵看那人時，戴一頂紅絹抓鬚兒頭巾，穿一領氈布袖襖，手裏拿着兩把板

斧，把黑墨擦在臉上。李逵見了，大喝一聲：『你這廝是甚麼鳥人，敢在這裏剪徑！』那漢道：『若問我名字，嚇碎你的心膽！老爺叫做黑旋風！你留下買路錢並包裹，便饒了你性命，容你過去！』李逵大笑道：『沒你娘鳥興！你這廝是甚麼人，那裏來的，也學老爺名目，在這裏胡行！』

李逵挺起手中朴刀來奔那漢。那漢那裏抵當得住，却待要走。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擗翻在地，一腳踏住胸脯，喝道：『認得老爺麼？』那漢在地下叫道：『爺爺！饒你孩兒性命！』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漢黑旋風李逵便是！你這廝辱沒老爺名字！』那漢道：『孩兒雖然姓李，不是真的黑旋風；爲是爺爺江湖上有名目，提起爺爺大名，鬼也害怕，因此孩兒盜學爺爺名目胡亂在此剪徑。但有孤單客人經過，聽得說了「黑旋風」三個字，便撇了行李逃奔去了。』

以此得這些利息。實不敢害人。小人自己的賤名叫做李鬼，只在這前村住。』

李逵道：『叵耐這廝無禮，却在這裏奪人的包裹行李，壞我的名目，學我使兩把板

斧！且教他喫我一斧！』劈手奪過一把斧來便砍。李鬼慌忙叫道：『爺爺！殺我一個，便是殺我兩個！』

李逵聽得，住了手，問道：『怎的殺你一個便是殺你兩個？』李鬼道：『孩兒本不敢剪徑，家中因有個九十歲的老母，無人養贍，因此孩兒單題爺爺大名唬嚇人，奪些單身的包裹，養贍老母；其實並不會害了一個人。如今爺爺殺了孩兒，家中老母必是餓殺！』

李逵雖是個殺人不斬眼的魔王，聽得說了這話，自肚裏尋思道：『我特地歸家來取娘，却倒殺了一個養娘的人，天地也不容我。……罷！罷！我饒了你這斷性命！』放將起來。李鬼手提着斧，納頭便拜。李逵道：『只我便是真黑旋風；你從今已後休要壞了俺的名目！』李鬼道：『孩兒今番得了性命，自回家改業，再不敢倚着爺爺名目在這裏剪徑。』李逵道：『你有孝順之心，我與你十兩銀子做本錢，便去改業。』

李逵便取出一錠銀子，把與李鬼，拜謝去了。李逵自笑道：「這厮却撞在我手裏！既然他是個孝順的人，必去改業。我若殺了他，天地必不容我。我也去休。」拿了朴刀，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來。走到巳牌時分，看看莊裏又饑又渴，四下裏都是山徑小路，不見有一個酒店飯店。

正走之間，只見遠遠地山凹裏露出兩間草屋。李逵見了，奔到那人家裏來，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婦人來，鬢髮邊插一簇野花，搽一臉胭脂鉛粉。李逵放下朴刀，道：「嫂子，我是過路客人，肚中饑餓，尋不着酒食店。我與你幾錢銀子，央你回些酒飯喫。」那婦人見了李逵這般模樣，不敢說沒，只得答道：「酒便沒買處，飯便做些與客人喫了去。」李逵道：「也罷；只多做些個，正肚中餓出鳥來。」那婦人道：「做一升米不少麼？」李逵道：「做三升米飯來喫。」

那婦人向廚中燒起火來，便去溪邊淘了米，將來做飯。李逵却轉過屋後山邊來淨手。只見一個漢子，攔手攔腳，從山後歸來。李逵轉過屋後聽時，那婦人

正要上山討菜，開後門見了，便問道：『大哥！那裏閃騰了腿？』那漢子應道：『大嫂，我險些兒和你不厮見了！你道我晦鳥氣麼？指望出去等個單身的過，整整等了半個月日，不曾發市。甫能今日抹着一個，你道是誰？原來正是那真黑旋風！却恨撞着那驢鳥！我如何敵得他過，倒喫他一朴刀，擗翻在地，定要殺我。喫我假意叫道：「你殺我一個，却害了我兩個！」他便問我緣故。我便假道：「家中有個九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定是餓死！」那驢鳥，真個信我，饒了我性命；又與我一個銀子做本錢，教我改了業養娘。我恐怕他省悟了趕將來，且離了那林子裏，僻靜處睡了一回，從山後走回家來。」那婦人道：『休要高聲！却纔一個黑大漢來家中，教我做飯，莫不正是他？如今在門前坐地，你去張一張看；若是他時，你去尋些麻藥來，放在菜內，教那厮喫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却對付了他，謀得他些金銀，搬往縣裏住去，做些買賣，却不強似在這裏窮徑？』

李逵已聽得了，便道：『叵耐這厮！我倒與了他一個銀子，又饒了性命，他倒又要害我！』這個正是天地不容！』一轉趲到後門邊。這李鬼恰好出門，被李逵劈髻揪住。那婦人慌忙自望前門走了。

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邊掣出腰刀，早割下頭來；拿着刀，却奔前門尋那婦人時，正不知走那裏去了；再入屋內來，去房中搜看，只見有兩個竹籠，盛些舊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銀兩并幾件釵環。李逵都拿了，又去李鬼身邊搜了那錠小銀子，都打縛在包裹裏；却去鍋裏看時，三升米飯早熟了，只沒菜蔬下飯。

李逵盛飯來，喫了一回，看着自笑道：『好癡漢！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會喫！』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兩塊肉來，把些水洗淨了，竈裏抓些炭火來便燒；一面燒，一面喫。喫得飽了，把李鬼的屍首拋放屋下，放了把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裏去了。比及趕到董店東時，日已平西。逕奔到家中，推開門，入進裏面，只聽得娘在床上問道：『是誰入來？』

李逵看時，見娘雙眼都盲了，坐在床上念佛。李逵道：「娘！鐵牛來家

了！」娘道：「我兒，你去了許多時，這幾年正在那裏安身？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長工，止博得些飯食喫，養娘全不濟事！我時常思量你，眼淚流乾，因此瞎了雙目。你一向正是如何？」

李逵尋思道：「我若說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說便了。」李逵應道：「鐵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來取娘。」娘道：「恁地却好也！——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李逵道：「鐵牛背娘到前路，却覓一輛車兒載去。」娘道：「你等大哥來，却商議。」李逵道：「等做甚麼，我自和你去便了。」

恰待要行，只見李逵提了一罐子飯來。入得門，李逵見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見！」李逵罵道：「你這厮歸來做甚？又來負累人！」娘便道：「鐵牛如今做了官，特地家來取我。」李逵道：「娘呀！休信他放屁！當初他打殺了人，教我披枷帶鎖，受了萬千的苦。如今又聽得他和梁山泊賊人通同，刼了

法場，開了江州，見在梁山泊做了強盜。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着落原籍追捕正身，却要捉我到官比捕；又得財主替我官司分理，說：「他兄弟已自十來年不知去向，亦不曾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鄉貫？」又替我上下使錢。因此不喫官司杖限追要。見今出榜賞三千貫捉他！——你這厮不死，却走家來胡說亂道！」李逵道：「哥哥不要焦躁，一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多少是好。」

李逵大怒，本待要打李逵，却又敵他不過；把飯罐撇在地下，一直去了。李逵道：「他這一去必報人來捉我，却是脫不得身，不如及早走罷。我大哥從來不會見這大銀，我且留下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放在床上。大哥歸來見了，必然不趕來。」李逵便解下腰包，取一錠大銀放在床上，叫道：「娘，我自背你去休。」娘道：「你背我那裏去？」李逵道：「你休問我，只顧去快活便了。我自背你去，不妨。」李逵當下背了娘，提了朴刀，出門望小路裏便走。

却說李逵奔來財主家報了，領着十來個莊客，飛也似趕到家裏，看時，不見了老娘，只見床上留下一錠大銀子。李逵見了這錠大銀，心中忖道：『鐵牛留下銀子，肯娘去那裏藏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來，我若趕去，倒喫他壞了性命。想他肯娘必去山寨裏快活。』

衆人不見了李逵，都沒做理會處。李逵却對衆莊客說道：『這鐵牛背娘去，不知往那條路去了。這裏小路甚雜，怎地去趕他？』衆莊客見李逵沒理會處，俄延了半晌，也各自回去了，不在話下。

這裏只說李逵怕李逵領人趕來，背着娘，只奔亂山深處僻靜小路而走。看看天色晚了，李逵背到嶺下。娘雙眼不明，不知早晚，李逵却自認得這條嶺喚做沂嶺，過那邊去，方纔有人家。娘兒兩個趁着星明月朗，一步步捱上嶺來。娘在背上說道：『我兒，那裏討口水來我喫也好。』李逵道：『老娘，且待過嶺去，

借了人家安歇了，做些飯喫。』娘道：『我日中喫了些乾飯，口渴得當不得！』李逵道：『我喉嚨裏也烟發火出；你且等我背你到嶺上，尋水與你喫。』娘道：『我兒，端的渴殺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也困倦得要不得！』

李逵看看捱得到嶺上松樹邊一塊大青石上，把娘放下，插了朴刀在側邊，分付娘道：『耐心坐一坐，我去尋水來你喫。』

李逵聽得溪澗裏水響，聞聲尋路去，盤過了兩三處山脚，來到溪邊，捧起水來自喫了幾口，尋思道：『怎生能彀得這水去把與娘喫？……』立起身來，東觀西望，遠遠地山頂上見一座廟。李逵道：『好了！』攀藤攬葛，上到庵前，推開門看時，却是個泗洲大聖祠堂；面前只有個石香爐。李逵用手去掇，原來却是和座子鑿成的。李逵拔了一回，那裏拔得動；一時性起來，連那座子掇出前面石階上一磕，把那香爐磕將下來，拿了再到溪邊，將這香爐水裏浸了，拔起亂草，洗得乾淨，挽了半香爐水，雙手擎來，再尋舊路，夾七夾八走上嶺來；到得松樹邊石頭

上，不見了娘，只見朴刀插在那裏。

李逵叫娘喫水，杳無踪跡。叫了一聲不應，李逵心慌，丟了香爐，定住眼，四下裏看時，並不見娘；走不到三十餘步，只見草地上團團血跡。李逵見了，一身肉發抖；趁着那血跡尋將去，尋到一處大洞口，只見兩個小虎兒在那裏舐一條人腿。

李逵把不住抖，道：『我從梁山泊歸來，特爲老娘來取他。千辛萬苦，背到這裏，倒把來與你喫了！那烏大蟲拖着這條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誰的？』心頭火起便不抖，赤黃鬚早豎起來，將手中朴刀挺起，來擄那兩個小虎。這小大蟲被擄得慌，也張牙舞爪，鑽向前來；被李逵手起，先擄死了一個，那一個望洞裏便鑽了入去。李逵趕到洞裏，也擄死了。

李逵却鑽入那大蟲洞內，伏在裏面，張外面時，只見那母大蟲張牙舞爪望窩裏來。李逵道：『正是你這業畜喫了我娘！』放下朴刀，跨邊掣出腰刀。

那母大蟲到洞口，先把尾去窩裏一翦，便把後半截身軀坐將入去。李逵在窩裏看得仔細，把刀朝母大蟲尾底下，盡平生氣力，捨命一戮，正中那母大蟲糞門。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裏去了。那母大蟲吼了一聲，就洞口，帶着刀，跳過澗邊去了。李逵却拿了朴刀，就洞裏趕將出來。那老虎負疼，直搶下山石巖下去了。

李逵恰待要趕，只見就樹邊捲起一陣狂風，吹得敗葉樹木如雨一般打將下來。自古道：『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起處，星月光輝之下，大吼了一聲，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那大蟲望李逵勢猛一撲。那李逵不慌不忙，趁着那大蟲勢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蟲領下。那大蟲不會再掀再翦：一者護那疼痛，二者傷着他那氣筊。那大蟲退不彀五七步，只德得響一聲，如倒半壁山，登時間死在巖下。

那李逵一時間殺了母子四虎，還又到虎窩邊，將着刀復看了一遍，只恐還有大

蟲，已無有踪跡。李逵也困乏了，走向泗州大聖廟裏，睡到天明。

次日早晨，李逵却來收拾親娘的腿及剩的骨殖，把布衫包裹了；直到泗州大聖廟後掘土坑葬了。李逵大哭了一場，肚裏又饑又渴，不免收拾包裹，拿了朴刀，尋路慢慢的走過嶺來。只見五七個獵戶都在那裏收窩弓弩箭。見了李逵一身血污，行將下嶺來，衆獵戶喫了一驚，問道：『你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如何敢獨自過嶺來？』

李逵見問，自肚裏尋思道：『如今沂水縣出榜賞三千貫錢捉我，我如何敢說實話？只謊說罷。』答道：『我是客人。昨夜和娘過嶺來，因我娘要水喫，我去嶺下取水，被那大蟲把我娘拖去喫了。我直尋到虎窩裏，先殺了兩個小虎，後殺了兩個大虎。』泗州大聖廟裏睡到天明，方纔下來。』衆獵戶齊叫道：『不信你一個人如何殺得四個虎？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個。這兩個小虎且不打緊，那兩個大虎非同小可！我們爲這兩個畜生不知都喫了幾頓棍棒。這

條沂嶺，自從有了這窩虎在上面，整三五個月沒人敢行。我們不信！敢是你哄我？」李逵道：「我又不是此間人，沒來絲哄你做甚麼？你們不信，我和你上嶺去尋着與你，就帶些人去扛了下來。」衆獵戶道：「若端的有時，我們自重重的謝你。——却是好也！」

衆獵戶打起胡哨來，一霎時，聚起三五十人，都拿了鐮鈎鎗棒，跟着李逵，再上嶺來。此時天大明朗，都到那山頂上。遠遠望見窩邊果然殺死兩個小虎：一個在窩內，一個在外面；一隻母大蟲死在山巖邊，一隻雄虎死在泗州大聖廟前。

衆獵戶見了殺死四個大蟲，盡皆歡喜，便把索子抓縛起來。衆人扛擡下嶺，就邀李逵同去請賞；一面先使人報知里正上戶，都來迎着，擡到一個大戶人家，喚做曹太公莊上。那人曾充縣吏，家中暴有幾貫浮財，專在一鄉放刁把纜；初世爲人便要結幾個不三不四的人恐唬鄰里；極要談忠說孝，只是口是心非。

當時曹太公親自接來，相見了，邀請李逵到草堂上坐定，動問殺死虎的緣絲。

李逵却把夜來同娘到嶺上要水喫，……因此殺死大蟲的話說了一遍。衆人都呆了。曹太公動問：『壯士高姓名諱？』李逵答道：『我姓張，無名，只喚做張大膽。』曹太公道：『真乃是大膽壯士！不恁地膽大，如何殺得四個大蟲！』一壁廂叫安排酒食管待，不在話下。

且說當村裏得知沂嶺殺了四個大蟲，擡在曹太公家，講動了村坊道店，闖得前村後村，山僻人家，大男幼女，成羣拽隊，都來看虎，入見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壯士在廳上喫酒。數中却有李鬼的老婆，逃在前村爹娘家裏，隨着衆人也來看虎，却認得李逵的模樣，慌忙來家對爹娘說道：『這個殺虎的黑大漢便是殺我老公，燒了我屋的。他叫做梁山泊黑旋風。』

爹娘聽得，連忙來報知里正。里正聽了道：『他既是黑旋風時，正是嶺後白丈村打死了人的李逵。逃走在江州，又做出事來，行移到本縣原籍追捉。如今

官司出三千貫賞錢拿他。他却走在這裏！」暗地使人去請得曹太公到來商議。

曹太公推道更衣，急急的到里正家裏。里正說：「這個殺虎的壯士正是嶺後

百丈村裏的黑旋風李逵，見今官司着落拿他。」曹太公道：「你們要打聽得仔

細。倘不是時，倒惹得不好。若真個是時，却不妨，要拿他時也容易。只怕

不是他時却難。」里正道：「見有李鬼的老婆認得他。曾來李鬼家做飯喫，殺

了李鬼。」曹太公道：「既是如此，我們且只顧置酒請他，却問他今番殺了大

蟲，還是要去縣裏請功，還是要村裏討賞。若還他肯去縣裏請功時，便是黑旋

風了，着人輪換把盞，灌得醉了，縛在這裏，却去報知本縣，差都頭來取去，萬無

一失。」衆人道：「說得是。」

里正與衆人商議定了。曹太公回家來款住李逵，一面且置酒來相待，便道：

「適間拋撇，請勿見怪。且請壯士解下腰間腰刀，放過朴刀，寬鬆坐一坐。」

李逵道：「好，好。我的腰刀已擱在雌虎肚裏了，只有刀鞘在這裏。若開剝

時，可討來還我。」曹太公道：「壯士放心。我這裏有的是好刀，相送一把與壯士懸帶。」李逵解了腰間刀鞘並纏袋包裹，都遞與莊客收貯；便把朴刀倚過一邊。

曹太公叫取大盤肉，大壺酒來。衆多大戶並里正獵戶人等，輪番把盞，大碗大鍾只顧勸李逵。曹太公又請問道：「不知壯士要將這虎解官請功，只是在這裏討些齋發？」李逵道：「我是過往客人，忙些個。偶然殺了這窩猛虎，不須去縣裏請功。只此有些齋發便罷；若無，我也去了。」曹太公道：「如何敢輕慢了壯士！少刻村中斂取盤纏相送。我這裏自解虎到縣裏去。」李逵道：「布衫先借一領與我換了上蓋。」曹太公道：「有，有。」當時便取一領青布袖襖，就與李逵換了身上的血污衣裳。

只見門前鼓響笛鳴，都將酒來與李逵把盞作慶，一杯冷，一杯熱。李逵不知是計，只願開懷暢飲，全不記宋江分付的言語。不兩個時辰，把李逵灌得酩酊大

醉，立脚不住。衆人扶到後堂空屋下，放翻在一條板凳上；就取兩條繩子，連板凳綁住了；便叫里正帶人飛也似去縣裏報知，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補了一張狀子。

此時鬧動了沂水縣裏。知縣聽得，大驚，連忙陞廳，問道：「黑旋風拿住在那裏？這是謀叛的人，不可走了！」原告人并獵戶答應道：「見縛在本鄉曹大戶家。爲是無人近得他，誠恐有失，路上走了，不敢解來。」知縣隨即叫喚本縣都頭李雲上廳來分付道：「沂嶺下曹大戶莊上拿住黑旋風李逵。你可多帶人去，密地解來。休要鬧動村坊，被他走了。」

李都頭領了台旨，下廳來，點起三十個老郎士兵，各帶了器械，便奔沂嶺村中來。這沂水縣是個小去處，如何掩飾得過。此時街市上講動了，說道：「拿着了開江州的黑旋風，如今差李都頭去拿來。」

朱貴在東莊門外朱富家，聽得了這個消息，慌忙來後面對兄弟朱富說道：「這

黑厮又做出來了！如何解救？

宋公明特爲他誠恐有失，差我來打聽消息。如

今他喫拿了，我若不救得他時，怎的回寨去見哥哥？

似此怎生是好！

朱富

道：『大哥，且不要慌。這李都頭一身好本事，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我和你

只兩個同心合意，如何敢近傍他？

只可智取，不可力敵。

李雲日常時最是愛

我，常常教我使些器械。我却有個道理對他，只是在這裏安不得身了。今晚煮

三二十斤肉，將十數瓶酒，把肉大塊切了，却將些蒙汗藥拌在裏面，我兩個五更帶數個火家，挑着去半路裏僻靜處等候，他解來時，只做與他把酒賀喜，將衆人都麻翻了，却放李逵，如何？

朱貴道：『此計大妙。事不宜遲，可以整頓，及早

便去！』朱富道：『只是李雲不會喫酒，便麻翻了，終久醒得快。還有件事：

倘或日後得知，須在此安身不得。』朱貴道：『兄弟，你在這裏賣酒也不濟事。

不如帶領老小，跟我上山，一發入了夥。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却不快活？

今夜便叫兩個火家，覓了一輛車兒，先送妻子和細軟行李起身，約在十里牌等候，

都去上山。我如今包裹內帶得一包蒙汗藥在這裏；李雲不會喫酒時，肉裏多糝些，逼着他多喫些，也麻倒了。救得李逵，同上山去，有何不可？」朱富道：「哥哥說得是。」便叫人去覓下了一輛車兒，打拴了三五個包箱，揹在車兒上；家中麤物都棄了；叫渾家和兒女上了車子，分付兩個火家跟着車子，只顧先去。

且說朱貴朱富當夜煮熟了肉，切做大塊，將藥來拌了，連酒裝做兩擔，帶了二三十個空碗；又有若干菜蔬，也把藥來拌了；恐有不喫肉的，也教他着手。兩擔酒肉，兩個火家各挑一擔；弟兄兩個自提了些菓盒之類；四更前後，直接將來僻靜山路口坐等。到天明，遠遠地只聽得敲着鑼響，朱貴接到路口。

且說那三十來個土兵自村裏吃了半夜酒，四更前後，把李逵背剪綁了解將來。後面李都頭坐在馬上。看看來到面前，朱富便向前攔住，叫道：「師父且喜，小

弟將來接力。」桶內舀一壺酒來，斟一大鍾，上勸李雲。朱貴托着肉來，火家捧過菓盒。李雲見了，慌忙下馬，跳向前來，說道：「賢弟，何勞如此遠接！」朱富道：「聊表徒弟孝順之心。」

李雲接過酒來，到口不吃。朱富跪下道：「小弟已知師父不飲酒，今日這個喜酒，也飲半盞兒。」李雲推却不過，略呷了兩口。朱富便道：「師父不飲酒，須請些肉。」李雲道：「夜間已飽，吃不得了。」朱富道：「師父行了許多路，肚裏也飢了。雖不中吃，胡亂請些，以免小弟之羞。」揀兩塊好的遞將過來。

李雲見他如此慇懃，只得勉強呷了兩塊。朱富把酒來勸上戶里正並獵戶人等，都勸了三鍾。朱貴便叫土兵莊客衆人都來喫酒。這夥男女那裏顧個冷，熱，好喫，不好喫，酒肉到口，只顧喫；正如這風捲殘雲，落花流水，一齊上來搶着喫了。

李逵光着眼，看了朱貴兄弟兩個，已知用計，故意道：『你們也請我吃些！』
朱貴喝道：『你是歹人，有酒肉與你喫！ 這般殺才，快閉了口！』

李雲看着土兵，喝叫快走，只見一個個都面面厮覷，走動不得，口顫腳麻，都跌倒了。李雲急叫：『中了計了！』恰待向前，不覺自家也頭重腳輕暈倒了，軟做一堆，睡在地下。

當時朱貴朱富各奪了一條朴刀，喝聲『孩兒們休走！』兩個挺起朴刀來趕這夥不會吃酒肉的莊客並那看的人。走得快的走了，走得遲的就擗死在地。

李逵大叫一聲，把那綁縛的麻繩都掙斷了；便奪過一條朴刀來殺李雲。朱富慌忙攔住，叫道：『不要無禮！ 他是我的師父，爲人最好。 你只顧先走。』

李逵應道：『不殺得曹太公老驢，如何出得這口氣！』李逵趕上，手起一朴刀，先擗死曹太公並李鬼的老婆；續後里正也殺了；性起來，把獵戶排頭兒一味價擗將去。那三十來個土兵都被擗死了。這看的人和衆莊客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腳，都

往深野路逃命去了。

李逵還只顧尋人要殺。

朱貴喝道：「不干看的人事，休只管傷人！」慌忙

攔住。

李逵方纔住了手，就士兵身上剝了兩件衣服穿上。三個人提着朴刀，便

要從小路裏走。

朱富道：「不好，却是我送了師父性命！他醒時，如何見得知

縣？

必然趕來。

你兩個先行，我等他一等。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義，且是爲

人忠直，等他趕來，就請他一發上山入夥，也是我的恩義，免得教回縣去喫苦。」

朱貴道：「兄弟，你也見得是。我便先去跟了車子行，留李逵在路傍幫你等他。

若是他不趕來時，你們兩個休執迷等他。」朱富道：「這是自然了。」當下朱

貴前行去了。

只說朱富和李逵坐在路傍邊等候。果然不到一個時辰，只見李雲挺着一條朴

刀，飛也似趕來，大叫道：「強賊休走！」

李逵見他來得兇，跳起身，挺着朴刀

來闖李雲，恐傷朱富。正是有分教：

梁山泊內添雙虎，聚義廳前慶四人。

畢竟黑旋風闖青眼虎，二人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話說當時李逵挺着朴刀來闖李雲。兩個就官路傍邊鬪了五七合，不分勝敗。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間隔開，叫道：『且不要鬪。都聽我說。』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師父聽說：小弟多蒙錯愛，指教鎗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今奉及時雨宋公明將令，着他來招管李大哥。不爭被你拿了解官，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見得宋公明？因此做下這場手段。却纔李大哥乘勢要壞師父，却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殺了這些土兵。我們本待去得遠了，猜道師父

回去不得，必來趕我；小弟又想師父日常恩念，特地在此相等。師父，你是個精細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殺害了多少人性命，又走了黑旋風，你怎生回去見得知縣？你若回去時，定喫官司，又無人來相救；不如今日和我們一同上山，投奔宋公明入了夥。未知尊意若何？」

李雲尋思了半晌便道：「賢弟，只怕他那裏不肯收留我。」朱富笑道：「師父，你如何不知山東及時雨大名，專一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李雲聽了，歎口氣，道：「閃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只喜得我並無妻小，不怕喫官司拿了。只得隨你們去休！」李逵便笑道：「我的哥！你何不早說？」便和李雲翦拂了。

這李雲既無老小，亦無家當。當下三人合作一處，來趕車子。半路上朱貴接見了，大喜。四籌好漢跟了車仗便行，於路無話。

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又迎着馬麟鄭天壽。都相見了，說道：「晁宋二頭領

又差我兩個下山來探聽你消息；今既見了，我兩個先去回報。」當下二人先上山來報知。

次日，四籌好漢帶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聚義廳來。朱貴向前先引李雲拜見晁宋二頭領，相見衆好漢，說道：「此人是沂水縣都頭；姓李，名雲，綽號青眼虎。」次後朱貴引朱富參拜衆位，說道：「這是舍弟朱富，綽號笑面虎。」都相見了。

李逵拜了宋江，給還了兩把板斧，訴說假李逵剪徑一事，衆人大笑；又訴說殺虎一事，爲取娘至沂嶺，被虎喫了，說罷，流下淚來。宋江大笑道：「被你殺了四個猛虎，今日山寨裏却添得兩個活虎，正宜作慶。」

衆多好漢大喜，便教殺牛宰馬，做筵席慶賀兩個新到頭領。晁蓋便叫去左邊白勝上首坐定。吳用道：「近來山寨十分興旺，感得四方豪傑望風而來，皆是晁宋二兄之德，亦衆弟兄之福也。雖然如此，還令朱貴仍復掌管山東酒店，替回石

勇侯健。

朱富老少另撥一所房舍住居。

目今山寨事業大了，非同舊日；可再設

三處酒館，專一探聽吉凶事情，往來義士上山。

如若朝廷調遣官兵捕盜，可以報

知，如何進兵，好做準備。

西山地面廣闊，可令童威童猛弟兄帶領十數個火伴那

裏開店。令李立帶十數個火家去山南邊那裏開店。

令石勇也帶十來個伴當去北

山那裏開店。

仍復都要設立水亭號箭，接應船隻。

但有緩急軍情，飛捷報來。

山前設置三座大關，專令杜遷總行把守。

但有一應委差，不許調遣，早晚不得擅

離。又令陶宗旺把總監工，掘港汊，修水路，開河道，整理宛子城垣，修築山前

大路。他原是莊戶出身，修理久慣。

令蔣敬掌管庫藏倉廩，支出納入；積萬累

千，書算帳目。令蕭讓設置寨中寨外，山上山下，三關把隘許多行移關防文約，

大小頭領號數。

煩令金大堅刊造雕刻一應兵符印信牌面等項。

令侯健管造衣袍

鎧甲，五方旗號等件。

令李雲監造梁山泊一應房室廳堂。

令馬麟監管修造大小

戰船。

令宋萬白勝去金沙灘下寨。

令王矮虎鄒天壽去鴨嘴灘下寨。

令穆春朱

富管收山寨錢糧。呂方郭盛於聚義廳兩邊耳房安歇。令宋清專管筵宴。」都分撥已定，筵席了三日，不在話下。

梁山泊自此無事，每日只是操練人馬，教演武藝；山寨裏頭領都教習駕船赴水，船上廝殺，也不在話下。

忽一日，宋江與晁蓋吳學究并衆人閒話道：「我等弟兄衆位今日共聚大義，只有公孫一清不見回還。我想他回蘆州探母，參師，期約百日便回；今經日久，不知信息，莫非昧信不來？可煩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探聽他虛實下落，如何不來。」戴宗願往。宋江大喜，說道：「只有賢弟去得快，旬日便知信息。」

當日戴宗別了衆人；次早，打扮做承局，離了梁山泊，取路望蘆州來。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作起『神行法』來，於路只喫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三日，來到沂水縣界，只聞人說道：「前日走了黑旋風，傷了好些人，連累了都頭李雲，不

知去向，至今無獲處。」戴宗聽了冷笑。

當日正行之次，只見遠遠地轉過一個人來，手裏提着一根渾鐵筆管鎗。那人看見戴宗走得快，便立住了脚，叫一聲『神行太保』。戴宗聽得，回過臉來定睛看時，見山坡下小徑邊立着一個大漢，生得頭圓耳大，鼻直口方，眉秀目疎，腰細膀闊。戴宗連忙回轉身來，問道：『壯士，素不曾拜識，如何呼喚賤名？』那漢慌忙答道：『足下果是神行太保？』撇了鎗，便拜倒在地。

戴宗連忙扶住，答禮，問道：『足下高姓大名？』那漢道：『小弟姓楊，名林，祖貫彰德府人氏；多在綠林叢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錦豹子楊林。數月之前，路上酒肆裏遇見公孫勝先生，同在店中喫酒相會，備說梁山伯晁宋二公招賢納士，如此義氣，寫下一封書，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只是不敢輕易擅進。公孫先生又說：「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夥的人。山寨中亦有一個招賢飛報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院長，日行八百里路。」今見兄長行步非

常，因此喚一聲看，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無心得遇！」戴宗道：「小可特爲公孫勝先生回蘄州去，杳無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將令，差遣來蘄州探聽消息，尋取公孫勝還寨；不期却遇足下。」楊林道：「小弟雖是彰德府人，這蘄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棄，就隨帶兄長同去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實是萬幸。尋得公孫先生見了，一同回梁山泊未遲。」

楊林見說了，大喜，就邀住戴宗，結拜爲兄。戴宗收了甲馬，兩個緩緩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楊林置酒請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葷。」

兩個只買些素饌相待。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喫了早飯，收拾動身。楊林便問道：「兄長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趕得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行。我把兩個甲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來，也和我一般走得快，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趕得我走！」楊

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比不得兄長神體。』戴宗道：『不妨。我這法諸人都帶得，作用了時，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喫素，並無妨礙。』當時取兩個甲馬替楊林縛在腿上，戴宗也只縛了兩個。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氣在上面，兩個輕輕地走了去，要緊要慢，都隨着戴宗行。兩個於路間說些江湖上的事；雖只緩緩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

兩個行到巳牌時分，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四圍都是高山，中間一條驛路。楊林却自認得，便對戴宗說道：『哥哥，此間地名喚做飲馬川。前面兀那高山裏常常有大夥在內，近日不知如何。因為山勢秀麗，水遶峯環，以此喚做飲馬川。』

兩個正來到山邊過，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戰鼓亂鳴，走出一二百小喽囉，攔住去路。當先捧着兩籌好漢，各挺一條朴刀，大喝道：『行人須住脚！你兩個是甚麼鳥人？那裏去的？會事的快把買路錢來，饒你兩個性命！』楊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結果那呆鳥！』

撚着筆管鎗，搶將入去。那兩個好漢見

他來得兇，走近前來了，上首的那個便叫道：『且不要動手！』道：『兀的不是楊林哥哥麼？』

楊林住了，却纔認得。上首那個大漢提着軍器向前剪拂了，便喚下首這個長

漢都來施禮罷。楊林請過戴宗，說道：『兄長且來和這兩個弟兄相見。』戴宗

問道：『這兩個壯士是誰？如何認得賢弟？』楊林便道：『這個認得小弟的

好漢，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姓鄧，名飛；爲他雙睛紅赤，江湖上人都喚他做火眼狻猊；能使一條鐵鏈，人皆近他不得。多曾合夥。一別五年，不曾見面。

誰想今日却在這裏相遇着。』鄧飛便問道：『楊林哥哥，這位兄長是誰？必不

是等閒人也。』楊林道：『我這仁兄是梁山泊好漢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

鄧飛聽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長，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

『小可便是。』那兩個頭領慌忙剪拂，道：『平日只聽得說大名，不想今日在此

拜識尊顏。』戴宗便問道：『這位好漢貴姓大名？』鄧飛道：『我這兄弟姓孟

名康，祖貫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船隻。原因押送花石綱，要造大船，嗔怪這提調官催併責罰，他把本官一時殺了，棄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長大白淨，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起他一個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見說大喜。

四籌好漢說話間，楊林問道：『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鄧飛道：『不瞞兄長說，也有一年多了。只半載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個哥哥，姓裴，名宣，祖貫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極好刀筆。爲人忠直聰明，分毫不肯苟且，本處人都稱他鐵面孔目。亦會拈鎗使棒，舞劍輪刀，智勇足備。爲因朝廷除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這裏經過，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得一二百人。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讓他年長，見在山寨中爲主。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相會片時。』便叫小喽囉牽過馬來。

戴宗楊林卸下甲馬，騎上馬，望山寨來。行不多時，早到寨前，下了馬。裴宣已有人報知，連忙出寨降階而接。戴宗楊林看裴宣時，果然好表人物，生得面白肥胖，四平八穩。心中暗喜。

當下裴宣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俱各講禮罷，相請戴宗正面坐了；次是楊林裴宣鄧飛孟康五籌好漢。賓主相待，坐定筵宴。當日大吹大擂飲酒。

戴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人如何招賢納士，仗義疎財；衆好漢如何同心協力；八百里梁山泊如何廣闊；中間宛子城如何雄壯；四下裏如何都是茫茫烟水；如何許多軍馬，不愁官兵來捉；……只管把言語說他三個。裴宣回道：『小弟也有這個山寨，也有三百來匹馬，財賦也有十餘輛車子，糧食草料不算，也有三五百孩兒們；儻若二兄不棄微賤時，引薦於大寨入夥，也有微力可效。未知尊意若何？』戴宗大喜道：『晁宋二公待人接物，並無異心。更得諸公相助，如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便可收拾下行李，待小可和楊林去蘄州見了公孫勝先生同來，那時一同

扮做官軍，星夜前往。」

衆人大喜，酒至半酣，移至後山斷金亭上看那飲馬川景致喫酒，喝采道：『山水水區，真乃隱秀！你等二位如何來得到此？』鄧飛道：『原是幾個不成材小厮們在這裏屯紮，後被我兩個來奪了這個去處。』

衆皆大笑。五籌好漢喫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劍助酒。戴宗稱讚不已。

至晚便留到寨內安歇。

次日，戴宗定要和楊林下山。三位好漢苦留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別，自回寨裏收拾行裝，整理動身，不在話下。

且說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在路曉行夜住，早來到蘄州城外，投個客店安歇了。楊林便道：『哥哥，我想公孫勝先生是個學道人，必在山間林下，不住城裏。』戴宗道：『說得是。』

當時二人先去城外一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並無一個人曉得他。住了一日，次早起來，又去遠近村坊街市訪問人時，亦無一個認得，兩個又回店中歇了。第三日，戴宗道：『只怕城中有人認得他？』當日和楊林却入薊州城裏來尋他。兩個尋問老成人時，都道：『不認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縣名山大剎居住。』

楊林正行到一個大街，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迎將一個人來。戴宗楊林立在街上看時，前面兩個小牢子，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一個捧着若干緞子宋繪之物，後面青羅傘下罩着一個押獄劄子。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藍靛般一身花繡，兩眉入鬢，鳳眼朝天，淡黃面皮，細細有幾根鬚髯。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姓楊，名雄；因跟一個叔伯伯哥哥來薊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續後一個新任知府却認得他，因此就參他做兩院押獄兼充市曹行刑劄子。因為他一身好武藝，面貌微黃，以此人都稱他做病關索楊雄。

當時楊雄在中間走着，背後一個小牢子擎着鬼頭靶法刀。原來纔去市心裏決刑了回來，衆相識與他掛紅賀喜，送回家去，正從戴宗楊林面前迎將過來。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盞。只見側首小路裏又撞出七八個軍漢來，爲頭的一個叫做踢殺羊張保。這漢是蘄州守禦城池的軍，帶着這幾個都是城裏城外時常討閒錢使的破落戶漢子，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蘄州，却有人懼怕他，因此不怯氣。

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緞疋，帶了這幾個沒頭神，喫得半醉，却好趕來要惹他；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盞，那張保撥開衆人，鑽過面前，叫道：『節級，拜揖。』楊雄道：『大哥，來喫酒。』張保道：『我不要喫酒；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楊雄道：『雖是我認得大哥，不曾錢財相交，如何問我借錢？』張保道：『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財物，如何不借我些？』楊雄應道：『這都是別人與我做好看的，怎麼是詐得百姓的？你來放刁！——我與你軍衛有司，各無統

屬！』

張保不應，便叫衆人向前一閃，先把花紅緞子都搶了去。楊雄叫道：『這厮們無禮！』却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人，被張保劈胸帶住，背後又是兩個來拖住了手。那幾個都動起手來，小牢子們各自迴避了。楊雄被張保並兩個軍漢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氣，解拆不開。

正鬧中間，只見一條大漢挑着一擔柴來，看見衆人逼住楊雄動彈不得。那大漢看了，路見不平，便放下了擔，分開衆人，前來勸道：『你們因甚打這節級？』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你這打脊餓不死凍不殺的乞丐，敢來多管！』那大漢大怒，性發起來，將張保劈頭只一提，一交擲翻在地。那幾個破落戶見了，却待要來動手，早被那大漢一拳一個，都打的東倒西歪。楊雄方纔脫得身，把出本事來施展：一對拳頭攢梭相似，那幾個破落戶都打翻在地。

張保見不是頭，爬將起來，一直走了。楊雄忿怒，大踏步趕將去。張保跟

着搶包袱的走。楊雄在後面追着，趕轉一條巷內去了。那大漢兀自不歇手，在路口尋人厮打。

戴宗楊林看了，暗暗喝采，道：『端的是好漢！真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便向前邀住，勸道：『好漢，看我二人薄面，且罷休了。』兩個把他扶勸到一個巷內。楊林替他挑了柴擔，戴宗挽住那漢子，邀入酒店裏來。楊林放下柴擔同到閣兒裏面。那大漢叉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禍。』戴宗道：『我兄弟兩個也是外鄉人，因見壯士仗義之心，只恐一時拳手太重，悞傷人命，特地做這個出場。請壯士酌三杯，到此相會，結義則個。』那大漢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這場；却又蒙賜酒相待，實是不當。』楊林便道：『四海之內，皆是兄弟，怎如此說？且請坐。』

戴宗相讓。那漢那裏肯僭上。戴宗楊林一帶坐了。那漢坐在對席。叫過酒保，楊林身邊取出一兩銀子來，把與酒保，道：『不必來問。但有下飯，只

願買來與我們喫了，一發總算。」酒保接了銀子去，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按酒之類。

三人飲過數杯。戴宗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那漢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自小學得些鎗棒在身，一生執意，路見不平，便要去相助，人都呼小弟作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外鄉販賣羊馬，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還鄉不得，流落在此蘆州，賣柴度日。既蒙拜識，當以實告。」

戴宗道：「小可兩個因來此間幹事，得遇壯士如此豪傑。流落在此賣柴，怎能發跡？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石秀道：「小人只會使些鎗棒，別無甚本事，如何能發達快活！」戴宗道：「這般時節認不得真！一者朝廷閉塞，二乃奸臣不明。小可一個薄識，因一口氣，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夥，如今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個官人。」

石秀歎口氣道：「小人便要去也無門路可進！」戴宗道：「壯士若肯去時，

小可當以相薦。」石秀道：「小人不敢拜問二位官人貴姓？」戴宗道：「小可

姓戴，名宗；兄弟姓楊，名林。」石秀道：「江湖上聽得說江州神行太保，莫非

正是足下？」戴宗道：「小可便是。」叫楊林身邊包袱內取一錠十兩銀子，送

與石秀做本錢。石秀不敢受，再三謙讓，方纔收了，纔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

保。正欲訴說些心腹之話，投托入夥，只聽得外面有人尋問入來。三個看時，

却是楊雄帶領着二十餘人，都是做公的，趕入酒店裏來。

戴宗楊林見人多，喫了一驚；乘間閃裏，兩個慌忙走了。石秀起身迎住，

道：「節級，那裏去來？」楊雄便道：「大哥，何處不尋你，却在這裏飲酒。

我一時被那厮封住了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氣力救了我這場便宜。一時間只顧
趕了那厮，去奪他包袱，却撇了足下。這夥兄弟聽得我厮打，都來相助，依還奪
得搶去的花紅緞疋回來，只尋足下不見。却纔有人說道，「兩個客人勸他去酒店

裏喫酒」；因此纔知得，特地尋將來。」石秀道：「却纔是兩個外鄉客人邀在這裏酌三杯，說些閒話，不知節級呼喚。」

楊雄大喜，便問道：「足下高姓大名？貴鄉何處？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平生執性，路見不平，便要丟捨命相護，以此都喚小人做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此地販賣羊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流落在此蘄州，賣柴度日。」楊雄又問：「却纔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處去了？」石秀道：「他兩個見節級帶人進來，只道相鬧，以此去了。」楊雄道：「恁地便喚酒保取兩甕酒來，大碗叫衆人一家三碗，喫了先去，明日却得來相會。」

衆人都喫了酒，自各散了。楊雄便道：「石家三郎，你休見外。想你此間必無親眷，我今日就結義你做個弟兄，如何？」石秀見說，大喜，便說道：「不敢動問節級貴庚？」楊雄道：「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

八歲；就請節級坐，受小弟拜爲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楊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菓來，『我和兄弟今日喫個盡醉方休。』

正飲酒之間，只見楊雄的丈人潘公，帶領了五七個人，直尋到酒店裏來。楊雄見了，起身道：『泰山來做甚麼？』潘公道：『我聽得你和人厮打，特地尋將來。』楊雄道：『多謝這個兄弟救護了我，打得張保那厮見影也害怕。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叫：『好，好。且叫這幾個弟兄喫碗酒了去。』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每人三碗喫了去。便叫潘公中間坐了，楊雄對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酒保自來斟酒。

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大，心中甚喜，便說道：『我女婿得你做個兄弟相幫，也不枉了！公門中出入，誰敢欺負他！叔叔原會做甚買賣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戶。』潘公道：『叔叔曾省得宰牲口的勾當麼？』石秀笑道：『自小喫屠家飯，如何不省得宰殺牲口。』潘公道：『老漢原是屠戶出

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止有這個女婿，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下這行衣飯。」

三人酒至半酣，計算酒錢。石秀將這擔柴也都准折了。三人取路回來。

楊雄入得門，便叫：『大嫂，快來與這叔叔相見。』只見布簾裏面應道：『大哥，你有甚叔叔？』楊雄道：『你且休問，先出來相見。』布簾起處，走出那個婦人來。原來那婦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喚做巧雲。先嫁了一個吏員，是蘄州人，喚做王押司，一兩年前身故了，方纔晚嫁得楊雄，未及一年夫妻。

石秀見那婦人出來，慌忙向前施禮，道：『嫂嫂，請坐。』石秀便拜。那婦人道：『奴家年輕，如何敢受禮！』楊雄道：『這個是我今日新認義的兄弟。你是嫂嫂，可受半禮。』當下石秀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四拜。那婦人還了兩禮，請入來裏面坐地，收拾一間空房，教叔叔安歇。

話休絮煩。次日，楊雄自出去應當官府，分付家中道：『安排石秀衣服巾幘。』客店內有些行李包裹，都教去取來楊雄家裏安放了。

却說戴宗楊林自酒店裏看見那夥做公的人來尋訪石秀，鬧闖裏兩個自走了，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次日又去尋問公孫勝。兩日絕無人認得，又不知他下落住處。兩個商量了且回去。當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離了蘄州，自投飲馬川來，和裴宣鄧飛孟康一行人馬扮作官軍，星夜望梁山泊來。戴宗要見他功勞，糾合得許多人馬上山，山上自做慶賀筵席，不在話下。

再說這楊雄的丈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開屠宰作坊。潘公道：『我家後門頭是一條斷路小巷。有一間空房在後面。那裏井水又便，可做作坊，就教叔叔做房在裏面，又好照管。』石秀見了，也喜端的便益。潘公再尋了個舊時熟識副

手，只央叔叔掌管帳目。石秀應承了，叫了副手，便把大青大綠粧點起肉案子，水盆，砧頭；打磨了許多刀杖；整頓了肉案；打併了作坊豬圈；趕上十數個肥豬；選個吉日開張肉舖。衆鄰舍親戚都來掛紅賀喜，喫了一兩日酒。楊雄一家得石秀開了店，都歡喜，自此無話。一向潘公石秀自做買賣。

不覺光陰迅速，又早過了兩個月有餘，時值秋殘冬到。石秀裏裏外外，身上都換了新衣穿着。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縣買豬，三日了，方回家來，只見舖店不開；却到家裏看時，肉店砧頭也都收過了，刀仗家伙亦藏過了。石秀是個精細的人，看在肚裏，便省得了，自心忖道：「常言『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哥哥自出外去當官，不管家事，必是嫂嫂見我做了這些衣裳，一定背我有話說。又見我兩日不回，必然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做買賣。我休等他言語出來，我自先辭了回鄉去休。自古道：『那得長遠心的人？』」

石秀已把豬趕在圈裏，却去房中換了脚手，收拾了包裹，行李，細細寫了一本

清帳，從後面入來。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請石秀坐定喫酒。潘公道：「叔叔，遠出勞心，自趕豬來辛苦。」石秀道：「丈人，禮當。且收過了這本明白帳目。若上面有半點私心，天地誅滅！」潘公道：「叔叔，何故出此言？並不會有個甚事。」石秀道：「小人離鄉五七年了，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特地交還帳目。今晚辭了哥哥，明早便行。」

潘公聽了，大笑起來，道：「叔叔，差矣。你且住，聽老漢說。」那老子言無數句，話不一時，有分教：

報仇壯士提三尺，破戒沙門喪九泉。

畢竟潘公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話說石秀回來，見收過店面，便要辭別出門。潘公說道：「叔叔且住。老漢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兩夜不曾回家，今日回家，見收拾過了家伙什物，叔叔一定心裏只道是不開店了，因此要去。休說恁地好買賣；便不開店時，也養叔叔在家。不瞞叔叔說，我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個王押司，不幸沒了，今得二週年，做些功果與他，因此歇了這兩日買賣。明日請下報恩寺僧人來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則個。老漢年紀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發和叔叔說知。」石秀道：「既

然丈人恁地說時，小人再納定性過幾時。」潘公道：「叔叔，今後並不要疑心，只顧隨分且過。」當時喫了幾杯酒并些素食，收過不提。

明早，果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鋪設壇場，擺放佛像供器，鼓鈸鐘磬，香花燈燭。廚下一面安排齋食。楊雄却在外邊回家來，分付石秀道：「賢弟，我今夜却恨當牢，不得前來，凡事央你支持則個。」石秀道：「哥哥放心自去，自然兄弟替你料理。」

楊雄去了。石秀自在門前炷管。此時甫得清清天亮，只見一個年紀小的和尚揭起簾子入來，深深地與石秀打個問訊。石秀答禮道：「師父少坐。」隨背後一個道人挑兩個盒子入來。石秀便叫：「丈人，有個師父在這裏。」

潘公聽得，從裏面出來。那小和尚便道：「乾爺，如何一向不到敝寺？」老子道：「便是開了這些店面，却沒工夫出來。」那和尚便道：「押司週年，無甚罕物相送，些少掛麵，幾包京棗。」老子道：「阿也！甚麼道理教師父壞

鈔？」教：「叔叔，收過了。」

石秀自搬入去，叫點茶出來，門前請和尚喫。只見那婦人從樓上下來，不敢十分穿重孝，只是淡粧輕抹，便問：「叔叔，誰送物事來？」石秀道：「一個和尚——叫丈人做乾爺的——送來。」那婦人便笑道：「是師兄海閣黎裴如海。一個老實的和尙。他是裴家絨線鋪裏小官人，出家在報恩寺中。因他師父是家裏門徒，結拜我父做乾爺，長奴兩歲，因此上，叫他做師兄。他法名叫做海公。叔叔，晚間你只聽他請佛念經，有這般好聲音。」石秀道：「原來恁地。」自肚裏已瞧科一分了。

那婦人便下樓來見和尚。石秀却背叉着手，隨後跟出來，布簾裏張看。只見那婦人出到外面，那和尚便起身向前來，合掌深深的打個問訊。那婦人便道：「甚麼道理教師兄壞鈔？」和尚道：「賢妹，些少微物，不足挂齒。」那婦人道：「師兄何故這般說？出家人的物事，怎的消受得！」和尚道：「敝寺新造

水陸堂了，要來請賢妹隨喜，只恐節級見怪。」那婦人道：「看來拙夫也不恁地計較。我娘死時，亦曾許下血盆願心，早晚也要來寺裏相煩還了。」和尚道：「這是自家的事，如何恁地說。但是分付如海的事，小僧便去辦來。」那婦人道：「師兄多與我娘念幾卷經便好。」

只見裏面姪孃捧出茶來。那婦人拿起一盞茶來，把袖子去茶鍾口邊抹一抹，雙手遞與和尚。那和尚連手接茶，兩隻眼涎瞪瞪的只顧睨那婦人的眼。這婦人一雙眼也笑迷迷的只顧睨這和尚的眼。

自古『色膽如天』。却不防石秀在布簾裏一眼張見，早瞧科了二分，道：「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幾番見那婆娘常常的只顧對我說些風話，我只以親嫂嫂一般相待。原來這婆娘倒不是個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裏，敢替楊雄做個出場也不見得！」

石秀一想，一發有三分瞧科了，便揭起布簾，撞將出來。那賊秃連忙放茶，

便道：『大郎請坐。』這淫婦便插口道：『這個叔叔便是拙夫新認義的兄弟。』那賊秃虛心冷氣，連忙問道：『大郎，貴鄉何處？高姓大名？』石秀道：『我麼？姓石，名秀！金陵人氏！爲要閒管替人出力，又叫做拚命三郎！我是個麤鹵漢子，倘有冲撞，和尚休怪！』賊秃連忙道：『不敢，不敢。小僧去接衆僧來赴道場。』連忙出門去了。那淫婦道：『師兄，早來些個。』那賊秃連忙走，更不答應。淫婦送了賊秃出門，自入裏面去了。石秀却在門前低了頭，只顧尋思，其實心中已瞧科四分。多時，方見行者走來點燭燒香。

少刻，這賊秃引領衆僧都來赴道場。潘公央石秀接着。相待茶湯已罷，打動鼓鈸，歌詠讚揚。只見這賊秃同一個一般年紀小的和尚做闍黎，搖動鈴杵，發牒請佛，獻齋讚，供諸天護法，監壇主盟，追薦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只見那淫婦喬素梳粧，來到法壇上，手捉香爐，拈香禮佛。那賊秃越逞精神，搖着鈴杵，唱動真言。那一堂和尚見他兩個並肩摩倚，這等模樣，也都七顛八倒。證盟已

畢，請衆和尚裏面喫齋。那賊禿讓在衆僧背後，轉過頭來看看這淫婦笑。那淫婦也掩着口笑。兩個處處眉來眼去，以目送情。石秀都瞧科了，足有五分來不快意。衆僧都坐了喫齋。先飲了幾杯素酒，搬出齋來，都下了襯錢。潘公致了不安，先入去睡了。

少刻，衆僧齋罷，都起身行食去了。轉過一遭，再入道場。石秀不快，此時真到六分，只推肚疼，自去睡在板壁後了。那淫婦一點情動，那裏顧得防備人看見，便自去支持衆僧，又打了一回鼓鈸動事，把些茶食菓品煎點。那賊禿着衆僧用心看經，請天王拜懺，設浴召亡，參禮三寶。追薦到三更時分，衆僧困倦，那賊禿越逞精神，高聲念誦。

那淫婦在布簾下久立，慾火熾盛，不覺情動，便教姪嬾請海師兄說話。那賊禿一頭念經，一頭趨到淫婦面前。這淫婦摘住賊禿袖子，說道：『師兄，明日來取功德錢時就對爹爹說血盆願心一事，不要忘了。』賊禿道：『做哥哥的記得。

只說「要還願也還了好」。賊禿又道：「你家這個叔叔好生利害！」淫婦把頭一搖，道：「這個係他則甚！並不是親骨肉！」賊禿道：「恁地，小僧却纔放心。」一頭說，一頭就袖子裏捏那淫婦的手。淫婦假意把布簾來隔。那賊禿笑了一聲，自出去判斛送亡。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後假睡，正瞧得着，已看到七分了。當夜五更道場滿散，送佛化紙已了，衆僧作謝回去。那淫婦自上樓去睡了。

石秀却自尋思了，氣道：「哥哥恁的豪傑，却恨撞了這個淫婦！」忍了一肚皮鳥氣，自去作坊裏睡了。

次日，楊雄回家，俱各不提。飯後，楊雄又出去了，只見那賊禿又換了一套整整齊齊的僧衣，逕到潘公家來。那淫婦聽得是和尙來了，慌忙下樓，出來迎着，邀入裏面坐地，便叫點茶來。淫婦謝道：「夜來多教師兄勞神，功德錢未曾拜納。」賊禿道：「不足挂齒；小僧夜來所說血盆懺願心這一事，特稟知賢妹：

要還時，小僧寺裏見在念經，只要寫疏一道就是。」淫婦便道：「好，好。」忙叫嫗孃請父親出來商量。

潘公便出來謝道：「老漢打熬不得，夜來甚是有失陪侍。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無人管待。却是休怪，休怪。」賊秃道：「乾爺正當自在。」淫婦便道：「我要替娘還了血盆懺舊願；師兄說道，明日寺中做好事，就附搭還了。先教師兄去寺裏念經，我和你明日飯罷去寺裏，只要證盟懺疏，也是了當一頭事。」潘公道：「也好。明日只怕買賣緊，櫃上無人。」淫婦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照管，却怕怎的？」潘公道：「我兒出口爲願，明日只得要去。」

淫婦就取些銀子做功果錢與賊秃去，「有勞師兄，莫責輕微。明日准來上剎討素麵喫。」賊秃道：「謹候拈香。」收了銀子，便起身謝道：「多承布施，小僧將去分俵衆僧。來日專等賢妹來證盟。」那婦人直送和尚到門外去了。

石秀自在作坊裏安歇，起來宰豬趕趁。是日，楊雄至晚方回。婦人待他喫

了晚飯，洗了脚手，却教潘公對楊雄說道：「我的阿婆臨死時，孩兒許下血盆經懺，願心在這報恩寺中。我明日和孩兒去那裏證盟了便回，說與你知道。」楊雄道：「大嫂，你便自說與我，何妨？」那婦人道：「我對你說，又怕你嗔怪，因此不敢與你說。」當晚無話，各自歇了。

次日五更，楊雄起來，自去畫卯，承應官府。石秀起來自理會做買賣。只見淫婦起來梳頭，裹脚，洗頸項，薰衣裳；迎兒起來尋香盒，催早飯；潘公起來買紙燭，討轎子。石秀自一早晨願買賣，也不來管他。飯罷，把迎兒也打扮了。已牌時候，潘公換了一身衣裳，來對石秀道：「相煩叔叔炤管門前。老漢和拙女同去還些願心便回。」石秀笑道：「小人自當炤管。丈人但炤管嫂嫂，多燒些好香，早早來。」石秀自瞧科八分了。

且說潘公和迎兒跟着轎子，一逕望報恩寺裏來。這賊秃已先在山門下伺候；

看見轎子到來，喜不自勝，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有勞和尙。』那淫婦下轎來，謝道：『多多有勞師兄。』賊禿道：『不敢，不敢。小僧已和衆僧都在水陸堂上。從五更起來誦經，到如今未曾住歇，只等賢妹來證盟。却是多有功德。』把這婦人和老子引到水陸堂上，已自先安排下香花燈燭之類，有十數個僧人在彼看經。

那淫婦都道了萬福，參禮了三寶。賊禿引到地藏菩薩面前，證盟懺悔。通罷疏頭，便化了紙，請衆僧自去喫齋，着徒弟陪侍。那賊禿却請乾爺和賢妹去小僧房裏拜茶。一引把這淫婦引到僧房裏深處，一預先都準備下了——叫聲『師哥，擊茶來。』只見兩個侍者捧出茶來。白雪錠器盞內，硃紅托子，絕細好茶。喫罷，放下盞子，『請賢妹裏面坐一坐。』又引到一個小小閣兒裏。琴光黑漆春臺，挂幾幅名人書畫，小桌兒上焚一爐妙香。

潘公和女兒一臺坐了，賊禿對席，迎兒立在側邊。那淫婦道：『師兄，端的

是好個出家人去處，清，幽，靜，樂。」賊禿道：「妹子休笑話；怎生比得貴宅上！」
潘公道：「生受了師兄一日，我們回去。」那賊禿那裏肯，便道：「難得乾爺在此，又不是外人。今日齋食已是賢妹做施主，如何不喫筋麵了去？——師哥，快搬來！」

說言未了，却早托兩盤進來，都是日常裏藏下的希奇菓子，異樣菜蔬并諸般素饌之物，排一春臺。淫婦便道：「師兄，何必治酒？反來打攪。」賊禿笑道：「不成禮數，微表薄情而已。」師哥將酒來斟在杯中。賊禿道：「乾爺多時不來，試嘗這酒。」老兒飲罷道：「好酒！端的味重！」賊禿道：「前日一個施主家傳得此法，做了三五石米，明日送幾瓶來與令婿喫。」老兒道：「甚麼道理！」賊禿又勸道：「無物相酬，賢妹娘子，胡亂告飲一杯。」

兩個小師哥兒輪番篩酒。迎兒也喫勸了幾杯。那淫婦道：「酒住，喫不去了。」賊禿道：「難得娘子到此，再告飲一杯。」潘公叫轎夫入來，各人與他

一杯酒喫。賊禿道：『乾爺不必記挂，小僧都分付了，已着道人邀在外面，自有坐處喫酒麵。乾爺放心，且請開懷多飲幾杯。』

原來這賊禿爲這個婦人，特地對付下這等有力氣的好酒。潘公喫不過，多喫了兩杯，當不住，醉了。和尚道：『且扶乾爺去牀上睡一睡。』和尚叫兩個師哥，只一扶，把這老兒攙在一個冷淨房裏去睡了。

這裏和尚自勸道：『娘子，開懷再飲一杯。』那淫婦一者有心，二來酒入情懷，不覺有些朦朦朧朧上來，口裏嘈道：『師兄，你只顧央我喫酒做甚麼？』賊禿低低告道：『只是敬愛娘子。』淫婦便道：『我酒是罷了……』賊禿道：『請娘子去小僧房裏看佛牙。』淫婦便道：『我正要去看佛牙了來。』

這賊禿把那淫婦一引，引到一處樓上，却是那賊禿的臥房，鋪設得十分整齊。淫婦看了，先自五分歡喜，便道：『你端的好個臥房，乾乾淨淨！』賊禿笑道：『只是少一個娘子。』那淫婦也笑道：『你便討一個不得？』賊禿道：『那裏

得這般施主？」淫婦道：「你且教我看佛牙則個。」賊禿道：「你叫迎兒下去，我便取出來。」淫婦便道：「迎兒，你且下去，看老爺醒也未。」

迎兒自下得樓來，去看潘公。賊禿把樓門關上。淫婦笑道：「師兄，你闔

我在這裏怎的？」這賊禿淫心蕩漾，向前摟住那淫婦，道：「我把娘子十分愛

慕，我爲你下了兩年心路；今日難得娘子到此，這個機會作成小僧則個！」淫婦

道：「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你却要騙我。倘若他得知，却不饒你！」賊禿跪

下道：「只是娘子可憐見小僧則個！」那淫婦張着手，說道：「賊禿家，倒會纏

人！我老耳刮子打你！」賊禿嘻嘻的笑着，說道：「任從娘子打，只怕娘子

閃了手。」那淫婦淫心飛動，便摟起賊禿，道：「我終不成當真打你？」

賊禿便抱住這淫婦，向牀前卸衣解帶，了其心願。好半日，兩個雲雨方罷。

那賊禿摟住這淫婦，說道：「你既有心於我，我身死而無怨；只是今日雖然虧你作成了我，只得一霎時的恩愛快活，不能設終夜歡娛，久後必然害殺小僧。」那淫

婦便道：『你且不要慌。我已尋思一條計了：我家的人一個月到有二十來日當牢上宿；我自買了迎兒，教他每日在後門裏伺候，若是夜晚，他一不在家時，便掇一個香桌兒出來，燒夜香爲號，你便入來不妨。只怕五更睡着了，不知省覺，却那裏尋得一個報曉的頭陀，買他來後門頭大敲木魚，高聲叫佛，便好出去。若買得這等一個時，一者得他外面策望，二乃不叫你失了曉。』

賊秃聽了這話，大喜道：『妙哉！你只顧如此行。我這裏自有個頭陀胡道人。我自分付他來策望便了。』淫婦道：『我不敢留戀長久，恐這厮們疑忌。我快回去是得。你且不要悞約。』

那淫婦連忙再整雲鬢，重勻粉面，開了樓門，便下樓來，教迎兒叫起潘公，慌忙便出僧房來。轎夫喫了酒麵，已在對門前伺候。那賊秃直送那淫婦到山門外。那淫婦作別了，上轎自和迎兒潘公歸家，不在話下。

却說這賊秃自來尋報曉頭陀。本房原有個胡道，今在寺後退居裏小庵中過活，諸人都叫他做胡頭陀；每日只是起五更來敲木魚報曉，勸人念佛；天明時收掠齋飯。賊秃喚他來房中，安排三杯好酒，相待了他，又取些銀子送與胡道。胡道起身說道：『弟子無功，怎敢受祿？日常又承師父的恩惠。』賊秃道：『我自看你是個志誠的人，我早晚出些錢，貼買道度牒，刺你爲僧。這些銀子權且將去買些衣服穿着。』

原來這賊秃日常時只是教師哥不時送些午齋與胡道；待節下又帶挈他去誦經，得些齋襯錢。胡道感恩不淺，尋思道：『他今日又與我銀兩，必有用我處；何必等他開口？……』胡道便道：『師父但有使令小道處，卽當向前。』賊秃道：『胡道，你旣如此好心說時，我不瞞你：所有潘公的女兒要和我來往，約定後門首但有香桌兒在外面時，便是教我來。我却難去那裏覷。若得你先去看探有無，我纔可去。又要煩你五更起來，叫人念佛時，可就來那裏後門頭；看沒人，便把

木魚大敲報曉，高聲叫佛，我便好出來。」胡道便道：「這個……有何難哉。」當時應允了。

其日，先來潘公後門首討齋飯。只見迎兒出來說道：「你這道人如何不來後門討齋飯，却在後門裏來？」那胡道便念起佛來。裏面這淫婦聽得了，便出後門來問道：「你這道人莫不是五更報曉的頭陀？」胡道應道：「小道便是五更報曉的頭陀，教人省睡，晚間宜燒些香，佛天歡喜。」

那淫婦聽了大喜，便叫迎兒去樓上取一串銅錢來布施他。這頭陀張得迎兒轉背便對淫婦說道：「小道便是海師父心腹之人，特地使我先來探路。」淫婦道：「我已知道了；今夜晚間你可來看，如有香桌兒在外，你可便報與他則個。」胡道把頭來點着。迎兒取將銅錢來與胡道去了。那淫婦來到樓上，却把心腹之事對迎兒說。奴才但得些小便宜，如何不隨順了！

却說楊雄此日正該當牢，未到晚，先來取了鋪蓋去監裏上宿。這一日倒是迎兒巴不到晚，早去安排了香桌兒，黃昏時撥在後門外。那婦人却閃在傍邊伺候。初更左側，一個人，戴頂頭巾，閃將入來。迎兒喫一嚇，道：『誰？』那人也不答應。這淫婦在側邊伸手便扯去他頭巾，露出光頂來，輕輕地罵一聲：『賊秃！倒好見識！』兩個厮抱厮摟着上樓去了。迎兒自來撥過香桌兒，關上了後門，也自去睡了。他兩個當夜如膠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魚似水，快活淫戲了五七遍。

正好睡哩，只聽得咯咯地木魚響，高聲念佛，賊秃和淫婦一齊驚覺。那賊秃披衣起來，道：『我去也。今晚再相會。』淫婦道：『今後但有香桌兒在後門外，你便不可負約。如無香桌兒在後門，你便切不可來。』賊秃下牀，淫婦替他戴上頭巾。迎兒關了後門，簌，去了。

自此爲始，但是楊雄出去當牢上宿，那賊秃便來。家中只有這個老兒，夫晚

先自要睡；迎兒這個丫頭已自做一牀了；只要瞞着石秀一個。那淫婦淫發起來，那裏管顧。這賊秃又知了婦人的滋味，便似攝了魂魄的一般。這賊秃只待頭陀報了，便離寺來。那淫婦專得迎兒做脚，放他出入。因此快活往來戲耍，將近一月有餘。

且說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時，自在坊裏歇宿，常有這件事挂心，每日委決不下，却又不曾見這賊秃往來。每日五更睡覺，不時跳將起來料度這件事。只聽得報曉頭陀直來巷裏敲木魚，高聲叫佛。石秀是乖覺的人，早瞧了九分，冷地裏，思量道：『這條巷是條死巷。如何有這頭陀，連日來這裏敲木魚叫佛？……事有可疑！』

當是十二月中旬之日，五更時分，石秀正睡不着，只聽得木魚敲響，頭陀直敲入巷裏來，到後門口，高聲叫道：『普度衆生救苦救難諸佛菩薩！』石秀聽得叫

的蹣跚，便跳將起來，去門縫裏張時，只見一個人，戴頂頭巾，從黑影裏，閃將出來，和頭陀去了；隨後便是迎兒關門。

石秀瞧到十分，恨道：『哥哥如此豪傑，却討了這個淫婦！』倒被這婆娘瞞過了，做成這等勾當！』巴得天明，把猪出去門前挂了，賣個早市；飯罷，討了一遭賒錢，日中前後，逕到州衙前來尋楊雄。却好行至州橋邊，正迎見楊雄。楊雄便問道：『兄弟，那裏去來？』石秀道：『因討賒錢，就來尋哥哥。』楊雄道：『我常爲官事忙，並不會和兄弟快活喫三杯，且來這裏坐一坐。』

楊雄把這石秀引到州橋下一個酒樓上，揀一處僻靜閣兒裏，兩個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來，安排盤饌海鮮案酒。

二人飲過三杯，楊雄見石秀只低頭尋思。楊雄是個性急人，便問道：『兄弟心中有些不樂，莫不家裏有甚言語傷觸你處？』石秀道：『家中也無有甚話。兄弟感承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話，敢說麼？』楊雄道：『兄弟何故今

日見外？有的話，但說不妨。」石秀道：「哥哥每日出來，只顧承當官府，却不知背後之事。這嫂嫂不是良人，兄弟已看在眼裏多遍了，且未敢說。今日見得仔細，忍不住來尋哥哥，直言休怪。」楊雄道：「我自無背後眼。你且說是誰？」石秀道：「前者，家裏做道場，請那個賊秃海閣黎來，嫂嫂便和他眉來眼去，兄弟都看見；第三日又去寺裏還血盆懺願心，兩個都帶酒歸來。我近日只聽得一個頭陀直來巷內敲木魚叫佛，那厮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來張時，看見果然是個賊秃，戴頂頭巾，從家裏出去。似這等淫婦，要他何用！」

楊雄聽了大怒道：「這賤人怎敢如此！」石秀道：「哥哥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只和每日一般。明日只推做上宿，三更後却再來敲門。那厮必然從後門先走，兄弟一把拿來，從哥哥發落。」楊雄道：「兄弟見得是。」石秀又分付道：「哥哥今晚且不可胡發說話。」楊雄道：「我明日約你便是。」

兩個再飲了幾杯，算還了酒錢，一同下樓來；出得酒肆，各散了。只見四五

個虞候叫楊雄道：『那裏不尋節級！知縣相公後花園裏坐地，教尋節級來和我們使棒。快走！快走！』楊雄便分付石秀道：『本官喚我，只得去應答。兄弟，你先回家去。』石秀當下自歸來家裏，收拾了店面，自去作坊裏歇息。

且說楊雄被知府喚去，到後花園中使了幾回棒。知府看了大喜，叫取酒來，一連賞了十大賞鍾。楊雄喫了，都各散了。衆人又請楊雄去喫酒。至晚，喫得大醉，扶將歸來。那淫婦見丈夫醉了，謝了衆人，却自和迎兒攙上樓梯去，明晃晃地點着燈盞。楊雄坐在牀上，迎兒去脫鞵鞋，淫婦與他除頭巾，解巾幘。楊雄見他來除巾幘，一時驀上心來，——自古道：『醉發醒時言。』——指着那淫婦，罵道：『你這賤人！這賊妮子！好歹我要結果了你！』

那淫婦喫了一驚，不敢回話，且伏侍楊雄睡了。楊雄一頭上牀睡，一頭口裏恨恨的罵道：『你這賤人！你這淫婦！你這……你這……大蟲口裏倒涎！你

這……你這……我手裏不到得……輕……輕放了你！」那淫婦那裏敢喘氣，直待楊雄睡着。

看看看到五更，楊雄醉醒了，討水喫。那淫婦起來舀碗水遞與楊雄喫了，桌上殘燈尙明。楊雄喫了水，便問道：「大嫂，你夜來不曾脫衣裳睡？」那淫婦道：「你喫得爛醉了，只怕你要吐，那裏敢脫衣裳，只在腳後倒了一夜。」楊雄道：「我不曾說甚言語？」淫婦道：「你往常酒性好，但喫醉了便睡。我夜來只有些兒放不下。」

楊雄又問道：「石秀兄弟這幾日不會和他快活喫得三杯，你家裏也自安排些請他。」那淫婦便不應，自坐在踏牀上，眼淚汪汪，口裏歎氣。楊雄又說道：「大嫂，我夜來醉了，又不曾惱你，做甚麼了煩惱？」那淫婦掩着淚眼只不應。楊雄連問了幾聲，那淫婦掩着臉假哭。楊雄就踏牀上，扯起他在床上，務要問他爲何煩惱。

那淫婦一頭哭，一面口裏說道：『我爹娘當初把我嫁王押司，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誰想半路相拋！今日只爲你十分豪傑，却嫁得個好漢，誰想你不與我做主！』楊雄道：『又作怪！誰敢欺負你，我不做主？』那淫婦道：『我本待不說，却又怕你着他道兒；欲待說來，又怕你忍氣。』

楊雄聽了，便道：『你且說怎麼地來？』那淫婦道：『我說與你，你不要氣苦。自從你認義了這個石秀家來，初時也好，向後看看放出刺來，見你不歸時，時常看了我，說道：「哥哥今日又不來，嫂嫂自睡，也好冷落。」我只不睬他，不是一日了。——這個且休說。昨日早晨，我在廚房洗頓項，這厮從後走出來，看見沒人，從背後伸隻手來摸我胸前，道：「嫂嫂，你有孕也無？」被我打脫了手。本待要聲張起來，又怕鄰舍得知，笑話裝你的幌子；巴得你歸來，却又濫泥也似醉了，又不敢說。我恨不得喫了他！你兀自來問石秀兄弟怎的！』

楊雄聽了，心中火起，便罵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這厮倒來我面前，又說海閣黎許多事，說得個「沒巴鼻」！眼見得那厮慌了，便先來說破，使個見識！」口裏恨恨地道：「他又不是我親兄弟！趕了出去便罷！」楊雄到天明，下樓來對潘公說道：「宰了的牲口腌了罷，從今日便休要做買賣！」一霎時，把櫃子和肉案都拆了。

石秀天明正將了肉出來門前開店，只見肉案并櫃子都拆翻了。石秀是個乖覺的人，如何不省得，笑道：「是了；因楊雄醉後出言，走透了消息，倒喫這婆娘使個見識攪撥，定反說我無禮，教他丈夫收了肉店。我若和他分辯，教楊雄出醜。我且退一步了，却別作計較。」

石秀便去作坊裏收拾了包裹。楊雄怕他羞辱，也自去了。石秀提了包裹，跨了解腕尖刀，來辭潘公，道：「小人在宅上打攪了許多時；今日哥哥既是收了鋪面，小人告回。帳目已自明明白白，並無分文來去。如有毫釐昧心，天誅地滅！」潘公被女婿分付了，也不敢留他，繇他自去了。

這石秀却只在近巷內尋個客店安歇，賃了一間房住下。石秀却自尋思道：

「楊雄與我結義，我若不明白得此事，枉送了他的性命。他雖一時聽信了這婦人說，心中恨我，我也分別不得，務要與他明白了此一事；我如今且去探聽他幾時當牢上宿，起個四更，便見分曉。」在店裏住了兩日，却去楊雄門前探聽，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舖蓋出去。石秀道：「今晚必然當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

當晚回店裏，睡到四更起來，跨了這口防身解腕尖刀，悄悄地開了店門，徑來到楊雄後門頭巷內；伏在黑影裏張時，却交好五更時候，只見那個頭陀挾着木魚，來巷口探頭探腦。石秀一閃閃在頭陀背後，一隻手扯住頭陀，一隻手把刀去頸子上圍着，低聲喝道：「你不要掙扎！若高做聲便殺了你！你好好實說：海和尚叫你來怎地？」那頭陀道：「好漢！你饒我便說！」石秀道：「你快說！我不殺你！」頭陀道：「海闍黎和潘公女兒有染，每夜來往，教我只看後門頭有香桌兒爲號，喚他「入鉢」；五更裏却教我來敲木魚叫佛，喚他「出鉢」。」石

秀道：「他如今在那裏？」頭陀道：「他還在他家裏睡着；我如今敲得木魚響，他便出來。」石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魚與我。」頭陀手裏先奪了木魚。頭陀把衣服正脫下來，被石秀將刀就頸上一勒，殺倒在地。頭陀已死了。

石秀却穿上直裰護膝，一邊插了尖刀，把木魚直敲入巷裏來。那賊禿在牀上，却好聽得木魚咯咯地響，連忙起來披衣下樓。迎兒先來開門，賊禿隨後從門裏閃將出來。石秀兀自把木魚敲響。那和尚悄悄喝道：「只顧敲甚麼！」

石秀也不應他，讓他走到巷口，一交放翻，按住，喝道：「不要高做聲！高做聲便殺了你！只等我剝了衣服便罷！」那賊禿知道是石秀，那裏敢掙扎做聲；被石秀都剝了衣裳，赤條條不着一絲。悄悄去屈膝邊拔出刀來，三四刀擄死了，却把刀來放在頭陀身邊；將了兩個衣服，捲做一捆包了，再回客房裏，輕輕地開了門進去，悄悄地關上了，自去睡，不在話下。

却說本處城中一個賣糕粥的王公，其日五更，挑着擔糕粥，點着個燈籠，一個小猴子跟着，出來趕早市。正來到死屍邊過，却被絆一交，把那老子一擔糕粥潑在地下。只見小猴子叫道：「苦也！一個和尚醉倒在這裏！」老子摸得起來，摸了兩手腥血，叫聲苦，不知高低。幾家鄰舍聽得，都開了門出來，點火燎時，只見遍地都是血粥，兩個屍首躺在地上。衆鄰舍一把拖住老子，要去官司陳告。正是：

禍從天降，災向地生。

畢竟王公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殺智裝如神

第四十五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

拚命三火燒祝家店

話說當下衆鄰舍結住王公，直到蘄州府裏首告。知府却纔陞廳。一行人跪下告道：『這老子挑着一擔糕粥，潑翻在地下。看時，有兩個死屍在粥裏：一個是和尙，一個是頭陀。俱各身上無一絲。頭陀身邊有刀一把。』老子告道：『老漢每日常賣糕粥糜營生，只是五更出來趕趁。今朝起得早了些個，和這鐵頭猴子只顧走，不看下面，一交絆翻，碗碟都打碎了。相公可憐！只見血淥淥的兩個死屍，又喫一驚！叫起鄰舍來，倒被扯住到官！望相公明鏡辨察！』

知府隨即取了供詞，行下公文，委當方里甲帶了忤作公人，押了鄰舍王公一千人等，下來簡驗屍首，明白回報。衆人登場看簡已了，回州稟復知府：『被殺死僧人係是報恩寺闍黎裴如海。傍邊頭陀係是寺後胡道。和尚不穿一絲，身上三四道擲傷致命方死。胡道身邊見有兇刀一把。只見頂上有勒死傷痕一道，係是胡道掣刀擲死和尚，懼罪自行勒死。』

知府叫拘本寺僧，鞫問緣故，俱各不知情繇。知府也沒個決斷。當案孔目稟道：『眼見得這和尚裸形赤體，必是和那頭陀幹甚麼不公不法的事，互相殺死，不干王公之事。鄰舍都教召保聽候；屍首着仰本寺住持，即備棺木盛殮，放在別處；立個互相殺死的文書便了。』知府道：『也說得是。』隨即發落了一千人等，不在話下。

前頭巷裏那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一隻曲兒，唱道：——

「堪笑報恩和尚，撞着前生冤障；

將善男瞞了，信女勾來，要他喜捨肉身，慈悲歡暢。

怎極樂觀音方纔接引，蚤血盆地獄塑來出相？

想「色空空色，空色色空」，他全不記多心經上。

到於今，徒弟度生回，連長老涅槃街巷。

若容得頭陀，頭陀容得，和合多僧，同房共住，未到得無常勾帳。

只道目蓮救母上西天，從不見這賊禿爲娘身喪！』

後頭巷裏也有幾個好事的子弟，聽得前頭巷裏唱着，却不服氣，便也做隻臨江

仙唱出來賽他，道：——

『淫戒破時招殺報，因緣不爽分毫。

本來面目忒蹊蹺：一絲真不掛，立地放屠刀！

大和尚今朝圓寂了，小和尚昨夜狂騷。

頭陀剋頸見相交，爲爭同穴死，誓願不相饒。」

兩隻曲，條條巷都唱動了。那婦人聽得，目瞪口呆，却不敢說，只是肚裏暗暗地叫苦。

楊雄在蘄州府裏，有人告道殺死和尙頭陀，心裏早知了些個，尋思：「此一事准是石秀做出來的。我前日一時間錯怪了他。我今日閒些，且去尋他，問他個真實。」正走過州橋前來，只聽背後有人叫道：「哥哥，那裏去？」

楊雄回過頭來，見是石秀，便道：「兄弟，我正沒尋你處。」石秀道：「哥哥，且來我下處，和你說話。」把楊雄引到客店裏小房內，說道：「哥哥，兄弟不說謊麼？」楊雄道：「兄弟，你休怪我。是我一時之愚蠢，酒後失言，反

被那婆娘猜破了，說兄弟許多不是。我今特來尋賢弟，負荆請罪。」石秀道：「哥哥，兄弟雖是個不才小人，却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如何肯做別樣之事？怕哥哥日後中了奸計，因此來尋哥哥，有表記教哥哥看。」——將出和尙頭陀的衣裳。——

『盡剝在此！』

楊雄看了，心頭火起，便道：『兄弟休怪。我今夜碎割了這賤人，出這口惡

氣！』石秀笑道：『你又來了！你既是公門中勾當的人，如何不知法度？你

又不曾拿得他真姦，如何殺得人？倘或是小弟胡說時，却不錯殺了人？』楊雄

道：『似此怎生罷休得？』石秀道：『哥哥，只依着兄弟的言語，教你做個好男

子。』楊雄道：『賢弟，你怎地教我做個好男子？』石秀道：『此間東門外有

一座翠屏山，好生僻靜。哥哥到明日，只說道：『我多時不曾燒香，我今來和大

嫂同去。』把那婦人賺將出來，就帶了迎兒同到山上。小弟先在那裏等候着，

當頭對面，把這是非都對得明白了。哥哥那時寫與一紙休書，棄了這婦人，却不

是上着？』楊雄道：『兄弟何必說得？你身上清潔，我已知了。都是那婦人

說謊！』石秀道：『不然；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來真實的事。』楊雄道：『既

然兄弟如此高見，必然不差。我明日准定和那賤人來，你却休要誤了。』石秀

道：『小弟不來時，所言俱是虛謬。』

楊雄當下別了石秀，離了客店，且去府裏辦事；至晚回家，並不提起，亦不說甚，只和每日一般；次日，天明起來，對那婦人說道：『我昨夜夢見神人怪我，說有舊愿不曾還得。向日許下東門外嶽廟裏那炷香願，未曾還得。今日我閒些，要去還了。須和你同去。』那婦人道：『你便自去還了罷。要我去何用？』楊雄道：『這心願却是當初說親時許下的，必須要和你同去。』那婦人道：『既是恁地，我們早喫些素飯，燒湯洗浴了去。』楊雄道：『我去買香紙，雇轎子。你便洗浴了，梳頭插帶了等我。就叫迎兒也去走一遭。』

楊雄又來客店裏相約石秀：『飯罷便來，兄弟，休悞。』石秀道：『哥哥，你若擡得來時，只教在半山裏下了轎，你三個步行上來。我自在上面一個僻處等你。不要帶閒人上來。』

楊雄約了石秀，買了紙燭歸來，喫了早飯。那婦人不知有此事，只顧打扮的

齊齊整整。迎兒也插帶了。轎夫扛轎子，早在門前伺候。楊雄道：「泰山看家，我和大嫂燒香了便回。」潘公道：「多燒香，早去早回。」

那婦人上了轎子，迎兒跟着，楊雄也隨在後面。出得東門來，楊雄低低分付轎夫道：「與我擡上翠屏山去，我自多還你些轎錢。」不到兩個時辰，早來到翠屏山上。原來這座翠屏山在薊州東門外二十里，都是人家的亂墳；上西一望，盡是青草白楊，並無菴舍寺院。

當下楊雄把那婦人擡到半山，叫轎夫歇下轎子，拔去葱管，搭起轎簾，叫那婦人出轎來。婦人問道：「却怎地來這山裏？」楊雄道：「你只顧且上去。」轎夫，只在這裏等候，不要來，少刻一發打發你酒錢。」轎夫道：「這個不妨，小人只在此間伺候便了。」

楊雄引着那婦人並迎兒，三個人上了四五層山坡，只見石秀坐在上面。那婦人道：「香紙如何不將來？」楊雄道：「我自先使人將上去了。」把婦人一引

引到一處古墓裏。石秀便把包裹腰刀桿棒都放在樹根前來，道：「嫂嫂拜揖。」那婦人連忙應道：「叔叔怎地也在這裏？」一頭說，一面肚裏吃了一驚。石秀道：「在此專等多時。」

楊雄道：「你前日對我說道，叔叔多遍把言語調戲你，又將手摸着胸前，問你有孕也未，今日這裏無人，你兩個對得明白。」那婦人道：「哎呀！過的事，只顧說甚麼？」石秀睜着眼睛道：「嫂嫂！你怎麼說？」那婦人道：「叔叔，你沒事自把髻兒提做甚麼？」石秀道：「嫂嫂！嘻嘻！」便打開包裹，取出海關黎並頭陀的衣服來，撒放地下，道：「你認得麼？」

那婦人看了，飛紅了臉，無言可對。石秀颯地掣出腰刀，便與楊雄說道：「此事只問迎兒！」楊雄便揪過那丫頭，跪在面前，喝道：「你這小賤人，快好好實說！如何在和尚房裏入姦，如何約會把香桌兒爲號，如何教頭陀來敲不魚，實對我說，饒你這條性命！但瞞了一句，先把你剝做肉泥！」

迎兒叫道：『官人！不干我事，不要殺我。我說與你。』如何僧房中喫酒；如何上樓看佛牙；如何趕他下樓看潘公酒醒；第三日如何頭陀來後門化齋飯；如何教我取銅錢佈施與他；如何娘子和他約定，但是官人當牢上宿，要我掇香桌兒放出後門外，便是暗號，頭陀來看了却去報知和尚；如何海閣黎扮做俗人，帶頂頭巾入來，娘子扯去了，露出光頭來；如何五更聽敲木魚響，要我開後門放他出去；如何娘子許我一副劍鐔，一套衣裳，我只得隨順了；如何往來已不止數十遭，後來便喫殺了；如何又與我幾件首飾，教我對官人說石叔叔把言語調戲一節，——『這個我眼裏不曾見，因此不敢說。只此是實，並無虛謬。』

迎兒說罷，石秀便道：『哥哥，得知麼？這般言語須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說！請哥哥却問嫂嫂備細緣絲！』楊雄揪過那婦人來，喝道：『賊賤人！丫頭已都招了，你便一些兒休賴，再把實情對我說了，饒你這賤人一條性命！』那婦人說道：『我的不是了！你看我舊日夫妻之面，饒恕了我這一遍！』石秀道：『哥

哥！含糊不得！須要問嫂嫂一個從頭備細原繇！」

楊雄喝道：「賤人！你快說！」那婦人只得把和尚二年前如何起意；如何來結拜我父做乾爺；做好事日，如何先來下禮，我遞茶與他，如何只管看我笑；如何石叔叔出來，連忙去了；如何我出去拈香，只管捱近身來；半夜如何到布簾前捏我的手，便教我還了願好，如何叫我是娘子，騙我看佛牙；如何求我圖個長便；如何教我反問你，便然得石叔叔出去；如何定要我把迎兒也與他，說，不時我便不來了：一一都說了。

石秀道：「你却怎地對哥哥倒說我來調戲你？」那婦人道：「前日他醉了罵我，我見他罵得驕蹊，我只猜是叔叔看見破綻，說與他；也是前兩三夜，他先教我如此說，這早晨便把來支吾；實是叔叔並不會恁地。」石秀道：「今日三面說得明白了，任從哥哥心下如何措置。」

楊雄道：「兄弟，你與我拔了這賤人的頭面，剝了衣裳，然後我自伏侍他！」

石秀便把那婦人頭面首飾衣服都剝了。楊雄割兩條裙帶把婦人綁在樹上。石秀

徑把迎兒的首飾也去了，遞過刀來，說道：『哥哥，這個小賤人留他做甚麼！一

發斬草除根！』楊雄應道：『果然！兄弟，把刀來，我自動手！』

迎兒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楊雄手起一刀，揮作兩段。那婦人在樹上叫

道：『叔叔，勸一勸！』石秀道：『嫂嫂！不是我！』楊雄向前，把刀先挖

出舌頭，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婦人叫不得。楊雄却指着罵道：『你這賊賤人！

我一時悞聽不明，險些被你瞞過了！一者壞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後必然被你害

了性命！我想你這婆娘，心肝五臟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從心窩裏

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臟，掛在松樹上。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件事分開了，

却將釵釧首飾都拴在包裹裏了。

楊雄道：『兄弟，你且來，和你商量一個長便。如今一個奸夫，一個淫婦，

都已殺了，只是我和你投那裏去安身？』石秀道：『兄弟自有個所在，請哥哥便

行。」楊雄道：「却是那裏去？」石秀道：「哥哥殺了人，兄弟又殺人，不去

投梁山泊入夥，却投那裏去？」楊雄道：「且住。我和你又不曾認得他那裏一

個人，如何便肯收錄我們？」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東

及時雨宋公明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誰不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藝，

愁甚不收留？」楊雄道：「凡事先難後易，免得後患。我却不合是公人，只恐

他疑心，不肯安着我們。」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我教哥哥一發放

心。前者，哥哥認義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裏和我喫酒的那兩個人：一個是梁山

泊神行太保戴宗，一個是錦豹子楊林。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尙兀自在包裹，

因此可去投托他。」楊雄道：「既有這條門路，我去收拾了些盤纏便走。」石

秀道：「哥哥，你也這般搭纏。倘或入城事發拏住，如何脫身？放着包裹裏見

有若干釵釧首飾，兄弟又有些銀兩，再有人同去也費用了；何須又去取討？惹起

是非來，如何解救？這事少時便發，不可遲滯，我們只好望山後走。」

石秀便背上包裹，拿了桿棒；楊雄插了腰刀在身邊，提了朴刀。却待要離古墓，只見松樹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人割了，却去投奔梁山泊入夥！我聽得多時了！』

楊雄石秀看時，那人納頭便拜。楊雄却認得。這人姓時，名遷，祖貫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只一地裏做些飛簷走壁跳籬騙馬的勾當；曾在薊州府裏喫官司，却是楊雄救了；人都叫他做鼓上蚤。

當時楊雄便問時遷：『你如何在這裏？』時遷道：『節級哥哥聽稟：小人近日沒甚道路，在這山裏掘些古墳，覓兩分東西。因見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來衝撞，却聽說去投梁山泊入夥，——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雞盜狗的勾當，幾時是了？』

跟隨得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帶挈小人否？』石秀

道：『既是好漢中人物，他那裏如今招納壯士，那爭你一個？若如此說時，我們一同去。』

時遷道：『小人却認得小路去。』當下引了楊雄石秀三個人自取小

路下後山投梁山泊去了。

却說這兩個轎夫在半山裏等到紅日平西，不見三個下來；分付了，又不敢上去；挨不過了，不免信步尋上山來。只見一羣老鴉成團打塊在古墓上。兩個轎夫上去看時，原來却是老鴉奪那肚腸喫，以此聒噪。

轎夫看了，喫着一驚，慌忙回家報與潘公，一同去蘄州府裏首告。知府隨即差委一員縣尉帶了忤作行人來翠屏山簡驗屍首。已了，回復知府，稟道：「簡得一口婦人潘巧雲割在松樹邊；使女迎兒殺死在古墓下；墳邊遺下一堆婦人與和尚頭陀衣服。」

知府聽了，想起前日海和尚頭陀的事，備細詢問潘公。那老子把這僧房酒醉一節和這石秀出去的緣絲細說了一遍。知府道：「眼見得這婦人與和尚通姦，那女使頭陀做脚。想石秀那厮路見不平，殺死頭陀和尚；楊雄這厮今日殺了婦人女

使無疑。……定是如此。只拿得楊雄石秀，便知端的。」當卽行移文書，捕獲楊雄石秀。其餘轎夫等，各放回聽候。潘公自去買棺木，將屍首殮葬，不在話下。

再說楊雄石秀時遷離了補州地面，在路夜宿曉行，不則一日，行到鄆州地面；過得香林洼，早望見一座高山。不覺天色漸漸晚了，看見前面一所靠溪客店。三個人行到門首，店小二却待關門，只見這三個人撞將入來。小二問道：「客人，來路遠，以此晚了？」時遷道：「我們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

小二哥放他三個入來安歇，問道：「客人，不曾打火麼？」時遷道：「我們自理會。」小二道：「今日沒客歇，竈上有兩隻鍋乾淨，客人自用不妨。」時遷問道：「店裏有酒肉賣麼？」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都被近村人家買了

去，只剩得一甕酒在這裏，並無下飯。」時遷道：「也罷；先借五升米來做飯，却理會。」

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遷，就淘了，做起一鍋飯來。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楊雄取出一隻釵兒，把與店小二，先回他這甕酒來喫，明日一發算賬。小二哥收了釵兒，便去裏面撥出那甕酒來開了，將一碟兒熟菜放在桌子上。時遷先提一桶湯來叫楊雄石秀洗了脚手；一面篩酒來，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喫酒；放下四隻大碗，斟下酒來喫。

石秀看見店中簷下插着十數把好朴刀，問小二道：「你家店裏怎的有這軍器？」小二哥應道：「都是主人家留在這裏。」石秀道：「你家主人是甚麼樣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這裏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喚做獨龍山。山前有一座凜巍巍岡子便喚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這裏方圓三十里，却喚做祝家莊。莊主太公祝朝奉有三個兒子，稱爲「祝氏三傑」。

莊前莊後有五七百家，都是佃戶。各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這裏喚作祝家

店。常有數十個家人來店裏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這裏。」石秀道：「他分軍

器在店裏何用？」小二道：「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只恐他那裏賊人來借糧，因此

準備下。」石秀道：「與你些銀兩，回與我一把朴刀用，如何？」小二哥道：

「這個却使不得，器械上都編着字號。我小人喫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這主人

法度不輕。」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願喫酒。」小二

道：「小人喫不得了，先去歇了。客人自便，寬飲幾杯。」

小二哥去了。楊雄石秀又自喫了一回酒。只見時遷道：「哥哥，要肉喫

麼？」楊雄道：「店小二說沒了肉賣，你又那裏得來？」時遷嘻嘻的笑著去竈

上提出一隻老大公雞來。楊雄問道：「那裏得這雞來？」時遷道：「小弟却纔

去後面淨手，見這隻雞在籠裏，尋思沒甚喫酒，被我悄悄把去溪邊殺了，提桶湯去

後面，就那裏擲得乾淨，煮得熟了，把來與二位哥哥喫。」楊雄道：「你這厮還

是這等賊手賊腳！」石秀笑道：「還未改本行！」

三個笑了一回，把這雞來手撕開喫了，一面盛飯來喫。只見那店小二略睡一睡，放心不下，爬將起來，前後去炷管；只見廚桌上有些雞毛和雞骨頭，却去竈上看時，半鍋肥汁。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裏看時，不見了雞，連忙出來問道：「客人，你們好不達道理！如何偷了我店裏報曉的雞喫？」時遷道：「見鬼了！耶！耶！我自路上買得這隻雞來喫，何曾見你的雞！」小二道：「我店裏的雞却那裏去了？」時遷道：「敢被野猫拖了，黃猴子喫了，鶴鷹撲去了？我却怎地得知？」小二道：「我的雞纔在籠裏，不是你偷了是誰？」石秀道：「不要爭。直幾錢，賠了你便罷。」店小二道：「我的是報曉雞，店內少他不得。你便賠我十兩銀子也不濟，只要還我雞！」石秀大怒道：「你許哄誰！老爺不賠你便怎的！」店小二笑道：「客人，你們休要在這裏討野火喫！只我店裏不比別處客店：拏你到莊上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

石秀聽了，大罵道：『便是梁山泊好漢，你怎麼拏了我去請賞？』楊雄也怒道：『好意還你些錢，不賠你怎地拏我去？』小二叫一聲『有賊』！只見店裏赤條條地走出三五個大漢來，逕奔楊雄石秀來。被石秀手起，一拳一個，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時遷一拳打腫了臉，做聲不得。這幾個大漢都從後門走了。楊雄道：『兄弟，這厮們一定去報人來，我們快喫了飯走了罷。』

三個當下喫飽了，把包裹分開背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鎗架子上揀了一條好朴刀。石秀道：『左右只是左右，不可放過了他！』便去竈前尋了把草，竈裏點個火，望裏面四下燒着。看那草房被風一煽，刮刮雜雜火起來。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三個拽開脚步，望大路便走。

三個人行了兩個更次，只見前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約有一二百人，發着喊，趕將來。石秀道：『且不要慌，我們且揀小路走。』楊雄道：『且住！一個來殺一個！兩個來殺一雙！待天色明朗却走！』

說猶未了，四下裏合攏來。楊雄當先，石秀在後，時遷在中，三個挺着朴刀來戰莊客。那夥人初時不知，輪着鎗棒趕來，楊雄手起朴刀，早戳翻了五七個，前面的便走，後面的急待要退。石秀趕入去，又戳翻了六七人。四下裏莊客見

說殺傷了十數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頭，都退去了。三個得一步趕一步。

正走之間，喊聲又起。枯草裏舒出兩把撓鉤來，正把時遷一撓鉤搭住，拖入草窩裏去了。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背後又舒出兩把撓鉤來，却得楊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撥撥開，望草裏便戳。發聲喊，都走了。兩個見捉了時遷，怕深入重地，亦無心戀戰：『顧不得時遷了，且四下裏尋路走罷。』見遠遠的火把亂明，小路上又無叢林樹木，炤得有路便走，一直望東邊去了。衆莊客四下裏趕不着，自救了帶傷的人去，將時遷背剪綁了，押送祝家莊來。

且說楊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見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頭酒肆裏

買碗酒飯喫了去，就問路程。」兩個便入村店裏來，倚了朴刀坐下，叫酒保取些酒來，就做些飯喫。酒保一面鋪下菜蔬，燙將酒來。

方欲待喫，只見外面一個大漢走入來，生得闊臉方腮，眼鮮耳大，貌醜形癡，穿一領茶褐袖衫，戴一頂萬字頭巾，繫一條白絹搭膊，下面穿一雙油膀靴，叫道：『大官人教你們挑了擔來莊上納。』店主人連忙應道：『裝了擔，少刻便送到莊上。』

那人分付了，便轉身；又說道：『快挑來！』却待出門，正從楊雄石秀前面過。楊雄却認得他，便叫一聲『小郎，你如何在這裏，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轉頭來看了一看，却也認得，便叫道：『恩人如何來到這裏？』望着楊雄便拜。不是楊雄撞見了這個人，有分教：

三莊盟誓成虛謬，衆虎咆哮起禍殃。

畢竟楊雄石秀遇見的那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
拚命三火燒祝家店

第四十六回

撲天鵬兩修生死書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話說當時楊雄扶起那人來，叫與石秀相見。石秀便問道：「這位兄弟是誰？」楊雄道：「這個兄弟，姓杜，名興，祖貫是中山府人氏。因為面顏生得麤莽，以此人都叫他做鬼臉兒。上年間，做買賣，來到蘄州，因一口氣上打死了同夥的客人，喫官司監在蘄州府裏。楊雄見他說起拳棒都省得，一力維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會。」杜興便問道：「恩人為何公事來到這裏？」楊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蘄州殺了人命，欲要投梁山泊去入夥。昨晚在祝家店投宿，因同一個

來的火伴時遷偷了他店裏報曉雞喫，一時與店小二鬧將起來，性起，把他店裏都燒了。我三個連夜逃走，不隄防背後趕來。我兄弟兩個拗翻了他幾個，不想亂草中間舒出兩把撓鈎，把時遷搭了去。我兩個亂撞到此。正要問路，不想遇見賢弟。」杜興道：「恩人不要慌。我叫放時遷還你。」楊雄道：「賢弟少坐，同飲一杯。」

三人坐下，當下飲酒。杜興便道：「小弟自從離了薊州，多得恩人的恩惠；來到這裏，感承此間一個大官人見愛，收錄小弟在家中做個主管，每日撥萬論千盡托付與杜興身上，甚是信任，以此不想回鄉去。」楊雄道：「這大官人是誰？」杜興道：「此間獨龍岡前面有三座山岡，列着三個村坊：中間是祝家莊，西邊是扈家莊，東邊是李家莊。這三處莊上，三村裏算來總有一二萬軍馬人家。惟有祝家莊最是豪傑。爲頭家長喚做祝朝奉，有三個兒子，名爲祝氏三傑：長子祝龍，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個教師，喚做鐵棒樂廷玉，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

莊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莊客。西邊那個扈家莊，莊主扈太公，有個兒子，喚做飛天虎扈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個女兒最英雄，名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雙刀，馬上如法了得。這裏東村莊上却是杜興的主人，姓李，名應；能使一條渾鐵點鋼鎗，背藏飛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沒。這三村結下生死誓願，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遞相救應。惟恐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糧，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莊上見了李大官人，求書去搭救時遷。」

楊雄又問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喚撲天鵬的李應？」杜興道：「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只聽得說獨龍岡有個撲天鵬李應是好漢，却原來在這裏。多聞他真個了得，是好男子，我們去走一遭。」

楊雄便喚酒保計算酒錢。杜興那裏肯要他還，便自招了酒錢。三個離了村店。便引楊雄石秀來到李家莊上。楊雄看時，真個好大莊院。外面週週一遭闊港；粉牆傍岸，有數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樹；門外一座吊橋接着莊門；入得門，

來到廳前，兩邊有二十餘座槍架，明晃晃的都插滿軍器。杜興道：「兩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入去報知，請大官人出來相見。」

杜興入去不多時，只見李應從裏面出來。杜興引楊雄石秀上廳拜見。李應連忙答禮，便教上廳請坐。楊雄石秀再三謙讓，方纔坐了。李應便教取酒來且相待。楊雄石秀兩個再拜道：「望乞大官人致書與祝家莊來救時遷性命，生死不敢有忘。」

李應教請門館先生來商議，修了一封書緘，填寫名諱，使個圖書印記，便差一個副主管齋了，備一匹快馬，去到那祝家莊，取這個人來。那副主管領了東人書札，上馬去了。楊雄石秀拜謝罷。李應道：「二位壯士放心。小人書去，便當放來。」楊雄石秀又謝了。李應道：「且請去後堂，少叙三杯等待。」兩個隨進裏面，就具早膳相待。飯罷，喫了茶，李應問些鎗法；見楊雄石秀說得有理，心中甚喜。

已牌時分，那個副主管回來。

李應喚到後堂，問道：『去取的這人在那裏？』

主管答道：『小人親見朝奉下了書，倒有放還之心；後來走出祝氏三傑，反焦躁起來，書也不回，人也不放，定要解上州去。』

李應失驚道：『他和我三家村裏結生死之交，書到便當依允。』

如何恁地起來？必是你說得不好，以致如此！

杜主管，你須自去走一遭，親見祝朝奉，說個仔細緣繇。』

杜興道：

『小人願去。只求東人親筆書緘，到那裏方纔肯放。』

李應道：『說得是。』

急取一幅花箋紙來，李應親自寫了書札，封皮面上，使一個諱字圖書，把與杜興接了。後槽牽過一匹快馬，備上鞍轡，拿了鞭子，便出莊門，上馬加鞭，奔祝家莊去了。李應道：『二位放心。我這封親筆書去，少刻定當放還。』

楊雄石秀深謝了。留在後堂，飲酒等待。看看天色待晚，不見杜興回來。

李應心中疑惑，再教人去接。只見莊客報道：『杜主管回來了。』

李應便道：

『幾個人回來？』莊客道：『只是主管獨自一個跑將回來。』

李應搖着頭道：

「却又作怪！往常這厮不是這等兜搭，今日緣何恁地？」走出前廳。楊雄石秀都跟出來。只見杜興下了馬，入得莊門，見他模樣，氣得紫漲了面皮，杏牙露嘴，半晌說不得話。李應道：「你且言備細緣故。怎麼地來？」

杜興氣定了，方纔道：「小人齋了東人書札，到他那裏第三重門下，却好遇見祝龍祝虎祝彪弟兄三個坐在那裏。小人聲了三個喏。祝彪喝道：「你又來則

甚？」小人躬身稟道：「東人有書在此，拜上。」祝彪那厮變了臉，罵道：

「你那主人恁地不曉人事！早晌使個潑男女來這裏下書，要討那個梁山泊賊人時遷！如今我正要解上州裏去，又來怎地？」小人說道：「這個時遷不是梁山泊夥內人數；他是自蘄州來的客人，要投見敝莊東人。不想誤燒了官人店屋，明日東人自當依舊蓋還。萬望俯看薄面，高擡貴手，寬恕，寬恕。」祝家三個都叫道：「不還！不還！」小人又道：「官人請看，東人親筆書札在此。」祝彪那厮接過書去，也不拆開來看，就手扯得粉碎，喝叫把小人直叉出莊門。祝彪祝

虎發話道：「休要惹老爺性發！把你那……」——小人本不敢盡言，實被那三個畜生無禮，說，——「把你那李……李應捉來，也做梁山泊強寇解了去！」又喝叫莊客原拿了小人，被小人飛馬走了。於路上氣死小人！巨耐那厮，枉與他許多年結生死之交，今日全無些仁義！」

李應聽罷，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舉三千丈，按捺不下，大呼：「莊客！快備我那馬來！」楊雄石秀諫道：「大官人息怒。休爲小人們便壞了貴處義氣。」李應那裏肯聽，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黃金鎖子甲，前後獸面掩心，穿一領大紅袍，背膀邊插着飛刀五把，拿了點鋼鎗，戴上鳳翅盔，出到莊前，點起三百悍勇莊客。杜興也披一副甲，持把鎗上馬，帶領二十餘騎馬軍。楊雄石秀也抓扎起，挺着朴刀，跟着李應的馬，逕奔祝家莊來。

日漸銜山時分，早到獨龍岡前，便將人馬排開。原來祝家莊又蓋得好：占着這座獨龍山岡，四下一遭闊港；那莊正造在岡上，有二層城牆，都是頑石壘砌的，

約高二丈；前後兩座莊門，兩條吊橋；牆裏四邊都蓋窩舖，四下裏遍插着鎗刀軍器；門樓上排着戰鼓銅鑼。

李應勒馬在莊前大叫：「祝家三子！怎敢毀謗老爺！」只見莊門開處，擁

出五六十騎馬來。當先一騎似火炭赤的馬上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李應指着

大罵道：「你這厮口邊嫻腥未退，頭上胎髮猶存！你爺與我結生死之交，誓願同

心共意，保護村坊！你家有事情，要取人時，早來早放；要取物件，無有不奉！

我今一個平人，二次付書來討，你如何扯了我的書札，恥辱我名？是何道理？」

祝彪道：「俺家雖和你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協意，共捉梁山泊反賊，掃清山寨！

你如何却結連反賊，意在謀叛？」李應喝道：「你說他是梁山泊甚人？你這厮

却冤平人做賊，當得何罪？」祝彪道：「賊人時遷已自招了，你休要在這裏胡說

亂道！遮掩不過！你去便去！不去時，連你捉了也做賊人解送！」

李應大怒，拍坐下馬，挺手中鎗，便奔祝彪。祝彪縱馬去戰李應。兩個

就獨龍崗前，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鬪了十七八合。祝彪戰李應不過，撥回馬便走。李應縱馬趕將去。祝彪把鎗橫擔在馬上，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滿弓，覷得較親，背翻身一箭。李應急躲時，臂上早着。李應翻筋斗墜下馬來。祝彪便勒轉馬來搶人。楊雄石秀見了，大喝一聲，挺兩把朴刀直奔祝彪前來殺將來。祝彪抵當不住，急勒回馬便走；早被楊雄一朴刀戳在馬後股上；那馬負疼，壁直立起來，險些兒把祝彪掀在馬下；却得隨從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將來。楊雄石秀見了，自思又無衣甲遮身，只得退回不趕。杜興早自把李應救起上馬先去了。楊雄石秀跟了衆莊客也走了。祝家莊人馬趕了二三里路，見天色晚來，也自回去了。

杜興扶着李應，回到莊前，下了馬，同入後堂坐定，宅眷都出來看視，拔了箭矢，伏侍卸了衣甲，便把金瘡藥敷了瘡口，連夜在後堂商議。楊雄石秀與杜興說道：「既是大官人被那厮無禮，又中了箭，時遷亦不能設出來，都是我等連累大官

人了。我弟兄兩個只得上梁山泊去懇告晁宋二公并衆頭領來與大官人報讎，就救時遷。』因辭謝了李應。李應道：『非是我不用心，實出無奈，兩位壯士只得休怪。』叫杜興取些金銀相贈。楊雄石秀那裏肯受。李應道：『江湖之上，二位不必推却。』兩個方纔收受，拜辭了李應。杜興送出村口，指與大路。杜興作別了，自回李家莊，不在話下。

且說楊雄石秀取路投梁山泊來，早望見遠遠一處新造的酒店，那酒旗兒直挑出來。兩個到店裏買些酒喫，就問路程。這酒店却是梁山泊新添設做眼的酒店，正是石勇掌管。兩個一面喫酒，一頭動問酒保上梁山泊路程。石勇見他兩個非常，便來答應道：『你兩位客人從那裏來？要問上山去怎地？』楊雄道：『我們從薊州來。』石勇猛可想起道：『莫非足下是石秀麼？』楊雄道：『我乃是楊雄。這個兄弟是石秀。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石勇慌忙道：『小子不認

得；前者，戴宗哥哥到蘆州回來，多曾稱說兄長，聞名久矣。今得上山，且喜，且喜。」

三個叙禮罷，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隨即叫酒保置辦分例酒來相待，推開後面水亭上窗子，拽起弓，放了一枝響箭。只見對港蘆葦叢中早有小喽囉搖過船來。石勇便邀二位上船，直送到鴨嘴灘上岸。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報知，早見戴宗楊林下山來迎接。俱各叙禮罷，一同上至大寨裏。衆頭領知道有好漢上山，都來聚會大寨坐下。戴宗楊林引楊雄石秀上廳參見晁蓋宋江并衆頭領。

相見已罷，晁蓋細問兩個踪跡。楊雄石秀把本身武藝投托入夥先說了。衆人大喜，讓位而坐。楊雄漸漸說到：「有個來投托大寨同入夥的時遷，不合偷了祝家店裏報曉鷄，一時爭鬧起來，石秀放火，燒了他店屋，時遷被捉。李應二次修書去討，怎當祝家三子堅執不放，誓要捉山寨裏好漢，且又千般辱罵。」阮耐那

厮十分無禮！」

不說萬事皆休；纔然說罷，晁蓋大怒，喝叫：「孩兒們！將這兩個與我斬訖

報來！」宋江慌忙道：「哥哥息怒。兩個壯士不遠千里來此協助，如何却要斬

他？」晁蓋道：「俺梁山泊好漢自從夥併王倫之後，便以忠義爲主，全施恩德於

民。一個個兄弟下山去，不曾折了銳氣。新舊上山的兄弟們各各都有豪傑的光

彩。這厮兩個把梁山泊好漢的名目去偷鷄喫，因此連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斬了

這兩個，將這厮首級去那裏號令。我親領軍馬去洗蕩那個村坊，不要輸了銳氣！

孩兒們！快斬了報來！」宋江勸住道：「不然。哥哥不聽這兩位賢弟却纔所

說，那個鼓上蚤時遷，他原是如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厮來？豈是這二位賢弟要

玷辱山寨！我也每每聽得有人說，祝家莊那厮要和俺山寨對敵了。哥哥權且息

怒。即日山寨人馬數多，錢糧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尋他，那厮倒來吹毛求疵，因

而正好乘勢去拿那厮。若打得此莊，倒有三五年糧食。非是我們生事害他，其

實那厮無禮！只是哥哥山寨之主，豈可輕動？小可不才，親領一支軍馬，啓請幾位賢弟們下山去打祝家莊。若不洗蕩得那個村坊，誓不還山：一是山寨不折了銳氣；二乃免此小輩，被他恥辱；三則得許多糧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請李應上山入夥。」吳學究道：「公明哥哥之言最好。豈可山寨自斬手足之人？」戴宗便道：「寧可斬了兄弟，不可絕了賢路。」

衆頭領力勸，晁蓋方纔免了二人。楊雄石秀也自謝罪。宋江撫諭道：「賢弟休生異心。此是山寨號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儻有過犯，也須斬首，不敢容情。如今新近又立了鐵面孔目裴宣做軍政司，賞功罰罪，已有定例。賢弟只得恕罪，恕罪。」楊雄石秀拜罷，謝罪已了，晁蓋叫去坐在楊林之下。山寨裏都喚小嘍囉來參賀新頭領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撥定兩所房屋教楊雄石秀安歇，每人撥十個小嘍囉伏侍。

當晚席散，次日再備筵席會聚，商量議事。宋江教喚鐵面孔目裴宣計較下山

人數，啓請諸位頭領同宋江去打祝家莊，定要洗蕩了那個村坊。商量已定：除晁蓋頭領鎮守山寨不動外，留下吳學究劉唐并阮家三弟兄呂方郭盛護持大寨。原撥定守灘守關守酒店有職事人員俱各不動。又撥新到頭領孟康管造船隻，頂替馬麟監督戰船。寫下告示，將下山打祝家莊頭領分作兩起：頭一撥宋江花榮李俊穆弘李逵楊雄石秀黃信歐鵬楊林，帶領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披掛已了，下山前進。第二撥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張橫張順馬麟鄧飛王矮虎白勝，也帶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隨後接應。再着金沙灘鴨嘴灘二處小寨，只教宋萬鄭天壽守把，就行接應糧草。晁蓋送路已了，自回山寨。

且說宋江并衆頭領逕奔祝家莊來，於路無話，早來到獨龍岡前。尙有一里多路，前軍下了寨柵。宋江在中軍帳裏坐下，便和花榮商議道：『我聽得說，祝家莊裏路徑甚雜，未可進兵。且先使兩個人去探聽路途曲折；知得順逆路程，却纔

進兵，與他對敵。」李逵便道：「哥哥，兄弟閒了多時，不曾殺得一人，我便先去走一遭。」宋江道：「兄弟，你去不得。若是破陣衝敵，用着你先去；這是做細作的勾當，用你不着。」李逵笑道：「量這個鳥莊，何須哥哥費力！只兄弟自帶三二百個孩兒們殺將去，把這個鳥莊上都砍了！何須要人先去打聽！」宋江喝道：「你這厮休胡說！且一壁廂去，叫你便來！」李逵走開去了，自說道：「打死幾個蒼蠅，也何須大驚小怪！」

宋江便喚石秀來，說道：「兄弟曾到彼處，可和楊林走一遭。」石秀便道：「如今哥哥許多人馬到這裏，他莊上如何不隄備；我們扮作甚麼人入去好？」楊林便道：「我自打扮了解魔的法師去，身邊藏了短刀，手裏擎着法環，於路搖將入去。你只聽我法環響，不要離了我前後。」石秀道：「我在蘆州，原曾賣柴；我只是挑一擔柴進去賣便了。身邊藏了暗器，有些緩急，匾擔也用得着。」楊林道：「好，好；我和你計較了，今夜打點，五更起來便行。」

到得明日，石秀挑着柴擔先入去。行不到二十來里，只見路徑曲折多難，四下裏灣環相似；樹木叢密，難認路頭。石秀便歇下柴擔不走。聽得背後法環響得漸近，石秀看時，却見楊林頭戴一個破笠子，身穿一領舊法衣，手裏擎着法環，於路搖將進來。石秀見沒人，叫住楊林，說道：「此處路徑灣環，不知那裏是我前日跟隨李應來時的路。天色已晚，他們衆人爛熟奔走，正看不仔細。」楊林道：「不要管他路徑曲直，只顧揀大路走便了。」

石秀又挑了柴，只顧望大路便走，見前面一村人家，數處酒店肉店。石秀挑着柴，便望酒店門前歇了。只見各店內都把刀鎗插在門前；每人身上穿一領黃背心，寫個大「祝」字；往來的人亦各如此。

石秀見了，便看着一個年老的人，唱個喏，拜揖道：「丈人，請問此間是何風俗？爲甚都把刀鎗插在當門？」那老人道：「你是那裏來的客人？原來不知，只可快走。」石秀道：「小人是山東販棗子的客人，消折了本錢，回鄉不

得，因此擔柴來這裏賣。不知此間鄉俗地理。」老人道：「只可快走，別處躲避。這裏早晚要大廝殺也！」石秀道：「此間這等好村坊去處，恁地了大廝殺？」老人道：「客人，你敢真個不知？我說與你：俺這裏喚做祝家村。岡上便是祝朝奉衙裏。如今惡了梁山泊好漢，見今引領軍馬在村口，要來廝殺；却怕我這村路雜，未敢入來，見今駐劄在外面。如今祝家莊上行號令下來：每戶人家，要我們精壯後生準備着。但有令傳來，便要去策應。」石秀道：「丈人村中總有多少人家？」老人道：「只我這祝家村，也有一二萬人家。東西還有兩村人接應：東村喚做撲天鵬李應李大官人；西村喚做扈太公莊，有個女兒，喚做扈三娘，綽號一丈青，十分了得。」石秀道：「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甚麼？」那老人道：「便是我們初來時，不知路的，也要喫捉了。」石秀道：「丈人，怎地初來要喫捉了？」老人道：「我這村裏的路，有舊人說道：『好個祝家莊，盡是盤陀路！容易入得來，只是出不去！』」

石秀聽罷，便哭起來，撲翻身便拜；向那老人道：『小人是個江湖上折了本錢歸鄉不得的人！倘或賣了柴出去，撞見廝殺，走不脫，却不是苦？』爺爺，恁地可憐見！小人情願把這擔柴相送爺爺，只指小人出去的路罷！』那老人道：

『我如何白要你的柴；我就買你的。你且人來，請你喫些酒飯。』

石秀便謝了，挑着柴，跟那老人入到屋裏。那老人篩下兩碗白酒，盛一碗糕糜，叫石秀喫了。石秀再拜謝道：『爺爺！指教出去的路徑！』那老人道：『你便從村裏走去，只看有白楊樹便可轉灣。不問路道闊狹，但有白楊樹的轉灣便是活路；沒那樹時都是死路。如有別的樹木轉灣也不是活路。若還走差了，左來右去，只走不出去。更兼死路裏地下埋藏着竹簽鐵蒺藜；若是走差了，踏着飛簽，准定喫捉了，待走那裏去！』

石秀拜謝了，便問：『爺爺高姓？』那老人道：『這村裏姓祝的最多；惟有我覆姓鍾離，土居在此。』石秀道：『酒飯小人都喫穀了，改日當厚報。』

正說之間，只聽得外面鬧吵。石秀聽得道：『拿了一個細作！』石秀喫了一驚，跟那老人出來看時，只見七八十個軍人背綁着一個人過來。石秀看時，却是楊林，剝得赤條條的，索子綁着。

石秀看了，只暗暗地叫苦，悄悄假問老人道：『這個拿了的是甚麼人？爲甚事綁了他？』那老人道：『你不見說他是宋江那裏來的細作？』石秀又問道：『怎地喫他拿了？』那老人道：『說這厮也好大膽，獨自一個來做細作，打扮做個解魔法師，閃入村裏來。却又不認得這路，只揀大路走了，左來右去，只走了死路；又不曉的白楊樹轉灣抹角的消息。人見他走得差了，來路蹊蹊，就報與莊上官人們來捉他。這厮方纔又掣出刀來；手起，傷了四五個人。當不住這裏人多，一發上，因此喫拿了。有人認得他從來是賊，叫做錦豹子楊林。』

說言未了，只聽得前面喝道，說是『莊上三官人巡綽過來！』石秀在壁縫裏張時，看得前面擺着二十對纓槍，後面四五個人騎着馬，都彎弓插箭；又有三五對

青白哨馬，中間擁着一個年少壯士，坐在一匹雪白馬上，全副披掛，跨了弓箭，手執一條銀鎗。

石秀自認得他，特地問老人道：「過去相公是誰？」那老人道：「這個人正是祝朝奉第三子，喚做祝彪，定着西村扈家莊一丈青爲妻。弟兄三個只有他第一了得！」石秀拜謝道：「老爺爺！」指點尋路出去！」那老人道：「今日晚了，前面倘或旣殺，枉送了性命。」石秀道：「爺爺可救一命則個！」那老人道：「你且在我家歇一夜。明日打聽沒事，便可出去。」

石秀拜謝了，坐在他家。只聽得門前四五替報馬報將來，排門分付道：「你那百姓：今夜只看紅燈爲號，齊心并力捉拿梁山泊賊人解官請賞。」叫過去了，石秀問道：「這個人是誰？」那老人道：「這個官人是本處捕盜巡簡。今夜約會要捉宋江。」石秀見說，心中自付了一回，討個火把，叫了安置，自去屋後草窩裏睡了。

却說宋江軍馬在村口屯駐，不見楊林石秀出來回報，隨後又使歐鵬去到村口，出來回報道：『聽得那裏講動，說道捉了一個細作。小弟見路徑又雜，難認，不敢深入重地。』宋江聽罷，忿怒道：『如何等得回報了進兵！又喫拿了一個細作，必然陷了兩個兄弟！我們今夜只顧進兵，殺將人去，也要救他兩個兄弟，未知你衆頭領意下如何？』只見李逵便道：『我先殺入去，看是如何！』

宋江聽得，隨即便傳將令，教軍士都披掛了。李逵楊雄前一隊做先鋒。使李俊等引軍做合後。穆弘居左，黃信居右。宋江花榮歐鵬等，中軍頭領。搖旗吶喊，擂鼓鳴鑼，大刀闊斧，殺奔祝家莊來。

比及殺到獨龍岡上，是黃昏時候。宋江催遣前軍打莊。先鋒李逵脫得赤條條的，揮兩把夾鋼板斧，火拉拉地殺向前來。到得莊前看時，已把吊橋高高地拽起了，莊門裏不見一點火，李逵便要下水過去。楊雄扯住，道：『使不得。關

閉莊門，必有計策。待哥哥來，別有商議。」李逵那裏忍得住，拍着雙斧，隔岸大罵道：「那鳥祝太公老賊！你出來！黑旋風爺爺在這裏！」莊上只是不應。

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楊雄接着，報說莊上並不見人馬，亦無動靜。宋江勒馬看時，莊上不見刀鎗人馬，心中疑忌，猛省道：「我的不是了：天書上明明戒說，『臨敵休急暴。』是我一時見不到，只要救兩個兄弟，以此連夜進兵；不期深入重地，直到了他莊前，不見敵軍。他必有計策，快教三軍且退！」李逵叫道：「哥哥！軍馬到這裏了，休要退兵！我與你先殺過去！你們都跟我來！」說猶未了，莊上早知。只聽得祝家莊裏，一個號砲直飛起半天裏去。那獨龍岡上，千百把火把一齊點着；那門樓上弓箭如雨點般射將來。宋江急取舊路回軍。只見後軍頭領李俊人馬先發起喊來，說道：「來的舊路都阻塞了！必有埋伏！」

宋江教軍馬四下裏尋路走。李逵揮起雙斧，往來尋人廝殺，不見一個敵軍。只見獨龍岡山頂上又放一個砲來。響聲未絕，四下裏喊聲震地，驚得宋公明目瞪口呆，罔知所措。你便有文韜武略，怎逃出地網天羅？正是：

安排縛虎擒龍計，要捉驚天動地人。

畢竟宋公明并衆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撲天鷗兩修死書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單捉王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莊

話說當下宋江在馬上，四下裏都有埋伏軍馬，且教小喽囉只往大路殺將去，只聽得三軍屯寨住了，衆人都叫起苦來。宋江問道：『怎麼叫苦？』衆軍都道：『前面都是盤陀路，走了一遭，又轉到這裏。』宋江道：『教軍馬望火把亮處有房屋人家取路出去。』又走不多時，只見前軍又發起喊來，叫道：『甫能望火把亮處取路，又有苦竹簽鐵蒺藜，遍地撒滿鹿角，都塞了路口！』宋江道：『莫非天喪我也！』

正在慌急之際，只聽得左軍中間，穆弘隊裏鬧動，報來說道：『石秀來了！』宋江看時，見石秀燃着口刀，奔到馬前，道：『哥哥休慌，兄弟已知路了！』暗傳下將令，教三軍只看有白楊樹便轉灣走去，不要管他路闊路狹！』

宋江催遣人馬只看有白楊樹便轉。約走過五六里路，只見前面人馬越添得多了。宋江疑忌，便喚石秀，問道：『兄弟，怎麼前面賊兵衆廣？』石秀道：

『他有燭燈爲號。』花榮在馬上看見，把手指與宋江，道：『哥哥，你看見那樹影裏這碗燭燈麼？只看我等投東，他便把那燭燈望東扯；若是我們投西，他便把那燭燈望西扯。』只那些兒，想來便是號令。』宋江道：『怎地奈何得他那碗燈？』花榮道：『有何難哉！』便拈弓搭箭，縱馬向前，望着影中只一箭，不端不正，恰好把那碗紅燈射下來。四下裏埋伏軍兵，不見了那碗紅燈，便都自亂攙起來。

宋江叫石秀引路，且殺出村口去。只聽得前山喊聲連天，一帶火把縱橫撩

亂。宋江教前軍扎住，且使石秀領路去探。不多時，回來報道：『是山寨中第二撥馬軍到了，接應殺散伏兵！』

宋江聽罷，進兵夾攻，奪路奔出村口。祝家莊人馬四散去了。會合着林冲、秦明等衆人軍馬同在村口駐劄，却好天明，去高阜處下了寨柵，整點人馬，數內不見了鎮三山黃信。宋江大驚，詢問緣故。有昨夜跟去的軍人見的來說道：『黃頭領聽着哥哥將令，前去探路，不隄防蘆葦叢中舒出兩把撓鈎，拖翻馬脚，被五七個人活捉去了，救護不得。』

宋江聽罷，大怒，要殺隨行軍漢，如何不早報來。林冲花榮勸住宋江。衆人納悶道：『莊又不曾打得，倒折了兩個兄弟。似此怎生奈何！』楊雄道：『此間有三個村坊結併。所有東村李大官人前日已被祝彪那厮射了一箭，見今在莊上養病。哥哥何不去與他計議？』宋江道：『我正忘了也。他便知本處地理虛實。』分付教取一對緞匹羊酒，選一騎好馬并鞍轡，親自上門去求見。林

冲秦明權守柵寨。宋江帶同花榮楊雄石秀上了馬，隨行三百馬軍，取路投李家莊來；到得莊前，早見門樓緊閉，吊橋高拽起了；牆裏擺列着許多莊兵人馬，門樓上早擂起鼓來。

宋江在馬上叫道：『俺是梁山泊義士宋江，特來謁見大官人，別無他意，休要隄備。』莊門上杜興看見有楊雄石秀在彼，慌忙開了莊門，放隻小船過來，與宋江聲喏。宋江慌忙下馬來答禮。楊雄石秀近前稟道：『這位兄弟便是引小弟兩個見李大官人的，喚做鬼臉兒杜興。』宋江道：『原來是杜主管。相煩足下對李大官人說：俺梁山泊宋江久聞大官人大名，無緣不會拜會。今因祝家莊要和俺們做對頭，經過此間，特獻綵緞名馬羊酒薄禮，只求一見，別無他意。』杜興領了言語，再渡過莊來，直到廳前。李應帶傷披被坐在牀上。杜興把宋江要求見的言語說了。李應道：『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我如何與他厮見？無私有意。』

你可回他話道：只說我臥病在牀，動止不得，難以相見；改日却得拜會；所賜禮

物，不敢祇受。」

杜興再渡過來見宋江，稟道：「俺東人再三拜上頭領：本欲親身迎迓，奈緣中傷，患軀在牀，不能相見，改日專當拜會。適來所賜禮物並不敢受。」宋江

道：「我知你東人的意了：我因祝家莊失利，欲求相見則個；他恐祝家莊見怪，不肯出來相見。」杜興道：「非是如此，委實患病。小人雖是中山人氏，到此

多年了，頗知此間虛實事情。中間是祝家莊，東是俺李家莊，西是扈家莊：這三村莊上誓願結生死之交，有事互相救應。今番惡了俺東人，自不去救應。只恐西村扈家莊上要來相助；他莊上別的不打緊，只有一個女將，喚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刀，好生了得。却是祝家莊第三子祝彪定爲妻室，早晚要娶。若是

將軍要打祝家莊時，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一座在獨龍岡前，一座在獨龍岡後。若打前門，却不濟事；須是兩面夾攻，方可破得。前門打緊路雜難認，一遭都是盤陀路徑，闊狹不等。但有白楊樹便可轉

灣，方是活路；如無此樹便是死路。」石秀道：「他如今都把白楊樹斫去了，將何爲記？」杜興道：「雖然斫伐了樹，如何起得根盡？也須有樹根在彼。只宜白日進兵攻打，黑夜不可進去。」

宋江聽罷，謝了杜興，一行人馬却回寨裏來。林冲等接着，都到大寨裏坐

下。宋江把李應不肯出見并杜興說的話對衆頭領說了。李逵便插口道：「好意送禮與他，那厮不肯出來迎接哥哥；我自引三百人去打開烏莊，腦揪這厮出來拜見哥哥！」宋江道：「兄弟，你不省的：他是富貴良民，懼怕官府，如何造次肯與我們相見？」李逵笑道：「那厮想是個小孩子，怕見！」

衆人一齊都笑起來。宋江道：「雖然如此說了，兩個兄弟陷了，不知性命存亡。你衆兄弟可竭力向前，跟我再去打祝家莊。」衆人都起身說道：「哥哥將令，誰敢不聽。不知教誰前去？」黑旋風李逵說道：「你們怕小孩子，我便前去！」宋江道：「你做先鋒不利，今番用你不着。」李逵低了頭忍氣。

宋江便點馬麟鄧飛歐鵬王矮虎四個，『跟我親自做先鋒去。』第二點戴宗秦明楊雄石秀李俊張順張橫白勝，準備下水路用人；第三點林冲花榮穆弘李逵，分作兩路策應。衆軍標撥已定，都飽食了，披掛上馬。

且說宋江親自要去做先鋒，攻打頭陣；前面打着一面大紅『帥』字旗，引着四個頭領，一百五十騎馬軍，一千步軍，殺奔祝家莊來，直到獨龍岡前。宋江勒馬，看那祝家莊上，颺起兩面白旗，旗上明明繡着十四個字，道：『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

當下宋江在馬上心中大怒，設誓道：『我若打不得祝家莊，永不回梁山泊！』衆頭領看了，一齊都怒起來。宋江聽得後面人馬都到了，留下第二撥頭領攻打前門。宋江自引了前部人馬轉過獨龍岡後面來看祝家莊時，後面都是銅牆鐵壁，把得嚴整。

正看之時，只見直西一彪軍隊，吶着喊，從後殺來。宋江留下馬麟鄧飛把住祝家莊後門；自帶了歐鵬王矮虎，分一半人馬前來迎接。山坡下來軍約有二三十騎馬軍，當中簇擁着一員女將，正是扈家莊女將一丈青扈三娘；一騎青驄馬上，輪兩口日月雙刀，引着三五百莊客，前來祝家莊策應。宋江道：『剛說扈家莊有個女將，好生了得，想來正是此人。誰敢與他迎敵？』

說猶未了，只見這王矮虎是個好色之徒，聽得說是個女將，指望一合便捉得過來；當時喊了一聲，驃馬向前，挺手中鎗便出迎敵。兩軍吶喊。那扈三娘拍馬舞刀來戰王矮虎。一個雙刀的熟閑，一個單鎗的出衆。

兩個鬪敵十數合之上，宋江在馬上看時，見王矮虎鎗法架隔不住。原來王矮虎初見一丈青，恨不得便捉過來；誰想鬪過十合之上，看看的手顫腳麻，鎗法便都亂了。不是兩個性命相撲時，王矮虎却要做光起來！

那一丈青是個乖覺的人，心中道：『這厮無理！』便將兩把雙刀直上直下砍

將入來。這王矮虎如何敵得過，撥回馬却待要走；被一丈青縱馬趕上，把右手刀挂了，輕舒粉臂，將王矮虎提脫雕鞍，衆莊客齊上，橫拖倒拽，活捉去了。歐鵬見捉了王英，便挺鎗來救。一丈青縱馬跨刀，接着歐鵬，兩個便鬪。原來歐鵬祖是軍班子弟出身，使得好一條鐵鎗。宋江看了，暗暗的喝采。恁的歐鵬鎗法精熟，也敵不得那女將半點便宜！

鄧飛在遠遠處看見捉了王矮虎，歐鵬又戰那女將不下，跑着馬，舞起一條鐵鎗，大發喊趕將來。祝家莊上已看多時，誠恐一丈青有失，慌忙放下弔橋，開了莊門。祝龍親自引了三百餘人，驟馬提鎗來捉宋江。馬麟看見，一騎馬使起雙刀來迎住祝龍廝殺。鄧飛恐宋江有失，不離左右。看他兩邊廝殺，喊聲迭起。

宋江見馬麟鬪祝龍不過，歐鵬鬪一丈青不下，正慌哩，只見一彪軍馬從剌斜裏殺將來。宋江看時，大喜；却是霹靂火秦明，聽得莊後廝殺，前來救應。宋江大叫：『秦統制，你可替馬麟！』秦明是個急性的人，更兼祝家莊捉了他徒弟黃

信，正沒好氣，拍馬飛起狼牙棍，便來直取祝龍。祝龍也挺鎗來敵秦明。馬麟引了人却奪王矮虎。那一丈青看見了馬麟來奪人，便撇了歐鵬，却來接住馬麟，殺。兩個都會使雙刀，馬上相迎着，正如風飄玉屑，雪散瓊花。宋江看得眼花了。

這邊秦明和祝龍鬪到十合之上，祝龍如何敵得秦明過。莊門裏面那教師欒廷玉，帶了鐵鎚，上馬挺鎗，殺將出來。歐鵬便來迎住欒廷玉，斫殺。欒廷玉也不來交馬，帶住鎗時，刺斜裏便走。歐鵬趕將去，被欒廷玉一飛鎚，正打着，翻筋斗擲下馬去。鄧飛大叫：『孩兒們！救人！』舞着鐵鎚逕奔欒廷玉。宋江急喚小嘍囉救得歐鵬上馬。那祝龍當敵秦明不住，拍馬便走。欒廷玉也撇了鄧飛，却來戰秦明。兩個鬪了一二十合，不分勝敗。欒廷玉賣個破綻，落荒即走。秦明舞棍逕趕將去。欒廷玉便望荒草之中，跑馬入去。秦明不知是計，也追入去。原來祝家莊那等去處都有人埋伏；見秦明馬到，拽起絆馬索來，連人

和馬都絆翻了，發聲喊，捉住了秦明。

鄧飛見秦明墜馬，慌忙來救時，見絆馬索起，却待回身，兩下裏叫聲『着』，撓鈎似亂麻一般搭來，就馬上活捉了去。宋江看見，只叫得苦，止救得歐鵬上馬。

馬麟撇了一丈青，急奔來保護宋江，望南而走。背後欒廷玉祝龍一丈青分投趕將來。看看沒路，正待受縛，只見正南上一個好漢飛馬而來；背後隨從約有五百人馬。宋江看時，乃是沒遮欄穆弘。東南上也有三百餘人，兩個好漢飛奔前來：一個是病關索楊雄，一個是拚命三郎石秀。東北上又一個好漢，高聲大叫：『留下人着！』宋江看時，乃是小李廣花榮。

三路人馬一齊都到。宋江心下大喜，一發併力來戰欒廷玉祝龍。莊上望見，恐怕兩個喫虧，且教祝虎守把住莊門，小郎君祝彪騎一匹劣馬，使一條長鎗，自引五百餘人馬從莊後殺將出來，一齊混戰。莊前李俊張橫張順下水過來，被莊

上亂箭射來，不能下手。戴宗白勝只在對岸吶喊。宋江見天色晚了，急叫馬麟先保護歐鵬出村口去。宋江又叫小嘍囉篩籬，聚攏衆好漢，且戰且走。宋江自拍馬到處尋了看，只恐兄弟們迷了路。

正行之間，只見一丈青飛馬趕來。宋江措手不及，便拍馬望東而走。背後一丈青緊追着，八個馬蹄翻盞撒鉞相似，趕投深村處來。一丈青正趕上宋江，待要下手，只聽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那烏婆娘趕我哥哥那裏去！』宋江看時，却是黑旋風李逵輪兩把板斧，引着七八十個小嘍囉，大踏步趕將來。一丈青便勒轉馬，望這樹林邊去。宋江也勒住馬看時，只見樹林邊轉出十數騎馬軍來，當先簇擁着一個壯士，正是豹子頭林冲，在馬上大喝道：『兀那婆娘走那裏去！』一丈青飛刀縱馬，直奔林冲。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敵。兩個鬪不到十合，林冲賣個破綻，放一丈青兩口刀砍入來，林冲把蛇矛逼個住，兩口刀逼斜了，趕攏去，輕舒猿臂，欵扭狼腰，把一丈青只一拽，活挾過馬來。

宋江看見，喝聲采，不知高低。林冲叫軍士紮了，驟馬向前道：『不曾傷犯哥哥麼？』宋江道：『不曾傷着。』便叫李逵快走村中接應衆好漢，『且教來村口商議，天色已晚，不可戀戰。』黑旋風領本部人馬去了。林冲保護宋江，押着一丈青在馬上，取路出村口來。當晚衆頭領不得便宜，急急都趕出村口來。祝家莊人馬也收回莊上去了。滿村中殺死的人不計其數。祝龍教把捉到的人都將來陷車囚了，一發拿住宋江，却解上東京去請功。扈家莊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莊去了。

且說宋江收回大隊人馬，到村口下了寨柵，先教將一丈青過來，喚二十個老成的小嘍囉，着四個頭目，騎四匹快馬，把一丈青拴了雙手，也騎一匹馬，『連夜與我送上梁山泊去，交與我父親宋太公收管，便來回話，待我回山寨，自有發落。』衆頭領都只道宋江自要這個女子，盡皆小心送去。先把一輛車兒教歐鵬上山去將

息。一行人都領了將令，連夜去了。宋江其夜在帳中納悶，一夜不睡，坐而待

旦。

次日，只見探事人報來說：『軍師吳學究引將三阮頭領并呂方郭盛帶五百人馬到來！』宋江聽了，出寨迎接了軍師吳用，到中軍帳中坐下。吳學究帶將酒食

來與宋江把盞賀喜，一面犒賞三軍衆將。吳用道：『山寨裏晁頭領多聽得哥哥先次進兵不利，特地使將吳用并五個頭領來助戰。不知近日勝敗如何？』宋江

道：『一言難盡！巨耐祝家那厮，他莊門上立兩面白旗，寫道：「填平水泊擒

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這厮無禮！先一遭進兵攻打，因為失其地利，折了

楊林黃信；夜來進兵，又被一丈青捉了王矮虎，欒廷玉鎚打傷了歐鵬，絆馬索拖翻

捉了秦明鄧飛：如此失利，若不得林教頭活捉得一丈青時，折盡銳氣！今來似此

如之奈何！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莊破，救不得這幾個兄弟來，情願自死於此地；

也無面目回去見得晁蓋哥哥！』吳學究笑道：『這個祝家莊也是合當天敗；恰好

有這個機會，吳用想來，事在旦夕可破。」

宋江聽罷，十分驚喜，連忙問道：「這祝家莊如何旦夕可破？」

機會自何而

來？」吳學究笑着，不慌不忙，疊兩個指頭，說出這個機會來。正是：

空中伸出拿雲手，救出天羅地網人。

畢竟軍師吳用說出甚麼機會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單捉王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莊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寶雙越獄

孫立孫新大劫牢

話說當時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今日有個機會，却是石勇面上來投入夥的人，又與欒廷玉那厮最好，亦是楊林鄧飛的至愛相識。他知道哥哥打祝家莊不利，特獻這條計策來入夥，以為進身之禮，隨後便至。五日之內可行此計，却是好麼？』宋江聽了，大喜道：『妙哉！』方纔笑逐顏開。

原來這段話正和宋公明初打祝家莊時一同事發。乃是山東海邊有個州郡，喚做登州。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來傷人；因此，登州知府拘

集獵戶，當廳委了杖限文書，捉捕登州山上大蟲；又仰山前山後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狀；限外不行解官，痛責枷號不恕。

且說登州山下有一家獵戶，弟兄兩個：哥哥喚做解珍，兄弟喚做解寶。弟兄兩個都使渾鐵點鋼叉，有一身驚人的武藝。當州裏的獵戶們都讓他第一。那解珍一個綽號喚做兩頭蛇。這解寶綽號叫做雙尾蝎。二人父母俱亡，不曾婚娶。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紫棠色面皮，腰細膀闊。這兄弟更是利害，也有七尺以上身材，面圓身黑，兩隻腿上刺着兩個飛天夜叉；有時性起，恨不得拔樹搖山，騰天倒地。

那兄弟兩個當官受了甘限文書，回到家中，整頓窩弓藥箭，弩子鎗叉，穿了豹皮褲，虎皮套體，拿了鋼叉；兩個逕奔登州山上，下了窩弓，去樹上等了一日，不濟事了，收拾窩弓下去；次日，又帶了乾糧，再上山伺候。看看天晚，弟兄兩

個把窩弓下了，爬上樹去，直等到五更，又沒動靜。兩個移了窩弓，却來西山邊下了，坐到天明，又等不着。兩個心焦，說道：『限三日內要納大蟲，遲時須用受責，却是怎地好！』

兩個到第三日夜，伏至四更時分，不覺身體困倦。兩個背廝靠着且睡，未曾合眼，忽聽得窩弓發響。兩個跳將起來，拿了鋼叉，四下裏看時，只見一個大蟲中了藥箭，在那地上滾。兩個撚着鋼叉向前來。那大蟲見了人來，帶着箭便走。兩個追將向前去，不到半山裏時，藥力透來，那大蟲當不住，吼了一聲，骨淥淥滾將下山去了。解寶道：『好了！我認得這山是毛太公莊後園裏，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討大蟲。』

當時兄弟兩個提了鋼叉逕下山來投毛太公莊上敲門。此時方纔天明，兩個敲開莊門入去，莊客報與太公知道。多時，毛太公出來。解珍解寶放下鋼叉，聲了喏，說道：『伯伯，多時不見，今日特來拜擾。』毛太公道：『賢姪如何來得

這等早？有甚話說？」解珍道：「無事不敢驚動伯伯睡寢。如今小姪因爲官司委了甘限文書，要捕獲大蟲，一連等了三日；今早五更射得一個，不想從後山滾下在伯伯園裏。望煩借一路取大蟲則個。」毛太公道：「不妨。既是落在我園裏，二位且少坐。敢是肚餓了？喫些早飯去取。」叫莊客且去安排早膳來相待。當時勸二位喫了酒飯。解珍解寶起身謝道：「感承伯伯厚意，望煩引去取大蟲還小姪。」毛太公道：「既是在我莊後，却怕怎地？且坐喫茶，却去取未遲。」解珍解寶不敢相違，只得又坐下。莊客拿茶來教二位喫了。毛太公道：「如今和賢姪去取大蟲。」解珍解寶道：「深謝伯伯。」

毛太公引了二人，入到莊後，方叫莊客把鑰匙來開門，百般不開。毛太公道：「這園多時不曾有人來開，敢是鎖鑰鏽了，因此開不得。去取鐵鎚來打開了罷。」莊客身邊取出鐵鎚，打開了鎖，衆人都入園裏去看時，遍山邊去看，尋不見。毛太公道：「賢姪，你兩個莫不錯看了，認不仔細，敢不會落在我園裏？」

解珍道：「恁地得我兩個錯看了？」

是這裏生長的人，如何認不得？」

毛太公

道：「你自尋便了，有時自擡去。」

解寶道：「哥哥，你且來看。這裏一帶草

潦得平平地都倒了，又有血蹟在上頭。如何說不在這裏？必是伯伯家莊客擡過

了。」毛太公道：「你休這等說；我家莊上的人如何得知有大蟲在園裏，便又擡

得過？你也須看見方纔當面敲開鎖來，和你兩個一同入園裏來尋。你如何這般

說話？」解珍道：「伯伯，你須還我這個大蟲去解官。」太公道：「你這兩個

好無道理！我好意請你喫酒飯，你顛倒賴我大蟲！」解寶道：「有甚麼賴處！

你家的見當里正，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書；却沒本事去捉，倒來就我見成，你倒將

去請功，教我兄弟兩個喫限棒！」毛太公道：「你喫限棒，干我甚事！」

解珍解寶睜起眼來，便道：「你敢教我搜一搜麼？」毛太公道：「我家比你

家！各有內外！你看這兩個叫化頭倒來無禮！」解寶搶近廳前，尋不見，心

中火起，便在廳前打將起來。解珍也就廳前攀折欄杆，打將入去。毛太公叫

道：『解珍解寶白晝搶劫！』那兩個打碎了廳前椅桌，見莊上都有準備，兩個便拔步出門，指着莊上，罵道：『你賴我大蟲，和你官司裏去理會！』

那兩個正罵之間，只見兩三匹馬投莊上來，引着一夥伴當。解珍認得是毛太公兒子毛仲義，接着說道：『你家莊上莊客捉過了我大蟲，你爹不討還我，顛倒要打我弟兄兩個！』毛仲義道：『這廝村人不省事，我父親必是被他們瞞過了；你兩個不要發怒，隨我到家裏，討還你便了。』

解珍解寶謝了。毛仲義叫開莊門，教他兩個進去；待得解珍解寶入得門來，便叫關上莊門，喝一聲『下手！』兩廊下走出二三十個莊客。恰纔馬後帶來的都是做公的。那兄弟兩個措手不及。衆人一齊上，把解珍解寶綁了。毛仲義道：『我家昨夜自射得一個大蟲，如何來白賴我的？乘勢搶擄我家財，打碎家中什物，當得何罪？解上本州，也與本州除了一害！』

原來毛仲義五更時先把大蟲解上州裏去了；却帶了若干做公的來捉解珍解寶。

不想他這兩個不識局面，正中了他的計策，分說不得。毛太公教把他兩個使的鋼叉做一包贖物，扛擡了許多打碎的家伙什物，將解珍解寶剝得赤條條地，背剪綁了，解上州裏來。本州有個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却是毛太公的女婿，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稟說了，纔把解珍解寶押到廳前，不絲分說，細翻便打；定要他兩個招做『混賴大蟲，各執鋼叉，因而搶擄財物。』

解珍解寶喫拷不過，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兩面二十五斤的重枷來枷了，釘下大牢裏去。毛太公毛仲義自回莊上商議道：『這兩個男女却放他不得！不如一發結果了他，免致後患。』當時父子二人自來州裏分付孔目王正：『與我一發斬草除根，了此一案。我這裏自行與知府透打關節。』

却說解珍解寶押到死囚牢裏，引至亭心上來見這個節級。為頭那人姓包，名吉，已自得了毛太公銀兩并聽信王孔目之言，一教對付他兩個性命。一便來亭心裏

坐下。小牢子對他兩個說道：『快過來跪在亭子前！』包節級喝道：『你兩個便是甚麼兩頭蛇，雙尾蝎，是你麼？』解珍道：『雖然別人叫小人們這等混名，實不會陷害良善。』包節級喝道：『你這兩個畜生！今番我手裏教你「兩頭蛇」做「一頭蛇」，「雙尾蝎」做「單尾蝎」！——且與我押入大牢裏去！』

那一個小牢子把他兩個帶在牢裏來；見沒人，那小節級便道：『你兩個認得我麼？我是你哥哥的妻舅。』解珍道：『我只親弟兄兩個，別無那個哥哥。』那小牢子道：『你兩個須是孫提轄的弟兄？』解珍道：『孫提轄是我姑舅哥哥。我却不會與你相會。足下莫非是樂和舅？』那小節級道：『正是；我姓樂，名和，祖貫茅州人氏。先祖挈家到此，將姐姐嫁與孫提轄爲妻。我自在此州裏勾當，——做小牢子。人見我唱得好，都叫我做鐵叫子樂和。姐夫見我好武藝，也教我學了幾路鎗法在身。』

原來這樂和是一個聰明伶俐的人：諸般樂品學着便會；作事道頭知尾；說起鎗

棒武藝，如糖似蜜價愛。爲見解珍解寶是個好漢，有心要救他；只是單絲不綫，孤掌難鳴，只報得他一個信。

樂和說道：『好教你兩個得知：如今包節級得受了毛太公錢財，必然要害你兩個性命；你兩個却是怎生好？』解珍道：『你不說孫提轄則休；你既說起他來，

只央你寄一個信。』樂和道：『你却教我寄信與誰？』解珍道：『我有個姐

姐，是我爺面上的，却與孫提轄兄弟爲妻，見在東門外十里牌住。他是我姑娘的女兒，叫做母大蟲顧大嫂，開張酒店，家裏又殺牛開賭。我那姐姐有二三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孫新這等本事也輸與他。只有那個姐姐和我弟兄兩個最好。孫新孫立的姑娘却是我母親；以此，他兩個又是我姑舅哥哥。央煩得你暗暗地寄個信與他，把我的事說知，姐姐必然自來救我。』

樂和聽罷，分付說：『賢親，你兩個且寬心着。』先去藏些燒餅肉食，來牢裏開了門，把與解珍解寶喫了，推了事故，鎖了牢門，教別個小節級看守了門，一

逕奔到東門外，望十里牌來。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懸掛着牛羊等肉；後面屋下，一簇人在那裏賭博。樂和見酒店裏一個婦人坐在櫃上，心知便是顧大嫂，走向前，唱個喏，道：「此間姓孫麼？」顧大嫂慌忙答道：「便是。足下却要沽酒，却要買肉？如要賭錢，後面請坐。」樂和道：「小人便是孫提轄妻舅樂和的便是。」顧大嫂笑道：「原來却是樂和舅。可知尊顏和姆姆一般模樣。且請裏面拜茶。」

樂和跟進裏面客位裏坐下。顧大嫂便動問道：「聞知得舅舅在州裏勾當，家下窮忙少閒，不曾相會。今日甚風吹得到此？」樂和道：「小人若無事，也不敢來相惱。今日廳上偶然發下兩個罪人進來，雖不曾相會，多聞他的大名：一個是兩頭蛇解珍，一個是雙尾蝎解寶。」顧大嫂道：「這兩個是我的兄弟！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裏？」樂和道：「他兩個因射得一個大蟲，被本鄉一個財主毛太公賴了，又把他們兩個強扭做賊，搶擄家財，解入州裏來。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錢

物，早晚間，要教包節級牢裏做翻他兩個，結果了性命。小人路見不平，獨力難救。只想一者占親，二乃義氣爲重，特地與他通個消息。他說道，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若不早早用心着力，難以救拔。」

顧大嫂聽罷，一片聲叫起苦來，便叫火家：「快去尋得二哥家來說話！」這一個火家去不多時，尋得孫新歸來與樂和相見。原來這孫新，祖是瓊州人氏，軍官子孫；因調來登州駐扎，弟兄就此爲家。孫新生得身長力壯，全學得他哥哥的本事，使得幾路好鞭鎗；因此人多把他弟兄兩個比尉遲恭，叫他做小尉遲。

顧大嫂把上件事對孫新說了。孫新道：「既然如此，教舅舅先回去。他

兩個已下在牢裏，全望舅舅看覷則個。我夫妻商量個長便道理，却逕來相投。」

樂和道：「但有用着小人處，儘可出力向前。」顧大嫂置酒相待已了，將出一包

碎銀，付與樂和道：「煩舅舅將去牢裏，散與衆人并小牢子們，好生週全他兩個弟兄。」樂和謝了，收了銀兩，自回牢裏來替他使用，不在話下。

且說顧大嫂和孫新商議道：「你有甚麼道理救我兩個兄弟？」孫新道：「毛公那厮有錢有勢；他防你兩個兄弟出來，須不肯干休，定要做翻了他兩個，似此必然死在他手。若不去劫牢，別樣也救他不得。」顧大嫂道：「我和你今夜便去。」孫新笑道：「你好鷓鹠！我和你也要算個長便，劫了牢，也要個去向。若不得我那哥哥和這兩個人時，行不得這件事。」

顧大嫂道：「這兩個是誰？」孫新道：「便是那叔姪兩個，最好賭的，鄒淵那閨；如今見在登雲山臺峪裏聚衆打劫。他和我最好。若得他兩個相幫，此事便成。」顧大嫂道：「登雲山離這裏不遠，你可連夜去請他叔姪兩個來商議。」

孫新道：「我如今便去。你可收拾了酒食餚饌，我去定請得來。」

顧大嫂分付火家宰了一口豬，鋪下數盤菓品按酒，排下桌子。天色黃昏時候，只見孫新引了兩籌好漢歸來。那個爲頭的姓鄒，名淵，原來是萊州人氏；自

小最好賭錢，閒漢出身；爲人忠良慷慨；更兼一身好武藝，性氣高強，不肯容人；江湖上喚他綽號出林龍。第二個好漢，名喚鄒閏，是他姪兒；年紀與叔叔彷彿，二人爭差不多；身材長大，天生一等異相，腦後一個肉瘤；往常但和人爭鬪，性起來，一頭撞去；忽然一日，一頭撞折了澗邊一株松樹，看的人都驚呆了；因此都喚他做獨角龍。

當時顧大嫂見了，請入後面屋下坐地，却把上件事告訴與他，次後商量却牢一節。鄒淵道：『我那裏雖有八九十人，只有二十來個心腹的。明日幹了這件

事，便是這裏安身不得了。我却有個去處，我也有心要去多時，只不知你夫婦二人肯去麼？』顧大嫂道：『遮莫甚麼去處，都隨你去，只要救了我兩個兄弟！』鄒淵道：『如今梁山泊十分興旺，宋公明大肯招賢納士。他手下見有我的三個相識在彼：一個是錦豹子楊林，一個是火眼狻猊鄧飛，一個是石將軍石勇。都在那裏入夥了多時。我們救了你兩個兄弟，都一發上梁山泊投奔入夥去，如何？』

顧大嫂道：『最好！』有一個不去的，我便亂鎗戳死他！』鄒閏道：『還有一

件：我們倘或得了人，誠恐登州有些軍馬追來，如之奈何？』孫新道：『我的親

哥哥見做本州軍馬提轄。如今登州只有他一個了得：幾番草寇臨城，都是他殺散

了，到處聞名。我明日自去請他來，要他依允便了。』鄒淵道：『只怕他不肯

落草。』孫新說道：『我自有良法。』當夜喫了半夜酒，歇到天明，留下兩個

好漢在家裏，却使一個火家，帶領了一兩個人，推一輛車子，『快去城中營裏請我

哥哥孫提轄并嫂嫂樂大娘子。』說道：『家中大嫂害病沉重，便煩來家看覷。』

顧大嫂又分付火家道：『只說我病重臨危，有幾句緊要的話，須是便來，只有一番

相見囑付。』

火家推車兒去了。孫新專在門前伺候，等接哥哥。飯罷時分，遠遠望見車

兒來了，載着樂大娘子，背後孫提轄騎着馬，十數個軍漢跟着，望十里牌來。孫

新入去報與顧大嫂得知，說：『哥嫂來了。』顧大嫂分付道：『只依我如此

行。……」

孫新出來接見哥嫂，且請大哥大嫂下了車兒，同到房裏看視弟媳婦病症。孫新提轄下了馬，入門來，端的好條大漢！淡黃面皮，落腮鬚鬚，八尺以上身材，姓孫，名立，綽號病尉遲；射得硬弓，騎得劣馬；使一管長鎗，腕上懸一條虎眼竹節鋼鞭；海邊人見了，望風便跌。

當下病尉遲孫立下馬來，進得門，便問道：「兄弟，嬌子害甚麼病？」孫新答道：「他害的症候甚是蹊蹺。請哥哥到裏面說話。」

孫立便入來。孫新分付火家着這夥跟馬的軍士去對門店裏喫酒。便教火家牽過馬，請孫立入到裏面來坐下。

良久，孫新道：「請哥哥嫂嫂去房裏看病。」孫立同樂大娘子入進房裏，見沒有病人。孫立問道：「嬌子病在那裏房內？」只見外面走入顧大嫂來；鄒淵鄒閏跟在背後。孫立道：「嬌子，你正是害什麼病？」顧大嫂道：「伯伯拜

了。我害些救兄弟的病！」孫立道：「却又作怪！救甚麼兄弟？」顧大嫂道：「伯伯，你不要推聾粧啞！你在城中豈不知道？他兩個是我兄弟，偏不是你的兄弟！」孫立道：「我並不知因緣。是那兩個兄弟？」

顧大嫂道：「伯伯在上。今日事急，只得直言拜稟：這解珍解寶被登雲山下毛太公與同王孔目設計陷害，早晚要謀他兩個性命。我如今和這兩個好漢商量已定，要去城中劫牢，救出他兩個兄弟，都投梁山泊入夥去。恐怕明日事發，先負累伯伯；因此我只推患病，請伯伯姆姆到此，說個長便。若是伯伯不肯去時，我們自去上梁山泊去了。如今天下有甚分曉！走了的到沒事，見在的到喫官司！常言道：「近火先焦。」伯伯便替我們喫官司，坐牢，那時又沒人送飯來救你。伯伯尊意如何？」

孫立道：「我却是登州的軍官，怎地敢做這等事？」顧大嫂道：「既是伯伯不肯，我今日便和伯伯併個你死我活！」顧大嫂身邊便掣出兩把刀來。鄒淵鄒

閨各拔出短刀在手。孫立叫道：『嬌子且住！休要急速。待我從長計較，慢慢地商量。』樂大娘子驚得半晌做聲不得。

顧大嫂又道：『既是伯伯不肯去時，即便先送姆姆前行！我們自去下手！』

孫立道：『雖要如此行時，也待我歸家去收拾包裹行李，看個虛實，方可行事。』

顧大嫂道：『伯伯，你的樂阿舅透風與我們了！一就去却牢，一就去取行李不

遲。』孫立歎了一口氣，說道：『你衆人既是如此行了，我怎地推却得？終不

成日後倒要替你們喫官司？罷！罷！罷！都做一處商議了行！』先叫鄒

淵登雲山寨裏收拾起財物馬匹，帶了那二十個心腹的人，來店裏取齊。鄒淵去

了。又使孫新入城裏來問樂和討信，就約會了，暗通消息解珍解寶得知。

次日，登雲山寨裏鄒淵收拾金銀已了，自和那起人到來相助；孫新家裏也有七

八個知心腹的火家，并孫立帶來的十數個軍漢；共有四十餘人。孫新宰了兩口

豬，一腔羊，衆人盡喫了一飽。顧大嫂貼肉藏了尖刀，扮做個送飯的婦人先去。

孫新跟着孫立，鄒淵領了鄒閏，各帶了火家，分作兩路入去。

却說登州府牢裏包節級得了毛太公錢物，只要陷害解珍解寶的性命。當日樂和拿着水火棍正立在牢門裏獅子口邊，只聽得拽鈴子響。樂和道：「甚麼人？」顧大嫂應道：「送飯的婦人。」樂和已自瞧科了，便來開門，放顧大嫂入來，再關了門將過廊下去。包節級正在亭心裏看見，便喝道：「這婦人是甚麼人？敢進牢裏來送飯！自古『獄不通風』！」樂和道：「這是解珍解寶的姐姐自送飯。」包節級喝道：「休要叫他入去！你們自與他送進去便了！」

樂和討了飯，却去開了牢門，把與他兩個。解珍解寶問道：「舅舅，夜來所言的事如何？」樂和道：「你姐姐入來了。只等前後相應。」樂和便把匣牀與他兩個開了。只聽得小牢子入來報道：「孫提轄敲門，要走入來。」包節級道：「他自是營官，來我牢裏，有何事幹！休要開門！」

顧大嫂一趑趄下亭心邊去。外面又叫道：『孫提轄焦躁了打門。』包節級忿怒，便下亭心來。顧大嫂大叫一聲『我的兄弟在那裏』，身邊便掣出兩把明晃晃尖刀來。包節級見不是頭，望亭心外便走。解珍解寶提起枷從牢眼裏鑽將出來，正迎着包節級。包節級措手不及，被解寶一枷梢打去，把腦蓋劈得粉碎。

當時顧大嫂手起，早戳翻了三五個小牢子，一齊發喊，從牢裏打將出來。孫立孫新兩個把住牢門，見四個從牢裏出來，一發望州衙前便走。鄒淵鄒閏早從州衙裏提出王孔目頭來。一行人大喊，步行者在前，孫提轄騎着馬，彎着弓，搭着箭，壓在後面。街上人家都關上門，不敢出來。州裏做公的人認得是孫提轄，誰敢向前攔當。衆人簇擁着孫立奔出城門去，一直望十里牌來，扶攙樂大娘子上車兒，顧大嫂上了馬，帮着便行。

解珍解寶對衆人道：『叵耐毛太公老賊冤家！如何不報了去！』孫立道：『說得是。』便令兄弟孫新，與舅舅樂和，『先護持車兒前行着，我們隨後趕

來。』孫新樂和簇擁着車兒先行去了。孫立引着解珍解寶鄒淵鄒閏并火家伴當

一逕奔毛太公莊上來，正值毛仲義與太公在莊上慶壽飲酒，却不隄備。一夥好漢
吶聲喊殺將入去，就把毛太公毛仲義并一門老小盡皆殺了，不留一個；去臥房裏搜
簡得十數包金銀財寶，後院裏牽得七八匹好馬，把四匹捎帶馱載。解珍解寶揀幾
件好的衣服穿了；將莊院一把火齊放起燒了。各人上馬，帶了一行人，趕不到三
十里路，早趕上車仗人馬，一處上路行程。於路莊戶人家又奪得三五匹好馬，一
行星夜奔上梁山泊去。

不一二日，來到石勇酒店裏。那鄒淵與他相見了，問起楊林鄧飛二人。石
勇說起：『宋公明去打祝家莊，二人都跟去，兩次失利。聽得報來說，楊林鄧飛
俱被陷在那裏，不知如何。備聞祝家莊三子豪傑，又有教師鐵棒欒廷玉相助，因
此二次打不破那莊。』

孫立聽罷，大笑道：『我等衆人來投大寨入夥，正沒半分功勞。獻此一條

計，去打破祝家莊，爲進身之報，如何？」石勇大喜道：「願聞良策。」孫立道：「欒廷玉和我是一個師父教的武藝。我學的鎗刀，他也知道；他學的武藝，我也盡知。我們今日只做登州對調來鄆州守把，經過來此相望，他必然出來迎接我們；進身入去，裏應外合，必成大事。此計如何？」

正與石勇說計未了，只見小校報道：「吳學究下山來，前往祝家莊救應去。」石勇聽得，便叫小校快去報知軍師，請來這裏相見。

說猶未了，已有軍馬來到店前，乃是呂方郭盛阮氏三雄；隨後軍師吳用帶領五百餘人到來。石勇接入店內，引着這一行人都相見了，備說投托入夥，獻計一節。

吳用聽了大喜，說道：「既然衆位好漢肯作成山寨，且休上山，便煩疾往祝家莊，行此一事，成全這段功勞，如何？」孫立等衆人皆喜，一齊都依允了。吳用道：「小生如今人馬先去。衆位好漢隨後一發便來。」

吳學究商議已了，先來宋江寨中，見宋公明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用置酒與宋江解悶，備說起『石勇楊林鄧飛三個的一起相識是登州兵馬提轄病尉遲孫立，和這祝家莊教師欒廷玉是一個師父教的。今來共有八人，投托大寨入夥。特獻這條計策，以爲進身之報。今已計較定了：裏應外合，如此行事。隨後便來參見兄長。』宋江聽說罷，大喜，把愁悶都撇在九霄雲外，忙教寨內安排置酒，等來相待。

却說孫立教自己的伴當人等跟着車仗人馬投一處歇下，只帶了解珍解寶鄒淵鄒閏孫新顧大嫂樂和，共是八人，來參宋江。都講禮已畢，宋江置酒設席管待，不在話下。

吳學究暗傳號令與衆人，教第三日如此行，第五日如此行。分付已了，孫立等衆人領了計策，一行人自來和車仗人馬投祝家莊進身行事。

再說吳學究道：『啓動戴院長到山寨裏走一遭，快與我取將這四個頭領來，我自有用他處。』不是敎戴宗連夜來取這四個人來，有分教：

水泊重添新羽翼，山莊無復舊衣冠。

畢竟吳學究取那四個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寶雙越獄
孫立孫新大劫牢

第四十九回

吳學究雙掌連環計

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話說當時軍師吳用啓煩戴宗道：『賢弟可與我回山寨去取鐵面孔目裴宣、聖手書生蕭讓，通臂猿侯健，玉臂匠金大堅。可教此四人帶了如此行頭連夜下山來。我自有用他處。』

戴宗去了。只見寨外軍士來報：『西村扈家莊上扈成，牽羊担酒，特來求見。』宋江叫請入來。扈成來到中軍帳前，再拜懇告道：『小妹一時齷齪，年幼不省人事，誤犯威顏，今者被擒，望乞將軍寬恕。奈緣小妹原許祝家莊上。

前者不合奮一時之勇，陷於縲紲。如蒙將軍饒放，但用之物，當依命拜奉。」

宋江道：「且請坐說話。祝家莊那厮好生無禮，平白欺負俺山寨，因此行兵報

讎，須與你扈家無冤。只是令妹引人捉了我王矮虎，因此還禮，拿了令妹。你

把王矮虎回放還我，我便把令妹還你。」扈成答道：「不期已被祝家莊拿了這個

好漢去。」吳學究便道：「我這王矮虎今在何處？」扈成道：「如今拘鎖在祝

家莊上，小人怎敢去取？」宋江道：「你不去取得王矮虎來還我，如何能彀得你

令妹回去！」吳學究道：「兄長休如此說。只依小生一言：今後早晚祝家莊上

但有些響亮，你的莊上切不可令人來救護；倘或祝家莊上有人投奔你處，你可就縛

在彼。若是捉下得人時，那時送還令妹到貴莊。只是如今不在本寨，前日已使

人送在山寨，奉養在宋太公處。你且放心回去。我這裏自有個道理。」扈成

道：「今番斷然不敢去救應他。若是他莊上果有人來投我時，定縛來奉獻將軍麾

下。」宋江道：「你若如此，便強似送我金帛。」

屬成拜謝了去。孫立便把旗號上改喚作『登州兵馬提轄孫立』，領了一行人馬，都來到祝家莊後門前。莊上牆裏，望見是登州旗號，報入莊裏去。欒廷玉聽得是登州孫提轄到來相望，說與祝氏三傑道：『這孫提轄是我弟兄，自幼與他同師學藝。今日不知如何到此？』帶了二十餘人馬，開了莊門，放下吊橋，出來迎接。孫立一行人都下了馬。

衆人講禮已罷，欒廷玉問道：『賢弟在登州守把，如何到此？』孫立答道：『總兵府行下文書，對調我來此間鄆州守把城池，隄防梁山泊強寇；便道經過，聞知仁兄在此祝家莊，特來相探。本待從前門來，因見村口莊前俱屯下許多人馬，不好衝突，特地尋覓村里，從小路問到莊後，入來拜望仁兄。』欒廷玉道：『便是這幾時連日與梁山泊強寇廝殺，已拿得他幾個頭領在莊裏了。只要捉了宋江賊首，一併解官。天幸今得賢弟來此間鎮守。正如「錦上添花，旱苗得雨。」』孫立笑道：『小弟不才，且看相助捉拿這廝們，成全兄長之功。』

樂廷玉大喜，當下都引一行人進莊裏來，再拽起了吊橋，關上了莊門。孫立一行人安頓車仗人馬，更換衣裳，都在前廳來相見祝朝奉，與祝龍祝虎祝彪三傑都相見了。一家兒都在廳前相接。樂廷玉引孫立等上到廳上相見。講禮已罷，便對祝朝奉說道：『我這個賢弟孫立，綽號病尉遲，任登州兵馬提轄。今奉總兵府對調他來鎮守此間鄆州。』祝朝奉道：『老夫亦是治下。』孫立道：『卑小之職，何足道哉？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攜指教。』

祝氏三傑相請衆位尊坐。

孫立動問道：『連日相殺，征陣勞神？』

祝龍

答道：『也未見勝敗。衆位尊兄鞍馬勞神不易。』

孫立便叫顧大嫂引了樂大娘

子——叔伯姆兩個——去後堂拜見宅眷；喚過孫新解珍解寶參見了，說道：『這三個是我兄弟。』

指著樂和便道：『這位是此間鄆州差來取的公吏。』

指着鄒淵鄒潤

道：『這兩個是登州送來的軍官。』

祝朝奉并三子雖是聰明，却是他又有老小并

許多行李車仗人馬，又是樂廷玉教師的兄弟，那裏有疑心，只顧殺牛宰馬做筵席管

待衆人飲酒。

過了一兩日，到第三日，莊兵報道：『宋江又調軍馬殺奔莊上來了！』祝彪道：『我自去上馬拿此賊！』便出莊門，放下弔橋，引一百餘騎馬軍殺將出來。早迎見一彪軍馬，約有五百來人。當先擁出那個頭領，彎弓插箭，拍馬輪鎗，乃是小李廣花榮。祝彪見了，躍馬挺鎗，向前來鬪。花榮也縱馬來戰祝彪。兩個在獨龍岡前，約鬪數十合，不分勝敗。花榮賣個破綻，撥回馬便走。祝彪正待縱馬要追去，背後有認得的，說道：『將軍休要去趕，恐防暗器。此人深好弓箭。』

祝彪聽罷，便勒轉馬來不起，領回人馬，投莊上來，拽起弔橋；看花榮時，已引軍馬回了。祝彪直到廳前下馬，進後堂來飲酒。孫立動問道：『小將軍今日拿得其賊？』祝彪道：『這廝們夥裏有個甚麼小李廣花榮，鎗法好生了得。鬪了五十餘合，那廝走了。我却待要趕去追他，軍人們道，那廝好弓箭，因此各自

收兵回來。」孫立道：「來日看小弟不才，拿他幾個。」當日筵席上叫樂和
唱曲，衆人皆喜。至晚席散，又歇了一夜。

到第四日午牌，忽有莊兵報道：「宋江軍馬又來在莊前了！」堂下祝龍祝虎
祝彪三子都披掛了，出到莊前門外。遠遠地聽得鳴鑼擂鼓，吶喊搖旗，對面早擺
下陣勢。

這裏祝朝奉坐在莊門上，左旁樂廷玉，右邊孫提轄；祝家三傑並孫立帶來的許
多人馬，都擺在門邊。早見宋江陣上豹子頭林冲高聲叫罵。祝龍焦躁，喝叫
放下吊橋，綽鎗上馬，引一二百人馬，大喊一聲，直奔林冲陣上。莊門下擂起鼓
來，兩邊各把弓弩射住陣脚。林冲挺起丈八蛇矛，和祝龍交戰。連鬪到三十餘
合，不分勝敗。兩邊鳴鑼，各回了馬。祝虎大怒，提刀上馬，跑到陣前，高聲
大叫：「宋江決戰！」

說言未了，宋江陣上早有一將出馬，乃是沒遮欄穆弘來戰祝虎。兩個鬪了三

十餘合，又沒勝敗。祝彪見了大怒，便綽鎗飛身上馬，引二百餘騎，奔到陣前。

宋江隊裏病關索楊雄，一騎馬，一條鎗，飛搶出來戰祝彪。孫立看見兩隊兒在陣

前廝殺，心中忍耐不住，便喚孫新：『取我的鞭鎗來！』就將我的衣甲頭盔袍襖把

來披掛了！』牽過自己馬來，——這騎馬，號『烏騅馬』。——備上鞍子，扣了三條

肚帶，腕上懸了虎眼鋼鞭，綽鎗上馬。祝家莊上一聲鑼響，孫立出馬在陣前。

宋江陣上，林冲穆弘楊雄都勒住馬立於陣前。孫立早跑馬出來，說道：『看小

可捉這廝們！』孫立把馬兜住，喝問道：『你那賊兵陣上有好廝殺的出來與我決

戰！』

宋江陣內鸞鈴響處，一騎馬跑將出來。衆人看時，乃是拚命三郎石秀來戰孫

立。兩馬相交，雙鎗並舉。兩個鬥到五十合，孫立賣個破綻，讓石秀一鎗攔入

來；盧閃一個過，把石秀輕輕的從馬上捉過來，直挾到莊前撇下，喝道：『把來縛

了！』祝家三子把宋江軍馬一攪，都趕散了。三子收軍，回到門樓下，見了

孫立，衆皆拱手欽伏。

孫立便問道：『共是捉得幾個賊人？』祝朝奉道：『起初先捉得一個時遷，

次後拿得一個細作楊林，又捉得一個黃信；扈家莊一丈青捉得一個王矮虎；陣上捉得兩個：秦明鄧飛；今番將軍又捉得這個石秀，這廝正是燒了我店屋的：共是七個了。』孫立道：『一個也不要壞他；快做七輛囚車裝了，與些飯酒，將養身體，休教餓損了他，不好看。他日拿了宋江，一併解上東京去，教天下傳名，說這個祝家莊三傑！』祝朝奉謝道：『多幸得提轄相助。想是這梁山泊當滅了。』

邀請孫立到後堂筵宴。石秀自把囚車裝了。

看官聽說：石秀的武藝不低似孫立，要賺祝家莊人，故意教孫立捉了，使他莊上人一發信他。孫立又暗暗地使鄒淵鄒閏樂和去後房裏把門戶都看了出入的路數。楊林鄧飛見了鄒淵鄒閏，心中暗喜。樂和張看得沒人，便透個消息與衆人知了。顧大嫂與樂大娘子在裏面，又看了房戶出入的門徑。

至第五日，孫立等衆人都在莊上閒行。當日辰牌時候，早飯已後，只見莊兵報道：『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來打本莊！』孫立道：『分十路待怎地！你手下人且不要慌，早作准備便了。先安排些撓鈎套索，須要活捉，拿死的也不算！』

莊上人都披掛了。祝朝奉親自牽引着一班兒上門樓來看時，見正東上一彪人馬，當先一個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背後便是李俊阮小二，約有五百以上人馬；正西上又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一個頭領乃是小李廣花榮，隨背後是張橫張順；正南門樓上望時，也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三個頭領乃是沒遮攔穆弘病關索楊雄黑旋風李逵：——四面都是兵馬。戰鼓齊鳴，喊聲大舉。

欒廷玉聽了道：『今日這厮們厮殺，不可輕敵。我引了一隊人馬出後門殺這正西北上的人馬。』祝龍道：『我出前門殺這正東上的人馬。』祝虎道：『我也出後門殺那西南上的人馬。』祝彪道：『我自出前門捉宋江，是要緊的賊首！』祝朝奉大喜，都賞了酒。各人上馬，盡帶了三百餘騎，奔出莊門。其餘的都守

莊院門樓前吶喊。

此時鄒淵鄒閏已藏了大斧，只守在監門左側；解珍解寶藏了暗器，不離後門；孫新樂和已守定前門左右；顧大嫂先撥軍兵保護樂大娘子，却自拿了兩把雙刀在堂前；只聽風聲，便乃下手。

且說祝家莊上擂了三通戰鼓，放了一個砲，把前後門都開，放下吊橋，一齊殺將出來。四路軍兵出了門，四下裏分投去廝殺。臨後孫立帶了十數個軍兵立在吊橋上；門裏孫新便把原帶來的旗號插起在門樓上；樂和便提著鎗直唱將出來；鄒淵鄒閏聽得樂和唱，便唵哨了幾聲，輪動大斧，早把守監門的莊兵砍翻了數十個；便開了陷車，放出七隻大蟲來，各各架上拔了鎗；一聲喊起，顧大嫂掣出兩把刀，直奔入房裏，把應有婦人，一刀一個，盡都殺了。

祝朝奉見頭勢不好了，却待要投井時，早被石秀一刀剝翻，割了首級。那

十數個好漢分投來殺莊兵。後門頭解珍解寶便去馬草堆裏放起把火，黑燄冲天而起。四路人馬見莊上火起，併力向前。祝虎見莊裏火起，先奔回來。孫立守在弔橋上，大喝一聲：『你那厮那裏去！』攔住弔橋。祝虎省得，便撥轉馬頭，再奔宋江陣上來。

這裏呂方郭盛兩戟齊舉，早把祝虎連人和馬擄翻在地；衆軍亂上，剝做肉泥。前軍四散奔走。孫立孫新迎接宋公明入莊。東路祝龍鬪林冲不住，飛馬望莊後而來；到得弔橋邊，見後門頭解珍解寶把莊客的屍首一個個擄將下來。火燄裏，祝龍急回馬望北而走，猛然撞着黑旋風，躡身便到，輪動雙斧，早砍翻馬脚。祝龍措手不及，倒撞下來，被李逵只一斧，把頭劈翻在地。

祝彪見莊兵走來報知，不敢回，直望扈家莊投奔，被扈成叫莊客捉了，綁縛下。正解將來，來見宋江，恰好遇著李逵，只一斧，砍翻祝彪頭來，莊客都四散走了。李逵再輪起雙斧，便看着扈成砍來。扈成見局面不好，投馬落荒而走，

寨家逃命，投延安府去了；後來中興內也做了個軍官武將。

且說李逵正殺得手順，直搶入扈家莊裏，把扈太公一門老幼盡數殺了，不留一個；叫小嘍囉牽了有的馬匹，把莊裏一應有的財賦，捎搭有四五十馱，將莊院門一把火燒了，却回來獻納。

再說宋江已在祝家莊上正廳坐下，衆頭領都來獻功，生擒得四五百人，奪得好馬五百餘匹，活捉牛羊不計其數。宋江見了，大喜道：『只可惜殺了欒廷玉那個好漢！』

正嗟歎間，聞人報道：『黑旋風燒了扈家莊，砍得頭來獻納。』宋江便道：『前日扈成已來投降，誰教他殺了此人？如何燒了他莊院？』只見黑旋風一身血污，腰裏插着兩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個大喏，說道：『祝龍是兄弟殺了；祝

『彪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厮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殺得乾乾淨淨；兄弟特來請功！』

宋江喝道：『祝龍曾有人見你殺了，別的怎地是你殺了？』黑旋風道：『我砍得手順，望扈家莊趕去，正撞見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彪出來，被我一斧砍了；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他家莊上被我殺得一個也沒了！』

宋江喝道：『你這厮！誰叫你去來？你也須知扈成前日牽羊擔酒前來投降了！如何不聽得我的言語，擅自去殺他一家，故違我的將令？』李逵道：『你便忘記了，我須不忘記！那厮前日教那個烏婆娘趕着哥哥要殺，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便又思量阿舅丈人！』

宋江喝道：『你這鐵牛，休得胡說！我如何肯要這婦人。我自有個處置。你這黑厮拿得活的有幾個？』李逵答道：『誰烏耐煩，見着活的便砍了！』

宋江道：『他這厮違了我的軍令，本合斬首，且把殺祝龍祝彪的功勞折過了。下次違令，定行不饒！』

黑旋風笑道：『雖然沒了功勞，也喫我殺得快活！』

只見軍師吳學究引着一行人馬，都到莊上來與宋江把盞賀喜。宋江與吳用商議，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蕩了。石秀稟說起這鍾離老人指路之力，『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內，亦不可屈壞了好人。』

宋江聽罷，叫石秀去尋那老人來。石秀去不多時，引着那個鍾離老人來到莊上，拜見宋江吳學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賞與老人，永爲鄉民：『不是你這個老人面上有恩，把你這個村坊盡數洗蕩了，不留一家；因爲你一家爲善，以此饒了你這一境村坊人民。』

那鍾離老人只是下拜。宋江又道：『我連日在此擾擾你們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莊，與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賜糧米一担，以表人心。』就着鍾離老人爲頭給散。一面把祝家莊多餘糧米盡數裝載上車；金銀財賦犒賞三軍衆將；其餘牛羊驛馬等物將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莊，得糧米五十萬担。宋江大喜。大小頭領將軍馬收拾起身。又得若干新到頭領：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淵鄒潤樂和顧

大嫂；并救出七個好漢。孫立等將自己馬也捎帶了自己的財賦，同老小樂大娘子跟隨了大隊軍馬上山。當有村坊鄉民，扶老挈幼，香花燈燭，於路拜謝。宋江等衆將一齊上馬，將軍兵分作三隊擺開，連夜便回山寨。

話分兩頭。且說撲天雕李應恰纔將息得箭瘡平復，閉門在莊上不出，暗地使人常常去探聽祝家莊消息，已知被宋江打破了，驚喜相半。只見莊客入來報說：『有本州知府帶領二五十部漢到莊，便問祝家莊事情。』李應慌忙叫杜興開了莊門，放下吊橋，迎接入莊。李應把條白絹搭膊絡着手，出來迎迓，邀請進莊裏前廳。知府下了馬，來到廳上，居中坐了。側首坐着孔目；下面一個押番，幾個虞候；階下盡是許多節級牢子。

李應拜罷，立在廳前。知府問道：『祝家莊被殺一事，如何？』李應答道：『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傷左臂，一向閉門，不敢出去，不知其實。』

知府道：『胡說！』祝家莊見有狀子告你結連梁山泊強寇，引誘他軍馬，打破了

莊；前日又受他鞍馬羊酒，綵緞金銀；你如何賴得過？』李應告道：『小人是知

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的東西？』知府道：『難信你說！且提去府裏，你自與

他對理明白！』——喝教獄卒牢子，——捉了！帶他州裏去與祝家分辯！』

兩下押番虞候把李應縛了。衆人簇擁知府上了馬。知府又問道：『那個是

杜主管杜興？』杜興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狀上也有你名，一同帶

去。——也與他鎖了。』一行人都出莊門。當時拿了李應杜興，離了李家莊，

腳不離地解來。行不過三十餘里，只見林子邊撞出宋江林冲花榮楊雄石秀一班人

馬攔住去路。林冲大喝道：『梁山泊好漢合夥在此！』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敵，

撇了李應杜興，逃命去了。宋江喝叫趕上。衆人趕了一程，回來說道：『我們

若趕上時，也把這個鳥知府殺了；但已不知去向。』便與李應杜興解了縛索，開

了鎖，便牽兩匹馬過來，與他兩個騎了。

宋江便道：「且請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幾時如何？」李應道：「却是使不得。知府是你們殺了，不干我事。」宋江笑道：「官司裏怎肯與你如此分辯？我們去了，必然要負累你。既然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山寨稍停幾日，打聽得沒事了時，再下山來未遲。」

當下不繇李應杜興不行。大隊軍馬中間如何回得來。一行三軍人馬迤邐回到梁山泊了；寨裏頭領晁蓋等衆人擂鼓吹笛，下山來迎接，把了接風酒，都上大寨裏聚義廳上扇圈也似坐下。請上李應，與衆頭領都相見了。兩個講禮已罷，李應稟宋江道：「小可兩個已送將軍到大寨了；既與衆頭領亦都相見了；在此趨侍不妨，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可教小人下山則個。」吳學究笑道：「大官人差矣。寶眷已都取到山寨了。貴莊一把火已都燒做白地，大官人却回到那裏去？」

李應不信，早見車仗人馬隊隊上山來。李應看時，却見是自家的莊客并老小人等。李應連忙來問時，妻子說道：「你被知府捉了來，隨後又有兩個巡簡引着

四個都頭，帶領三百來土兵，到來抄扎家私；把我們好好地叫上車子，將家裏一應箱籠牛羊馬匹驢騾等項都拿了去；又把莊院放起火來都燒了。」

李應聽罷，只叫得苦。晁蓋宋江都下廳伏罪道：「我等兄弟們端的久聞大官人好處，因此行出這條計來。萬望大官人情恕。」李應見了如此言語，只得隨順了。宋江道：「且請宅眷後廳耳房中安歇。」李應又見廳前廳後這許多頭領亦有家眷老小在彼，便與妻子道：「只得依允他過。」

宋江等當時請至廳前叙說閒話，衆皆大喜。宋江便取笑道：「大官人，你看我叫過兩個巡簡并那知府過來相見。」那扮知府的是蕭讓；扮巡簡的兩個是戴宗楊林；扮孔目的是裴宣；扮虞候的是金大堅侯健。又叫喚那四個都頭，却是李俊張順馬麟白勝。

李應都看了，目瞪口呆，言語不得。宋江喝叫小頭目快殺牛宰馬與大官人陪話，慶賀新上山的十二位頭領：乃是李應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淵鄒閏杜興樂和時遷

扈三娘顧大嫂。女頭領同樂大娘子，李應宅眷，另做一席在後堂飲酒。大小三軍自有犒賞。正廳上大吹大擂，衆多好漢飲酒至晚方散。新到頭領俱各撥房安頓。

次日又作席面會請衆頭領作主張。宋江喚王矮虎來說道：『我當初在清風寨時許下你一頭親事，懸懸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願。今日我父親有個女兒，招你爲婿。』

宋江自去請出宋太公來，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親自與他陪話，說道：『我這兄弟王英，雖有武藝，不及賢妹。是我當初曾許下他一頭親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賢妹認義我父親了，衆頭領都是媒人，今朝是個良辰吉日，賢妹與王英結爲夫婦。』一丈青見宋江義氣深重，推却不得。兩口兒只得拜謝了。晁蓋等衆人皆喜，都稱頌宋公明真乃有德有義之士。當日盡皆筵宴，飲酒慶賀。

正飲宴間，只見山下有人來報道：『朱貴頭領酒店裏有個鄆城縣人在那裏，要

來見頭領。』晁蓋宋江聽得報了，大喜道：『既是這恩人上山來入夥，足遂平生之願！』正是：

恩讎不辯非豪傑，黑白分明是丈夫。

畢竟來的是鄆城縣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